

書叢本基學國

集東河柳

著元宗柳

行發館書印務商



河東先生集

卷一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

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淮蔡平按毛詩江漢注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吳元濟在淮西故亦曰淮夷蓋公擬江漢之詩而作也與韓文公平淮西碑同時作先

儒穆伯長云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述如經能萃然聲唐德於盛漢之表談獻云論柳文者皆以謂封建論退之所無淮西雅韓文不逮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禮部郎官掌尚書牋奏公永貞元年自禮部員外郎貶郢州刺史至是元和十三年為十四年故云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柳懷印曳紱也紱有社有人焉有社稷焉臣宗元誠感誠荷頓

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書康誥曰元惡大憝註大惡指元濟金鼓一動左傳金鼓以聲氣也

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梭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忖度字見孟子有方剛之力詩膂力不

得備戎行音杭致致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一作恩德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

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小雅命官分土則嵩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

六月采芑小雅平淮夷則江漢常武大雅鏗鏘炳耀鏗鏘鐘鼓聲邊人耳目○濶上聲又故宣王之形容

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永貞元年八月乙巳憲宗即位其年冬夏

與

綬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
 二月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
 以討關擒伏誅取江東元和二年十月
 獻十月關擒伏誅取江東元和二年十月
 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稱知軍府事
 于有司十一月救魏博具衛澶相六州詔興充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
 宗反五年赦之至十年有罪絕其朝貢詔六月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
 鎮節度進討十三年承宗獻德棣二州降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
 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懣一作踊懣一作憤懣○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
 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
 一本作誠恐誠謹言
 懼死罪死罪

平淮夷二篇 并序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憲宗元和九年淮西吳少陽死子元濟偽表請主兵不許遂有反謀時遣

大患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又建言宜休師唯度請身自督戰憲宗謂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
 不與賊偕存即拜彰義軍節度使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以韓洪為都統表馬總為宣慰副使韓愈為行
 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奏罷中官統監使將得專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

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獻度遣馬總先入蔡持節徐進撫定其人民始知有生之樂

皇者其武○善致也詩書定爾功于澌于淮說文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唐潁水縣屬陳州元和九

水明年大破賊既巾乃車巾傳云巾車脂轉巾一作徒環蔡其來作具狡衆昏闇有狡犬黑身巨口一奴地

○潑音股水名既巾乃車巾傳云巾車脂轉巾一作徒環蔡其來作具狡衆昏闇有狡犬黑身巨口一奴地

○狡音股水名既巾乃車巾傳云巾車脂轉巾一作徒環蔡其來作具狡衆昏闇有狡犬黑身巨口一奴地

○狡音股水名既巾乃車巾傳云巾車脂轉巾一作徒環蔡其來作具狡衆昏闇有狡犬黑身巨口一奴地

干大刑一作干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自吳少誠少陽至元濟凡五十年○四紀一作四紀按新唐

陳仙奇自稱留後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克蔡州又唐宰相表貞元二年丙寅元和十二年丁酉才三

十二節度使嚴綬督兵討之十二年七月裴度為淮西宣慰使自九年十二月元濟自稱知軍事九月山南

東道節度使嚴綬督兵討之十二年七月裴度為淮西宣慰使自九年十二月元濟自稱知軍事九月山南

濟首尾止四年也然新史元濟傳曰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博城下亦自誤耳其後汝克待

也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祠官祝釐師古曰釐本音禱假借用耳漢度拜稽首地也

廟于元龜元龜大龜謂以廟既禡既類音馬于社是宜禱類宜皆師祭是類是禡禮記天子將出金節煌

煌周禮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錫盾雕戈說文馬頭飾也詩鈎齊繼錫盾矛盾所以扞身犀甲

熊旂周禮面人為甲犀甲七屬楚詞操吳戈兮被犀甲以犀威命是荷左傳昭七年弗克度拜稽首出次

于東天子餞之是歲八月度赴淮西壘是崇爵夏曰錢商曰舉周曰爵一說舉受六升○舉舉下切玉鼎

臚俎載臚音滿嫩奕稅遷熊蹄之臚又奴刀五獻百籩禮記一獻實三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滌

滌水名出京兆藍田關入乃翼乃前孰圖厥猶翼一作由其佐多賢宛宛周道有棧之車行彼周道于山

于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旗說文云旆者繼旒于道于陌陌東西曰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

詩巧言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格至也公曰徐之無恃頌頌本領勇悍之貌書問晝夜領領一式和爾容惟義之宅也居

進次于鄆唐許州潁川郡有鄆城縣與蔡州為鄰裴度於獻切彼昏卒狂哀兇鞠頑爾雅裏聚也詩采芑陳

旅也○衰蒲鋒蝟斧蝟蟬說文蝟蟲也似豪豬而小鋒蝟毛刺是也蝟赤子匍匐上音蒲手行也又音符下

侯切鞠音掬

厥父是亢音岡拒也選充國頌威謀怒其萌芽以悖太陽音勃亂也又王旅渾渾胡本切又音胡是伏是

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餽餽音時食音步饋餽餌又音布與食也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慮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泗曲及四境拒守城者皆羸老之載闢載祓音弗謂祓除不祥也丞相是臨施

其武刑○難音諭我德心義軍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其危既安

有長如林○長陟丈切曾是謹譏莊子奚以夫譏諷為乎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子爵之成國一作天子

有晉以下文觀之意若重復左傳襄公十四年成國不過牛胙以夏虛虛與墟同說文大丘度入朝策動

上柱國晉國公戶三千復知政事晉地即夏之所都左傳昔武王克商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

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豐稼于野我

武惟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左氏楚國方城以為城方城山名在唐州元和十一年十月

愬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夜半至懸瓠城破其門取元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峙直里切匪徼匪競○徼音皇有正命正一作王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艱頑周禮

人者踣諸市○柔惠是馴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書于帝其訓既礪既攻礪淬以後厥刃後一作僕王師崑崙詩

路滿壘切儻也

蚊克嶷註其貌嶷嶷然又楚辭過萬會之嶷嶷嶷計海中數萬頭也○嶷嶷嶷力切熊熊是式式猶似也銜勇韜力日思子殤訖力切謂誅也蓋言欲誅

一本作日寇昏以狂敢蹈愬疆蹈一作踰士獲厥心大袒高贖贖舉首也長戟會矛考工記會矛常有四尺燦其綏

章詩王錫韓侯淑旂綏章註云綏所引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十二年二月愬擒元濟捉生虞侯丁士良士

之言於愬曰賊將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其良既宥告以

之謀主也士良能擒光洽戊申果擒光洽以歸三月秀琳以文城柵降愬撫其背慰勞之其良既宥告以

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愬厚待秀琳與之謀取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

有功偵博雅問也選偵謀不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特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謀間謀周禮三曰以究

爾訛雨雪洋洋去聲大風來加十月愬軍出攻蔡夜至張柴村于煥其寒于邇其遐汝陰之茫汝陰地名

懸瓠之峨懸瓠蔡州城取其形似懸瓠傳曰愬入蔡州取吳元濟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期

知者○是震是拔大殲厥家廉切狡虜既糜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愬至懸瓠城壬申攻牙城

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盤送京師十一月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劉夢得嘉話拾遺

碑云左餐右粥何如平淮夷雅仰父俯子又汝水沄沄音云水流既清而瀾瀾一作爽蔡人行歌我步透

遲周道倭遲註云歷遺貌蔡人歌矣蔡風和矣風韓人孰類蔡初切一作類胡甌爾居計切不安貌周禮

切今此謂机阻不安字當作輪音五結切不安也書作机阻式慕以康為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

皇曰咨愬裕乃父功也俗大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愬父晟事德宗平朱泚之亂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刑典

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漢書疇其爵邑疇等也蔡平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隋唐復鄆均房等州觀察使一本允作亢字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顧萬方

方城十章章八句

唐鏡歌鼓吹曲十二篇井序一本序在篇末鏡如鈴無舌有乘又曰鏡小鉦也軍法卒長執鏡古錫有功說文音律管蠶之樂也月令令樂正入學習吹註秋冬重吹○鏡女交切吹尺僞切

負罪臣宗元一無負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元和元年十一月公貶永州司馬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事時恐懼

小閒音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元俱伏惟漢魏以來代有鏡歌鼓吹詞見下唯唐獨無有臣為郎時

以太常聯禮部公為禮部員外郎嘗聞鼓吹署開一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考漢曲十二篇晉志云漢時

之樂其曲有朱鷲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

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鈞竿凡二十二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序云十

二篇豈公之所取者止於是耶唐歌陽詢載梁沈約鼓吹曲十二首云漢第一曲朱轄今木紀謝漢第二

曲思悲翁今賢首山漢第三曲艾如張今桐柏山漢第四曲上之回今道亡漢第五曲翁離今抗威漢第二

六曲戰城南今漢東流漢第七曲巫山高今鶴樓峻漢第八曲上陵今昏主漢第九曲將進酒今石首屬

漢第十曲有所思今期運集漢第十一曲芳樹今於種漢第十二曲上邪今大梁公云漢曲十二篇疑本

於此魏曲十四篇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樞鑿為詞述以功德漢改朱鷲為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

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將進酒為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破也改

郡烏九於柳城也改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為葛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葛穆庶續咸熙也改

有所思為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為葛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葛穆庶續咸熙也改

改上邪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晉曲十六篇及晉武帝受禪令傅玄製為二十二篇
布也其餘並同舊名魏樂亦二十二曲今云十四篇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為鸞之祥改思
悲翁為文宣統百揆改艾將進酒為因時運改上有所思為惟庸蜀改芳樹為時運多難改巫山高為平玉衡改上
陵為文皇統百揆改艾將進酒為因時運改上有所思為惟庸蜀改芳樹為時運多難改巫山高為平玉衡改上
馬黃為金靈運改維子班為為穆我皇改聖人出為仲春振旅改臨高臺為夏苗田改遠如期為仲秋綱
田改石留為順天道改務成為唐堯改黃爵行為伯益釣竿依舊名其改者辭各有所指猶魏之改漢也
今云十六篇意見上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具今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為唐鏡歌鼓吹曲十二篇紀
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為容
容謂容貌威儀也漢書魯徐生善為頌蘇林註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
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師古註頌讀為容

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默已懟亦怨也左傳以死誰懟直吏切又音隊謹冒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豪為生人義主以仁興武為晉陽武第一晉陽太原風邑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以唐高祖為太原留守時煬帝南遊江淮天下盜起太宗在晉陽陰有安天下之志義寧元年晉陽宮監裴寂原留守劉文靜與太宗協謀遂起義兵於晉陽八月高祖克長安武德元年受隋禪即位焉

晉陽武奮義威揚之淪煬暴也淪一作淪淪喪也言煬帝失德以亡其國○煬音澤德焉歸氓畢屠言民皆屠戮也綏者誰皇烈烈專天機號

以仁揚其旗日之昇九土晞九土九州晞一作熙訴田圻一作斥田圻○圻音沂流洪輝有其二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一

翼餘隋斯梟驚斷說文云斬也梟驚惡鳥以喻叛臣前漢郊祀志古天子春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梟鳥名梟驚以賜百官驚不祥鳥也白身赤口似鷹連能螭無角曰螭○螭丑知切枯以肉勅者羸勅左傳勅敵所集國亡○斯側略切梟古堯切鶩五高切

勅渠京切后土蕩蕩平玄穹彌合之育莽然施莽莊子適莽者○莽母惟德輔惟德是輔慶無期惟德是輔慶無期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字三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獸之窮第二李密遼東襄平人隋末楊元感起兵

歸以策千東郡賊翟讓讓推密為謀主號魏公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義寧元年隋遣

王世充選卒十萬擊密唐武德元年密失利遂與其眾二萬人歸關中既至高祖拜光祿卿封邢

國公後禮浸藩密意不平未幾高祖遣密詣山東收其餘眾適復有詔召密懼遂謀叛據桃

城熊州副將盛彥師擊斬之傳首長安一本題云李密自邙山之敗其下皆或伯王之業知天授

在唐遂歸於有道享我爵命為獸之窮邵本云獸之窮十九句其十五句皆三字其三句弭矢

其一句句四字以天厚黃德狙獷服自亡其徒匪予戮糜以尺組噉以秩為三弭矢

獸之窮奔大麓麓山足書納于大麓以獸喻天厚黃德狙獷服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註狙獷犬嘴人者

也狙廣雅獼猴也○甲之囊弓弭矢箠詩象弭魚服箠所以藏弓之器詩戰囊弓矢弭止也弭說文弓無絛也

狙七餘切猿古孟切皇旅靖敵逾蹙自亡其徒匪予戮屈聲猛○聲音吠猛獸按唐韻集韻官韻並無聲字或謂營作

音服大秦國似狗多力虔慄慄音糜以尺組噉以秩此謂密至長安以為光祿卿邢國公○黎之陽土茫茫富

鉉云贊恐誤作贊義同去聲驅豺兕爾雅兕似牛郭璞云授我疆

兵戎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音香協韻驅豺兕一角青色重千斤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其四句四字

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遂降充為戰武牢第三唐武德元年楊帝凶問至

即皇帝位侗封世充鄭國公二年世充脅越王侗求禪遂僭位改元國號鄭三年七月高祖詔秦

王世民督諸軍討世充先是竇建德為侗所封為夏王與世充結懼四年三月建德悉起兵救世

充五月世民大破建德之衆于武牢即虎牢也唐諱虎字改爲武餘倣此

戰武牢動河朔河朔謂建德所據之地逆之助圖掎角左傳襄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怒斂靡斂爲子

者麋鹿子斂麋以喻世充建德也○斂古候抗喬嶽喬嶽泰山翹萌芽也傲霜鸞王謀內定申掌握鋪施芟

切諸本作鸞音丘候切義同麋音莫兮切命謂天命○曹母巨切目不明也卑以斲音斲斬也卑一作畢又

夷二主縛憚華戎憚一作怛廓封略命之曹音蒙蒙夢左傳亦無曹焉註悶也卑以斲音斲斬也卑一作畢又

右戰武牢十八句其十六句句三字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爲涇水黃第四薛舉隋末起兵隴西自號西秦霸王唐

安會有疾死子仁杲立復圖涇州十一月秦王至高墟城仁杲使宗羅曠將兵來拒秦王遣將

擊之於淺水原羅曠軍大潰秦王乃親率驍騎據涇水臨之仁杲遂降十二月歸斬于長安市

涇水黃漢地理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開頭山東南隴野茫地茫茫大也負太白騰天狼皆星名天

宜書曰秦之疆候在太白占於狼狐蓋太白當秦暉而涇隴有鳥鷺立鷺音至說羽翼張鈞喙決前

許穢鉅趨傍鉅是距一作距怒飛飢嘯翾不可當翾飛緣老雄死子復良舉卒仁杲巢岐飲渭肆翾翾

岐山頓地紘列子八紘九野之水註八極也提天綱選海賦天列缺掉幟列缺電名選云霹靂列缺

千四百里列缺掉幟言其旗幟飛招搖耀鉞術家謂之破軍禮記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招搖北斗七星也

差今軍行法云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鬼神來助夢嘉祥腦塗原野魄飛揚謂斬仁杲及

辰復恢一方

右涇水黃二十四句其十五句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為奔鯨沛第五。輔氏。輔公祐也。隋季與杜伏威為盜。轉掠淮南。伏威號總管。公祐為長史。唐武德二年。伏威遣使歸國。詔授公祐淮南道行臺封舒國公。六年。伏威入朝。公祐居守。八月。遂稱帝於丹陽。國號宋。脩陳故宮。室居之。遣將侵海州。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及李靖黃君漢李世勳等討之。七年三月。公祐敗走野人。執送孝恭。孝恭斬之。傳首京師。

奔鯨沛。盪海垠。鯨魚之王。崔豹古今註。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千丈。吐霓翳日。霓。屈也。腥浮雲。帝怒下

顧哀墊昏。音玷。墊。授以神柄。推元臣。此謂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等討公祐也。推一作雄。手援天矛。截脩鱗。此謂孝恭大敗公祐

披攘蒙霧。爾雅。地氣發天不應曰霧。與霧同。開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羲和顯耀。淮南子。羲和日御也。乘清氣。赫炎

溥暢融大鈞。

右奔鯨沛十八句其十句句三字其八句句四字

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為苞枿第六。蕭銑。後梁宣帝曾孫。故曰梁之餘。義帝西至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水。皆附屬。勝兵至四十餘萬。武德元年。徙居江陵。四年九月。高祖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討銑。十月。銑出降。送長安。斬于都市。南方郡縣。聞之。皆望風款附。爾雅曰。烈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生也。說文曰。枿。伐木餘也。詩。苞有三蘂。前漢書。敘傳。三枿之起。注引詩云。包有三枿。選東京賦。山無榿枿。○枿。牙葛切。又牙結切。與蘂同。漢苞枿。對矣。官。韻唐韻集韻玉篇並無對字。疑作囓。傳寫者誤。日為黑耳。○囓。音隊。茂也。玉篇。黑部。惟根之有對字。徒對切。恐誤。以隊作對。邵熊文士也。直音。對作隊。註曰。草木盛貌。必有所據。

蟠彌巴蔽荆荆即江陵負南極以安。曰我舊梁氏。一作曰音冒緝綬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音完聖人作。

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跡死地謀猷縱化敵爲家慮則中陸仲切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定。

厥功孟子係縲其子弟註係縲猶結縛也謂孝恭送銑於長安也○縲力追切降胡江切。澶漫萬里澶漫大水貌杜詩澶漫山東二百州謂散遠也莊子澶漫爲樂選澶漫鹿迤○澶音憚漫膜官。

莫半二切宣唐風蠻夷九譯咸來從傳四方之時越裳氏過九譯而至凱還一本金奏像形容趙王孝恭傳銑

荆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震赫萬國罔不龔說文肅也前漢象龔滔天音恭義同通用

右苞栢二十八句其十六句其九句四字其三字

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爲河右平第七稱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義寧元年七月自

德元年高祖與書招撫之册拜爲涼州總管封涼王二年軌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高祖怒始議討之五月軌將安興貴執軌以聞河西悉平

河右澶漫澶漫見頑爲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頽崑崙山名在西域○崑音上聾下聰驚不可迴軌將

貴仕長安表請說軌遣之興貴至武威乘間說軌令舉河助讎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

西以歸唐不聽驚與傲通說文僂也莊子則辭以放驚即謂安興貴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其十一句句四字其五句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於廟爲鐵山碎第八突厥古匈奴北部隋大業中

起義兵遣劉文靜聘始畢引以爲援遣兵從平京城自後恃功驕倨唐武德二年卒立頡利可汗

頡利突利承父兄之資尤有憑陵中國之意九年入寇便橋太宗親與盟于渭上未幾復寇貞觀

三年太宗詔李靖李勣六總管師凡十餘萬討之十二月突利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靖進屯黑陽嶺夜襲定襄破之頡利懼竄鐵山靖乘間襲擊遂大破滅其國頡利出奔張寶相生擒之復定襄恆安之地斥地界自陰山北至大漠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厥九勿切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二虜頡利突利二可汗也連穹廬背北海專坤隅歲來侵邊或傳于都于都入寇便橋也○傳音附著也左氏傳于許

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魁渠靖襲定襄破之頡利所親康蘇密來降窮竟窟宅竟一作競斥余吾斥開也余吾匈奴地名北也斥一作并蜀本作并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輝耀輝一作輝輝炊也左氏輝之明鬼區夷遠利

澤瀾萬祀翻諸本功不可踰官臣拜手左氏官臣偃實先後之註官臣守官之臣又一本作羣臣非惟帝之馨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其十一句句三字其九句四字其二句句五字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為靖本邦第九唐武德二年劉武周率兵健并州又進寇介州陷之五月高祖遣李仲文討之一軍全沒

六月右僕射裴寂請自行進討七月又為其將宋金剛所敗武周進逼并州遂據太原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太宗表請益兵往擊之三年四月敗金剛於雀鼠谷又破武周于涪州武周及金剛奔突厥太宗進平并州遂復故地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柢木根漢書蠲木根柢○柢典禮切又音帶枝葉攸病守臣不任謂裴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與武周戰敗績勤于

神聖勤勞也謂勞太宗自平之也○勤羊垂切惟鉞之興翦焉則定洪惟我理洪一作往一式和以敬羣頑既夷庶績咸正皇

暮載大惟人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句四字

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爲吐谷渾第十。吐谷渾居甘松山之南洮水之西隋時其王慕容伏允寇王用事貞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與侯君集等擊之伏允謀入磧靖等決策深入破之柏海上○渾音魂

吐谷渾盛強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詩武王載旆

火烈熊虎雜龍蛇周禮交龍爲旂熊虎爲旐王旅千萬人銜枚默無譁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箬橫銜之纒

結繞而繞項也漢書章邯夜銜枚擊項梁顏師古註銜束刃險山徼徵境也前漢南至牂牁爲徼註以

枚者止言語謹鷺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譁音華東刃險山徼徵境也前漢南至牂牁爲徼註以

翼縱漠沙一舉刈羶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左傳隱六年善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況敢遺萌

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見題犒樂窮休嘉周禮共其犒牛登高望還師還一作旋竟野如春

華竟一作一行者靡不歸親戚謹要遮楊雄傳淫淫與與前凱旋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字句五李靖滅高昌爲高昌第十一高昌地在京師西四千八百里唐武德二年麴文泰自立爲王貞觀

書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率薛萬鈞等擊之十四年文泰死子智盛立王師進逼其都智盛乃

降以其地爲西州據新舊史高昌傳及李靖傳皆不見靖滅高昌事而公題云靖滅高昌無所考

麴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別異也外區謂西既恃遠且險縱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爲徒音搆龍

旂翻海浪龍旂見駟騎馳坤隅駟音日驛傳也左氏賁育搏嬰兒揚子註孟賁夏育皆衛人漢書註孟

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助天夏青亦猛士其唐兵滅高昌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臣靖執
 如賁育之搏嬰兒郭璞註爾雅空手執曰搏○賁音奔
 長纓漢終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智勇伏囚拘漢賈誼傳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羣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
 得俱獻號天可汗貞觀四年李靖係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四月戊戌西北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
 長皆稱天可汗郭子儀傳以覆我國都切蓋也救兵戍不交害戎一作各保性與軀
 天可汗存乎○汗音寒

右高昌二十二句字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為東蠻第十二唐東謝蠻在黔州四數百里貞觀三年其會長謝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履以金銀絡額身被毛屨草皮行膝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因奏言周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為王會圖詔從之以其地為應州仍拜元深為刺史譚寶錄云顏師古奏言乃命尙書閣立本圖之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王卒如飛翰翰毛也詩如飛如翰鵬騫駭羣龍鵬鳥飛貌○鳴音轟然自天墜漢書周亞夫東擊吳楚趙涉遮說曰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鞏關騫音軒乃信神武功繫虜君臣入累累來自東前漢志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註累累讀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
 崇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書汲冢周書第五十九篇名王會其圖天子南面立唐叔康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內臺四面者正北方應諸侯曹叔伯舅比
 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永永傳無窮睢盱萬狀乖睢盱張目貌集韻睢盱小人喜悅貌列子而睢盱
 又次之是皆朝於內者永永傳無窮睢盱萬狀乖睢盱張目貌集韻睢盱小人喜悅貌列子而睢盱
 于切咿嗚九譯重選囉咿囉咿囉強笑兒前漢越巂氏重譯獻白雉張衡東京賦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

王九譯者謂譯語度九重之國乃至于此也。廣輪撫四海。周禮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輪從也。○廣古曠切。浩浩知皇風。歌詩鏡

鼓開以壯我元戎。

右東蠻二十二句字五

貞符并序按序云臣為尙書郎時嘗著貞符公為尙書禮部員外郎在永貞元年貞符蓋是時作。然是年冬公繼貶永州司馬而序又云臣所貶州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

則序蓋在永州作宋景文筆錄云柳子厚貞符體說雖模寫前人體式然自有新意可謂文矣。

負罪臣宗元一無負罪二字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諸本流人上有量移二字考之史傳止云坐事流永州胥山沈晦曰宜如唐書去量移字為臣言

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董仲舒策曰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

火集于王屋流為烏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泐襲嗤嗤此蓋受命之符也。美新班彪王命論班固典引皆言符瑞之應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誑

音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司馬相如封禪文劉向洪範五行傳揚雄劇秦甚失厥趣臣為尙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

不足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一作公甚失厥趣臣為尙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

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一無年字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

事不宜以辱故休缺缺破也少也集韻缺或作缺○缺傾雪切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表覈猶表正也實也臣

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獨一作猶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一本死字死無所

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揚子天降生民空洞厥流以訛流謂未流越乃奮敝鬪怒震動專肆為淫威

書欲讓橋陵敘古奪字一作擊沈晦曰諸本作振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

動靜專唐書無靜字今以唐書為據動字絕句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毆一作歐於是乃知噬禽

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一無乃知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

獸咀果穀咀謂商量斟酌之一曰含味前漢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

齧倪結切爪剛者決羣衆者軋乙黠切說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塗一作流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

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一無而君臣什伍之法立什伍謂兵法也五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聖人

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無

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匪一作不而後稍可為也一本為下有世非德不樹

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於帝于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

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鬻昏左傳口不道忠信之言

歸魚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河圖云少典妃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耀郊野附寶意惑而生黃帝大

虹世紀又云舜母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瑞光如虹貫月感女玄鳥詩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註云

狄配高辛氏生契箋云配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史記帝嚳少巨跡詩生民履帝武敏歆箋云高辛初郊

妃簡狄以春分祀高禘而玄鳥遺其卵簡狄吞之孕而生契焉

棄史記帝馨元妃姜姬見白狼帝王世紀曰有神奉白狼銜鈎入殷朝尚書白魚流火之鳥武王伐紂渡
大人跡履之感而生稷白狼帝王世紀曰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鈎入殷朝其色赤其聲魄云董仲舒策引書
白魚入於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董仲舒策引書
符註引尚書事候曰有火自天止以為符斯為詭譎闕誕○詭音決其可羞也其一而莫知本于厥貞唐
于王屋流為赤鳥五至以穀俱來以為符斯為詭譎闕誕○詭音決其可羞也其一而莫知本于厥貞唐
史無漢用大度漢書高祖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煦音夷煦呼旬切○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
而其妄臣一本作乃下取虺蛇○虺音上引天光史記高祖被酒夜徑澤中有白蛇當道高帝拔劍斬之後
者亦帝子斬之又曰高帝入關五星聚于東井班彪女秦皇東遊以壓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
龍蛇之怪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壓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
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公意其指此乎推類號休○號胡刀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騶虞仁獸
如封禪書曰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推類號休○號胡刀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騶虞仁獸
喜言時得此獸也元鼎元年得寶鼎汾水上因是改元四年六月又得之符○符歐縱史西漢衛山王傳日夜
史謂獎勵也○縱子勇切史音勇俾東之泰山石閭志云石閭在泰山山下陞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故
上親作大號謂之封禪張晏曰封禪者天高而可冀近神靈也說文祭天也一日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
禪焉王莽傳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卒
效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述為益州牧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關
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
龍門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奏曰受命之符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危亂鈎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
人應為大光武因此崇尚符讖建武元年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堪廣
克久駸乎無以議為也玉篇駸馬色不純前漢白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堪廣

也。前漢漂龍淵而還九垓兮。○垓音銀。鑪音虛。爨以毒燎也。○爨取亂切。燎音了。煽以唐焰。煽音熾也。焰火光也。○煽其人沸湧。

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滂滌盪沃蒸為清氛踈為冷風。○冷音零。人乃溲然休然。

溲水清深也。集韻變什貌。莊子油然而溲然註。相賙以生。睡一作睡。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斯屠剔。○琢一作椽。去天下未有不變者也。○溲連條切。又音流。相賙以生。睡一作睡。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斯屠剔。○琢一作椽。去

劇則椽。○琢丁角切。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拆抵倚。○居綺切。奔走

轉死之害不起。○死一作徙。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於靡

下。○大將。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劉劉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踰

踰謳歌。○踰音擲。踰除玉切。灑灑和寧。○灑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奠厥賦。○奠定積藏于下。○韓詩外傳曰王

侯藏於百姓。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五穀不熟謂之大侵。見二十四年。人以有年簡于厥形不殘而懲

是謂嚴威小屬而支。○而若也。屬說文連也。不斷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

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高祖太宗高

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凡十帝是為十聖。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逾一作愈。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

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符字。未有喪仁而

久者也。未有特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雉大。○商太戊時有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伊陟曰

谷說文楮也。又古候切。商人呼楮如穀。北人呼如穀。高宗時祭成湯。宋之君以法星壽。○廣雅曰法星。熒惑

有飛雉升鼎耳而雉高宗修政行德殷道遂復興。○雉鳴也。古候切。宋之君以法星壽。○廣雅曰法星。熒惑

年。癸惑守心。心。宋之分野。景公憂之。司星子章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癸惑疑有動。於是候之。果
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章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癸惑疑有動。於是候之。果
徙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故延二十一年。見呂氏春秋。鄭以龍衰。魯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魯以麟弱。公
十四年春。白雉亡。漢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越黃犀死。葬符命。總說曰。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惡在
西狩獲麟。白雉亡。漢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越黃犀死。葬符命。總說曰。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惡在
其爲符也。音鳥。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雁。大保人斯無疆。一本無。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
德之休。帝曰。謹哉。講亦作忱。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
敬于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於歎辭。穆美也。詩於穆。黎人皇之。皇君。惟貞厥符。浩浩將之。將助。仁函于膚。
刃莫畢屠。澤煖于爨。汗切。煖音竿。又虛。灑炎以滌。灑也。湯沸也。滌音濯。垢。殄厥凶德。殄。一。乃毆乃夷。懿其休
風。是煦是吹。氣以溫之。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微謂什一之賦。厚我糗粳。禮記。五十異糗。○
切。然米麥也。刑輕以清。我肌靡傷。肌。一本作宗。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
患于己。丁拱之戴之。神具爾宜。一作神。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嘏音假。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
宜仁之歸。一本仁。漢沿于北。一本沿。祝栗于南。前漢禮樂志。房中歌曰。四極爰轉。師古曰。四極。四方極遠。
至于祝栗。幅員西東。商領幅員。既長。註云。祇一乃心。祝唐之紀。紀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
謂之四極。幅員西東。商領幅員。既長。註云。祇一乃心。祝唐之紀。紀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
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唐史作神。協道以告之。音楷。俾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
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音豪。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朕民詩詩專以美房元齡杜如晦意有傲於大雅崧高烝民等詩一本此詩在外集

帝視民情帝上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亦無動威亦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視書天

我民乃降明德明德謂明乃生明翼書庶明明翼者何迺房迺杜惟房與杜實為民路迺定天子迺開萬

國萬國既分迺釋蠹民迺學與仕迺播與食書汝后稷播迺器與用迺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作士實

蕩蕩農實董董工實蒙蒙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遵以肆音與一其風既流品物載

休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穀穀善也書

方穀既富乃二公之祿二公行矣弗敢憂縱是獲憂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既柔一德四夷是則四

夷是則永懷不忒忒差忒也詩

卷二

古賦

佩韋賦井序○四門狗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

溫書云自吾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增室此貞元末事也時公願

學中庸見於文字者甚多賦亦當作於貞元二十年後歟○韋雨非切

柳子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即壯之壯之一作狀蓋有激也恆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

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日月迭而化升兮滯遁初而枉神枉一作柱一作柱○靈音漫靈一作根雕大素而生華

兮廣雅云大素質之始也汨未流以喪真音骨踰往躅而周章兮章不決貌儻倚伏其無垠迷惑不明也

垠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世既奪予之大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鬱縱與而不揚與

猶勉強也註見真符猶悉力而究陳兮獲貞則於典章嫉時以奮節兮憫己以抑志登嵩丘而垂目兮嵩

息中切瞰中區之疆理○瞰苦濫橫萬里而極海兮頽風浩其四起恟驚怛而踟躕兮憂恐也躑躅行不

進惡浮詐之相詭思貢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乎一本紛吾守此狂狷兮音分懼執競而不柔柔一作

競強也詩探先哲之奧謨兮奧於攀往列之洪休列一作烈曰沈潛而剛克兮書沈潛固讜人之嘉猷音讜

直言嗟行行而躓踣兮○行行並下浪切瞰音致踏蒲墨切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

而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愀然於伐國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董仲舒傳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下惠曰不可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

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愀七小切色變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

以作極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家語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觀

下蘭蒨顏以諂秦兮入降廉猶臣僕秦趙會於河外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蘭相如復請秦王

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秦王為一擊每趙王歸國以為上卿廉頗曰相如以口舌位居吾上必辱之相

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降謂下也一本猶上有以字吉優繇而布和兮殘萑蒲以屏匿吉鄭子太叔游吉也左氏昭公二十年

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與徒兵以攻之萑苻之盜少劉拔刃於霸侯兮退翊翊而畏服梁作曹劇齊桓公

止○萑苻會于柯許盡歸魯之侵地劇投其匕首下壇就其擊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翊翊謹也博雅云

與魯會于柯許盡歸魯之侵地劇投其匕首下壇就其擊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翊翊謹也博雅云

○劇音桂翊丘六切又弓穹二音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德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勗

詩大雅云既明且哲以陽宅身以執剛兮率易帥而蒙辜左傳文五年陽處父聘于衛過寧寧贏曰沈潛

保其身○勗音旭勉也陽宅身以執剛兮率易帥而蒙辜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六年晉蒐

于夷使孤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羽愼心以懿志兮首身離而不懲羽既敗

易中軍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鞠居殺處父羽愼心以懿志兮首身離而不懲羽既敗

而死王驕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耶中雲岳岳而專強兮果黜志而乖圖前

騎楊喜等五人各得其一體復恨也懿戾也○復蒲逼切懿音戾雲岳岳而專強兮果黜志而乖圖前

朱雲傳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師古曰長角貌成帝時雲嘗言於朝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張禹上怒

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上檻折呼曰臣得從龍達比干遊于地下足

矣未知朝廷何如爾左將軍辛慶成觸屏以拒訓兮肆殞越而就陵前漢陳萬年病頭觸屏風萬年怒咸

謝曰元曉所言大要教成誦也以萬年途不復言萬治許諫於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左氏宣公九年陳靈

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家搆謙而溫美兮。脅子公而喪哲。左傳宣四年。子公與子家謀弑鄆公。子

豈有所私。廣戒得書悲愍。家搆謙而溫美兮。脅子公而喪哲。宋義下令謂項羽。羽即帳中斬其頭。或曰

家懼而從之。義師仁而惡很兮。一本無遂潰騰而滅裂。覆義也。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

平王子信為天子。自號大司馬。舉兵討之。非遺將攻之。斯委懦以從邪兮。懦一作儒。悼上蔡其何補。始皇崩于

欲殺太子扶蘇而立胡亥。謂丞相斯曰。仰天而嘆。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云云。斯曰云云。

高曰云云。斯曰云云。高曰云云。斯曰云云。斯曰云云。斯曰云云。斯曰云云。斯曰云云。斯曰云云。斯曰云云。斯曰云云。

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事詳見史記。李斯本傳。徐偃柔以屏義兮。

條邦離而身虜。張華博物志。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諸侯服從。周王使楚。桑弘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

國舉。桑弘和一作乘柔。知名。設任柔而自處兮。蒙大戮而不悟。任柔一作仁柔。其事未

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義于中。音叨。韜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

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章兮。姑一作始。考古齊同。亂曰。亂理也。所以重韋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

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追進

揚雄酒箴。晁太史云。雄以諷成帝。其文為酒客雜法度士。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

東礙。為裳所羈。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

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丁漚切。幅音雷。

瓶賦東坡云揚子雲酒箴有問無答子厚瓶賦蓋補亡耳子厚以瓶為智幾於信道知命者晁太史無咎取公此賦于變騷而系之以詞曰昔揚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瓶藏水酒之甘以喻

小宗元復正論以君子故鴟夷以親近託車而瓶已疎遠居非而贏此雄欲同塵於皆醉者為反也

亡國之患未若為瓶師乎淡此篇目○賦大意則謂鴟夷雖巧不忤於物或以致敗衆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字見史記齊世家范蠡自號鴟夷子皮註云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

所容納不用則可鴟夷蒙鴻聲廣大貌疊聲相追疊音雷聲音驚聲詔誘吉士喜悅依

隨開喙倒腹○喙吁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頽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上倪堅切

己雖自售人或以危敗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如為瓶居井之眉酒箴註云眉井邊也

謂字者非鈞深挹潔挹酌也淡泊是師和齊五味○和去聲寧除渴飢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鑿終不媚私

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說文云綆齊才詣切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

傲觀一時微求也觀幸也○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牛賦公之瓶賦牛賦其辭皆有所託當是謫永州後感憤而作以牛自喻謂牛有耕墾之勞利滿天下而終不得其所為臧臃俎豆之用雖有功於世而無益於己彼羸驢駑馬曲意從人而

反得所安終謂命有好醜非若能力皆感憤之辭也東坡云嶺外俗皆恬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牟然而鳴說文牟牛鳴黃鍾滿脰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抵觸隆臄音豆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詩晚彼牽牛不以服箱輸入官倉

己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蹶塊常在草野人不慚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尻苦刀切說文曰
也或穿絨滕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驢○羸音羸服逐駑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
菽自與○藿音藿騰踏康莊爾雅五達謂之莊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蹄當道長鳴聞者驚辟辟避
羽叱揚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於己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
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音圃以受多福

解崇賦并序崇神禍也音遼據序

柳子既謫文出為邵州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

水于瓶于一其測曰君子解崇也解崇也註赤舌謂九也兌為口舌八為木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赤也赤

舌所敗若火燒城詩曰詰婦傾城口舌之由也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於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

無由生矣○晁曰宗元釋玄之意以謂其凶口實為之赫然陽闢然陰翕炎以熾火涼以激水既

以是熾亦以是熄蓋靜實君躁喜而為之賦一有

以喻崇不外作要自勝者常吉喜而為之賦曰字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薰一作重○熇虛驕而生夫人之齒牙上殫飛而莫遁○殫音單極

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滲下漉也涸水竭也○滲紛揮霍而要遮要遮註見鏡風雷曉曉以為橐籥

兮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註云橐籥中空虛故能有聲橐以皮籥回祿煽怒而噉呀回祿火神煽熾

口貌○噉音屬噉呼成炮堪與為甌斲兮堪與天地也炮風而火盛貌甌兩屬斲燒器也燕雲漢而成霞

夔焚也左傳夔傳

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列子夸父逐日道死其杖化為鄧林鄧林廣數千里焉莊

字倒扶桑落棠膠轄而相叉或作膠轄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

靈光殿賦軫輻無垠廣大貌也東京賦云級載輻輳音葛膏搖唇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葩

葩維亂貌也又楚辭駢輻而維亂兮輻音葛膏搖唇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葩

已而燠物愈騰沸而散齟散脚腰也齟大齧也一本作齟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搜乎太玄之奧

也秘奧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汝者

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而夫何長喙之紛拏長喙赤舌也拏

擊擊女今汝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諱不知靜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倅盛氣而長嗟

加加切向也倅一作素奔一不亦遑乎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莊子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以清源滌瑕

履仁之實去盜之夸老子是謂盜之夸非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沖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

瀏乎以遊於萬物者音瀏柳留二始彼狙雌條施而以崇為利者夫何為耶雌一作雄

懲咎賦唐書本傳載此賦曰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咎作賦自散蓋為永州司馬時作元和

離騷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余幽之有懲兮宗元竄斥崎嶇變瘴閒理厄感鬱一寓於文為

蹈前烈而不頹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讓而悲之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污以閱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

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旣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靡兮，騷云：日康娛以自擊。邀堯舜與之爲師。師字一無。上睢盱而混茫兮，唯盱：註見鑄歌鼓吹。曲：荒忽不可考信也。下駁詭而懷私。駁一作駁。旁羅列以交貫兮。

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一作紘紘。老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註：芸芸，華葉茂盛也。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綸一作倫。登能抑枉兮，白黑

濁清。一本作清濁。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訂謨以植內兮，註：大也。謨，謀也。詩：訂謨定命。○盱音吁。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

書兮。謂炯然而不惑，炯一作耿。微信一作明信。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

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斷，丁亂切。哀吾黨之不淑兮，吾黨，謂伍文之屬也。遭任遇之卒迫。○卒，音猝。勢危疑而多

詐兮，逢天地之否隔。選：啓泰真之否隔兮。此謂順宗有疾，憲宗監國之際。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

然而互嚇。集韻：嚇，以口距人。莊子：仰而視之曰嚇。音赫。註：怒而拒物聲也。○又呼駕切。呀，虛牙切。張口貌。互字一本作予。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說文：鑊，鑊也。

也。幸皇鑑之明宥兮，纒郡印而南適。漢書：印何業。纒，若耶。重積也。永真元年九月公初貶爲邵州刺史。惟罪大而甯厚兮，宜夫重仍乎

禍謫。是年十一月再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非無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麕麕之不息。

麕，鹿也。麕，說文云：牡鹿也。以夏至解角，麕或作麕。從禾，麕一作麕。字○麕，俱倫切。麕音加。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法汭。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

而迴遘。楚人名曰迴。迴，迴也。詩：迴雲涌而上屯。○迴，音埋。迴音駢。黝，雲涌而上屯。○黝，音埋。迴音駢。黝，雲涌而上屯。○黝，音埋。迴音駢。黝，雲涌而上屯。

之如雲屯。黝字一本。暮屑窳以淫雨兮，○屑，先結切。集韻：勃屑行貌。聽，嗽，嗽之哀，援。○衆，烏萃而嗽。

號兮鳥一作鳥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轡奔以紆委兮。小山上說曰轡音鸞委于鬼切東洶

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水平伏曰淪漣水動也詩淪漣註漣風行水成文淪小風水

疾也。汨沒也。又越筆切。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禁以縈纏。纍前漢敬弔楚之湘纍註不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

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為。元和九年公之母盧氏卒於永州殛一本作亟說文从人从口从

不可失疾也。○殛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質質而自持。記檀弓質質然來註目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

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割絕兮。○割忽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

繫而轆軻。楚辭軻軻而留滯曩余志之脩蹇兮。楚辭汝何博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娉節又云吾令今何為此戾

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

也。御長轅之無橈兮。既文橈曲木周禮唯轅直行九折之峨峨。却驚棹以橫江兮。沂凌天之騰波。幸余死

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頰。楚詞循繩墨而不頰死蠻夷固吾所兮。雖

顯寵其焉加。○焉於虔切何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賦云肆余目於湘流兮蓋在永州時作又云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云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騷云紛逢尤以離謫晁無咎云柳宗元雅善蕭儉在江嶺間貽書言情

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此蓋以叔文輩為罪人。頑人謂以生之不幸。喪志而為此云。氣沉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

流騷云攬茹蕙以掩涕兮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

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鴛鴦以為騁騁音駟音奴玄虬

蹶泥兮虬龍無角者莊子曰蹶泥則沒足滅跡畏避靈龜龜蝦蟆也龜亦靈屬與蛙同音鳥瓜行不容

之崢嶸兮崢嶸音宏質魁壘而無所隱一作能魁能並如字甘泉賦皋伊之徒冠倫魁能魁壘壯貌也

音鱗介槁以橫陸兮鷓鴣羣而厲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慙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

感故云零陵北入江零陵永州也九疑山名湘中記云九山相似行者疑

雲飛古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真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屈子之情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屈原仕

以自陳登高岳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鱗前漢振殷麟而軍裝麟註盛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蒼勃以揚氛

孔切蕪鳥空廬頽而不理兮空一作室翳丘木之榛榛計切一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魍魎吾誰隣史記舜流四凶

知切魍魎音丑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謨言語孔子曰吾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黜賁孟子我

動心黜賁北宮黜孟賁也見公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元和七年公年始宜觸禍以隄身隄危也楚詞隄余

孫丑上黜伊糾切賁音奔余初其猶未余初其猶未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上文皆言湘中事茲

禹莫理夫茲川也耶曾莫理夫茲川也耶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衡山南嶽也見周禮職方氏王余囚楚越之交極

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汗潦以墳洳兮○溱魯浩耶到二切左氏漢汗行潦之水蒸沸熱而恆昏戲鳧鸛乎

中庭兮兼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景即影字楚詞雄虺九首註虺別名也毛詩為鬼為蜮陸機疏虺一名射影南人將

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令濁然後入又博物志江南山有射工蟲長一二寸口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

拳擊病體拘曲易有拳擊如○擊閭緣切慮吾生之莫保兮生一作年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

不欺余兮一本神字在明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徒一作讓

夢歸賦公在永州懷思鄉閭而作也晁無咎曰宗元既貶悔其年少氣銳不識機微久幽不運故

示終不忘其舊當世憐不起然衆畏其才高竟廢不起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沍兮沍水凝也莊子曰河漢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於荒

陬兮心慊慊而莫違○慊苦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悒翳而愈微○悒伊淫歛騰踴而上浮兮歛暴起也說

起諸韻無從三火者杜子美虎牙行秋風歛吸吹南國文選江淹詩歛吸鷓鴣悲諸家多用从二火字

澗瀆之無依○澗瀆上力廣切圓方混而不形兮顯醇白之霏霏顯白貌楚詞天白顯顯又云上茫茫而

無星辰兮一作茫洋下不見夫水陸○水一作川若有餘余以往路兮○鍾音述專也說文蒸誠也晏本作昧昧音也

取擬擬以回復漢食貨志引詩黍稷擬擬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纏纏以經耳兮纏纏連

索胡繩之纏纏纏纏風聲也一作纏纏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以瀾漫兮瀾漫大水貌以字一本重虹

蝮羅列而傾側爾雅蝮螻也蝮爲擊橫衝颯以盪擊兮音蕩又他浪切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瀟汨

兮靈字一本作零雨二字瀟汨水流貌○瀟音節汨越筆切進惘悵而不得悲楚詞惘悵而自悟敕喬切白日邈其中出兮一本出作無又陰靈披

離以泮釋○瀟音節汨越筆切施岳瀆以定位兮互參差之白黑忽崩騫上下兮一本作崩騫翔以上下以徇徇兮

○徇徇兮徇上下以徇徇兮聊按行而自抑行一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瞰音闕原田蕪穢兮嶒嶸榛棘喬木摧解

兮垣廬不飾公與許孟容書云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自讎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又云城四

在元和四年作賦亦當後先于此山嵎嵎以巖立兮○嵎音虞水汨汨以漂激○汨音骨魂恍惘若有亡兮○恍音恍惘

涕汪浪以隕軼○涕音耶類曛黃之黥漠兮楚詞思美人章指暈冢之西隈兮與繡黃以爲期註欲周流

而無所極紛若喜而怡儼兮○儼音擬勅吏切儼音毅頽心回互以壅塞○互音戶俗作乎一本又作呀音支

是章藉章敦頤釋音作呀眩眩音縣目無常主也鐘鼓嗶以戒旦兮○嗶音橫陶去幽而開寤罽罽蒙其復體兮○罽音罽

云桎梏之不固桎音械梏音下姑沃切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兮○德音德謂九夷之

可居論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野一本老聃遁而適戎兮指

淳茫以縱步史記老聃見周襄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迺著書五千餘言而去

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莊子蒙人逍遙遊篇云北溟有魚其名曰鵬化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爲故

國之爲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禮記狐死正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禮記鳥獸喪其羣

返巡過其故鄉翔回焉膠余衷之莫能捨兮衷一作哀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三一作往極明昏而告慙

鳴號焉然後乃能去之永貞元年公謫居永州元和九年作此賦晁太史無咎序公此賦於變騷曰語云仁者樂

囚山賦山自昔達人有以朝市為樊籠者矣未聞以山林為樊籠者宗元謫南海久厭山不可得

而出懷朝市不可得而復丘壑草木之可愛者皆陷穽也故賦囚山淮南小山之辭亦言山中不可得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冽兮冽音列又音例若重墉之相襲爭生角

逐上軼旁出兮說文車相出也下拆裂而為壕壕音放下頽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沓雲雨而瀆

厚土兮沓合也瀆溽物也沓達合切蒸鬱勃其腥臊周禮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者說文陽不舒以擁

隔兮羣陰互而為曹也互固無而字瀆作積蒸鬱勃其腥臊周禮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者說文陽不舒以擁

人攢林麓以為叢棘兮攢一作積山足曰麓易實于叢棘疏云虎豹咆嘯代狴牢之吠咆嘯虎豹聲

名嗥亦咆也嗥音庖嗥虎檻切陸以棘叢而禁之也虎豹咆嘯代狴牢之吠咆嘯虎豹聲

音豪一作閹虎檻切恐是蓋韻中無嘯字胡井智以管視兮智目無明也又廢井也左傳宣十二年目

朔傳以管窺天一本胡字上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噉噉匪兕吾為柙兮兕似牛

語虎兕出於柙注云柙檻也匪豕吾為牢詩執豕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公永貞元年乙酉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甲

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聖一作世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一本無下字

愈膏盲疾賦左傳成十年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

下爲膏。晏元獻嘗親書此賦。云膚淺不類柳文。宜去之。或曰公少作也。借以論治國之理焉。育音荒。膏也。心上。膏下。

景公夢疾膏肓。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俯伏於堂下。俯伏一作伏。身。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

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窮一作究。思去聲。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捨。

亦猶卞和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堦尸連切。和土也。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

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膚音孚。腠音澗。肌脈也。營字一作脛。外強中乾。傳十五年左氏傳。張脈債與外彊中乾。精氣內傷。神沮脈殫。以

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爲讖。楚禁切。驗也。果不得其所餐。成十年左氏傳。晉侯夢大

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餐。七安切。公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暄寒。短不足悲。脩不足

歡。哂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爲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

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捧。大夏將

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諭大子。今察乎孰是。爰有忠臣。聞之憤怨。忘廢寢食。擗擗感歎。詩。寤辟有擗。擗。小匹。妙二切。生

死浩浩。天地漫漫。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註。無厓際之貌。○漫。莫半切。綏之則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鮎背

鶴髮成童兒。鮎。海魚也。鮎背。謂背有鮎文。○鮎。音台。善輔弼者。殷辛夏桀。爲周漢。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

在賢哲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一無字。豈膏肓之所羈絆。羈。絆。馬絡繫也。前漢。貫仁義。羈。居宜切。絆。音半。余能理亡國之刑弊。

○刑。五官切。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紘。音宏。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

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紊也。患出於邪佞，身之憊也。音餽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余今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音魯大以信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榮，惑退舍。見上貞符序註一揮而義和匪吳。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義和日御也。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離鼎而自息。並見上貞符註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巨禁切。跼斂茫然，投棄針石，匍匐而前。音伏又蒲墨切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治字一作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為聖主，保天壽為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卷三

論

封建論 唐宗室傳贊曰：唐興疏屬，華王至太宗時，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顏師古獨議：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武氏、蘇內翰、志林曰：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古驗今而反焉。蘇內翰志林曰：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范太史、唐鑑亦曰：韓退之論為然，以謂後世如有王者，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何必封建哉！又武威、孔氏曰：韓退之文章過厚，而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之所無。按唐之藩鎮，初非有取於封建之制，特自天寶之後，安史亂定，君臣幸安，瓜分河北地，以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

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庭其與春秋所謂諸侯強而王室弱之患等至元和間爲朝廷擾無虛日公目擊其禍之至此也推原封建出於勢之不得已而猶惜乎唐之不能悉置守宰而使強藩悍將爲中國擾也唐史臣詳取公之論以爲世鑑誠知言哉作之年月未詳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

封建而明之也重校無二之字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

之來一有則字其生人之初乎生字無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說文

鹿豕豕狂疑作駭楚辭逐人駭駭注駭駭走貌○狂音不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

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

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

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

又大者一作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禮記王制千里之

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作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

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

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

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一無字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瓜分者言

設五等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履一作漢漢散也選聲教布漢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六切方合為朝觀會同

離為守臣扞城詩豳置公侯干城舒救反扞干同戶旦切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禮記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

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淮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迄於

壞于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一無矣字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下事上少

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懿公即戲伯御即括孝公名稱懿公之弟事亦見史記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

者有之宣三年左氏傳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射王中肩者有之鄭鄭伯禦之視聘射王中肩伐凡伯

誅蔓弘者有之春秋隱七年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襄三年左氏傳劉氏范氏世為婚天下乖盪無君

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說文云掉搖也左傳尾大

不掉○掉遂判為十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謂魯齊合為七國楚燕齊韓魏趙威分于陪臣之邦謂田氏

徒弔切趙魏國殄於後封之秦秦伯益之後其末孫非子周恭王時為附庸及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

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

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一無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槌謫戍之徒圍

視而合從圍視而起見賈誼論驚愕也前漢合從連衡注齊楚韓魏趙為從秦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

人而無叛吏叛人謂陳勝吳廣之屬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一作皆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

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高祖

七年擊韓王信，困平城。病流矢。高祖十二年擊黥布，為流矢所中。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謂賈誼、主父偃也。

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叛國謂吳楚七國反也。秦制之得，亦以明矣。一作繼漢而帝者，雖

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

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叛將謂藩鎮，擄重兵者。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予其人，適其俗，修

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一作治。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

黷貨事戎。戎謂戎事。○黷音韻，說文握持也。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居，私土子人者，百不

有一。有下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

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

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

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

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田叔傳文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

時孟舒坐噎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噎常一入不能堅守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

固殺人乎叔曰孟舒知士卒罷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以故死者數百人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上

曰賢哉孟舒復召得魏尚於馮唐。馮唐傳唐謂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

以為雲中太守聞

黃霸之明審

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

觀汲黯之簡靖

汲黯學黃老言治民好清靜不苟細爲東海太守臥閣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

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一作縱其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

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

一本譴作遣

拜受而退已達矣

一本達矣上

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

之謀

一本合下有約字締說文云結不解也

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

說文眦目匡也○眦疾智切

勃然而起

作四幸不起則削其半削

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

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

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

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

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

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

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

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

一無得字

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

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

食祿邑。一無祿字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一無亦字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牧民篇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何謂四維？禮義中出，未有有禮義而無廉恥，有廉恥而無禮義，故禮義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公意謂廉恥自云吾見其二維而未見其所以爲四也。作之年月未詳。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一無也字世人之命廉者，一無世字曰：不苟得也。一無也字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一無也字世人之命恥者，一無世字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諸本作苟得而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孟子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公以爲未盡，作

此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爲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爲至靈。音卓

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爲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

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爲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眈眈於獨見。

說文。眈。目也。○眈。音尊。驚。韻無此字。禮記。眈眈其仁。註曰。懇誠貌。字從月。集韻從目。眈。眈。懇誠。朱閏切。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爲天之用。恆

久爲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

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恆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

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撓。釋文云。撓也。○撓。女巧切。明之

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鑑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

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

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恆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

求之。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明之謂也。爲之不厭。論語。又曰。抑爲之不厭。誨之不倦。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

人者也。克明而有恆。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

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左氏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浦招虞人以弓不進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雖之非也未有守官而

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也一無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乃字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

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

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一本作命是以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與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

列之等昭十一年左氏傳會朝之言必關於表著之位社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

之文應本作璽說文王者印也所參伍殷輔陪臺之役周禮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註參謂卿三

出左昭公七年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桡斬殺之慘梏桡者周

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

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內則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

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

致以全其工也一本工字作公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矣一作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

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一本失官下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孔穎達禮記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

事多不合周法今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著為十二月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

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

證也又秦正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於季秋云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是九月為歲

終十月為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

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必謂呂不韋作者以此或曰此書

純用秦正案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先是十二月不韋選對死矣安所從受

而以十月為來歲朔日九月是然天以十月為歲首昭王以來既然矣按秦紀昭王四書十一月先

書十月宣太后薨次書九月是穰侯出之陶四月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秦軍伐趙次書正月兵

罷五十年先書十月白起有罪為士伍制耳其實二月益卒軍前已用十月也或曰晉軍斬首六

千然則始皇以十月為歲首特立定為制耳其實二月益卒軍前已用十月也或曰晉軍斬首六

立郡縣何得云合諸侯又秦以好兵毒禍何能布德行惠春不與兵是又不韋所作也按昭王五十

作爲一代大典亦措善言遵立舊章秦自不能盡法依行何怪其非不韋所書也此書作於

昭孝文莊襄之後亦其行事之一驗也又可指此為限斷乎且官名時事各不同周法又安得相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每月六候故十二

迎日步氣推步謂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

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雖聖人之道不亦

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鄭康成曰術周禮作

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相土宜無聚大眾季春利堤防達溝瀆音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

徑古定切術音途

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此一句在禮記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

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此一句季夏非孟秋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

芻。養犧牲。此二句季夏非是季秋趨人收斂。趨疾也。趨透遇。又音促。督也。務蓄菜。此二句仲秋非季秋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說文云。竇。空也。窖。地藏也。入地。又音促。督也。

圓曰竇。方曰窖。○審音教。修困倉廩。此四句仲秋非孟冬。說文。困。廩之圓者也。○困區倫切。謹蓋藏。才浪切。又。徂郎切。勞農以休息之。說文云。勞。慰也。

○勞。剛。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耨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

之法。貢職之數。自合諸侯以下。至。此季秋非季冬。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

可以廢。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省察也。審也。囹圄。獄也。○賜貧

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

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並去聲。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去聲。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

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

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

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

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黽嚏瘡寒疥癩之疾。欬。送氣也。說文云。黽。病寒鼻塞也。嚏。鼻解氣也。○魴音求。魴。丁計切。螟蝗五穀

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禮記。民多相掠。○掠音諒。後同。兵革並起。道

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說文堡堤也障也禮記作保註都邑之城曰保○堡音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警史之語。國語吾非警史焉知天道又警史之記曰云云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夏小正周時訓二書名夏后周公之典謂此也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也。一有字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於人

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於時令俾時至而有以

發之也不為之時。一無時字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說

以震動於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祕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

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於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行字下一防

昏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

而為善六字。一又有使之時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一涉

猶不悟。焯說文曰明也太玄經焯于龜信一作顧○焯音灼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一本

重出後世字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衷。奇衷不正也出周禮○其有鬻然而不顧者說文云鬻語聲也左氏口

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

切魚巾

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文闕

斷刑論下

余既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爲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二句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大夫聲子之言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冬爲善者，冬字一無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夏爲不善者，夏字一無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說文云懈怠也。○懈居隘切。已下並同。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音區。下同。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熟或作執。取孟子仁亦在夫執之而已之意。吾道之盡而人化矣。矣一作乎。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與去聲。一無知字。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

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一無貫三木。三木項手足皆有械。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者數月。吏一更。痒不得搔。兩切。痺不可字。得搖。說文云。痺。足氣不痺。必至切。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莫定切。閉目也。說支不得舒。怨號之聲。並平聲。怨號。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爲字。無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一本仁下又有一仁字。若以爲智四字。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乃計切。不通也。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丁浪切。下同。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道而已者也。一無于字。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說文云。蚩。敦厚貌。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

德宗貞元十五年三月甲寅。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反。遣兵襲唐州。掠百姓千餘人。而去九月丙辰。詔削奪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時公爲集賢院正字。作也。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

莊二十九年左氏之文。

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

服則侵之。

負恃也。固險固也。

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於天下之心。

厭。入聲。夫

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股人之財。

股。縮也。一作沒。一作私。一作傷。○股音宣。

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

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用其人。一曰義有餘。

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

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

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墜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

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

故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

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

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

說而後可焉。

一本可下。有行字。

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

左氏隱三年傳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碯諫曰。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

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弗聽。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一無字。自中人而降，守是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敗一作賊。是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晉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使胥童夷陽五長魚矯殺卻縠，卻縠既入，遂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晉以復霸。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宋穆公疾，太子茲父請立子魚，既入，遂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晉以復霸。執公使程滑弑之，逆周子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宋襄公於是為楚所執，既而釋之，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子魚為左師，後襄公欲求諸侯，子魚諫公，又弗聽，遂與楚戰，敗傷於泓而卒。又伐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欲戰，子魚諫公，又弗聽，遂與楚戰，敗傷於泓而卒。魏相成瑨而疎吳起，乃危也。文侯黜穰侯，乃安。秦武王薨，昭王立，宣太后自治事，任其弟魏冉政，封為穰侯，威振秦國，范雎得罪於魏，更姓報，皆謂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其有王也。王聞之大懼，曰：善，繇是廢太后收穰侯之印，黜穰侯，拜范雎以為相，與謀國事，封為應侯。事見史。魏相成瑨而疎吳起，乃危也。文侯之弟瑣，種瑣也。文侯二十五年，以成為相，時吳起事魏有功，至武侯，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立以田文為相，起不悅，自是去魏之楚。楚以為相，事見史。瑣，胡光切。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

乃興晉史符堅招王猛一見如舊堅繼立遂以猛為中書侍郎日見親幸侍進姑臧胡亥任趙高而族李
斯乃滅胡亥秦二世也李斯自始皇時已用於秦然胡亥嘗有私於趙高及即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
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駭飢而不安音孽下音兀謂之
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
羣而咻之咻說文云痛念聲孟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
矣然可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卷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唐自德宗繼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宣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
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宜者之禍速憲宗元
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公之先見至是驗矣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敦鞮以畀趙衰左氏傳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
鞮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敦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弗食余謂守原政之
故使處原○敦音字鞮音低史記或作履鞮或作敦鞮註云敦鞮披也衰初危切晉大夫余謂守原政之
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命一不宜謀及媿近也媿音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

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

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將中軍。狐偃佐上軍。先軫佐下軍。未幾殺卒。

使軫將中軍。晉侯之霸。皆偃之謀也。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

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周莊王十一年。齊桓公立。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

一年。管仲病。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問誰可相。仲歷數其不可。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

侯也。○視一本作示。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士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

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史記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

景監。以見孝公。凡一再以帝王為說。孝公不納。終獻強國。弘石得以殺望之。前漢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

之說。孝公始善之。謂景監曰。汝客可與語矣。鞅遂用於秦。弘石得以殺望之。典。樞機。元帝即位。委之政事。

蕭望之等。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宜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宜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恭顯遂謂望之。令自殺。誤之者。晉文公也。誤一作。嗚呼。得賢臣以守

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一作問非問舉非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

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左氏宣公二年傳云。趙穿攻靈公於

屠。弑其君。以示於朝。昭公二十九年傳。許悼公疾。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盾。宣子名也。○盾。徒木切。晉君一作晉文公。

駭復讎議。復事之本始。詳新史張瑒傳。所載子復父讎者。凡七人。韓文公亦有此議。見于集。韓謂子

著為定制。公則以服孝死。義之人。不可以王法從事。欲下所議。附于令。豈公之意。深罪夫陳子昂議法之為非其人哉。史載公此議甚詳。蓋有以夫。○駭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元慶一作君父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師韞時為下邳尉卒能手刃父

讎束身歸罪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備力久之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時議者以

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

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議者以子昂為是禮之大本蓋本下有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

為理者殺無赦理一作治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

其可誅茲謂僭左傳善為國者賞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

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讞也

○讞魚列魚戰語蹇三切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

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漢王尊傳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顯呼也書

○號韻天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孫曰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

○號音豪下同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何夫子曰寤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枕去聲臥

○號音據處心積慮處心積慮見春秋穀梁傳鄭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

習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

死於法也一無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音戕是悖驚而凌上也音驚執而誅之所

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以甚哉。一作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周禮地官。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定四年公羊傳之文。註云。一往一來曰推刃。不除害。謂取讎身而已。不得兼其子。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此則桐葉封弟。史佚不之見。又見劉向說苑。

古之傳者。去聲。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去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切下。下同。雖十易之不為病。十一。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

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逢謂逢迎也。孟子曰：又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老子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缺缺小智貌。與缺缺同。○缺傾雪切。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

佚音
辯列子漢志列子八篇。先於莊子。莊子稱之。公謂列子當在魯穆公時。其曰鄭穆公時非是。言實信然。嘗考之。鄭穆公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靈王之二十年。誠幾百年。若列子當鄭穆公時。則是先夫子而生已若干年。今觀其書。乃有仲尼篇且多所紀述。夫子及諸門弟子事。則列子當生魯穆公時。而非鄭穆公時決矣。一字之誤。乃爾哉。魯穆公之立。在夫子既沒之後云。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鄭穆公名蘭。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鄆析。不知向何以言之。一本無字。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音須。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虛其切。古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此皆據史記年表。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湛字處度。東晉人。註列子。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一本多下。有遺字。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放方往切。其稱夏棘狙公。紀涓子季咸等。○涓音貴。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

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一本有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術一本作述。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漢志文子九篇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按文子稱墨子墨子稱吳起皆周安王時人。史記范蠡傳文子姓辛名研文子之字也。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其書十二篇按唐藝文志有徐靈府註有李暹訓註其學蓋受於老子或者謂此書特文子錄老子遺言爲十二篇且劉向所錄止九卷今觀公之文與藝文志及徐李所註卷數皆合豈徐李有以析之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去若字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

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一去皆見剽竊一本作劫嶮然而出其類嶮山高貌字或從巛或作曉○嶮音堯

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說文云又手指相錯牙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又初加切牙朱加切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

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一無也字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

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公疑論語非成於孔子諸弟子手然聖門師弟子道統之傳咸出此書或曾子諸弟子成之其亦必有自來矣一本無上篇下篇四字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

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孔子卒時七十二曾子年二十六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

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

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間。乃叱避而退。孔子既歿。諸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二人曾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論語註云。困極窮盡。言極盡四海皆服其化。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曰。余小

子履。履湯名。敢用玄牡。夏尙黑。時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

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

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調方鳳切。誦也。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覆敷救切。蓋也。上之堯舜之不遭。

上之一作上言。一而禪不及己。○禪下音。下之無湯之勢。下之一作下字。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本舜下無之字。

其勞死怨呼。一作呼。而已之德。涸然無所依而施。然一本作焉。○涸音。鰈也。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

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史記蘇秦傳註云。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

捭闔之術。十三卷。本經持樞中經三卷。又有梁陶弘景註。今公又謂有元冀者爲之。指要。唐史遂以蘇秦爲鬼谷子。誤矣。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一作能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

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鑿音戾也。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葆

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書下篇有陰符士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熊散勢法驚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著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

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隘。音治與狹同。使人猖狂失守。○猖子余切。猿屬。而易於陷墜。吳氏讀書志曰。公論鬼谷子皆教人詭給激許揣測檢滑之術。悉備於章。學之者唯儀秦而已。欲知是書者。二子之言略盡之。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

好術也過矣。治異端者當塞其源。去惡木者當拔其本。儀秦縱橫。孟子以妾婦處之。荀卿以詐人待之。衛日得行於天下也。元冀作為指要。妄以七術表而出之。則誤天下必甚矣。

辯晏子春秋。晏子齊嬰嬰也。其書十二篇。唐藝文志皆載之。公謂不當列之儒家。中今觀其書信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

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

旨多尚同兼愛。墨子有尚同三篇。又孟子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

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治子等。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吾持楯而再搏

殺之。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杖兵而擊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治子曰。吾嘗濟河。有一鼃。尤怪誕。又往往

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一本無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

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一本無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

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一本無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

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一本無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

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唐藝文志註云：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爲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其士元補亡者，耶宜公有所不取也。史記註：亢音庚，亢倉子，王邵本作庚桑子。司馬彪曰：庚桑，楚人姓名。列子作亢倉子。莊子作庚桑楚。司馬云：楚名庚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唐新語曰：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補之。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史記莊周傳作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卽老聃弟子畏累鄒氏。畏累或作岷。莊子音註云：岷，山名。或在魯，或在梁州。○畏於鬼切。又烏罪切。累音岷。又力罪切。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尙不能有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鷓冠子西漢藝文志有鷓冠子一篇。下註云：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鷓羽爲冠，因自號焉。唐志亦有鷓冠子三卷。今其爲書，凡十九篇。蓋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文公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三讀其詞而悲之。卽此書也。惟世兵篇頗與鷓賦相亂。餘十八篇，則否。公之辯其去取不同如此。似但見此一篇，故云耳。○鷓音曷，似雉。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辭。音服。○鵬而學者以爲盡出鷓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鷓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韓本作吾意好僞者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

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鷓冠子無此語不稱鷓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鷓冠子書，亦必不取鷓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河東先生集

卷五

古聖賢碑

箕子碑箕子名胥餘紂之諸父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蒙犯也。正蒙難者以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曰殷

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愍勸焉。謂下易詩所載是也。當紂之時。大道悖

亂。天威之動不能戒。書今天動威。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謂比干。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

誠仁矣。謂微子。與亡吾國。故不忍。音預。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與之俯仰。晦是

暮範。音模。暮。辱於囚奴。書囚奴正士。正士。正音預。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以保其身。與之俯仰。晦是

夷之義。故卦曰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大法。洪範也。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彛倫而立大典。故

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

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左傳。國無陋矣。選。惠。用廣般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漢書地理志。箕子去

義田蠶織作樂。漢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價。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償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離。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

辟其田氏飲食以籩豆率是大道。蒙于厥躬。○蒙，徂紅切。正。作叢俗作蒙。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虛。虛，一作呼。當

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音敝。頓也。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

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一無或然者。三字非是。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

時致祀。汲郡，今衛州。紂，故都也。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蕃。宗祀用繁。自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夷民其蘇。夷，一作裔。憲，憲大人。盛，貌。見中庸。與顯

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

懷故都。時詘而伸。○詘，音風。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大明宣昭，崇

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唐書歸崇敬傳贊引此碑

謹案某年月日。按集有斥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此云某年，即元和九年也。公時年四十二，在永。儒師河東薛公伯高。伯高，名由

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即元和十年。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廟一作宮。夜漏未盡三刻，公

玄冕以入。周禮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又曰祭羣小祀則玄冕。就位於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

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周禮，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壇燭庭。燭，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俎

旂章。禮記月令以為旂章。注云：章，幟。粲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閱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倅大也。然其堂庭

庫陋

音庫卑。又音婢短也。

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

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

行廣也。

水環以流。有頻宮之制。禮記。王制。天子辟雍。諸侯頻宮。皆學名也。頻與泮同。是日樹表

列位。

樹立也。

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儻功役。儻。即實也。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

講肄之位。

肄。習也。

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周。一作固。圃畦以毓蔬。周禮。園圃毓草。木。毓音育。權其子母。母。謂本。子。謂利。周語。民患輕。則爲之作重。

幣於是乎。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注云。重曰母。輕曰子。權。稱也。

贏且不謁。音盈。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

更。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也。

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

無諍訟。

作尤。

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後從於陳蔡。後一作或。亦各有號。謂四科。言

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異。一作引。坐祀十人以爲哲。開元八年。勅改顏子等十哲爲坐像。悉預配享。豈夫子志

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

一無則曰二字。一本作曰。

國之故也。按記文。王世子。釋奠于先聖先師。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注。若

唐虞有奠。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舊注以故爲典故。

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籩。大鐘名。九年八月丁未。當

十年八月。蓋唐制。釋奠春秋皆用上丁。以長曆推之。九年八月乙亥朔。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是月無丁未。且新廟之作。起於十年二月丁亥。既祭之後。云。未一作亥。

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馨。平免。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

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于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

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光施彝典。光一作先。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

周則魯侯申申傳公名能修頻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

之難侔于蜀盍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良謂良吏振振薛公振振仁厚也惟德之造赤旂金節旂一作旃來莅于

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頻宮庭燎伊煌胡光切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心一作心爰念聖

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咸忻以欷香衣切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响响其原詩响响原

之响響田也响均勻二音○既夷且大渙渙其流詩溱與洧方渙渙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

會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千古有經千一作千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

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他經切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一作鮮莫不充盈歸權于心父子弟兄

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音究公斯考禮民感休嘉感一作感從于魯風從一作從祇以詠歌公錫

于天眉壽來加詩天錫公純公賚于王賚賜休命是荷寒歌切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醴申申賈山傳養三

學執醬而餽執爵而酌醕者少少飲酒食已而蕩口也此言景晦將入為天子三老養於太學亦魯頌祝倍公之意云○醴音胤王道式說諸儒作詩思繼頻水丕揚厥

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一作先聖文宣王柳州廟碑憲宗元和十年乙未公時年四十三刺柳州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柳州隸嶺南故椎髻卉裳漢書李陵傳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為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書島夷卉

服草也。絳葛之屬。○樵音鐘。

攻劫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柔安也。書曰：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天下始循法。

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謂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爲九。

冠帶憲令。進用文事。一作士。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

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禮記：還辟再拜。還通作旋。辟音璧。又音僻。

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

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位一作座。

刺史柳宗元始至。是歲七月。公至柳州。大懼不任。以

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語曰：齊必有明衣布。注云：衣布爲沐浴之衣。

卜日之吉。虔告

木金石。徵工儻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祇一作刻。卜日之吉。虔告

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一無字。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去字。今下有。其教始行至

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後闕一本與惟夫。子相接同行爲文。惟夫子

以神道設教。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

居而無陋。罔貳昔言。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申陳嚴祀。祀一作祠。永永是尊。麗牲有碑。禮祭義：祭之日。君

于碑。註麗。猶繫也。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漢志：扶風武功縣東有終南山。潘岳關中記云：一名中南山。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

貞元十二年。是歲丙午。公年二十四。夏。泊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漢表：謁者掌賓贊。求試博學宏詞時也。

者。後常以闡人爲之。請禱于終南山。一無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貞元十一年四月。以兵部侍郎韓舉爲京兆尹。舉傳云：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鑿租

賦舉奏不實遂貶撫州觀祇飾祀事飾一作飾考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鑿厓令裴均鑿厓縣名裴均

此則十二年早可知矣鳳翔府水曲曰盤山曲曰屋虔承聖謨制祠宇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榦所

以當牆兩音楚賁柱石也陶甌璧說文甌甌似瓶者甌雅甌甌謂之甌築垣墉築一作勤恢復舊制恢復

徒故切度立三筵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

嘉氣充溢扞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蒼艾野夫阪尹書三毒阪尹阪僉曰蓋聞名山之列

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奠安也產財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

斜褒斜二谷名梁州記曰萬石城泝漢上七里又西至隴首隴首山名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商顏山名又東至

于太華太華山以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禹貢終南惇

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玉名琅玕石紀堂條枚秦風詠焉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枚條檟枚抽也又云終南何

而似珠○球音求今作璆琳音林紀堂條枚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掌也他本或作

祀堂條枚皆誤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祀一作化荒為穰易沴為和沴妖氣也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

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

既備神明時若明一作豐我公田遂及我私詩雨我公田粢盛無虞儲時用充儲說文云備也時爾雅云供

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相字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禁雩周禮云禁門祭用瓠蕢雩請雨之祭禮皆有準程顧

惟終南祠位庫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

為豐穰實我粢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材作固鑄京詩宅是鑄京鑄京武王所都其地在長安西上

林苑中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弈弈新廟奕奕佼美也詩新奕奕奕奕斯所作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潔

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嗇夫貽背鯢齒貽背注見第二卷鯢唐韻老人齒落復生曰鯢說文鯢老人齒通作兒齒唯選鯢齒眉壽用此鯢字○貽音壘鯢音倪

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堅石永世飛聲此詞三句為韻用秦碑體

太白山祠堂碑井序○山在鳳翔府郿縣上有靈湫禱雨輒應終南太白地勢相屬韓文公南山詩云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間簷則二山誠關中之名勝禱應如響宜哉此碑與上篇同時皆以禱旱作

篇同時皆以禱旱作

雍州西南界于梁雍州謂秦地雍梁皆禹貢九州之舊○雍於用切其山曰太白其地恆寒冰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

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癘疾崇降則禱之鬼災曰癘○崇音達咸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

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尹韓宜飾祠廟遂下令于旬邑縣屋次譙縣故云旬邑邑令裴均臨

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闔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前漢翌日親登崇高黍稷用豐野夫謹謠欽聖信神願

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文亡

碑陰文韓蓋有勞於二祠者也故公又作文碑陰以志之

時尹韓府君諱臬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

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到切。勞力。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

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繆整。無夫也。切。廉毅肅給。威斷猛制。

之令。行於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傳。

林戀切。平易道路。去聲。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旬服。最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

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於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 永州縣四湘源其一也。公時為永州司馬。作二妃事韓文公黃陵廟碑紀之甚悉。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天火。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唐有司功參軍守攝也。以司功攝令也。主簿安邑衛

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有能。史。祇栗厥戒。會羣吏泊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

羨。延面切。餘。均節委積。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注云。少曰。咸執牘聿。說文。牘。書版。聿。所以書楚

弗。至於祠下。稽度既備。各切。徒。備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於水涯。音宜。又宜佳切。迺梓迺載。梓。編木

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唯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

哉。二神咸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列女傳。舜二妃。堯之二女。曰娥皇。女英。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歸瞽。若順也。書曰。瞽

子父。頌。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神亦不返。二妃從舜不及。道

食於茲川。古有常典。毳被屨孽。屨。即屨字。毳。被驅除也。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音奸。有翼其恭。有苾其馨。苾。

薄必切。沉牲爰告。周禮注云：以狸沉祭山川。澤注云：祭川澤曰沉。山林川卽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媿汭。書：蓋降二女于媿汭。媿水之神位。湘澌。音虎。揆茲有初。克碩厥宇。碩也。唐

命秩祀茲邑。攸主毛恠既醜。周禮注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取純毛也。說文：牛純

也。椒馨爰糈。詩：有椒其馨。○糈。胤于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煽尊。炖于融風。說文云：純風而火盛貌。左昭

之始也。註：東北風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廉節也。以就爾功。桴木負

植。桴者。編竹木爲之。大曰箴。小曰桴。○桴音敷。載流于江。旣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間。與閑同。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

神旣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一作主。以對嘉祉。南風濟濟。新於切。又私。呂切。露貌。湘水如舞。將子無謹。一作護。神聽鍾

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史云：饒娥字瓊姬。饒州樂平人。父勳。餘悉如碑所載。又云：鄉人異之。歸贈具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爲立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音蒲。娥爲室女。淵懿靖專。靖一作靜。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葛所以爲締。葛

曰。供女事循整。循一作脩。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父勤漁于江。遇娥聞父

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鼉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娥年十四。哭水上

震電水蟲多。死父屍浮出。鄱旁小民悲感怨號。怨音冤。以爲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

與作石。石一作碑。以詒後世。詒一作紹。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淵一作于好靖不游纖葛絺紵紵直呂切克供以修蒸

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乎一作于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頓候

切又蒲北切說文斃也僵也氣竭形枯一作汚父屍既出孝質已殂龜鼈鼉鼉有蛟泊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

適與我謀鄙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劉向列女傳齊傷槐行之女嬙齊景公有所愛槐使

槐景公使拘之且加罪焉嬙懼允造於晏子之門曰妾聞明君不為六畜傷人民不為野草傷禾苗今吾

君以槐故殺嬙父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明日朝言於公景公即廢傷槐之法出犯

槐之趙姬完父操棹爰謳列女傳趙津女嬙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南擊楚至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

囚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酌醉至如此願待其醒而殺之簡子渡用棹者少一人嬙願

備父持楫許之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簡子悅以為夫人○謳烏侯切亦音區

史記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烈烈孝娥作曹水死上虞郗郗淳娥碑曰娥

上書天子悲憐其意五月有詔除肉刑法事亦見漢刑法志

能按節撫卹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時年十四號慕思肝

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死屍出度尚設祭誅之范曄後漢史云迎婆娑神謬矣當

以碑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恆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

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當道即謂橫道上也過者下車過一作見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并序一作唐故特進南公睢陽廟碑

反張巡許遠守睢陽遣雲乞師於賀蘭進明不果如請事詳碑中

等屛被害初贈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懿宗元和三年戊子公時入城十月城陷與巡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國國忘死貞之大昭元年左氏傳趙孟稱叔孫豹曰利合

而動乃市賈之相求古音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

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詩無拳無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史記養由基去楊葉百步射之百

內射之發豪出千人不遇與詞鬱龙眉之都尉張衡賦曰尉彪眉而耶潁兮連三築而見武注漢武故事

無不應對曰臣姓顏名嗣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數奇見惜挫援臂之將軍史記

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由是擢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援臂之將軍

射亦天性也如淳曰臂如緩通肩數所角切奇居宜切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華山名天旋虧斗極

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圯毀也又說文云山親賢在庭子駿陳蕃以佐命劉歆字子駿為王元老用老夷

甫委師而勸進晉王衍字夷甫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多慕效之嘗與東海王越共討苻稱尊號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許謀大同許大也又說文云齊楚誓鳩武旅以遏

橫潰孟切裂裳而千里來應文選脫未為左袒而一呼皆至漢書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柱厲不知

而死難有難乃往死之曰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狼譚見黜而奔師文二年左氏傳晉襄公

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譚取戈斬囚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忠謀朗然萬夫齊力一作公以推讓且專

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謂賊帥張通陷宋曹等州張巡率吏入守而百雉齊固百雉城

堵為雉謂賊攻雍丘蟻附而登張巡初據雍丘至德元載三月真源令張巡起兵討賊據雍丘謂單父尉

於城上束芻灌油以焚賊不敢向也賈真合兵擊宋州張通晤走襄邑為頓丘令所殺賈引軍

進至雍丘巡與之合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周禮諸臣之復萬民拔我義類扼於

睢陽十二月巡拔雍丘東守寧陵二載正月賊將尹子奇寇睢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此謂巡至睢陽

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漢永平十七年班超在疏勒國十八年帝崩焉書以中

殺萬餘人投尸于汴也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漢永平十七年班超在疏勒國十八年帝崩焉書以中

吏士單少拒守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輔國將軍臧質堅守

齒餘○疏音疎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輔國將軍臧質堅守

怡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呂氏春秋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退走○盱音盱眙音

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志益專於三板史記趙世家智伯率韓魏攻趙襄

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矣墨子名翟宋大夫○傷音福又音逼勁一作巧汧城鑿穴之奇晉元康中

城三板信陽懸布之勁襄十年左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主人懸布董父登汧城鑿穴之奇晉元康中

者馬敦固守孤城羣氏四面雨射城中鑿穴而處負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宣十二年左傳楚人

戶而汲詳見潘岳馬汧督誅舊註指田單事非○汧音率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

者皆哭三月楚克鄭鄭伯肉袒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宣十五年左傳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

牽羊以逆○臨力矯切哭也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宣十五年左傳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

徹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

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

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

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巡守睢陽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在臨

之頓地碎之以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楚詞九歌云帶長劍兮挾首○懼武互切

賊將以刃脅巡巡不降又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無傅燮之歎息後漢

霽雲笑曰將欲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降乃與巡等遇害惟遠執送洛陽

字南容行為漢陽太守賊圍漢陽欲送燮歸鄉里燮慨然有周苛之慷慨漢書高祖使周苛守滎陽楚下聞

嘆曰吾行為漢陽太守賊圍漢陽欲送燮歸鄉里燮慨然有周苛之慷慨漢書高祖使周苛守滎陽楚下聞

義能徙語曰聞義不能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滅洪之同日紹曰將軍欲為天下除暴而先專誅忠義豈

合天意又曰今日寧與賊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死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劉瑋梁典云武帝天監三年

日生遂復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曹景宗救援景宗頓兵不進義陽遂陷御

恭禦之相持百餘日道恭疾卒詔使鄆州刺史曹景宗救援景宗頓兵不進義陽遂陷御

史中丞任昉彈劾景宗略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奔甲直臣蓋指任昉也朝廷加贈特進

揚州大都督定功為第一等為字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櫛襍櫛與櫛同說文頁兒衣

前漢注繼小兒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魏志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于壽張力戰而死繼而

繡緞小兒大藉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魏志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于壽張力戰而死繼而

作鮑陵圖龐德之狀魏志龐德字令明與關羽戰為羽所沒孫權稱藩遣使魏帝令北詣郡謁高陵帝

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憤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越語勾踐棲於會稽乃令於三軍曰孤子寡婦

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慚恚發病死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越語勾踐棲於會稽乃令於三軍曰孤子寡婦

教之廩以食之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舉門關於周典周禮司

也官一作宜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舉門關於周典周禮司

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註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徵印綬於漢儀漢時印佩

死政之老國中死事者之父母也孤子也又遣人云掌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徵印綬於漢儀漢時印佩

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

卽銀印艾卽綬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漢世功臣死後

多賜印綬焉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懂以

見孔氏雜說

怒寇列子刺客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心吾不侵犯之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尅敵之日十月癸丑睢陽城陷庚申安

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

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刺施涪二州一本無刺字服忠思孝無替負荷左傳其子不克懼祠字久遠德

音不形願斲堅石音卓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

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

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後漢溫序字次房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將苟宇所執欲降之序不聽伏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冢地

長子壽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漢書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即奔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漢書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

莞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銘曰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且切見危致命漢寵死事

周崇死政並見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焚焚羣凶姜姜羣狄出潘岳作馬泝晉諫

婪貪也○害氣彌盛長蛇封豕封大也左傳吳為封豕長蛇吞食上國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屹岬山貌乙切制其要領○窺傳註

則執要領故以為喻○要一遙切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公孫瓚與樓上缶穴中偵賊為雲梯勢

兵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一大木末置鐵鈎鈎之

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大木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

○偵丑正切又猪孟切鈴馬非艱宣十五年公羊傳鉗析骸猶競上浩浩烈士不聞濟師時許叔冀在

伺也視也斯一作短

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解也。見上。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慙。女六切。孤城旣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勳烈。孰與齊躅。府玉切。說文。蹈躅也。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大曆十二年四月。以南霽雲子爲歙州別駕。又貞元二年二月。授承嗣官。旌忠烈之後。

卷六

釋教碑

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鑿禪師碑。據傳燈錄。大鑿卽慧能大師。俗姓盧氏。父武德中仕于南海之新師。爲對師去。直抵韶州。與尼無盡藏者。解說涅槃經。尼驚異之。告鄉里。書艾云。能有道者。居人於是。競來瞻禮。且營葺寶林古寺。舊地居之。師謂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遇智遠禪師。請益。遠曰。善提達摩傳心印於黃梅。宜往參決。師辭去。遂造焉。忍默識之。後果傳衣法。至儀鳳元年。屈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師大異。因請出所傳信衣。瞻禮會諸名德。爲之剃髮。受滿分戒。於智光律師。明年。要歸舊隱。遂返曹溪。學師塔下。元和靈照公嘗詔之。不起。後化于新州。國恩寺。藏宗。代宗皆敬事之。至憲宗時。始諡大鑿禪師。塔曰元和中靈照公。嘗詔之。不起。後化于新州。國恩寺。藏者多矣。未通亮簡。正如子厚者。邵太史曰。東坡於古人。但寫淵明子美太白退之子厚之詩。爲南華寫子厚六祖大鑿禪師碑。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

元和八年十二月以桂管觀察使馬總為嶺南節度使扶風人也

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上詔諡大鑒

禪師塔曰靈照之塔

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

度府也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於

其祠幢蓋鍾鼓

江切

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踊奮厲如師復生則

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乖淫流

諄亂也○諄蒲味切又音勃

莫克返

於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

靜者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

後魏大和十年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

衣鉢為記世相付授達摩資衣鉢浮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

為之事達摩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是為初祖

達摩以其法傳慧可忍是為五祖忍傳慧能是為六祖

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耐字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鉢也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

咸亨末能住韶州寶林寺曹溪韶州地名也

為人師會學去來

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

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

百有六年先天二年亡是歲癸丑宅元和十三年戊戌為一百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

諡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元和五年七月總自虔州刺史為安南都護由海中大蠻夷連身

毒之西身毒史記音捐篤前漢下音篤一名天篤浮圖胡是也西南夷傳註即天竺西域國名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

纛纛也舞者所執又羽葆幢也蔡邕

曰以旄牛尾爲之大如斗或在鬃頭來蒞南海按韓文公祭總文云于泉子虜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或在衡○蠡杜皓切又徒沃大到切番禺交州即安南都護府番禺則南海郡廣州也與公此碑合而唐史乃云總自安南都護遷桂管經略觀察使諱矣東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匪說文匪譁說文匪譁坡曰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可以正唐史之謬

○匪音罽允克光於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於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說文云乾上出也傳佛語心達摩傳以袈裟授慧可曰內傳法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專默

終揖於深揖一作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龐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

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徒結切車相出也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

乎苗二乎作胡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於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

風公告今天子尙書既復大行乃誅魯水切藥也藥光於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

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於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

胤不已

南嶽彌陀和尙碑公貞元十八年爲藍田尉和尙死於七月十九日此碑蓋七月後作東坡評說見上篇題註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

曰般舟道場公嘗爲般舟和尙第二碑蓋指日悟爲般舟和尙即此所謂般舟道場也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

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詩薪之樵

之。燠。積木燠之也。○燠音酉。

以為僕役而燠之。乃公也。

○燠音薛。燠也。

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

巷。刻谿谷。

谷一作石。

不勤誘掖。

作不。

以援於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

不營祠宇。既具。以泊於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

○施。施。

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

智切。

唐公次資川。說公說學於東山忍公。

傳燈錄云。五祖忍公。姓周。黃梅人。與四祖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為東山法。法照智晬皆學於忍。惟唐公真公及衡山承遠未

詳。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

定趨安樂國。

由字一作本。

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

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於寺。葬於寺之南岡。刻石於寺大門

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

教。功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其中。一作教。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夫

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

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為永州司馬時作。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

莫下一有知字。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說文云。胄胤也。承於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

者。我名也。一本者下。有即字。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師字。一有吾。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墟。慧爲之

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佛書云。菩提薩埵。唐言覺有情也。從簡稱菩薩。其衆無涯。

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般若。梵語。謂智慧也。數逾千

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

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至。一作志。凡聽信

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徙居。一作徙于。作道場於楞伽北峰。藏經。濱有楞伽山。釋伽爲大慧。菩薩說法處。故謂之楞伽經。

不越閩者五十祀。閩。苦本。切。與。桐。同。和尚凡所嚴事。一作凡。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

依者。曰。卓然師。事。一。無。字。居南陽立山。南陽。鄧州。一本無立字。葬岳州。葬。字。上。有。卒。字。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

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一本無某。月。二。字。某日葬於卓然師塔東。若干

步。銘曰。

道本於一。於。一作爲。雖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

不親。淵懿內朗。懿。一作慤。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如。一作水。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

大智。出其眞門。一作論。師以顯示。師。一作師。一。作。師。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

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斲。夷益切。厭也。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真一作玄。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大曆四年八月。以道州刺史。

史楊炎同平章事。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閒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建中二年十一月。炎自左。

僕射貶崖州司戶參軍。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

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元和四年。楊憑為京兆尹。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

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

李某。一本云李公位。公集有位墓誌。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尙功德者。不可

悉數。弘農公自餘。杭。楊憑元和四年為江西觀察使。以贓罪。貶臨賀尉。俄自臨賀尉徙杭州長史。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

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公云。弟子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按集有送浩初序。頗亟稱之。即初之賢。蓋足以知海之為人矣。永州作時年三十六。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後漢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相。問羣臣。

此而通安西者。隴右之極邊也。而西域。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之道自此而入。則其道里之遠可知矣。

誕則離乎真也。誕欺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一本作空空愚夫失惑云云皆誣禪以亂其教。冒於

嚚昏。左傳曰不道忠信之言為嚚。○醫魚中切。放於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迦葉尊者

佛書迦葉釋迦大弟子一名飲光。○迦居牙切。葉書涉切。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莫臥切。亦作磨。西天第二十祖。東震旦土謂之初祖。由達摩一本無由

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縣人。隋末出家為僧。後遇蘄州雙峯山東山寺僧弘忍。以坐禪為業。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以樵汲自

役以求其道。咸亨五年。弘忍卒。秀乃往荊州。居當陽山。則天聞其名。遣赴都。秀同學僧惠能。姓龐氏。新州人。忍卒。往韶州寶林寺。秀嘗奏則天。請追能赴都。至神龍元年。中宗遣內侍薛簡馳詔往請。能竟不度

嶺而卒。天下乃散傳其道。南北相訾。反戾鬪狠。○訾將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一書字。皆

馬鳴龍樹道也。馬鳴尊者。龍樹菩薩。摩訶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載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

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選頭陀寺碑云。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亂也。○胡困

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

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於旬時。是之謂施用。

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於湘之西。人

又從之。負大木。鑿密石。○鑿音聲。說文。礪也。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貞元三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

李公某。八年十二月。以給事中李巽為湖南。十三年九月。徙江西。侍郎呂公某。以禮部侍郎呂渭為湖南。十六年七月卒。楊公某。十八年九月。以太常

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期。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

覺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嶼山終龍安寺衡山一名岫嶼在衡州○衲音拘縷又古后力后二切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與於到切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行列也○行戶耕切前漢安息國書革旁行為

書記註書皆橫行不直下也徒聽誣言空有互鬪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苞音包也

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有一作事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

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卷七

釋教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南嶽衡山也在衡州按塔銘和尚死於貞元十七年九月葬以十月其年秋公方調藍田尉此碑及塔銘皆同時作年二十九

乾元元年某月日乾元肅宗年號元年戊戌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

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證一作澄凡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

遠曰振曰巽曰素素一作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軌居洧切法也器宇弘大字一作識有來受

律者吾師示之以爲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爲高廣通達。一其

空有一本一其。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髻童子垂髮貌。說文云。髻。毀齒也。男八

歲而髻。髻音迨。○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煖裘。○煖。乙六。威遇二切。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

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件件一作伍。一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

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爲。生而未始來。歿而

未始往也。二而下或。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

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必一作是。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毓而郭。周武王封文

西毓平王東遷奪毓叔之地與鄭武公求毓叔之裔孫序封於陽號曰郭公。毓謂之郭聲之轉也。千姓編曰。周文王弟封於毓爲晉所滅。公子配遂稱郭氏。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

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不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

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證一作澄。爲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
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一有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

山之北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

懼。如聽誓命。此即前碑所云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也。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欬欣踊。音希

如獲肆宥。此即前碑所云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也。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

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

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為茲塔。礪石峻整。植木蓊茂。藹草木盛貌。藹烏孔切。又音翁。凡衡山

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為余言。故為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齊莊。氣混漠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

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闕靈室

兮記崇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是歲貞元二十年甲申。公年三十二。為監察御史。襄行。公嘗作南嶽彌陀

十月二十九日。僧景秀立刻者林鴻。蓋元和三年立也。般舟上如字。大藏有般舟三昧經。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

次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為

之室宇。毗尼梵語律也。傳燈錄。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

事度比丘衆。比丘梵語曰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愚。以爲去凡卽聖。

必以三昧爲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碑本作廓。開真源。道場專

精。長跪右邊。碑本無長跪二字。不衡不倚。碑本無不衡二字。又一本作右邊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

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卽崇嶺。是作精室。闢林

莽。碑本作斬。林莽。劔巖巒。銳曰巒。殿舍宏大。廊廡修直。文堂下周屋。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顯念佛

三昧者。遠法師作念。佛三昧。一本方下有人字。一本作入念。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尙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

戒。又十年而處壇場。碑本處作居。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

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搯食不味。摩經集韻。聚貌。賈誼賦。何足

控搯。卻作此搯字。運作搏。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羣。不自

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恆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

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選頭陀寺碑。象教。陸夷。註。謂爲形象以教人也。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

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虛昆切。見八萬總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與

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祁祁。盛貌。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魚巾切。無涯岸也。帝求人師。登我先

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揭巨列切。又丘傑切。又音懸。率也。時靡要約。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恆寂。縱而不傲。在捨恆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庶薦茲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時元和九年甲午。公年四十二。在永州一作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慧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一作二。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爲行狀。○嶼音序。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爲大姓。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泊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元年。據史。乾元元年。肅宗卽位。初元。如此。則乾元當在先。廣德當在後。然此碑正謂南嶽大明寺律和尚。則大明寺始立於廣德。爲信當是乾元字誤矣。一本於此。特曰某年疑之也。又命衡山立毘尼藏。詔選講律僧士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巾匱。余支切。又演爾切。左氏傳。奉匱沃盥。註云。匱沃盥器也。奉杖履爲侍者數百。翦髮髻。補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無以加也。

○灑子老切。其塔在祝融峯西址下。衡山有五峯。碑在塔東。其辭曰。謂夷曠也。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不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疆一本作量。垂

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州。一本作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音曳。未也。金石刻辭。彌億

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竊穴。竊昌籍昌銳二切。說文。穿地也。周禮。葬兆甫竊。註。鄭讀為穿。杜。謂為竊。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為竊聲。如腐脰之脰。其於用碑不宜。然昔

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禮。禮弓。公室視豐碑。註。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綽繞。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

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八年。鄒山刻石。三。二年。刻碣石門。東萊云。刻石始於此。而其用遂行。然

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

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

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

臯。裴公。冑。侍郎令狐公。恒。已上六人。史皆有傳。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

素鳥。○縞。古老切。說文云。白也。鳥。色也。為。思積切。履也。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

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未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沒年一作末年。既沒二十七年。弟子誠盈。大弟子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

公嘗姓感切。管子。凡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一字無。掌律度衆者。律一作徒。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

大興。衡嶽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觀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公前於大

明師碑。嘗謂丞相李公泌。執經受大義。今又謂觀大律師而稽首尊之。則師之出處。蓋必與大明師同。出世之士。若石廩公瓚。公衡山有石廩峯。言未嘗形。遇公而

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禳告其期。稷精氣感祥。春秋傳。見赤黑之禳。○禳音

潁。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

公。○若而也。切。唐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俱舍論云。一牛鳴地。可置蘭若。取離喧故也。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

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為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革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志益虔。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

大仙。轉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卷八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段太尉秀實也字成公新舊史皆有傳此狀公元和九年在永州作時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大曆十二年孝德薦秀實爲涇州刺史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是歲正月以汾陽王郭子儀

度等使治河中王子晞爲尙書晞子儀子時爲左常侍不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子儀自行營入朝晞

河中蒲州也○邪悲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卒一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

中切不嫌不足也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兩鼎屬盎盆也○釜音輔正作舖兩音歷盎於溟

○嫌音嫌改作盈故或作袒臂徐去把非是至撞殺孕婦人江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

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付一作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

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涇與邠州皆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

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

酒翁壞釀器壞音怪又胡酒流溝中流一作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說文云槊長矛也丈八

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先切與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

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說文嫗不能行也○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

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邵太史曰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頭來者果何人之頭耶甲者愕因諭曰尙

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尙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

帥勦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願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哺音進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白孝德初爲邠寧署秀實度支營田副使涇大將焦令謨時林切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急下有農字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衣於既切手注善藥周禮瘍醫掌祝藥註云祝當爲注注謂附著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尙不愧奴隸耶○隸耶計切謨雖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段公別傳云大曆八年令謨猶存者蓋公之得於傳聞其實令謨不死夕一作昔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建中元年二月秀實自涇原節

度使召為

司農卿

音祈州名朱泚所鎮

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

泚此禮切

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

匹一作兩

太尉塔

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

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一本無泚反出京城至灤水倒戈犯闕乃於晉昌里迎朱泚為帥太尉終泚殺

秀實與元元年二月吏以告泚泚取視一有其故封識具存音志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一本無上二十三字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

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獫狁前漢地理志右扶風獫狁縣註后稷所封師古曰

鬻讀與部同音胎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鄆堡戍漢書武帝使狄山乘鄆鄆音章又去聲堡音保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

人媼凶于切又況羽切前漢韓信傳言語媼音媼媼註云和好貌又一本作照照常低首拱手行步一作促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

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永州刺史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

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貞元十五年己卯公年二

公字惟深又字夷曠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永嘉懷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西晉末柳純位平陽太守純子卓避永嘉

之亂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降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

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魯孝公伯展展孫司空無駭無駭生禽字季為魯士師食邑柳下諡曰惠因以

解縣柳為氏魯為楚滅柳氏入楚楚為秦滅乃遷晉之解縣後秦置河東郡故為河東自卓至公十有一代卓字恬西河太守恬子憑馮翊太守憑子叔宗字雙麟宋建威參軍叔宗子世

爽子善才善才子向素向素子慶為士林盛族著于南朝歷代史柳元景弟叔宗已及柳氏家諱

圖案諱蘇林曰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

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略章句之煩亂採

撫奧旨說文云撫拾也以知道為宗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為用自始學至於大成

嗜文籍說文云鑽所以穿倦不知游息威不待榎楚榎古儒言雅旨雅一作經夙有聞

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天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

撫愛尤所信異違命奪去其業從巫言也一云從巫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縉紳者所不

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

幼固不惑於怪譎矣。○譎古穴切說文云權詐也。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爲之冠。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

一舉上第。天寶元年禮部侍郎韋陟知貢舉。柳載中第十四人載後改名渾。調受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

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至德中爲江西採訪使先判官。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罹鄰知切遭也。廢

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周禮刑亂國用重典。鋪大和以惠鰥嫠。○鰥古頑切。歐除物害。音區。

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招音翹前漢招權而爲亂首。註招舉也。猶賈弄也。乾音干出。張湯傳註得利曰乾失利曰沒。蘇鶯演義云乾沒猶陸沉之義。政無犯令。

虜茸之蠹。左傳僖五年狐裘虜茸。註虜茸亂貌。○虜莫江切。又音蒙。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富廉恥

興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禮記家有塾。燕有庠。里閭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爲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

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任。前漢量多少者不失圭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應劭曰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撮倉括切。足逸者難

局以尋常之地。左傳爭尋常以盡其民。註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公遂滅跡藏用遁隱於武寧山羣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

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

徵拜御史。拜監察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爲細家之迫速。一作東。非其志也。

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好名。○好音干。它本作姦。非也。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

使議復推鐵。○推音角。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一作征。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

道。明年自右補闕除殿中侍御史知江四租庸院事道一作速。又音束。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大曆三年以刑部侍郎魏少遊爲江西觀察使少遊表渾爲其

官府判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繆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

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音謠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

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十二年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

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一作惠賦

二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

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十四年五月以中書舍人崔祐甫平章事崔薦渾為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孫曰建中元年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將

舉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課第如蕭何傳給泗水卒史事第一註云課第最上尹翁歸以高第入守扶風黃霸以治行

第一入守京兆蕭育為茂陵令課第六之類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漢刑法志作見知故縱之法師古註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奉法端審無隱忌

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江並海童曰並近也潘曰前漢北至琅琊並海師古曰並讀曰傍傍依也竟吳越之域皆所莅

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其宮政統理文籍紀于祕府拜尚書右

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

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于終南山左傳盡室以行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

變名氏以給之南呼欺曰給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箠訊問書張敖傳載貫高榜笞數千折其

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選踰秦嶺由襄駱朝于行宮四年十月朱泚反渾微服徒行遁終南山

山谷賊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

之搜索所在。渾步至奉天。扈從至。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勳。賜輕車都尉。梁州改左散騎常侍。○襄韻作襄。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勳。賜輕車都尉。

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尙書兵部侍郎。貞元二年拜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初。公名載。字元興。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僞署之汙。

賊平。渾奏言。臣向名爲賊汚。且載於文從戈。非僞武所宜。請改名渾。是歲盜據淮潁。李希烈反。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誣事。李元平者有

名。以爲才堪攘寇。拜爲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音喋。多言也。漢張釋之傳。豈效

此。爾夫喋喋。街玉而賈石者也。說文。街。行且賣也。賈。賣售也。○街。烏縣切。賈。音古。王衍誤天下。

老嫗生寧馨兒。然談天下蒼生。未必非。殷浩敗中軍。晉殷浩有盛名。朝廷欲引爲心膂。以抗桓溫。爲此人。殷浩敗中軍。中軍將軍。後北征。兵敗。溫疏浩罪。廢爲庶人。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

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貞元三年正月。以本官同平章事。登翊聖皇。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于上。以酌

天心。順嘉譽于外用。彰君德。故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

以旬服長人。馮贛註。規。千里之內。謂之旬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而五百里。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

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未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

賞。抃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旬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

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

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惠帝謂曹參曰。無所請事。參曰。蕭何之法。臣等守之。不亦可乎。帝悅。絳侯慙曲逆之對。

文帝問右丞相勃。天下一歲決獄錢穀。勃不能對。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

上稱善。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邑。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

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册命上將。莅盟諸戎。戎果縱兵

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五月。以侍中渾瑊爲吐蕃清水會盟使。兵部侍郎崔漢衡副

渾瑊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瑊果爲善兵所切。狼狼而獲。免漢衡以下將吏陷沒者六十餘人。上使謂渾瑊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

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勤懇。動合聖

眷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罪于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

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懼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罪。玉工爲帝作玉帶。誤毀一筓。及

獻帝識不類。適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瑊曰。陛下殺人則已。若委有司。須詳獻。乃可於法。誤傷乘輿服杖六十。請論如律。詔從之。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

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

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勒

之勤。說文。羈。馬絡頭也。鞵。繩也。記。利一。作謀。上嘉其功効。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胥徒雜類。出

之勤。檀弓。執羈。鞵而從。○鞵音的。獻。利屢中。利一。作謀。上嘉其功効。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胥徒雜類。出

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三年。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渾瑊奏志貞與小史

外施行。疾問因乞骸骨不許。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毫忘之疾。○堯音冒。忘音望。列子。宋陽里。懇迫陳讓。除右散騎

常侍罷知政事。八月以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卒年五十七。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

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侃侃說文云剛直也。侃可旱切。故處心積慮。出穀梁傳。凡兩用之。博蹇之

道。表于朝端。弼違釋回。禮器禮釋回註釋去也。回邪僻也。朴忠之誠。沃于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

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塵之土。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

屬。待祿而飽。備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或作恭孝仁義善行也。一作孝恭慈。

仁。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左傳註牛曰牧。馬曰圉。大節也。犯

顏以陳訏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

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駮。舊行。說文云。隲定也。升也。○隲音質。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

勸之法。徵於誅謚。則有司存。謹狀。

諡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

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以狀考之今所議諡其大名者哉。

尚書考功。一本無此四字。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諡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

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

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圭璋開望。洽于人聽。

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謝本無聲。聞王三字。其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懋詞。定諡之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議。宜諡曰貞。奉敕依。

唐故祕書少監陳公行狀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祕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年某里陳京年若干狀。時永貞元年乙酉。公年三十三。永州司馬。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胄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大曆元年。京中進士第。為太子正字。咸陽尉。

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祕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為集賢學士。

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

于安邑里妻黨之室。京娶常哀。兄女。無子。京無子。以從。子襄為嗣。伯兄前監察御史璠。仲兄前大理評事萇。萇娶公妹。柳氏。以公文。

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袁。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

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漢高紀聞授館致饋左傳

致厚以泉布獻焉漢食貨志太公立九府圖法貨公曰非是為也某嘗為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

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開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興苟得聞而觀之足矣若曰

受大利是以利來史記天下熙熙皆為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佯而歸仿佯徒倚也賦

成果傳天下為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為博士舉疵禮疵說文修鑿典合于大中者衆焉

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左傳傳二十四年冬王使來告難云云臧文仲對曰敢不奔問官守

忠烈之死庚戌朱泚殺司農卿段秀實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

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况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

至告一作所上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為相者公曰

天子加惠羣臣而引隱焉德至厚也而為相者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

列者咸恟而退音凶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德宗還京以京為左補闕貞元元

虛杞量移吉州長史未幾用為饒州刺史制出京與趙需裴信宇文炫盧景亮張鷟共劾輔政要位大

臣論時月不得對百官凜凜常若兵在頸今復用之則姦賊皆唾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

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迎訪太后問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帝之初立

后不得意且意京密白第遣使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為進退者無

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

二十年，勤以爲請，殷祭之不墜。繫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京自博士獻議，彌三十年。至貞元十九年，孟夏禘祭，方正太祖

東向之位，已下列敘昭穆。其獻祖懿祖，附于德明與聖之廟。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

每禘祫年，就本室饗之。諸儒無復言。帝賜京緋衣銀魚袋。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

之勤，輓汲之艱也。○輓，武遠切。與挽同。說文云：引之也。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

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替一作贊。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

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貞元十四年，昭陵寢殿爲火所焚。四月，以宰

屋三百八十間，橋元建三陵，據闕補造昭陵。占山上宮侍，憚輓汲乏，請更其所。宰相不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宮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徙。在集賢奏祕書

官六員，隸殿內。重校奏下而刊校益理，納資爲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

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

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羣官之

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

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遂不用。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九

年十二月，以太常卿高郵吏部侍郎鄭珣瑜同平章事。而以祕書命公。帝疑京爲忌者，中傷中人，問資相繼。後對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詰訓多尙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

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漢書朱雲請於成帝曰願得尚方斬馬劍斬佞臣其孝類穎考叔左傳隱三年鄭伯實之穎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廉類公儀休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而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其他辭魚燔機事皆類是而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公前爲集賢殿正字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一作文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卷九

表銘碣誄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房瑄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兇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連覆二京天寶十四載十一月范陽節度安祿

山反十二帝慈蒸人避狄西蜀十五載六月玄宗爰命監撫理兵北朔辛丑皇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

月陷東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十五載六月玄宗爰命監撫理兵北朔辛丑皇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

陸運使姚少遊節度判官崔瀚度支判官盧簡金關內驢登賢為輔讓子以續公賈册書亦捧瑞玉七月

池判官李瀚判西行軍司馬裴冕迎太子治兵于朔方登賢為輔讓子以續公賈册書亦捧瑞玉七月

玄宗至普安瑄以憲部侍郎求謁見即日以瑄同平章事是日太聖人神人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臣

子即位于靈武八月己亥玄宗命瑄奉傳國寶玉册詣靈武傳位聖人神人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臣

踴躍命帥中軍謀殲羿浞十月加瑄持節招討四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人為尙書正色諤諤

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瞠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二載五月罷瑄入為尙書正色諤諤

貞元元年四月以又刺汾澮遼臨彭濮瑄尋出為晉州刺史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

瑄為禮部尙書又刺汾澮遼臨彭濮瑄尋出為晉州刺史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

帝懷明德俾不我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寶應二年薨殂閩中於閩州僧舍年六十七國瘁人哀詩人之

國瘁人哀詩人之春列郡是式天寶五載殺括蒼郡太守韋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德銘見上一本唐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公羊傳

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為一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公者何天

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周王者之後若宋公史記微子開者商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

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王者之後若宋公史記微子開者商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

蔡叔乃命微子開代商後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公能入相于周

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微仲卒宋公稽立為王卿士若衛武公鮑文公鄭桓公詩淇澳美衛武

緇衣美鄭武公父子並爲司徒鄭武公父卽桓公也左傳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

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爲一作與史記楚世家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葉大夫號曰白公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葉公公子高也葉亦楚邑名

○葉於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漢儒林傳毛公趙人申公魯人又云於魯則申涪公培字音階今此作涪公未詳○涪音浮而大臣罕能以姓配

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

肅宗作訓於岐至德元載九月肅宗次順化郡瑯自蜀至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

所居而事理辯辨一作辨所去而人哀號理袁人袁人不勝其懷二袁字它本並作遺爲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

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涯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其甥皇甫湜以賢良對策忤宰相涯坐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元和三年徙爲袁州刺史嘉公之

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一本作袁人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

增飾棟宇卽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

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濡音儒凡我子孫我一罔不戴慕盛德之詞

文而不刻一作列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遵公之道遵一作承刺

於我邦承公之理承字一本作由又一作序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

其去我也遠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後徙陝州夏縣新史列之卓行傳貞元十四年公時年二十七爲集賢殿正字作此碣集又有與太學諸生書論城事亦

悉甚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真元四年六月以陝魏觀察使李泌平章事後

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十一年四月裴延齡誣宰相陸贄等貶忠州別

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德宗怒將將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有

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七月下遷城國子司業韓曰按城貶在十四年逆數之則上所云四年者當作

學生薛約等嘗學於城十四年以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述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與約飲訣別涕泣送

之郊外帝聞以為黨罪人九月出城為道州刺史韓曰按城貶在十四年逆數之則上所云四年者當作

三年太學生魯郡季儻一作儻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或云二百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闥籲天呼也書無

天願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已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

不果獻生徒嗷嗷牛刀相眄徘徊相一作願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傲柔轡有立轡乳

勤誕者益恭沉醕腆酒醕酒醕也腆多也斥逐郊遂王制不變移之郊如初違親三歲罷退鄉黨

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城為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

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城又簡秀才德行升堂上沉醕不率

度法冠履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退謂城為道州其行甚遠也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

儒願立貞珉俾高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亢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

端粹冲和高嶷懿醇。○嶷魚力切。又魚其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城初隱中條山與弟塔城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以爲既娶則開外姓雖共處而益疎。薰襲

里閭。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爲司諫。義震于周行。爲司業。愛

加于生徒。加一作均。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篑基仁。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篑盛土之器。○覆孚救切。篑音隕。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

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

作則。動言是傲。匪公之軌。軌一作軌。一作奚。一曰。蘇厲貪凌。○蘇倉胡切。待公順之。欺僞誦詐。待公信之。少年申

申咸適其宜。夏楚廢弛。尊嚴而威。禮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又曰。師嚴然後道尊。註。夏。楛也。楚。荆也。所以扑撻犯禮者。公褒其良。俾升于堂。癯者既

肥。韓非子。子夏始癯而後肥。有問之者。子夏曰。吾戰勝。人問曰。何爲戰勝。子夏曰。吾入見夫子之義。榮如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胸臆。故癯。今見夫子之義勝。故肥也。○癯音衛。文亦見史記。榮如

衰。衣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既訟于內。猶公之誨。匪仁執親。匪德執尊。今公于征。執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

帝闕。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躕。○上音馳。下音廚。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

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一。無唐故二字。陸先生名質。本名淳。字元冲。其後避憲宗諱。改賜名質。公集有答元饒州論春秋書云。宗

元出邵州。不克卒業於陸先生之門。書未及謂。始至是州。作陸文通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此表作於邵州明矣。時元是州。丙戌。公年三十四。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漢書藝文志。春秋左傳三十卷。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各十一卷。鄒氏夾氏有錄無書。○夾音賴。今用其三

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秉觚牘。觚竹簡也。字合作籀。牘木板古者用以寫書。焦思慮以爲論註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說文云訐相告也。很。不聽從。一曰。怒也。斥罪相告。謂

○訐居調切。很。下。怒切。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

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視字一作睨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訾音紫又卽移切說文毀也黨枯竹護朽骨

以至於父子傷夷漢宣帝時詔劉向受穀梁春秋及其子欽校祕書見左氏傳大好之數以難向向不能非聞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

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爲台州

曆五年而畢號集洎趙匡匡字伯淳河東人歷淮南節度判官洋州刺史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

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見題註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

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

春秋集註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爲主一作生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

旁魄混同封禪書云旁魄四塞魄字唯此音步角切唐韻除匹陌切外別音託此史記落託貧無家集韻

又作薄音白各切註云聲也歐陽尙書火流于王屋爲鴉其聲魄韻中音義於此不通今依封禪書音步

角切亦作旁魄荀子雜能旁魄而無用註膠轄下上音葛說文長遠貌一曰車馬喧雜而不出於正其

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禮記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

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天子有爭臣七人贊佐淮南節度使少遊幕府少遊薦之朝授左拾

遺尙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貞元二十一年四月自給事中爲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實歷台信二州刺史

永貞年是歲改爲永貞元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謂憲宗即位也尊優

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九月辛巳實卒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

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觀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

遂相與諡曰與一作以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碣字無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一本無唐故二字楊君疑也新史凝傳一如公碣惟不載其以校書郎爲書記耳時歲在癸未公年三十一爲監察御史裏行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日葬于奉先縣某原既葬其子姪洎家老家老猶左

謀立石以表于墓葬令曰葬令唐時喪葬之令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跌足也足爲龜形首爲螭形也說文云

降五品爲碣說文云碣特立之石也方趺圓首圓一作圭說文圭圓下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從

碣之制其世系則紀于大墓擬統州弘農人遠祖越恭公鈞鈞生儉西魏侍中儉生文偉隋安溫二州刺史文偉生榮榮生恪恪生元政司勳郎中元政生志玄殿中侍御史志玄生

成名成君諱擬字懋功與季弟凌生同日凌字恭履不周月而孤伯兄憑憑字虛受剪髮爲童家居于吳太夫

人母道尊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于其舊克有成德輯其休光輯音集斂也東薄海岱

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爲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既舉進士大曆三年凝舉進士第

以校書郎爲書記與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凝自祕書省校書郎爲其府掌書記毗贊元侯于漢之陰式徒荊州貞元三年閏五月澤徙荆

南節度使凝隨府遷由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遂入王庭爲起居郎書法不回著垂國典又爲尚書

司封員外郎革正封邑申明嫡媵送女從嫁曰媵事連權右斥退勿憚直聲彰聞仍參選部仍一本作乃

選部疑為吏部員外郎以馭羣吏姦臣席勢勢乘威福自己他人求附離而不可得者一無可字公則却之私以

胥史求署一皆罷遣曰吾不以三尺法為己利害居喪致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服

除為右司郎中危言直己以致其誠然卒中於諛辭孟子諛辭知其所蔽不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為

宣武軍節度判官貞元十二年八月擬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汴宋毫穎等州觀察判官毫人缺守往蒞其政孤老撫安強猾戮死墾鑿

燒鹵燒與礪同山之多石者鹵鹹地艾艾榛荒作爰田爰與刈同左傳僖十五年作爰田爰易也如周禮一易再易之田也以贍人食濬決潢汗

築復堤防為落渠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祀會朝復命次于汴郊帥喪卒亂不可以入十四年冬擬

五年春還汴二月節度使董晉卒汴軍亂擬走還京師遂西走闕下璽書迎門勞徠甚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朝八年擬起家

邇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問逾三月不賜告漢律有賜告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復幸其愈而用之

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為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

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繫焉凡其昆弟申明于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之府

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凝有文二十卷權若某者以姻舊獲愛公憑之婿見不腆之文君實知之

惟車馬幣玉大喪禮云公贈玄纁束帛兩馬雜記云諸侯相舍以璧左傳文五年註無可以稱其德用君

之所以知者酬焉

故御史周君碣周子諒也按公此碣子諒當是柳州人時貞元十二年丙子公年二十四應博學宏詞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

至相位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以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賢臣放退二十四年十一月侍中裴耀卿為尚書左丞相公為

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釋文墀塗地也丹漆地故稱丹墀開元二十五年四月子諒以監察御

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此云天寶誤也晁氏讀書志曰溫公考異辨之矣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虛古之不得其死

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

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一有者也二字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

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與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兮一無兮字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諱呂君名溫字化光一字和叔河中人年四十卒周禮小史掌卿大夫

年三十九在冰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音杲嗚呼君有智

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經一作康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元和三年貶

以陟為衡州五年以政聞改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六年八月八日戊子社不酒去樂

河東先生集 二 表銘碣諱

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閒。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泣聲蓋嘗聞于古而

觀于今也。觀一作觀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

之於君。其末也。其一作其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極於

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

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州吏一作刺史私為

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潔其儀。言如麟之復出也。故一作胡。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干櫓。盾也。禮

為干櫓也。○櫓。音魯。忠貞繼佩。智勇承葦。葦。履也。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齊一作

妖孽咸疑。一作孽。魚列。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史記。齊太

先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國語有曰。維師元聖。詩。維師尙父。周以降德。世征五侯。左傳。僖四年。

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呂。胙。報也。維師元聖。書。聿求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管仲曰。昔召

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

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溫從陸質。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

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禮部也。奮藻含章。決科聯中。貞元十四年。尚書左丞。顧

離百氏。離。校也。溫為祕書省校書郎。錯綜逾光。超都諫列。溫與王叔文章執。誼善再遷左拾遺。屢阜其囊。袁夢麒。漢制。叢錄云。漢官儀。凡

東方朔言文帝集書囊為殿幃。翟酺又言文帝飾帷帳於卓蠶者。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款邊

指此。其後靈帝詔蔡邕指陳政要。具對經術。以卓蠶封上。遵前制也。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款邊

求侍。或謂吐蕃款叩也。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二十年六月。以秘書監張薦為吐蕃甲

風動海壖。壖而宣切。皇威以致。來摠征賦。甲茲郎吏。元和九年。使還溫。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

後。非周官匪易。周禮宰夫之職。掌諸臣之復。萬民。漢課賤奏。鮮云能備。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

吏課賤奏。君自他曹。載出其技。其於筆削。自任羣儒草議。正郎司刑。溫自戶部員外郎。郎中。邦憲為貳。副

也。竇羣為御史中丞。請溫為知雜。糺伊肅。糺糾字。左傳。糾。王遷。註云。遠也。諂諛具畏。詔具畏。遷

理于道。三年。宰相李吉甫。以疾在。第召醫人陳登。診視。夜宿于安邑里。第溫問知之。詰旦。令吏捕

嘉恩疎若昵。惕邇如遐。實閉其閣。不出。嵩餘。東海太守。臥閣。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

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繇蠶外邑。繇字。遙。曹由。三。我藹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

畜。亦藝其麻。馨鼓斯屏。馨音。鼻。大鼓。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論語。既富矣。又與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

嗟。陟于嶽濱。溫自道州。遷衡州。刺。言進其律。禮記。王制。諸侯有功。號呼南謁。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

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于隣。左傳。文十六年。晉士會為

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左傳。文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飢。竭其粟而貸之。又襄二。今我厚生

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祐。一本。而君不壽。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呼

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藏才內厚族姻。外調賓客。恆是懸磬。左傳室如懸磬逮茲易簀。簀謂床。僮無凶服。葬

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禮記君子而時中。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莊子

昭昭乎若揭。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噉噉。牛刀切說文。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

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蕃。是旌

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 并序。一無唐故二字。魏府君弘簡。史無傳。公謂居又同。問故哀矣。時貞元二十年甲申。公年三十二。為監察御史裏行。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興有聞。士諱之過者。○過他歷切。又音狹。與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為儒。家綿州涪城尉諱

全瑤。魏州臨黃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緄。音衰。尚書膳部員外郎兼江陵少尹。諱萬成。凡五代。名高而不

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江陵府君益之以閎達之量。經緯之謀。故豪士賢大夫痛慕加厚。生郎中府君

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禮聞於鄉黨。既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溫柔發乎外。見而人莫不

親。直方存乎內。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首。建中元年弘簡中進士第。貞元元年又中賢良。授太子校書。歷桂管江

西福建宣歙四府為判官副使。累授協律郎大理評事。三為御史。諸本多無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人樂

之。廉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惠茲人乎。貞元十二年八月。衍自魏州刺史。為宣歙池觀察使。辟弘簡為副。遂獻于天子。拜度支員

外轉戶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歿震悼之聲遐邇一辭

一作同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為善之利中人其怠乎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揚雄傳結以倚廬三年喪師古曰倚廬至地為之江都易王傳服舍堂無抱孤有令兄弟以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

註倚廬聖室之次若記禮奔喪云居於倚廬此字祖也故哭于客位吊于殯東者咸加哀焉凡為部從事府喪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二二或一作一皆得其

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薄衣食損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

後者皆位於墓娣姪之無歸從者咸會于家由是處約以終其世既斂家宰庀其政也家宰即家老也庀治也具也○庀匹婢切

視廩唯釜鐘左傳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是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六斛四升也十釜為鐘鐘六斛四斗也視廩唯釜鐘言其家無餘積

視藏唯束帛無餘積焉十有一月遣車歸于洛師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遣車送死者之車說文某日遣祖奠也書朝至于洛師洛師洛陽○遣詰戰切

耐于墓監察御史柳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久居又同閉音翰里故哀而銘之其辭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温恭孝友郎中之文惟孝是宣溥暢周流炳蔚紛綸為周賢能周禮卿大夫之職三

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為漢賢良漢文帝紀二年舉賢良方正始任讎校篇籍有光仍授使檄訐謨用揚詩

謨定命二居郎位徵賦以理休聲載起顯命伊始生而不壽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美有翮其旗爰

舉裳帷行道遲遲望墓而歸象物是宜象物明器卜筮孔時里人作銘不愧于辭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公集又有祭崔史君啟文即永州公也文謂某等咸以跟戾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于路寢莊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薨于路寢路寢者

何正寢也註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高寢二路寢三小寢景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耐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

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濤於宜玄宗南巡內禪聖嗣音擅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左氏有

族五百人厥功載焉天寶十五載六月玄宗狩蜀留太子討賊太子次平涼朔方節度判官崔濤尚書之先曰

貴鄉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陟盈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

某諱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濁潔濁主淵以端其志采羣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修其能始由

右千牛備身佐環衛武德五年改隋左右備身府曰左右府顯慶五年改左右府曰左右千牛府唐百官志左右千牛備身左更整屋三原藍田尉藍田三原隸京兆皆縣名○整音軋屋音望仍有大故三徙同位言三徙皆

又云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各十二人掌執御刀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曠字子明與元元年自東鯨寇猾驚黎

人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糧芻菱一作爲河南尉書時乃糗糧時乃芻菱糗去久切又丘救切戎備畢給版圖田洫周禮聽閭

版戶籍圖地圖應劭云溝廣四尺深四尺洫廣深倍於溝○洫許城切民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都會者謂政令煩

擊汝加貢舉叢沓一日不膏左氏傳昭公二十三年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觀文意葺當是葺

鑄譙四至鑄字本漢書薛宣傳故使掾平鑄令如淳曰激切使自知過也師古曰鑄鑿也譙公爲之優游

有裕長史司徒杜公與之揖讓異於賓僚貞元元年十二月以杜佑爲揚州長史淮南入爲太子司議郎

節度使佑奏敏爲州參軍異字一本作夷

拜歸州刺史。巖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其俗尚鬼也。

戶為胥徒，家有禳禩。禳禩，皆除疫之祭。禳，音梗。禩，謂梗禦未至之害。一作禳禩。大者虐鰥孤以盜邦賦也。

毆愚蒙以神訛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人。李取也。以付信于下，而征

賁用集，擒戮妖師，毀焄蒿淫昏者千餘室。禮記：焄蒿，穢惰。焄蒿，香臭之氣。淫昏，左氏所謂淫昏之鬼也。○焄音蒿。以舉正羣枉，而田閔克和

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搢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禮記：體魄，則降志氣在上。哀何有窮。嗚呼！公前夫人徐

州參軍蔡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

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為德門，清河濬源。崔氏，清河郡人。其流云云。云云，一本作遠哉。云云，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魴

與鯉。詩：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食魚，必河之鯉。崔氏，清河人，故以魴鯉喻之。言世有顯德也。○魴音防。舊史是尊，孰為茂功。尚書清風，游為戶部尚書。藹其有融。

勃焉而興。左傳：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披草從龍，易：雲從龍，此言游從肅宗起靈武也。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陽，克昇于中。孰為惠

政，公嗣餘慶。形于謠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黜吏是省。黜，下八切。妖風以正，于邑于邦。一作施于邑邦。克揚休命，孰

為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悔。詩：使我心痠，痠病也。○痠，莫佩切。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葬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

不昧。徵美也。
故永州刺史流配驩州崔君權厝誌。崔君名簡，字子敬，一無流配驩州四字。時元和七年壬辰，公年三十九，在永州。

博陵崔君崔氏出自齊丁公呂伋食邑於崔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貞元五年簡始掌書記山南西道節度

使辟為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懇君音懇御史按

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連帥湖南觀察使也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

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洎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公時

為永州司馬八月甲子藁葬于社墮之北四百步墮以醉切又平上二音社字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

知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敗蜀虜嚴礪屢破西遏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五石丹砂之屬病瘍且

亂音易創癰也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簡娶公之姊德頌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公有志

其葬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二者云

鯢為祖曩為父世文儒積彌厚簡五世祖太師子挹國子祭酒挹子滉為平簡其名子敬字它本皆作年

五十增以二葬湘澁音澁水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一無唐故二字裴府君葬在元和十三年碣蓋是時作公年四十六刺柳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聞喜絳州縣太尉公諱行儉行儉字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光庭字連城實曾祖

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稹以蔭仕累遷起居郎祠部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徹實父公由進士上第貞元三

進士校書崇文館崇文有校書郎二飭館事飭一作飾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貞元八年後參京兆軍事按覆

校巡大尹恆得以取直為太常主簿。唐太常寺主簿二人從七品上。搜泚疑互。歷切。他。探抉遞隱。○抉音決。宿工老師不

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著股肱。左氏國語著其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績。奏超以

為丞。太常寺卿一人。丞二人。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為佐。真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七月以太常卿

九年正月。順宗崩。仍以杜黃裳為使。離紛龙。龍維貌。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

七月葬豐陵。黃裳再辟。瑾為判官。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太常博士蕭楚材等。以為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焚國恤一篇。

禮諱去國恤章。高宗顯慶三年正月。長孫無忌等上所修新禮。詔中外行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

由是凶禮遂闕。至開元二十年九月。新禮成。遂因之不改。累聖陵寢。皆因事肇綴。○擊音覽。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

集禮。公集有裴君豐崇。二陵集禮後序。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比部員外郎掌勾會

會。大計也。周禮聽出入比其要會。註云。葦歲畢具。刺金州。決高弛隙。弛弓解也。隙。阮塞也。○弛。賞是切。隙。

皆作隙。檢韻並無隙。去人水禍。渚菱原茅。闢成稻梁。陟萬年令。叢劇辨肅。談宴終日。人視之若居宀官。然

惟音集。縣名也。會金州。猶吏來揚言恐喝。以煩褻事。○褻音屑。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為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為。吏巧以聞。御

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為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秋七月。日病。店泄卒。○店詩廉切。泄音薛。始

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下輩。漢

傳。薦寵下。擊字本此。細大畢歡。喜博弈。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紉謔。謠舞擊粿。粿。亦歌也。詩。織屑促密。皆曲中節

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摺策牘。左傳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疏云。策。簡也。牘。方版也。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

諸簡乃名爲策簡之所容一行字耳。贖可方版。版廣於簡。可
以並容數行。又云六經之策長二尺四寸。此策贖之別也。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閒。初娶范陽盧氏。無

子。後夫人柳氏。柳氏即公之姊。德爲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于長安御宿之北原。

御宿長安地名。蘇典切。或添漢書亦作御羞。冢子銑。洎永二字。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

于墓左。則涕爲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卿。謹父爲大理卿。世服大僚。書有服在大僚也。仍耀烈名。封叔申之。申重實惟其英。讎書宮闈。謂校

書崇文館。佐職于京。謂爲京兆府參軍。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斯畢。書率循大下。太下。同。鳩工展伎。謂作坐

圖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于柱下。史記老子傳。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

瑾爲殿中侍御史。郎於會司。周禮司會之職。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故云史于柱下也。知四國之治。補註。瑾爲比部員外郎。故云郎于會司。○會古外切。微循以

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滸。漢滸。漢水之滸。滸。水際也。金州臨漢。故云漢滸。墊沃卒移。書下民昏墊。增我歲食。易

其芋魁。前漢飯我豆食。芋魁。游手閒民。周禮閒民無職。事者。○閒音閑。相顧聚來。徵爲萬年。治劇于都。百務敍成。談宴以娛。誰恤

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孟子註。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施。余支切。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

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賜也。期賜其還。一作鬼神不享。命殞在前。

元和十二年十月平吳元。濟十三年正月大。長原有墓。高曾祖父淑。靈是祔。淑。靈。謂柳氏也。封叔爰歸。左右惟具。

孤銑磨石。祈辭海陬。將侯切。隅也。公時爲永州刺史。爲作此碣。遂升其趺。于道之周。

卷十

誌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
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并序○張公名舟事詳見本籍按舊史公以元和元年
四五年此誌銘在永州作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漢光武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反自立晉武一統陶瑒布殊俗之恩晉

陶瑒字世英孫皓時都督交州諸軍事晉武因而任之在南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今皇帝
方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安南即古交州也故舉援瑒之事帝惡
宗也詩景命有不冒海隅書不冒海時惟公祇復厥績交趾之理唐安南中都護府本交趾郡續於前人
僕景命明命也

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尙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

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爲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於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

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會敏給句會會計也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爲安南經略巡官申固

扞衛有聞彰徹左氏昭三十一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大揚於天庭加檢校尙書禮部員外郎

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爲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

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元和元年四月舟自安南經略副使充本管都護公自為吏即上所言為安南習於

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稱亂去謂為山南東道節度判官獠西復至而寇攘順化及

受命專征得陳嘉謨誓拔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

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待委積待待也周禮門關之委積以待施惠委積率米薪芻之總師旅

無庚癸之呼左氏哀十三年傳吳申叔儀乞糴於公孫有山氏對曰若登繕完板榦榦榦完控帶兼戊己

之位西域志漢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二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戊己四季寄王文單環王單環姓可

為單氏文單即陸真臘一曰婆鑊環王本怙力背義公於是陸聯長轂左氏昭五年傳長海合蒙艦蒙艦

林邑一曰占不勞一曰占婆單都寒切怙力背義公於是陸聯長轂左氏昭五年傳長海合蒙艦蒙艦

所以突敵再舉而克殄其徒元和四年八月環王寇安南舟敗其廓地數圻圻千里地左氏傳今大國多

故以歸於我理烏蠻首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

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為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剄連烏連

疑是山名以關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沃日之東成通溝摩霄之阻若為高岸剄音剄連烏

○剄音枯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場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彼一此何常之有乃復銅柱廣州記馬援到交

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跡以此誌觀之則張公亦嘗有是作特史不書耳為正制鼓鑄既施精

堅是立固圉之下園邊睡左氏傳亦明若白黑易野之守周禮險野以人為主易野以車為險逾丘陵而

萬世無虞奇琛良貨爾雅琛寶也○琛丑林切溢於王府周禮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今本皆作王府殊俗異類盈於藁街漢書陳湯

傳郵支縣頭藁街藁街名蠻夷邸在此邸若唐鴻臚客館三輔黃圖云藁街在長安城門內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

城男食邑三百戶凡再策勳策勳言書勳於策紀有功也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於位

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傷辭謂贈策也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裳帷率其家老咨於叔父延唐令某卜

宅於潭州某原宅兆宅墓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襲吉書龜筮協從卜不習吉乃刻茲石著

公之閔以志於丘窆音釧也充芮切空壙以告於幽明銘曰

周限荆衡荆衡之地在周非其所有秦開百粵秦始皇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平百粵又置閩中南海桂

交州之治炎劉是設漢武帝元鼎元年定德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南征見上漢威載烈宛陵北附孫皓

帝封瑛為宛陵侯晉武晉政爰發我唐流澤光於有截詩海外有截註云四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言舟為肅

肅武城惟夫之哲詩哲夫更歷毗贊言舟為巡顯揚彰徹既受休命秉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

薄征匪貊匪桀孟子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貊小貊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通商平貨有來皆悅踐

山跨海望其鸞列莊子必無盛鸞列於麗制器足兵潰茲蟻結禮蟻結烏蠻屈服文單翦滅柔遠開疆會

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砮齊語環山於砮橈橈也擗擗也海無遘迕音午又寇罔踰越琛寶之獻○費徐

臨周於窮髮莊子窮髮之北帝嘉成德載旌茂閔增秩策勳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虧大蓋易大蓋之嗟

十日盡。○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沙，連岡啓穴，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唐故邕管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

李公墓銘 并序 ○據葬在元和十四年，誌是時作。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太宗初諡文皇帝 別子曰承乾。禮記：喪服小記：別子為祖，繼別為皇太子。以

藩愛逼，奪危，懷致禍，後封恒山為愍王，贈荊州大都督。太宗長子承乾，武德三年封恒山王，九年立為皇太子，貞觀中，魏王泰有寵於上，潛有奪嫡之意，由

是廢承乾為庶人，天寶繼別曰象，斬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事，封郇國公。太宗曰：玼。禮記：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註曰：別子為公子，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又曰：繼別為宗者，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又曰：繼嗣為小宗者，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誌謂別子曰承乾，繼別曰象，太宗曰玼，

以是推之，可考矣。○玼，步田毗寶。太子詹事，贈祕書監，生廙。二音，尚書左丞。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不

承之，以率南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唐崇文館學生二十人，課送舉試如弘文館。登有司第，選同州參

軍入佐金吾衛。貞元十九年十一月，以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為右金吾大將軍，奏位佐其府。進太僕主簿，參引大駕，府移為左右神策行營兵

馬節度，以為推官。永貞元年五月，以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鎮奉天，復奏位為府推官。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率皆

范司空希朝。同將帥也。進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練判官。永貞元年十一月，以御史大夫薛平為湖南都團練使，平辟位為判官。以寬通簡

大輔，治得中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為請。唐藩鎮傳：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以授叛將，諡養孽

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至大曆貞元之間，其弊尤甚，公謂貞元故事者，蓋欲擅署之也。公恐懼，抑留，復徙浙東，為都團練副使。元和三年

貞元之問，其弊尤甚，公謂貞元故事者，蓋欲擅署之也。公恐懼，抑留，復徙浙東，為都團練副使。元和三年

湖南遷轉侍御史。又徙浙西。一本二徙。如其職。五年八月奉遷。加著作郎。凡三使。其率皆薛大夫萃。刺岳

浙東。二州得劉向祕書。以能卒化黃白。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日召徒

試術。爲仇家上變。就鞫無事。勅笞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位爲信州刺史。好黃老道。數譴祠部。將韋岳皆

追捕位。劾禁中薛存誠。孔戣。一日三表。請付御史臺。詔戮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建州司

馬。詔曰。信州刺史李位。心希祕術。跡狎匪人。謂捕影之可求。乃先風之是點。名教之內。本無異端。典刑之

中。豈容辭好。可陟刺泉州。會烏獠夷。獠字諸顏。無疑是獠。楚辭。猛鳥猶犬戎也。考之史傳。蓋是烏獠。烏獠

守建州司馬。云。陟刺泉州。會烏獠夷。黃洞蠻也。一本作會烏獠夷。叛。卽無下刺字。漢書南蠻傳曰。交阯西

有獠人。國今烏獠。人是也。連烏。刺殺郡吏。毆縛農民。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爲經略

招討使。既至。則鞫弓囊甲。鞫弓衣囊。也。所以藏甲。去斥候。禁部內無敢以賊名。使得自澣濯。○澣。胡

諸酋長咸頓首送款。故虜獲輸稅奉貢。願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言爲吏於都督所也。人復耕稼。無有威刑。居五

月頃。有黑螭鼓江流。○螭音癡。狀似龍而無角。壞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人。然後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嘗合汞流

黃丹砂爲紫丹。○汞丹砂所化爲水銀也。能入火不動。以爲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黑數日。薨。

實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僚宰庀事。有緹五兩。緹赤帛也。兩。正也。周禮。無過五兩。註。無金銀

泉貝。泉。錢別名。貝。說文。海介蟲。幾不克斂。夷人號呼致幣歸。以明年月日葬。附其穆長安西山高陽原上。穆。昭穆也。夫人陳

氏。先公十五年沒。父曇亦都督邕州終。貞元十三年六月。以孤孟興。愿且文。亞曰。仲權。次日。季謀。年自九

歲以下。有兩塔。博陵崔行儉。勁峭有立志。滎陽鄭師貞。敏捷能羣。皆聞名。銘曰。

文濬維祥文謂文皇帝實巨實延家讒不嗣家一作冢宗以支傳郇公克庸詹事繼賢湜湜左丞湜視力切水清也詩湜湜其

惟道之宣公寬且惠以教則順五參戎政謂佐金吾衛左右神策行營湖南浙東浙西凡五府二佩郡印謂典岳信二州師歡民愛克懷

以信誠辭告訕一作訟卒白其訊烏獬狴狂盜海剽山帝命於南逃彼羣蠻虎龍煌煌英蕩是將周禮山國

象龍虎之狀英蕩函器或曰英蕩畫函舟之金玉詩何以舟之維玉及瑇以為公服公既澣止也澣臨澣也詩方

叔澣告以文理推義赴仁弢弓服矢見上闢是垣壘完其父子復我邦賦弛予卒士貌不功矜情不

伐喜蠻人涕懷投刃以俟方底成績蟲孽告妖悍石構災升屋而號詳見禮記喪大記謂以衣升屋招魂也號輒曰臯某復矣臯長聲也稚

髮卉裳潘曰髮說文曰髻結也一曰覆鬢也書島夷卉服卉猶蕉葛之屬○稚音趙髮音介卉闕里切來賻來觀撫撫鱗原撫美也詩周原膺膺○撫音

鮮耐之顯魂松柏芊芊芊音千封域安安代有高墳堯文之孫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司直兼貴州刺史鄧君墓誌銘并序○鄧氏出南陽安定二望商王武丁封叔父說於河北是為鄧侯後

因為氏一曰本曼姓春秋有鄧侯吾離後為楚所滅因為氏焉公謂刺史鄧君為曼姓之裔則系蓋出此京兆尹弘農公楊憑也據誌云元和五年卒明年某月日葬誌當是五年作云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漢光武時為大司徒曾祖倚皇連州普城令連一本祖少立皇

滄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惟君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易幹父之蠱蠱事也○蠱音古洽於諸侯

信謹之跡彰於所蒞故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更職於劍南湖南江西前

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劍南劍南節度使章則亭擬閱實亭亦平也閱實謂檢閱核實之也書閱實其踴以循官刑書鞞

作官

荆註云官事之荆○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真元

荆○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真元

荆○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真元

荆○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真元

荆○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真元

荆○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真元

荆○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真元

荆○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真元

荆○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真元

荆○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真元

荆○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真元

荆○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真元

荆○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真元

荆○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真元

曼姓之裔左傳楚子夫人鄧曼司徒隆漢惟君是承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議讞西蜀讞讞獄也

魚戰巨平其狴犴揚子狴犴使人多禮平狴犴巡視南楚總茲條貫貿遷化居書懋遷有無化居今作貿

列三切平其狴犴獄也○狴部禮切犴音岸貨殖攸贊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註改煎鎔範貢輸增算算數既飭財賦

易其所無居謂近水者居魚貨殖攸贊唯材貨是封殖也贊助也改煎鎔範貢輸增算算數既飭財賦

筋化八材是也亦新傳館戀切去牧荒陬謂為貴肅其聽斷斂歛以息斂歛古暴戾斯道行非選事

進不避難始賴其寧終聞見憚始一本疾與憂積志隨魄散年極中身書文王受命惟中葬茲高岸才耶

命耶君子興歎

呂侍御恭墓誌公嘗為衡州刺史東平呂君溫諫今諱其弟侍御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為浙東道節度大使乾元二年六月以延延之生渭為中書舍

人尚書禮部侍郎刺湖南七州渭字君載貞元十三年為禮部尚書知貢舉擢裴延齡子操生四子溫恭

儉讓以溫為尚書郎再贈至右僕射初贈陝州大都督元和初溫為戶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禮或以為字

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謹讀從橫書漢書從橫十二家一百七篇蓋理陰符握機孫子之

術周書陰符九篇握機亦曰我師尚父冑也詩維師尚父師尚大父洎先人咸統方岳今天下將理平蔡

竟冀幽蔡吳元濟克李師道冀泊戎猶負命蚤夜呼憤以為宜得任爪牙畢力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

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為進士吾之文不墜教戒獨武事未克續厥緒續切因棄去從山南西

道節度府掌書記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掌書記預謀畫不甚合以試守軍衛佐加協律郎入薦爲長安主簿復出以

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都團練軍事元和二年正月以韋丹爲江南西道都團練使恭爲軍府參軍府表進殿中侍御史南府卽江爲桂管

都防禦副使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國尙書鄭公遮留假嶺南道節度判官元和五年三月以故相禮部尙

恭去桂州綱留爲府判官一云綱餘慶至廣州病痲瘡加癩痲瘡本作疥晉山沈公謂當作痲瘡梁元帝音該又音諧二日

傷於暑一作瘡素問曰夏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戶部尙書延齡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瓊曰特女子三

人曰環曰鸞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洛陽祔葬於大墓歎志呂氏世仕至大官皆有道宜

興於世温泊恭名爲豪傑知者以爲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温刺衡州年四十卒元和六年温卒恭未及理人

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者温恭者耶恭貌奇壯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壽考碩大而又

不克呂氏之道惡乎與銘曰

颯颯之風乎不可追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季札來聘爲之歌齊札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裴東海者

聲也○颯音馮其太公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呂氏太公後當言泱泱今作颯颯誤也颯音馮

有志之大乎今安歸呂君去我死乎吾誰依

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馬君史無傳裴系亦莫詳時公在柳州作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於守龜命占祔於先君食食者以墨畫龜然後灼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

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刪取其辭曰君凡受署署辟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往來一皆大府凡

命官更佐軍衛錄王府事謂為王府錄事參軍番禺令番禺廣州縣名音潘愚江陵戶曹錄府事亦謂為江陵府錄事參軍監察御史皆為

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嶺南節度府有押番舶使經略副使皆所謂右職漢書文翁傳太

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註高職也又貢禹傳便巧史書習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詳未司徒佑興元元年三月杜嗣曹王臯三年

元元年四月徙荆南節度使貞觀使八年二月徙荆南節度使尚書伯儀大曆十二年五月以張

中三年三月徙尚書昌元和元年四月徙荆南節度使皆賢有勞諸侯其善事凡管嶺南五府儲峙五

荆南節度使謂嶺南安南桂容邕也韓文公集有送鄭樞尚書序曰嶺之南其州七十其出卒致穀以謀叶平哥舒晃

大曆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假守州邑漢南粵王傳郡縣之職或守或民以便安殄火訛殺吏

威海鹽增算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吾為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至慮耗年

謂七十當致仕也今俗本誤作年志終不能以筋力為人羸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長者重

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佑嘗以國事徵顧謂君曰願以老母為累受託奉視優崇至忘其子之去

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一有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曰徵由進士為右衛胄曹早沒次四子皆

京兆韋氏出曰倣曰倣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壻曰宗一宗一公弟也其銘曰

不懈於位不替於謀慮寇以平寇口候切撫民以蘇僭火不孽一本作孽火不作悍吏不牟二句即前

也說殺吏威也牟侵牟惟寶於鹽鹽一作鹽亦贏其籌公以忠施私以義躋既至於年乃靜於懷衣柔膳甘子侍孫攜

也說殺吏威也牟侵牟惟寶於鹽鹽一作鹽亦贏其籌公以忠施私以義躋既至於年乃靜於懷衣柔膳甘子侍孫攜

侍一觀經考古教導斯齊克壽克樂嗚呼終哉於陰之原爰位其墓千萬子孫來拜來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孟公名常謙事詳註本篇按公元十年卒誌當作於十一年云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爲善狀一篇善狀行狀也來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將葬於某敢請刻辭嗚

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桓王司馬無桓王太常少卿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爲義成軍節度使耽辟常謙爲中軍兵

使其帥魏國公耽爲宰相九年五月耽入爲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左右領軍衛將軍各二人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

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於趙一無於字起復居故官爲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元和四年十月詔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官爵命神

策右軍中討吐突承瓘率兵討之以常謙爲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五年七月敕承宗不受祿去金革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

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公嘗佐魏公平襄陽佐一作從靖梁州大曆十四年十一月以耽爲梁州刺史

月以耽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常謙皆佐其府立義成軍耽鎮義成時淄青李納雖去王號外奉朝旨而心常著魏公弘大恢

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爲衛將軍虔恭潔廉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

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寇壤安州迫淮西之境時淮西吳元濟叛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元和

十用兵於蔡一無於字朝廷諸公泊外諸侯咸以公爲請未及徵氣乘肺溢爲水浮膚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

於中貌嚴於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寢食謀度憤吒嗚也以故病不可治曾

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謙子遵慶弟曰某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為孟孟氏世出魯桓公子仲孫之後賁勇光武○賁音奔軻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訓戎政

執稽以庸稽士卒兵器簿書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是也咸致厥命濟濟於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墨謂墨其衰絰終服役喪服一作復忠孝

孔明君子攸彰彰一作朋昔者雲中六級下吏魏尚為雲中守邊常一入尚帥車騎擊公刺於安法亦可議黜

伏南荒豪士歐歎○歎音虛歎音當協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

仆於京京字誤代山丸丸植柏與松詩松柏丸丸丸丸松柏高直其名惟何名一作忠忠孝孟公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公與凌君元和元年同貶員外司馬此誌永州作集又有哭連州員外凌司馬詩別集又有後誌而諸本不載今列之此篇後

年月日元和三年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於桂陽佛寺桂陽連州先是六月告於

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脈視病今余肝伏以瀼脈瀼而不滑也○瀼音色腎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

臘歲終祭名左傳歲不臘矣凡余之學孔氏為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史記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卒不能有立乎世者命也臣道無

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於人以譎徙醜地上之得罰於天以降被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

鬼事為累又告為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寓乎戌一本戌作戊元和三年歲在戊子辰戌衝也吾命與脈叶其死矣

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禮弓子高曰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註不食謂不壘耕吾甚樂焉子其以

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為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悌聞於其

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於下讀書為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有謀

略尚氣節。闕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糶糶。○批音七糶旁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

為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為邠寧節度掌書記。泚涇之亂，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推朱泚為主，準時為邠寧掌書記，以謀

佐其節度使韓遊瓌，破賊有功，一無泚字。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

史，府喪罷職。貞元十二年五月，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卒，後遷侍御史，為浙東廉使判官，十八年正月，以常州刺史賈全撫循罷

人。○罷音疲按驗汧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於上，召以為翰林學士。二十一年正月，自浙東召為翰林學士，德宗

崩，邇臣議祕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癸巳，德宗崩，甲午發

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為尚書郎。遷尚書部官員外郎，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吏衰止。王叔

度支鹽鐵副使，以準佐其府，一作姦利。以運累出和州，降連州。永貞元年九月，自都官員外郎貶和州刺史，十一月再貶連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居母喪不得歸，而

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

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自明於天下，離愍逢尤天其生，且又同過。見題故哭以為

志，其辭哀焉。銘曰：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好謀謨，富天祿，讎禁書，謂準嘗為崇文館校書郎，贊推轂，謂為邠寧觀靈龜，獲貞卜，徙

東越，翊明牧。為浙東觀察判官罷人蘇，汧吏覆，升侍從，躬啓沃，匡危疑，興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財用足，道

之躓。音致身則辱，烏江垂，烏江和州九疑麓，九疑連州山名仍禍凶，遭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由僂，音戮何以葬，南

嶺曲魂有靈。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為之銘。志陵谷。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墓後誌

元和某年月日立太子赦下。元和四年立太子寧王肆赦元和七年六月嘗有非其罪。柩得返葬。凌氏孤夷仲求仲自連桂陽舉其先人之柩。龜筮吉利。某年月歸於杭之新城。附於其墓。刻前志志其行。益以後志。志其時。立碣於墳東南隅。申志於外。噫亦勤矣。以其先人之行。宜克大於後。以其孤之志。宜克承於初。艱其躬以延於無窮。承而大宜哉。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元和十四年作

天寶中詔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涼武昭王名暠字玄盛。唐高祖其七世孫也。皆得籍宗正。故沂州刺史福以姑臧人。姑臧郡涼州。

附屬於寧岐為族。寧王憲岐王元宗兄弟。曾祖生樂壽令昱。昱生虢州司馬叶。馬一作田。世以儒聞。叶生監察御史澣。字

濯纓。明兩經仕。歷永興臨晉尉。會天子方事誅伐。南平蔡。元和十二年十月平蔡州。北服趙。十三年四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以德棣二州歸

於有西走戎。戎謂吐蕃。東討齊魯。東平節度使李師道。五年間。兵征卒戍。糴行千里。凡進用。唯財賦為難。君以試大理評

事佐荆南兩稅使。督天下諸侯之半。調食饒給。車擊舟連。或作運。又守湖南鹽鐵轉運院。湖一作湘。以能遷官。移

嶺南。益積功勞。以介厲敦勤為率。羣吏先。一無字。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月日卒。妻廬江何氏。凡五世。世鄭

出。父曰士諤。季父曰士幹。士幹永泰二年及進士第。累為藩鎮。有大名。君之子二人。曰夔。曰導。女一人。曰某。夔導皆幼。不能

事何夫人哭且戒樞行萬里人咸觀其禮焉葬伊闕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銘曰

涼為帝基涼即謂涼武昭王克顧厥胤皇弘國牒四邑顯進沂以屬尊世仕倚儒憲憲濯纓音顯亦用學徒既穀

既官式懋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諸侯於荆於交佐荆南兩稅使關石是鈞書關石和鈞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邦有休功惟吏之勤冀施於大以盡其有執司壽夭君不克久吉日來祔伊闕之墓子嗣孫承有達宜與

左傳昭七年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逢人銘詔於神永永是徵

卷十一

誌碣誄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君之諱字考之史表皆不詳元和十四年卒誌亦是時作也

裴氏之昭說文廟昭穆父為昭南面子為穆北面係從父坐○昭音韶曰贈戶部尚書諱某諱守穆曰起居郎諱某諱儒生均州刺史

諱某諱叔均州與其弟大理大理名伯言為刑部員外郎贈大理卿更為刑部郎用文史名於朝善杜禮書長子曰某長子叔猷

之長射進士策不中去過汴韓司徒弘迎取為從事弘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以聞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理評事

當伐蔡及鄆蔡謂吳元濟鄆謂李師道汴常為軍首贊佐有勞既事將侍太夫人於京師道發疽子余元和十四年月

日終於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弟某以其喪歸葬於某縣某里未果娶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

曰某通兩經始杖且廬銘曰

世守不遷秀於士鄉不利有司爰客於梁謂射進士策不中去為梁委其躬乃相戎政宮人理屬人一本

人謂為太子通事舍人仍受國命南蔡北曹北曹亦李師道也師道五載首兵柔剛輔理平視太平馬牛

理屬進大理評事也既寧謂放牛歸馬告養於京即上云將侍太棧車草草我來周道詩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棧車役

既寧皆獲安寧也夫人於京師夫人於京師勞神奪其孝形經於洛魂其焉如庶終爾誠陰侍里閭膳飲不違有弟之恭既安且盈厥志斯從銘之故

人以慰爾衷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註具本篤元和

晉之亂柳氏始分曰者為汝南守居河東善父景猷晉侍中有二子長曰者又五世曰慶相魏書子恭後

守恭曾孫緝宋州別駕宋安郡守緝子僧習與豫州刺史魏叔業魏相之嗣曰旦旦字仕隋為黃門侍郎

據州歸魏為揚州大中正僧習子慶字更興後魏侍中左僕射其小宗曰楷禮記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嗣者為小宗且至於唐刺濟房蘭廓四州楷生夏縣令府君諱

繹繹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葬長安少陵原遺愛生御史府君諱開葬南陽其嗣曰寬字存諒讀其世

書揚於文辭南方之人多諷其什頗學禮而善為容漢儒林傳徐生善為頌師古註頌讀為容蘇林註淡

脩吏事始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理評事為嶺南節度推官荆南永安軍判官府罷為游士出

桂陽桂陽郡下廣州中厲氣嘔泄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琊王拱子拱國子

祭酒後娶河東裴陵子陵告成令裴氏之出曰裴七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過零陵哭且告於宗元曰吾伯兄從事嶺南其地多貨其民輕亂能以簡惠和柔匡弼所奉假守支郡海隅以寧鬪很仇怨敦諭克順從公於荆綏戎永安仍專郡治政用休阜是時蜀寇始滅蜀寇邦人瘡痍懷君之澤咸忘其痛其理也惠而不施之於大其行也和而不至於年其言也文而不顯其聲今將以某月日祔葬苟又不得令辭而誌焉是無以蓋前人之大痛敢固以請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以為神羞余曷敢不諾銘曰

柳族之分在北為高充於史氏世相重侯自慶以下四世為相封侯重侯累將字出後漢中書之世實曰蘭州蘭州謂楷夏縣政良

南越之厖從事以寧永安披攘薦仍於兵是董是經既柔且平浩浩呻呼革為和聲胡不使壽而奪之齡

柢於海墻墻海之餘地○墻一作墻墻於鄧邦據竊穴也謂耐葬南陽○據苦誇切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呱小子音孤續而不廬

○續音崔充充令妻壑首而居禮記男子免而婦人壑壑鳥獸號鳴助我踟躕禮記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鳴號焉

能去之刻此悲辭藏之奧隅兩雅西南隅謂之奧

故祕書郎姜君墓誌元和十四年柳州作

祕書郎姜專音諤或作專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母玄宗女始楚國公皎與上游益貴幸皎與玄宗有龍濟

誅寶懷貞等以皎為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皎子慶初生未辟玄宗許尚主後淪落二十年李林甫

為相即皎之甥從容奏之天寶十載詔慶初尚主授嗣

馬都生粵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卽勅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閒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遊嗜音，以生富貴，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奇音畸，一作畸。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髀音陛，股也。觀者尙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桂管觀察使裴立。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爲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始賤終貴，於世爲遂，幼榮老窮，在物爲凶，均之得喪，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矍矍於進取，○矍居縛切，矍疾走貌。不施施於驕伉，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己，與夫拳拳恐悻，蒙詔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亡友故祕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貞元十八年 藍田尉作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附於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皆在灞水之左。灞水出藍田谷北入渭，隸長安。○灞音霸。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內之爲孝，外之爲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爲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於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乎？知之者其

信於天下乎。一本作今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少四字。使夫人也。天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嘻乎甚邪。君諱申。

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貞元十三年。申叔中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沒。禮記。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練小祥也。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於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諱元固。其弟。

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餘人皆有名字。此編言廣略當是脫誤。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

津太原人。呂溫。和。叔東平人。崔羣。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趙公矜之死。自貞元十八年至元和十三年。凡十七載之久。來章乃能求於人所不知者而歸之。公此誌。非以神其事。所以大其孝也。十三年作。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其先河南新安人。年四十二。或作三。客死於柳州。官為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誦。直廉切。髮本作利。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

貴神冢。土是守。冢。宜于冢。土。冢。土。社。神。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漢書註。在頤曰須。頰曰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觀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荷。擔也。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為曹信。於。是。一云。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夷。平也。

直社之北。二百舉武。禮記。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迹也。吾為子蒞焉。說文。會朝束茅。表位曰蒞。春秋。置茅蒞。表坐。○蒞。子悅切。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

緋衣緋衾周禮三入爲纁五入爲緋凡自家之物皆在一無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

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興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耐之

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弘安弟弘智始矜由明

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貞元十五年淮西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

以下皆族以位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

銘銘曰

剛也挈之挈謂纒也信也藹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恫音通痛也錫之老叟告以兆語

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音榛羈鬼相望音首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

勿忘

故温縣主簿韓君墓誌貞元十六年作

有唐故温縣主簿韓慎字某漢弓高侯其先也韓王信子顯當封弓高侯徙於南陽傳世至今唐侍中諱瑗瑗字伯玉高宗時爲

相克用貞亮奮於國難侍中兄子鄆州刺史諱某某生御史著作郎諱某某生尙書庫部郎中萬州刺史

諱某鄆州著作郎萬州刺史皆不詳其名字嗣以文行大其家業君萬州長子也萬州三子慎豐泰以父任爲建陵挽郎肅宗山陵累調

授王府參軍襄州襄陽尉至於是邑貞元十六年又調於天官署河陽丞未拜十有一日暴病卒於長安

永崇里先人之廬。又十有二日。龜策襲吉。襲因也。謂龜筮皆吉。耐於咸陽洪瀆原先人之墓。禮也。先三日。外姻家老

左氏傳。士踰外姻至。謀爲之志。季弟泰。泰字安平。亦爲祠部郎中。哀不能文。故託於友焉。嗚呼。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爲友。

沒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爲愛。惟友愛出於孝。移於忠。施於人事。無往不達。余故得受其辭。書於石曰。

友而愛而忠。孝宜之貌。稱其行。行稱其詞。賤而不壽。爲善是悼。耐於祖考。初筮攸告。易初筮告。季也之純。哀哀

無垠。終窶且貧。詩終窶且貧。○窶郡羽切。控於仁人。備物稱家。禮記仲由問喪具。子曰稱家之有無。其儀式陳。爰相其悲。載刻茲珉。

東明張先生墓誌。張因死於封時。公在永封。與永近。故其徒從公誌墓。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因舉詔策。以爲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爲黃老術。

詔許之。因乞爲道士。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祕書訣籙。籙籍也。聚經籍圖史。侔於麟閣。

漢有麒麟閣藏書之府。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

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乙酉歲十月。乙酉當是貞元二十一年。今死於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

先人之歸也。畢原在長安。文王所葬處。必以返葬。乃自爲誌而卒。明年。元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爲碑以誌於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名。介潔而周流。苞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爲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遁。慈幼

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耶。吾曰：道去友耶。去慈耶。從容以求，其得之耶。盪莽很悻，悻亦很也。盪音蕩，很音盪。悻謂當作悻。道之非耶。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頽，上音樵，下音萃。墮聖圖壽，○鑿，翻規切。離中就異，歛然與神鬼為偶，歛說文云有所吹起。○歛許勿切。歛字見夢歸賦註。頑然以木石為類，倥侗而不實，○倥侗音空同。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書於石以紀。

虞鳴鶴誄 并序 ○作之年月不可考，然公謂羈貫相親，又云交歡二紀，蓋公生於大曆八年，自羈貫及二紀當是貞元十四五年間矣。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臯字鳴鶴，終於長安親仁里。既克葬於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於墓，哀其行之不昭於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實曰恭甫，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史記武王克殷封太伯之後為二國，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蠻夷。爰宅上陽，僖五年左傳晉侯圍上陽，註上陽未詳。其後優游在越，為

鄉人，虞氏世為會稽人，會稽越國。延詡輔漢，後漢永平三年延為太尉，八年為司徒，十四年自殺。延字子大，陳留人。恢定封

疆，東徒之賢，時惟仲翔，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曰：預曰喜在晉，克彰，虞喜字仲寧，族也。義篤斯文，有苾其芳，苾馨香也。○苾毗。

必蒲結二切。秘書多能，垂耀於唐，位南字伯施，太宗時為秘書少監。泊於漢陽，世德以昌，漢陽沔州，郡名，九臯父當終沔州刺史。毗贊尙父，

九臯父當為。休徵用陽，惟我先君，並時翺翺，翺音祥。洽主記室，據公先表父鎮掌書奏，蓋與當共事洽，當作狎。蔚其耀光，實契

伯仲，永永不忘。漢陽元子，實紹其美，傳襲儒風，彪炳文史，選符采彪炳，註。克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於鄉，

論為秀士，禮命鄉論秀士，註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百郡之選，叢於京師，昧沒騰藉，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默

以謙默然人悅而隨。名卿是挈。先進咸推。方出羣類。振耀於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捧訃號呼。匍匐增悲。

喪有幼主。禮或多違。執徇於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申敬裳帷。萬里來復。祇禱於墓。

遠不凌節。儉而有度。由其溫恭。守以貞固。行道咨嗟。觀禮興慕。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聞於邦家。

倚閭千里。歡詠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間。壽觴方舉。

賀書在途。委骨歸土。哀歡易地。弔慶交尸。神胡不仁。降此大苦。嗚呼哀哉。惟昔夏首。竊貫相親。鍾岳郡都團練判

宜當為河州刺史。故公與九皋相善。夏口鄂州也。竊貫。非角也。穀梁子云。子生。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貫與非同。通家修好。講道為鄰。既冠於阼。音思致其身。

升於司徒。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及爾繼年。貞元九年。公舉進士。交歡二紀。莫間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為砥礪。砥音

抵。咸去韋弦。西門豹以性剛急。常佩韋以自戒。董安子以性寬緩。常佩弦以自警。今則遽已。吾其缺然。嗚呼哀哉。誅行謀諡。音示行。之迹也。惟古之

道。生而無位。沒有其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表記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幽明是告。溫溫其恭。惟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故處士裴君墓誌。君諱字不可得。而考惟曾祖寧州公。即裴守真也。據傳守真之子。六次曰耀卿。相玄宗。又其次曰儒卿。即起居郎。故誌曰起居郎。即丞相弟也。員外公求之表。

系其名位。俱不詳。中丞公。即裴行立。守真之傳曰。曾孫行立。而此誌謂與裴君在唐屬絳州。諱某字某。好學未仕。年若干。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京兆渭南墅。

承與切。田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命其僚柳宗元。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桂州都督。桂州又洲嶼。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命其僚柳宗元。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桂州都督。桂州又洲嶼。

管觀察使。公時為柳州刺史。其管內也。故云其僚。以銘

君之出河間邢羣以狀來告曰曾祖諱某諱守寧州刺史贈戶部尚書祖諱某諱儒起居郎父諱某諱伯

尚書刑部員外郎議官及浮圖事獨出載在史冊以八使行天下當河北道疑危頑很難處分之地扶問

切一無用天子命制斷得宜於時為第一建中元年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刑部天下皆仰以

為相會疾終再贈至大理卿長老咸曰裴氏世積德起居丞相弟也丞相名耀卿字煥以文史用大理名

世人也咸聞而不大君以友悌懋植承其休光幽而不揚豈天鍾美於中丞齋而不克並耶不然君無位

以天其可問哉君前娶韋氏成都少尹士謨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字名二以文敏中丞公尤愛幸恆

從不幸卒於桂林某舉明經後娶於薛氏無子父榮位卑是年月日葬渭南某里遷韋夫人之喪韋字諸

自萬年來有俟猶異室銘曰

疇之沃沃說文疇耕治之田宜其嘉穀有耕有耨同施異祿明昭次穆音昭丞相之族尚書之孫大理之門有慶

實延宜碩而繁不位不年晦於丘園懿懿大理惟德之元摧佞抑釋太史是論即上云議官及浮圖事載

佞黜陟冀幽邦命以尊神嗇豐福不棄於君渭之洋洋爰墓其南孝思是懷祖考之依郡人作銘惟相其

哀一作不并子君

覃季子墓銘本篇云永州作姓墓云覃本譚氏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施智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鈎

貫音樹又且數十家通爲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鬻子書名名熊爲周師自文
二篇音育其術自儒墨名法漢志有儒墨名法等九流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爲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
以仕爲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
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一無乎字將溷而遂乎困切葬其鄉其鄉所死
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感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續滎澤尉崔君墓誌

前誌贈太傅崔公祐甫爲之祐甫既卒而未克葬故公續誌以書其綏葬之故云

太傅公既志滎澤君之葬明年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卒大曆十四年閏五月以河南少尹崔祐甫同平章事明年建中元年六月卒贈太傅一本云卒贈太傅無以字滎澤君之嗣曰膺備物具貨入於汴汴陷於戎四年十二月淮西節度使李希烈陷汴州喪焉不果行會世難不幸膺亦死膺之亞曰太素太素膺之弟仕至雲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九年移信中州一作猶有累不克如其鄉大懼緩慢茲久哭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啓君之喪至於某葬用某月甲子志用太傅公之辭又命河東柳某書綏故且志終事之年月日

卷十二

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公永貞元年八月謫永州司馬明年元和改元先夫卒于永明年歸附于侍御之墓表當作于是時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 殿中君即公為作墓表及墓版文所謂叔父殿中侍御史者是也墓表史故其名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於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繫其辭 繫辭者謂繫屬於正文之下

不得考焉 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 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 慶字更與河東解

侍郎濟陰公 慶四子機弘且肅且字高祖諱楷 且二子 隋刺濟房蘭郭四州曾祖諱爽 施隻

書令 伯祖矣新史公傳及韓文公為公作墓誌皆云曾伯祖若有誤焉 曾祖諱子夏 徐州長史 楷二子

曰釋 祖諱從裕 滄州清池令 皇考諱察躬 察躬弟為 湖州德清令 世德廉孝 颺於河澚 詩在河之澚澚

故云 陽又餘亮切 士之稱家風者歸焉 先君之道得詩之羣 詩可羣書之政 漢太史公傳書記先

六二直方大 春秋之懲勸 左傳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 以植於內而文於外 垂聲當時 天寶末經術

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 德清君夫人鎮母也 載家書隱王屋山 閒行以求食 深處以修業 作避暑賦 合羣從弟子

姪 姪一本作姓前漢田蚡傳跪起如子 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衍衍無倦 ○衍空早切 以忘其憂 德清君喜

曰茲謂遯世無悶矣 易不易乎世不成乎 亂有間 間去聲 舉族如吳 無以為食 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

求仁者冀以給食 嘗經山澗水卒至 ○卒與 流抵大壑 得以無苦 被濡塗以行 無愠容 觀者哀悼而致禮

同

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忤音逆也。死於吏舍。猶鞠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於上。由是貸其問。

既而以爲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罹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耦耕。並二耦而耕曰耦耕。作三老

五更議。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之位。鄭註云三老象三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

衛率府兵曹參軍。尚父汾陽王居朔方。尚父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

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書時乃楨幹。註云。題曰楨旁。貞。楨音貞。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

作晉文公三罪議。僖二十九年左傳晉文公殺顯。顯祁驍舟之僑。君子謂文公能用刑矣。三罪而民服。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爲晉州錄事

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

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箠。音責。而無以奪焉。以爲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恥。調長

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爲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爲太常博士。常吏部名衰。先君固曰。

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徒爲宣城。四年。作閩鄉令。閩音開。又音珉。閩鄉屬弘農。考績皆最。吏人懷

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爲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狡虜。增地進律。記王制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作夏口

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爲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昭一作昭。以校私讎。貞元四年。陝虢觀察使盧岳卒。

史中丞盧侶欲重妾罪。侍御史穆贊不聽。侶與寶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有擊登聞鼓。以聞於上。上命先君摠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鎮時爲殿中侍御史。詔鎮與刑部員外郎李觀大覆治無之。○反音番。爲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爲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閒。羣冤獲宥。邪

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中丁貶夔州司馬。○逾年參卒中以它事作鷹鷂

詩。居三年。醜類就殛。拜侍御史。貞元八年四月參得制書曰。守正為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筆墨

曰。此本太史公自敘云。遷俯首流涕。曰。云云。前賢文章。必有祖法。吾唯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

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

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姦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為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於親仁里第。享

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為尚書郎。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天子行慶於下。申

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為九族宗師。

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誠。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鎮二女長適崔咸為表式。太夫人既授

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於興慶宮。永貞元年八月。靈宗尊其母良婦王氏為太上皇后。既乃宗元貶秩。乃一為永州司馬。奉

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於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

禍。幸而緩於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荐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

奉安耐。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

特性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東坡云。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陳長方云。子厚先友記。迺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

袁高河南人。字公頤。滄州東光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無與比。貞元元年正月。德宗欲用吉州長史盧杞。

人草之制。出高執之不下。因言杞姦邪。乃改杞澧州別駕。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憲宗朝宰相李吉甫言高憲蹇。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為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公輔為翰林學士。朱泚叛。從帝幸奉天。屢獻奇策。諍免。從幸

唐安公主薨。主上之長女也。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後以罪貶為復州刺史。卒。貞元八年。今行道所宜從。儉以濟軍。與帝怒。與元元年四月。罷為太子左庶子。

齊映。南陽人。今作南陽。映為同平章事。以文敏顯用。有傳。

嚴郢。河南人。字叔敷。華陰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為京兆河南尹。大曆十四年三月。自河南御史大夫。建中二年。楊炎

罷相。盧杞引善舉職。為邪險構扇。以貶死。是歲十月。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杞用為御史大夫。善舉職。為邪險構扇。以貶死。是歲十月。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杞用為御史大夫。

元全。柔。後魏孝文皇帝之後。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然者也。為大官。有土地。建中二年九月。自杭州刺史

月遷湖南。入為太子賓客。觀察使。貞元二年四月。拜復州刺史。未就官卒。

杜黃裳。京兆人。字遵素。京兆杜陵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為相。永貞元年。憲宗監國。有牆仞不佞。以謀克

寶應二年。中進士第。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為相。永貞元年。憲宗監國。有牆仞不佞。以謀克

蜀。劉闢作亂。讓者以劍南險固不宜加司空。出為河中節度。元和二年正月。罷相。為河中節度使。有傳。

劉公濟。河間人。寬厚碩大。與物無忤。為渭北節度。貞元十八年十一月。自同州入為工部尚書。卒。二十年召

為工部尚書。頃之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憑字虛受一由江南西道真元元年十一月自湖南觀察使移鎮江西入為散騎常侍。

自江西召為左散騎常侍。○凝字懋以兵部郎中卒。真元十八年拜兵部郎中卒。附楊憑傳。○凌字恭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懷州河皆強毅仁孝。○贊為御史中丞。捍佞倖得貶。字相明。累擢侍御史。陝隴觀察使。虛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

之。虛侶欲重妾罪。贊不聽。侶與宰相竇參共誣贊受金。後至宣池歛處置使卒。刺史拜宣歙池觀察處。

捕送獄。弟賞上寃狀。詔三司覆治。無之。出為彬州刺史。後至宣池歛處置使卒。刺史拜宣歙池觀察處。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為太子賓客。貞元二年正月自宣州刺史為浙東觀察使。十三年三月入為太子賓客。

裴樞同郡人為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願白其狀。以故貶。後為尚書郎。附裴遵慶傳。

李舟字公度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建中元年四月涇原別駕劉文喜據州叛。命舟往使。文喜

四之。五月文喜將劉海寶殺文喜降。二年梁崇義欲為變。舟時為金部員外郎。遣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諸道跋扈者謂舟能覆城殺將。及至襄州崇義惡之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他使。其道大顯。

被讒妬出為刺史發痼卒。

李廓江夏人。字建侯。揚州江都人。果檢自負。嶷然善為官。為御史中丞。京兆尹。賴宗登極拜御史中丞。永貞元年十月

書右丞。八月復為京兆尹。鳳翔節度。二年六月拜檢按禮部尚書。鳳翔節度使。有傳。

梁肅安定人。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孫。世居陸渾。最能為文。一作最號。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為皇太子諸王侍讀。卒。贈禮部

郎中。有傳。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第五泗上人始為諫官數諫諍德宗自奉天遷京師擢有內行文多詰訓為給

事中上方以為相會感疾感一作惑自刃發痼卒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大曆十六年四月自起居舍人弟

愈文益奇有傳

許孟容吳人字公範京兆長安人大讀書為文口辯為給事中常論事由太常少卿為刑部侍郎貞元中

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遷刑部侍郎有傳

李觀大曆二年觀隴西人行義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為三司者也貞元四年觀為刑部員外郎

侍御史覆穆贊之獄事已見鎮墓誌

宇文邈大曆二年進士河南人有文謹愨人也為御史中丞齷齪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為刺史卒見宰相表

袁滋陳郡人字德深蔡州朗山人善篆書文敏不競不競不為相永貞元年七月自吉州拜義成軍節度使至

十一月為給事中滋畏闢不敢進

盧羣范陽人字載初系出范陽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為任事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決司清水

之少誠聽命以奉使稱為義成軍節度卒貞元十六年四月拜義成

崔損清河人字至無系本博陵大畏慎為相貞元十二年十月自無所發明初宰相趙憬卒盧邁以病在

外慢失而損性齷齪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損為長者傳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大再為相貞元十四年七月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始天下皆以

為長者及為大官名益少今為尚書河南尹無恙元年十一月以餘慶為河南尹有傳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大曆八年進士利用祖長裕許州長史二子諒慈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為御史中

丞復由中丞為大理少卿

李益字君虞宰相揆之族子大隋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癡疾少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扇戶之譚聞於時故

為李益疾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為尚書郎

王紆○其弟紹太原人紹字德素自太原紹得幸德宗為尚書在宰相之右貞元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

自賣參陸贊斥罷中書取充位惟紹謹密眷待殊厚主今為徐泗節度元和元年十一月遷檢校尚書

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闕預紹亦未嘗一言漏于人左僕射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十餘既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為言者字安期其先

六十餘人元帥判官貞元三年閏五月城與尚結贊同盟于平涼為蕃兵所劫泌等

虞當會稽人會稽餘為郭尙父從事終沔州刺史以信聞當有子曰九

賈弁大曆二年進士長樂人善士也為校書郎卒○弟全大曆四年進士至御史中丞貞元十八年正月自常

趙需大曆六年進士天水人。嗶嗶儒士也。嗶字當作嗶。嗶音況。羽切。商之冠名。禮記：檀弓下：驚股人。卑而祭於楹。

手。媯音火。羽切。字出呂氏春秋。云：嗶嗶然相樂也。今云趙需嗶。有名至兵部郎中卒。貞元元年正月。以嗶儒士也。宜當作嗶。雖諸韻云：冠名。恐亦自有訓和。照樂易義。

關上疏論其不可補。

張式大曆七年進士南陽人。

張莒大曆九年進士常山人。

張惟儉大曆六年進士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諶。式至河南尹。貞元十六年九月。式自河南少尹遷大尹。水陸轉運使。莒鄧州刺史。惟儉和州

刺史。

奚陟江都人。字殷。廂其先自鵠。寔徙為京兆人。大曆十四年中進士。柔敏。至吏部侍郎。貞元中。至吏部侍郎。十五年卒。世謂陟善宦。然其智足以自

處也。

盧景亮涿人。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大曆六年中進士。第。有志義。多所激發。為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棄甚久。建中初。為右

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義卒。然多激發。與穆贊同在諫諍地。至順書數上。鯁毅無所回。宰相李泌劾景亮。漏上所語言。引善在己。帝怒。貶期州司馬。廢押二十年。

宗時為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憲宗時。由和州別駕召。還再遷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字逢夫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為中書舍人。京兆尹。貞元末。為中書舍人。稍遷京兆尹。

張因某人京兆長安人舉詔策為長安尉。願去官為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

行遂死封州永貞元年卒

高郢渤海人字公楚本渤海人後徙衛州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為相貞元十九年十二月罷居尚書

永貞元年正月罷相守刑部尚書有傳

唐次北海人字文編并州晉陽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為刺史屏棄貞元中宰相竇參薦之

為考功郎中夔州刺史唐次為吏部郎中並知制誥正拜次中書舍人卒

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為文學至御史病瞽遂廢○次中庸○中行公八世祖僧

鷲子帶章帶章子祥祥子範範子齊物齊物子喜喜子井中庸中行廢子旦旦皆名有文咸為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登字成伯冕字敬自其父芳敷字仲與冕並居集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

郎中出為刺史貞元六年十一月上親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禮時冕為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

政不喜出為婺州刺史至福建廉使卒貞元十二年三月自婺州除兼御史中登晚仕至尚書郎祕書

少監附柳芳傳

薛丹同郭人至尚書郎

呂牧東平人。永泰二年中進士第。由尙書郎刺澤州卒。

崔稹。字實方。清河人。至檢校郎官。為檢校金部郎中。子羣為右補闕給事中。有傳。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為容州經略。貞元十一年自萬年除容管經略使。

于申河南人。至尙書郎。

常仲孺。丞相衰之子。河南人。今為諫議大夫。見宰相表。

蘇弁武功人。字元容京兆武功人。好聚書。至三萬卷。弁聚書至三萬卷。皆手自刊校。當時稱與祕書埒。與先君通書。以戶部侍郎貶。貞元初。

侍郎判度支。坐給長武城軍糧。朽敗貶汀州司戶參軍。復為刺史。數年起為滁州刺史。卒。附蘇世長傳。

崔芄。蒲紅切。博陵人。善言名理。為御史尙書郎。元和初為尙書郎。後為江西觀察使。

鄭元均。建中二年進士。滎陽人。強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困不得仕。

辛暉。建中元年進士。隴西人。有史學。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一有河東二字。好讀書。號為長者。後至尙書。卒。見宰相表。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為宣。自元均至宣力。皆沒沒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為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於背如右郡太史云子厚記其先友於父墓碑意欲著其父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偉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見其所長者可矣反從而譏病之何

也貶永州尚如此為尚書郎時可知退之云不自貴重蓋其資如此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即公之叔父嘗銘先侍御者之墓表也其名諱不可考集元註云為會葬人作豈以其備書本道節度張公乃遣殿中監李輔忠致期侍御史

章重規等救助汝南周公集等琢石書德以見其一時窆禮之盛耶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於虞鄉

縣名屬蒲州曾王父某官曾王父子夏王父某官王父從裕瀘皇考某官皇考察躬湖州德清令弈世餘慶叢而未稔濟

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論語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為善者感嗚呼哀哉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莊進止威儀動有

恆常英風超倫孤厲貞方居室孝悌與人信讓當職強毅游刃立斷自少耽學頗工為文既窮日力又繼

以夜鄉里推擇敦迫上道乃與計偕來游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問羣士

羨慕居數年授河南府文學教勵生徒撰擇貢士周禮大司馬主羣吏撰車徒註云撰謂擇之也○撰息轉切儒黨相賀庶人觀禮秩

滿渭北節度使貞元二年七月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論惟明為渭北郵坊節度使延為參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太常寺協律郎既喪

主帥三年十一月罷歸私室方將脫遺紛埃退與道俱冲漠保神優柔隸儒四方聞風交馳鵠書載筆乘

輶輶使惟明卒於官輶輶者所乘車又輶音姚乃作參謀出入朔方陪佐戎車四年七月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為朔方邠寧節度使表公為參謀遷大理評事又加

章綬朱裳銀印宗黨有耀權略密勿詩密勿潛機埋照完彼亭堡時其講教實從我謀隣國是傲改度支

判官轉大理司直出納府庫頒給軍食下無讎斂力驗切黔首休息月校歲會周禮歲有會莫不如畫

出史記秦紀琅琊臺刻頌秦德舉錯必當莫不如畫庫豐財羨羨餘也○延制戒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度支營田副使分閩之

寄本切參制其半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臣坐嘯後漢書南陽太守岑公公堂無事朝端延首方待以

位既而祿不及伐冰禮記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註伐冰之政不獲專達周禮天官其屬六十大事以其年

正月九日遇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嗚呼痛哉奔驥驄力中塗踬足說文踬足跌也○高鴻輕舉在雲墜

翼凡我所知哀慟無極本道節度尙書朗寧王張公張獻甫也震悼涕慕不任于懷臨遣牙將試殿中監李輔

忠監備凶禮贈賻甚厚贈死曰賻助也○行軍司馬侍御史韋重規等重規大曆五年登進士第匍匐救助詩凡民

匍匐事用無闕丹旒素車歸於上京撰期定宅撰息莫有懋素懋音愾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號慟會葬哀

禮咸申克窆玄堂窆音忒悲驗掩坎廣輪禮記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麻顧盼無依徘徊

增哀願勒休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周公巢等公巢貞元十一年中進士相與琢石書德用圖不朽文曰

抱元淳稟粹和既強毅又柔嘉登儀曹謂試於禮耀文章司學徒謂為河南儒風揚自渭北來朔方來一作

戎政閑黔首康冠惠文冠後惠垂朱裳才不施天茫茫刊樂石樂石泗濱之篆遺德一作延休烈垂憲則

於萬年長無極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公既表殿中君墓版又加詳焉殿中君名諱不可考見先侍御墓表註

柳氏之先自黃帝歷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為展氏魯孝公之子字子展諱曰夷伯禽氏以食菜為柳姓

無駭生禽字季為魯士師諱曰惠食菜於柳下遂姓柳氏菜一作采又作採廣韻採古者卿大夫食采地採音菜玉篇引郭璞曰古者卿大夫有采地死葬之因名也厥後昌大世家河東

嗚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某夏子遺貞白之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

令諱某從垂博裕之道啓佑後胤皇考湖州德清令諱某察弘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諂徽柔

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其在閨門也動合大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間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

也釋回措枉回邪也記曰禮釋回語曰舉直錯諸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稅政音稅故官府誦之用冲退徑盡之志以

弘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

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為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即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

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

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周禮八曰匪頒之式註云會計明白孟子曰孔

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嗚呼分閫委政繫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

十二年歲在景子唐諱丙字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人吳郡陸氏公陸洎

仲弟綜季弟續冢姪某等察躬子鎮某續綜抱孤卽位牽率備禮祇奉裳帷歸於京師以某年當作二月

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音措禮也。公有一男一人曰喜子。始六年矣。既而閔焉。在

髻知孝也。髻小兒垂髻。音迢。音孤。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

德名聞於天下。於一作于。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正席不甘味。及撰日

定期而昊天不弔。貞元九年。鎮卒。志奪禮廢。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

其有既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與公。公之八世祖。曾習事後魏。封方

與公。以孝德聞。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為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祠頌。以為述德之道。不忘於祖。作始祖

碑。以為紀廣大之志。敍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鎮墓誌。其餘諷詠比興。上音鼻。下皆

合於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南史。柳惲字文暢。好學。善尺牘。少工篇什。有亭。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

議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禮。檀弓。衛有太史柳莊。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

之死。請往不釋服。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論語。柳

而往。遂以薨之。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已上四事。皆柳氏之先文行之著者也。兼備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

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駭。語駭。切。不能文字。敢

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敍而終焉。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令君及其夫人。卒于大曆建中閒。葬于貞元十九年。公時為監察御史。唯辭不載。令君之名。求之年表。亦無可考焉。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祔於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

某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檀弓。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反壤樹之哉。壤。謂封壤也。樹。謂種樹。○皆如律令。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爲

弘農二年。推其誠心。裕於其人。闢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夭。教厲明具。故俗不爭奪。

遂以治於大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杞字子良。大曆末爲杞州刺史。弘農縣屬杞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於下邑。命

爲吏部尚書郎。庚河南受命黜陟。建中元年二月。命趙贊衛晏洪經綸等十一人分巡天下。庚或字作更。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

焉。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於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於是

邑。仍會危難。至於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爲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敢緩。初君娶司農少卿京兆

韋山之孫。涇陽主簿迴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於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

喪。至於號。舉弘農君之喪。咸至于墓。窆焉。○窆音殮。悲驗切。既窆。立石表于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

有難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黜食。寒妻子。飢僕

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跣音銑。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舜也。祿千鍾。而

悲者。曾子也。莊子曰。曾子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悲。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志從父弟宗直殯公自永貞元年九月由禮部員外郎謫邵州刺史十一月又移永州司馬至元和十年正月召至京繼出爲柳州刺史宗直與公俱故死於柳韓昌黎集有實

塘祭雨文觀此志則知非昌黎作矣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爲己師聞惡若己讎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善

操觚牘上音孤下音獨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爲工作文辭淡泊尙古謹聲律切事類譔漢

書文章爲四十卷宗直譔西漢文類四十卷公爲之序○譔與撰同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爲工工一作功讀書不

廢蚤夜以專故得上氣病臚脹奔逆臚皮也一曰傳也廣韻臚前曰臚脹腹大也○臚凌如切音閏脹知亮切每作害寢食難俯仰時少閒又

執業以興呻痛咏言雜莫能知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累兄弟爲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

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爲柳州刺史元和十年三月公爲柳州刺史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瘡寒數日良已又

從謁雨雷塘神所雷塘柳州地名州有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莨脩形糴稌陰酒虔則應還戲靈泉上洋洋

而歸洋洋下有也字無而字臥至旦呼之無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成能

作既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卷十三

誌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公謫永州司馬故太夫人卒于永明年歸祔于京兆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公尙留永州不得奉喪事以歸此誌與侍御墓表同時作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

涿郡范陽人

○涿音卓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

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

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僂

音戮又力救切

徒播

癘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

音適

天地

有窮此冤無窮既舉葬紉

紉與引同羊晉切禮記曾子問葬引至于壙

猶以不肖之辭

音肖一作孝

擬述先德且志其酷焉嘗逮事伯

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

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

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

大曆十二年公四歲

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

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

皆一作比又一作日

以詩禮圖史及翦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爲名

婦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姊妹子姪皆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

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

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蒞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

貞元九年五月十七日鎮卒

不得成禮既得命於

朝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冢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若有日

若一作荷

吾其行也及命

爲邵州公貶邵州刺史。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是歲十一月再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羣臣。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大赦，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册太上皇后于興慶宮。

禮無違者。永貞元年八月辛未命婦會策太上皇后于興慶宮。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徹于後，以蓋

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

婦，一無字七歲。貞元十五年而不果娶，竄窮微也。吉甲切境人多疾殃，炎暑煊蒸。嬌呼木黑各虛其下卑濕，

非所以養也。診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叫呼，遂遭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

誰也。爲禍爲逆，又頑很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囚窮

紲，陟立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

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作

夫人姓李氏，辯族姓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贊皇趙州縣名，六國時武安君李牧事趙，遂爲趙人，晉司農丞楷徙居常山，有五子，輯、晃、芬、勣、叡。子勣兄弟居巷東，勣

子盛兄弟居巷西，故叡爲東祖，芬與弟勣共稱西祖，輯與弟晃共稱南祖。祖某爲某官，父沖爲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嶷然殊異。及笄，音稽，女

笄，說文云：爲雅琴擊琴也。楊惲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叩擊而歌之也。禮聲操縵之具，記不學操縵，不能按絃，操縵雜聲也。操七刀切，縵末旦切。婦道既備，宜爲君子之配偶。

聲操縵之具，記不學操縵，不能按絃，操縵雜聲也。操七刀切，縵末旦切。婦道既備，宜爲君子之配偶。

焉。我伯祖臨邛令府君諱某。此誌不載臨邛君諱新史文表亦止載曰某為臨邛令它無所考蓋察躬兄也○邛渠容切受夫人於李氏之廟而歸于

正室臨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某。諱從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諱子又其先曰常侍

府君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爽自中書以上為宰相四世。爽父則則父且且父慶凡四世為相噫我伯祖以宗冑碩大

而濟其德厚。濟一作齊夫人以族屬清顯而修其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為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

用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于臨邛而窆焉夫人從子而返于淮潯。潯水涯之名夫人家揚州淮潯謂此○潯音虎嗚呼我先府

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必誠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將嫁己子必先擇良士可

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不幸終於宣州旌德尉

此誌不載其名而曰旌德尉史亦不載其名而曰旌德令恐史誤作尉為令也女三人皆得良婿隴西李伯和為揚子丞疾癘廢痼而沒。疾一作痼

太原王紆。紆工部員外郎端之子其弟紹唐史有傳○紆音舒今為右補闕潁川陳萇。萇京之兄公有京行狀○萇音長為校書郎渭南尉知名

貞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

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平康里自小斂至于大斂比及葬則二壻實參主之有孫二

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縷而正于位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

二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夭臨邛萬里以歲之不易。左傳昭四年之文不易有難也未克合祔哀孰甚焉諸

姑合以為斯志。合一命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且又葬于我志于我故敍柳氏為備銘曰

藹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沉幽光。大梁鶉火二星名。是年歲星在大梁六夙淪夫子嗣。又喪平輜帷不復

岷之陽。輜帷車飾。岷之陽指臨邛令。窆所也。輜此見切。或作荷。兆靈趾棲鳳里。良之山。兌之水。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靈祉。誰

之。言者青烏子。風俗通曰。漢有青烏子。善數術。唐藝文志。葬書有青烏子三卷。相冢書曰。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連華山。葬之當出二千石。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陸氏公叔父殿中君之配。公前作殿中君。墓版文在貞元十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逸墜。故曾王父王之諱官不克

究知。而闕其文。父覃。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筭而禮。會伯舅為河南尹。撰擇僚窳。○撰息謂我文學

掾仲父。時殿中君為河南文學。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歸于我。左傳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溫順以承上。沖厚

以字下。不敢踰於冢婦。不敢侮於臣妾。記介婦毋敢敵冢婦。是宜允膺福壽。集成母儀。稟命不淑。享年

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于長安太平里第。嗚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孺在抱。委綰就

位。音崔。○緯。音崔。女一人曰喜子。匍匐繼綵。○繼舉兩。切。緜音保。寄婦人之手。哀哉。蓋衰門薄祐。神道不相。顧仲父違背於歲

首。正。月。九。日。殿中君卒。而夫人捐棄。於是月。遺孤眇藐。未克承紹。凡我族屬。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

午。合祔于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今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貞元十七年。公時調藍田尉。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實乙丑。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潁川陳君名襄。京之兄也。夫人柳氏。公叔父殿中君

之。終于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為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于此。一命也。既

成婦矣。宜耐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烝嘗。生君之

子。不朞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禮殺也。降也。○殺。

所介切。以成吾私。邇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於正。其可也。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

權厝于城南。原曰棲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于我之長。陸于族。施

于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慤而文。願以為誌。庶幸

而有知。將安子之為也。甚無恨矣。嗚呼。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

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為濟州刺史。曾祖諱某。諱子為徐

州長史。祖諱某。諱從為清池令。考諱某。為臨邛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不書其卒葬之年。月。然其文曰。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

之懿。而皆蚤世。按裴氏婦葬以貞元十六年。則此文當與裴氏婦誌

相先
後作。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為之誌。崔簡字子敬。凡歸于夫家。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

而自筭而上。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于墓者。琢密石加蓋于其上。用

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

長之多。兩切。長。丁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于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爲

鄂岳都團練判官一本有歸字其時事會世難告教罕至。告一作書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給以疾

告。給欺也。給音意上聲。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隸書爲雅琴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爲異言

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爲辨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孰謂之天

有知者耶。一無之字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幼適裴壻字封叔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

昏愚而獨存孰謂天可問耶。一本問字下有者字嗚呼痛其甚歟遂濡血而書。一作以書以志終天之哀與玆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年月日見本篇公時爲集賢正字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爽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君諱某。諱子夏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

諱某。諱從裕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諱察朝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諱鎮用貞信勁正達于

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禮部尙書諱行儉。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高宗時爲禮部尙書禮部之子曰

侍中諱光庭。光庭字連城開元時爲宰相嗣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君諱積。光庭子積開元末爲祠部員外郎業之以貞直以至于

金吾府君諱儼。音警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儼四子堅瑾埴填夫人瑾之配也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

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穆如也其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

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弊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

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音洛頓踴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筭。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

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濟焉。其爲妻道也。貞順之宜。恆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懣之色。忿懣恨也。

禮記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懣音致。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正。其爲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任恤之

行甚備。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爲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眎滌濯。羞簞簋。簋黍稷圓器。蓋黍稷方器。勞以待旦。每

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於裴氏之門。一本作移其孝于兄公女公。而以睦于冢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

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譴歟。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

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爲參軍事。漢時爲京兆府參軍。不及偕其貴。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

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族。視之如己。一有宗字。其家老長妾臧。獲之微。皆

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旣病。太夫人在側。尙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給以

少閒。故二稚未亂。二稚崔六崔五。亂毀齒。男八歲。女七歲。而亂。○亂初覲切。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

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天之忍也。旣逾月。良人至。自洛師。望門而哭。

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殞。魂氣無不之也。次曰崔六。後夫人五旬

而夭。因祔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于乳媪。鳥皓切。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于長

安縣之神禾原。從于先塋。祔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爲之志。毒痛憑塞。略不能具。敢告無愧辭。告一作報。無

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貞元十五年公時為集賢正字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司勳諱元政。司勳生殿中侍御史諱某侍御史諱志玄。殿中生醴泉縣尉

諱某諱成名。醴泉生今禮部郎中凝成名三子。恐字虛受。疑字懋功。凌字恭履。疑當作恐。恐非。代濟仁孝。號為

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建中四年。

以兼為鄂岳觀察使。貞元元年。遷江西觀察使。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小敬順。居寵益畏。

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五歲建中二年。年五歲。屬先妣之忌。飯僧於仁祠。就問其故。媒傅以告。○媒音保。按諸韻無媒字。

恐止。遂號泣不食。後每及是日。必遑遑涕慕。抱終身之戚焉。及許嫁于我。柔日既卜。禮記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柔日乙丁

已辛癸。乃歸于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髻稚好言。○髻音迢。始於善謔。詩善戲謔。分。雖開在他國。

元符京本雖下空。一字一無閒字。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封備

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烝嘗。忱惕之義。表于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

女。況又通家。愛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于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昭

年左傳孟繁之足不能良行。註云跛也。未三歲。一無字。實壬。婦孕不育凶。厥疾增甚。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

永寧里之私第。八月一日甲子申。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順淑茂。宜延于上

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衰門多釁許慎切謂

通作上天無祐故自辛未辛未貞七年逮于茲歲累服齊斬繼纏哀酷貞元九年五月公父鎮卒十二月其聞

冠衣純采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純之允切○純之允切朞月者三而已矣無乃以是累夫人之壽歟悼動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

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為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詩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惟若人兮婉婉淑姿婉婉音順也○婉音免鏘翔令容鏘七將切委窮塵兮

佳城鬱鬱閉白日兮博物志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踏地悲鳴之死同穴詩之

靡它又曰死則同穴公自歸此室兮言異時死則與之同穴

下殤女子墓塋記殤未成人而死禮八歲至十一為下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十六至十九為上殤公時謫永州作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為尼號

之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為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為成人者然卒天

斂用緇褐銘用塋壁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崗之西隅銘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于

也

小姪女子墓塋記公時在永州

字爲雅氏爲柳生甲申貞元十年死己丑元和四年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崗首生而惠命則天始也無今何有質之微當速朽銘茲瓦期永久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夫人王叔文母也公附叔文故此銘極所稱道

公亦相繼貶黜豈公作銘時猶未悟耶其後與許孟容書謂是時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意公亦悔所不及矣韓文公言日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誠有當於公之心哉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河間獻王德王有明德世紹顯懿紹一作昭至于唐有文昭者爲綿州刺史號良二

千石其嗣慎言爲仙居令光州長史克荷于前人光州君字夫人之父也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

君王越州山陰人叔文自言王猛之後云諱某府君舉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衛兵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

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彛倫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明直亮有文

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叔文善基貞元中出入東宮嬖侍太子詭

誦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閒嘗爲太子言民間之疾苦先帝棄萬姓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嗣皇承大位丙申順宗即位公居禁中訐謫定命詩

辭有扶翼經緯之績自德宗大漸王匡先入稱詔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由蘇州司功參軍爲起居舍

人翰林學士二月叔文以前蘇州司功參軍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將明出納山甫明之又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有彌綸通變

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三月以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加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五月以叔文爲戶部侍郎職如初賜紫重輕開塞有和

鈞肅給之效。書關石和鈞和鈞謂均平也。內贊謨畫。一作謀。不廢其位。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

人卒于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也。是日丁巳。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賻

以布帛。嗚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貞順以自處。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祇敬以承上。嚴肅以蒞下。事良人

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五十有三年。天寶十二年。叔文生。而教戒無闕。年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于天

下。為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卿侯王。咸造于門。既壽而昌。世用羨慕。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

於論次。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耐于兵曹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德。溫柔敬直。承于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子。用揚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

平聲若若紫綬。漢書。印何。紫綬。若若耶。若若垂貌。榮于高堂。惟昔孟氏。號為母師。在漢稱賢。有戒不疑。簡不疑也。懿懿夫人。維其

似之。山北之中。神禾之原。問于靈龜。閱此顯魂。音闕。勒石垂休。永永萬年。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元和十二年。公在柳州。

唐永州刺史唐一作故。博陵崔簡簡字敬。女諱媛。嫁為朗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

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為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惑得罪。投

驢州。元和七年。簡卒於驢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叔舅公自謂。歸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為婦妻恩。其故他

姬子。雜己子。造次莫能辨。無忤忌之行。○忤音真。恨也。無犯迂之氣。○迂音午。逆也。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鄰。元和十二

五年月二十八日既乳也乳產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朞月之日潔服飾飾一作飾容而終。年若干。

某月日遷柩于洛某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巽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因

從貶元和初討成德節度使王承宗以于皐謨董溪為河北行營糧料使崔元受章帖薛巽王相等為判

元受等從坐官分給供餽既罷兵皐謨等坐贓數千緡勅貸其死六年五月流皐謨春州溪封州行至潭州賜死皆逐嶺表更更大赦方北遷元和十三年正月以而其室已禍巽之考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贊

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羣祖曰某官鯤唐與中書令仁

師議刑不孥貞觀十六年刑部以盜賊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左僕射高士廉吏部尚書

依舊不改時議者以漢及魏督謀反皆三族欲依士其二世大父也仁師生搆搆生液巽之他姬子丈夫

廉等議仁師為給事中駁議以為不可太宗從之子曰老韓作女子曰張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子按公作此諱元和十二年丁酉十

長周六始四歲季周七子厚卒乃生銘曰翼翼仁師惟仁之碩碩一作碩一言刑輕綿載二百其慶中缺曾玄不續簡之溫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

之出仍禍六稔數存如沒宜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隣無言聞臧獲以虔推仁撫庶孩不

異憐兄公是怙公一作子夫屬忻然髮髻峨峨髮髻也髻結髮也籩豆維嘉烝嘗寶燕其羞孔多有髮有嚴必切

香也神饗斯何奚仲仲虺孫仲虺居薛為湯左相後以為氏胡祐不遐高曾祖考胡嘏之訛淑人不

居誰任于家書銘告哀以寘巖阿

韋夫人墳記族系不可得而考
時在柳州作

韋夫人終成都。殯萬年。遷柩渭南。祔而不合。大葬未利。以俟禮也。其族系如某人之誌。塋用元和十四年
月日。左傳毀之。則朝而塋。不毀。則日中而塋。說文云。塋。舉葬下土也。○
塋。道鄧切。又音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音義並同。字又作塋。子某為石刻而納諸塋。

馬室女雷五葬誌公時在
永州作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續文繡。音曠。不類人所為者。余觀之甚駭。家貧。
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脩嚴恆若簪珠璣。衣紈縠。○紈音丸。胡谷切。寥然不易為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
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為妓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慧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於
墓。一本作
志我葬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閱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為砂書玄塋。為一作
作用。追而納諸
墓。

河東先生集

卷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按史記世家及通鑑所載智伯貪而無鬻卒抵於敗之名璩之子也周貞定王十一年帥韓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

智氏既滅范中行之智襄子名璩文子驪之孫也周貞定王十一年帥韓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志益大合

韓魏圍趙水晉陽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灌之水一作于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

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魚幾何也若汝曰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今無今主

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鱖鱧鰻者詩魚麗于醫鱧魴釋魚

沙也詩其魚魴鱖似魴而鱗弱魴鱖魚之易制者鱧鰻也江東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

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龍門山在河間伺大鮪焉鮪大魚也形似鱧而青黑大者七尺周禮春獻王鮪鮪于鬼切夫鮪之來也夫下有

從魴鯉數萬詩其魚魴鯉鱖魚之易制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

上慕為螭龍螭龍之無角者辛氏三秦記曰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及夫抵大石夫下有亂飛濤

折鱗禿翼鱗魚脊上骨禮記蓋魚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憎李孔切環坻激而不能出坻水中

曰小渚也。激水浦也。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

得益大。錮沒而下。驚揚而奮鱗。白波若山。海水震動。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

河以東。蒼梧以北。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而立在滄海旁。故名。○碣石音竭。然求大鯨焉。鯨大海魚也。

無不厭若魚者。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而立在滄海旁。故名。○碣石音竭。然求大鯨焉。鯨大海魚也。

月生於於岸。八月導而還海。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之。○鯨巨京切。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鮫海魚也。逐肥魚於渤海之尾。渤海

別也。揚子雲曰。江湖之匡。渤澥之島。○渤音勃。澥胡買切。震動大海。簸掉巨島。○水中有山曰島。○簸補過。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啜說文

也。○啜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檣焉嚮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

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史記太公望呂尚者。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出獵。於是舍而

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晉靖侯之孫曰欒賈。祁氏

祁奚為晉大。羊舌氏。○羊舌職事晉。至夫至孫盈滅。羊舌氏。○曾孫食我滅。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五卿

中行韓趙魏也。嘗裂而食之矣。○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是無異魴鱣鱮也。腦流骨腐

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

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韓趙魏。又裂而食之矣。○定公十一年。范中行反。晉君擊之。范中行走朝歌。出

鱠其肉。○鱠古外切。刳其腸。○刳音枯。斷其首而棄之。鯤鯪遺胤。○古渾切。鯪音而。魚子。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

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厭。

於鹽切又驅韓魏以爲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

亦幸主之盛於晉陽其目動矣左氏目動而言肆懼我也而主乃傲然○傲魚到切倨一本作傲以爲威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

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國語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晉也宣子不聽果別族

段規深怨而造謀國語智襄子伐鄭自衛還三卿宴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主之不寤臣恐主爲

大鯨首解於邯鄲邯鄲趙所都○蠶摧於安邑安邑本晉地即今絳州夏縣○蠶音臘即今絳胸披於上黨趙地尾斷於中山之外中

後爲趙所并而腸流於大陸大陸澤名在深趙爲蠶蠶音鮮蠶音槁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

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據通鑑周威烈王紀智襄子請地於韓康子致萬家之邑又求地於魏桓子復與萬家邑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怒師韓魏以攻趙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韓魏曰晉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

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韓魏翼而擊之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而分其地

愚溪對集有愚溪詩序云灌水之陽有溪東流入瀟水名冉溪余謫瀟水上改之爲愚溪愚溪對

託之神也然嘗論宗元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哉竭其智以求利而不獲既困矣而始曰我愚宗元之困豈愚耶耶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

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厲惡也中之者○中音衆温屯漚泄屯聚也○屯徒渾切漚藏石走瀨瀨中

瀨音連瀨音連連李裴云船前頭刺檣處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此蓋鱷也乃仰噬

焉。音遜。故其名曰惡溪。惡溪在潮州界。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墊丁念切。陷也。及底而後

止。故其名曰弱水。出甘州東坡云。自州西北至肅州山海經崑崙秦有水倚汨泥淖。淖音骨切。引也。淖亦泥也。

淖。汝切。撓混沙礫視之分寸。胎若睨壁。胎直視。睨邪視也。淺深險易。以鼓昧昧不覲乃合涇渭。涇一作清。以自

彰穢跡。詩涇以渭濁。涇小渭大。屬於渭。出原州高平縣。拼頭山一名崆峒山。至同州界入

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故上云秦有水也。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酈元水

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通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

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詩曰。方之舟之。注云。方。汭也。說文云。編木以渡也。朝夕者濟焉。

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

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東坡詩云。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又詩云。不見子柳子。餘愚汚溪山。本此文也。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

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一本無兩字。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

名。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晉吳隱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

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鬱之

與曹螺蚌之與居。螺蚌屬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螺蚌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闔闔

以守汝。闔馬出門貌。○闔五禁切。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

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前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之下有方字衆裘我絺，溽暑之鑠。灼切衆從之風，而我從之。一本作衆從火。吾盪而趨，盪亦放也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遊也。呂梁在河離石，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冒一作行僵仆虺蜴。詩：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守宮也。○蜴音易。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汗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永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郎，貶永州刺史。十一月，又貶永州司馬。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甲生曰：唁，死曰甲。甲，失國亦曰唁。見穀梁傳。○唁，宜箭切。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乎一作言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一無而字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爲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羣比謂蒙恥遇僂，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僂僂然者哉。○僂音

才切。士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生存庶幾。似續之不廢。詩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倡音昌。伴音羊。茫乎若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眚。疾智才諳也。切目眚也。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兼字處洪，中書令正倫五世孫。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曰：何哉？曰：杜兼為濠州。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為濠州刺史。幸兵之亂，殺無罪十二人。兼性浮險，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兼密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二人有士林之譽，無罪受戮，天下冤之。蓄貨足慾，吾以為唐構杌斲養者亡以異。左傳文十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構杌，縮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斲養。注云：構杌，然而卒入為郎中，刑部郎中，改頑凶無儻匹之貌，貪財為斲，食食為斲。○構音濤，杌音兀，斲音叨，斲音鐵。乃死。元和四年十一月，夫何取於吏部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牛歲拜大尹。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視乎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鍾離縣屬濠州。宰相戚也，而讒且諛，日狀其僚之過，愆以致於兼。且曰：是過是愆，無二是我獨無有，其僚因惴恐。○惴之瑞切。憂懼之貌。以俟謫，怒於上，今日施施自負。施施自得貌。曰：一字，州君將我陟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一作問。人由是苟免，而讒諛之道

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爲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己其爲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

天對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舊錄之於楚辭按漢王逸序其篇首曰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曼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瑞琦

乃假天

以爲言焉故作天問子厚取天問所言隨而釋之遂作天對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王逸曰遂往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始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難考定而知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

王逸曰言日月晝夜清馮翼惟象何以識之

乎明明闇闇惟時何爲

王逸曰言純陰純陽一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

謂太始之元鴻靈幽紛曷可言焉

謂天地未形忽黑晰眇

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王逸曰謂天地人三合成

對合焉者三一以統同

殺梁子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吁炎吹冷

問圓則九重孰營度之

王逸曰言天圓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乎

對無營以成。沓陽而九。○沓徒合切。積也。九者老陽。積陽。轉輻渾淪。一作轉輻。一作運輻。而輻輪者。出胡記。雜記。又胡罪切。通也。渾音魂。淪音論。列子。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蒙以圓號。謂天圓九重。

問惟茲何功。孰初作之。而誰功力始作之耶。王逸曰。言天有九重。

對冥疑玄釐。無功無作。

問幹維焉繫。天極焉加。王逸曰。幹轉維綱。言天晝與夜之轉旋。幹轉也。維綱也。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綱繫縷。其際極安所加乎。○焉於虔切。安也。後可以意求之。

對烏後繫維。淮南子。帝維曰維。運之。以斗。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背陽之維。東乃麋身位。恐無極之極。張衡靈憲。八極之極。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濟瀾非垠。○瀾。母則切。瀾。民卑切。或形之加。孰取大焉。謂斗極居中。如太玄。央也。王逸以為極。際。恐未必然也。

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王逸曰。言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之。○河圖言。崑崙者地。通。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

對皇熙疊疊。無匪切。易成天。胡棟。胡字。完離不屬。完一作宏。○屬之焉。侍夫八柱。

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王逸曰。九天。東方崑崙。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方崑崙。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安所屬繫乎。西

對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九天雖用為九。而對以為不然也。

問隅隈多有。○隈。烏回切。說文。水曲隈也。爾雅。厓內為隈。外為隈。淮誰知其數。王逸曰。言天地廣大。隅

對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憎厥列謂天地方隅不可以數窮也○懼母亘切

問天何所杳十二焉分左氏傳曰杳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分凡十二辰誰所分別乎○

對折筭刻筵○折食列切斷也筵音專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十曰筭刻音瑛別也筵音廷離騷索蔓茅以筵音兮命靈氣為余占之注筵竹筭也後漢方術傳挺筭折竹注挺八段竹也音同折一作

折午施旁豎午謂旁也鞠明究曠許云切日入而有餘光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汝意謂巧歷不能計天地之晦明

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王逸曰言日月星辰安所繫屬誰陳列也

對規燬魄淵○燬音毀烈也規燬魄淵謂日月也太虛是屬碁布萬熒熒謂列星也咸是焉託謂日圓而明月生而靜星若棋皆託乎太虛也

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王逸曰次舍也汜水涯也或音凡或音泛淮南子曰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淪于蒙谷日入於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對輻旋南晝軸奠于北極音平聲渾天之法天地之形如雞子北聳而南下迴也孰彼有出次惟汝方

之側次舍也平施旁運惡有谷汜謂日猶輻旋軸奠焉可窮其出次於谷汜也

問自明及晦所行幾里王逸曰言日平且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幾何里乎

對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謂日之明晦不可以里計也

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王逸曰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也死謂晦也

對燬炎莫儷耶計切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則魄哉生不可以死育測也

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謂日之炎莫並唯月明既極

問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王逸曰言月中有菟何所食利居月之中而顧望乎

對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謂月中有兔玄陰之類其數偶蘇鸚演義兔十二屬配卯位處
日月最圓而出於卯上卯兔也其形入於月中遂有是形惟
約古今注兔口有缺張華博物志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

問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王逸曰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

對陽健陰淫降施蒸靡歧靈而子焉以夫為漢成帝紀應劭注畫堂九子母或云即女歧也

問伯強何處惠氣安在王逸曰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陰陽和則惠氣行不調和則厲鬼興此三者當何所在乎

對怪瀾冥更瀾民卑切又莫尔切水貌一作淙又作淙與沚同並徒典切陰陽氣亂曰沚集韻引莊子之沚猶臨蒞不和意也如淳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屈時縮何有處鄉謂氣乖則致厲氣和則致祥非有定處也

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王逸曰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

對明焉非闔晦焉非藏

問角宿未旦曜靈安藏王逸曰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東方未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對孰旦孰幽繆躔于經繆音蚪一音了說文纏也躔延切謂日月行也司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廷
具往切敢也亢音剛星名爾雅壽星角亢也國語辰角見而雨畢注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此謂東方蒼龍角亢之宿雖日出之方而其晦明自有經度也晉志云左角為天田主刑亢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獄錄功者也彼字一本作尉

問不任汨鴻師何以尙之。王逸曰汨治也鴻水衆人也師衆也尙舉也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王逸曰

課試也言衆人舉該治水幾知其不能衆人曰何憂哉何不先試之也

對惟鮪譎譎。鮪馮父名尙書作鯀按集韻混字韻內出鮪鯀鯀三字通作鯀即無鮪字惟王子年神仙拾遺記云夏鮪理水無功沉於羽川化為玄魚大千尺後遂死極於河海之間後世以玄字合

於魚字爲鮪字○鮪音衰隣聖而孽恆師靡蒙乃尙其妃謂鮪之任治洪水衆論不明不察其後惟師

之難贖頰使試。贖四岳舉鮪堯曰呼佛哉僉曰試可乃已非樂於用也

問鴟龜曳銜鮪何聽焉。王逸曰言鯀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鮪何復聽鴟龜銜曳之

計而敗其事順欲成功帝何刑焉。王逸曰帝謂堯也言鮪設能順衆人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王逸曰永長也遏絕也施舍也言堯長放鮪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捨其罪也

對盜堙息壤招帝震怒。史記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鮪竊帝之息壤以埋洪水招舉也左傳以招人過○堙與湮同音因塞也說文沒也招音翹集韻舉也尙書洪範鯀埋洪水汨陳其五

行帝乃震怒賦刑在下而投棄于羽而方陟元子以胤功定地。○胤羊晉切嗣也山海經鯀竊於羽郊淮

乃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注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胡離厥考而鴟龜肆喙。考謂禹

口○喙許職切說文也鴟與鴟同

問伯禹腹鮪夫何以變化。王逸曰禹鮪子也言鮪愚狼腹而生禹禹纂就前緒遂成考功稱考緒業也

言禹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考父之功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王逸曰何言禹能繼續

對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汗塗而蕩夫固不可以類謂鉸既種于羽山蟲鳥之所曳而其子有禹之聖蓮

喻禹之生於淤泥中以眩躬躅步楊朱篤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必益切也說文眩腫也腫株垂切癢也列

川病足故行跛也橋楛勤踣橋音曉丘搖切史記禹本紀山行乘權注一作橋音勑橋勑倫切說文車約如

也書子乘四載注泥乘楛正義引前漢溝洫志泥行乘彘注泥行所乘者又橋字通作楛同勑倫切注禹

治水所乘者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橋一作權一作楛或作楛勑夷世切又音曳勞也

勞劇而頓仆也路一作路謂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尚書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勞身焦思居外

門不敢入受是玄寶尚書禹貢禹錫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唯繼蘇之氏而

對行鴻下隕隕徒回切說文下墜也厥丘乃降焉填絕淵填與窰同然後夷于土以淮南子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九淵

也問地方九州何以填之王逸曰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

對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厚對亦是填為分字當讀為憤

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王逸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

對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吞錘究勤而欺畫厥尾蓋以王逸注神龍之事為不然也○吞音本說文錘測治

者也夏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

切蓋也山海經圖犂丘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

問。鉉何所營。禹何所成。王逸曰：言鉉治洪水何所營度。禹何所成就乎。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南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

對。圓巖廓大。圓與圓同。說文：體也。巖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頰隕爾力。夫誰駭汝。

爲此。而以愬天極。謂非康回可得而傾也。○隕。羽敏切。說文：從高下也。恩。胡困切。辱也。擡也。列子：共工氏子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

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

問。九州何錯。川谷何洿。王逸曰：錯。厠也。洿。深也。言九州錯厠。禹何所分。別之。川谷於地。何以獨洿深乎。○洿。叶音戶。

對。州錯富媪。媪。說文：女老稱。前漢郊祀歌：后土富媪。烏浩切。爰定于趾。躁川靜谷。○躁。則到切。動也。亦作

音婢。又音卑。短也。

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王逸曰：言百川東流。不知

對。東窮歸壘。當作壘。同丘於切。說文：八丘也。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

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慘疏。慘。當作燥。○墳。房粉切。土膏肥也。墟。音虛。說

有餘泄。漏復行。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器運漑漑。水

之東流。回環。其理自不溢也。

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王逸曰：脩。長也。言天地

對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鴻一作瀕鴻洞並音而課校脩長謂不可計其執脩也一本無校字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
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注海內有長短極
內等也其他諸說不同

問南北順橢吐火切狹而長也其衍幾何王逸曰衍廣大也言南北橢長其廣差幾何

對茫忽不準執衍執窮亦謂不可計其執衍也

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王逸曰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縣圃縣圃乃上通於天也尻一
一名天庭○尻丘刀切

對積高于乾崑崙攸居禹本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水經崑崙
發處爰都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

問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王逸曰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也
對增城之高萬有三千○增與層同才登切重也淮南子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
十此云萬有三千其說不同誕實未詳

問四方之門其誰從焉王逸曰言天地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也淮南子
對清溫煥寒○清七政切寒也煥乙六切熱也黃帝素問內經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迭出于時時之

對清溫煥寒○清七政切寒也煥乙六切熱也黃帝素問內經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迭出于時時之

對清溫煥寒○清七政切寒也煥乙六切熱也黃帝素問內經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迭出于時時之

不革由是而門。

問西北辟啓何氣通焉。王逸曰言天西北之門猶當開啓豈元氣之所通。○辟通作闢。開也。淮南子崑崙虛玉橫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按不周山在崑崙西北不周風

自此出也。

對辟啓以通茲氣之元。謂崑崙之高。一寒一暑氣所從出。西北天門又氣之所通也。

問日安所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地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留照之。○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喘不息身長千里。

注曰卽燭龍也。

對脩龍口燎。力照切。爰北其首嚮也。九陰極冥厥朔以炳。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燭龍文選雪賦爛兮若燭龍銜曜照崑崙是也。

燭龍文選雪賦爛兮若燭龍銜曜照崑崙是也。

問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王逸曰言日未揚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也。○廣雅日御曰羲和浴日於甘淵又灰野之山有樹赤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附西極也。又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

對惟若之華稟羲以耀。謂若木依日而光耀耳。

問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王逸曰暖溫也言地之氣何所有冬溫而夏寒者乎。

對狂山凝凝。元註音嶷魚力切。山海經狂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狂水出焉。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東方朔十洲記南方有

二千里淮南子南至委火炎風之時北方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霰霜露潤羣水之野。

問焉有石林有獸能言。王逸曰言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乎。

對石胡不林往視西極。文選吳都賦雖有石林之舉嵎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跳之按淮

南子西方之極石城金室未見石林所出也。獸言嚶嚶人名是達。獸類獼猴被髮垂地名曰猩猩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

問烏有虬龍負熊以遊。王逸曰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類犬豕而性輕捷好攀緣上高木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也。

對有虬蛟蛇不角不鱗。於虬渠幽一作委音同下余知又居幽切諸韻並作蛟蛟也。嬉夫玄熊相待以神

問雄虺九首倏忽焉在。王逸曰虺蛇別名也。爾雅釋魚虺虺博三寸首大如驥疏江淮以南曰虺江淮

以北曰虺有牙最毒倏一作儻並音叔說文走也。

對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倏忽在莊子甚明王逸以為電非。又招魂南方雄虺九首

疾貌而王逸之注自相戾此子厚之對直取南海之帝為儻北海之帝為忽而言。故謂王逸為電光非也。然按莊子乃寓言耳子厚引之以為證恐非風原本意也。

問何所不死。一作老。長人何守。王逸曰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秋春秋云防風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員與圓同上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水飲之不老。封嵎之守其橫九里。○嵎

封嵎二山在吳楚之間汪芒氏之國魯國語吳疆會稽獲巨骨焉問之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

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

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注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

二百步有禹山防風氏廟在封嵎二山之間春秋穀梁傳文

問靡萍九衢。泉華安居。王逸曰：九交道曰衢。言萍草寧有生於水中，無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又有泉

一名泉。

對有萍九岐。厥圖以詭。山海經：多言其歧五衢。又云四衢。衢，歧也。王逸以為生九衢中，恐謬。萍，一作萃。

四出。又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注樹枝交錯相重。互出有象路衢，故子厚注云：逸以為生九衢中，謬矣。浮山，孰產赤華伊泉。山海經：浮山有草焉，其

問靈蛇吞象。厥骨何如。王逸曰：南方有靈蛇吞象，或作三年大。

對巴蛇腹象。足覲厥大。三歲遺骨。其脩已號。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服之，無心腹疾。文選：吳都賦：屠巴

蛇出象脩。

問黑水玄趾。三危安在。王逸曰：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

對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尚書：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於南海。按：黑水出張掖，山

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王逸曰：言僊人稟命不死，其壽獨何窮止也。洪興祖曰：黃帝素問：上古有真人，

飲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也。

對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淮南子：倣真訓：至德之世，徙倚于

訓：虛放遊乎北海，見士焉。玄鬚而鬻肩，軒軒然迎風而舞。笑曰：吾與漫汗期於九垓之外，不可以久舉臂而聳，遂入雲中。故仰視之，弗見。注：漫汗，不可知之也。漫，莫官切。汗，河干切。或並音去聲。

問鯪魚何所。魃堆焉處。王逸曰：魃堆，鯪也。一云：鯪魚，魃堆也。有四足。出南方。魃堆，奇獸也。○魃，渠希切。堆，都回切。

對 鱧魚人貌。邇列姑射。列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僊人焉。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也。經 魁雀峙北號。惟人是食。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魁雀。食人子厚注謂堆當為雀。按集韻。隴雀屬。同都。

邇切。則魁堆。即魁雀也。

問 羿焉彀日。烏焉解羽。王逸曰。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買切。散也。又佳。買切。刊也。按子厚之對。改烏為鳥。則彈日解羽。遂成兩事。若用王逸之注。引淮南之說。證之。則烏當如字讀。義雖通。則問對之言。各相戾也。彈一本作斃。作彈者誤。

對 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湯谷。居水中。有扶桑。九日居下。支左。大澤千里。羣鳥是解也。山海經。大澤千里。羣鳥之所解。問作烏字。當為鳥。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為鳥。風用此。以為對。故改烏為鳥。則與屈原之問。上下二句。各是一事。義不相配也。如舊說。為日中之鳥。而借解羽二字。以問於義。亦通。

問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王逸注。言禹以勤力獻進其焉。得彼翕山女。而通之于台桑。王逸曰。言道娶翕山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閔妃配合。配一厥身是繼。王逸曰。閔憂也。言禹所以憂桑之地。翕與塗同。說文。稽山也。閔妃配合。配一厥身是繼。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胡維嗜慾。不同味。而快量飽。王逸曰。言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紀綱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慾。苟欲快飽。衆人異味。衆人所嗜。以厭足其情欲。禹所嗜者。拯民之溺耳。

對 禹懲于績。翕婦亟合。荒度土功。呂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腋離。厥膚。莊子。禹治水。腓無腓。三門以不眠。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晁文公篇。呱呱之不盡。謂傷痛。

對 禹懲于績。翕婦亟合。荒度土功。呂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腋離。厥膚。莊子。禹治水。腓無腓。三門以不眠。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晁文公篇。呱呱之不盡。謂傷痛。

對 禹懲于績。翕婦亟合。荒度土功。呂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腋離。厥膚。莊子。禹治水。腓無腓。三門以不眠。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晁文公篇。呱呱之不盡。謂傷痛。

對 禹懲于績。翕婦亟合。荒度土功。呂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腋離。厥膚。莊子。禹治水。腓無腓。三門以不眠。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晁文公篇。呱呱之不盡。謂傷痛。

對 禹懲于績。翕婦亟合。荒度土功。呂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腋離。厥膚。莊子。禹治水。腓無腓。三門以不眠。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晁文公篇。呱呱之不盡。謂傷痛。

對 禹懲于績。翕婦亟合。荒度土功。呂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腋離。厥膚。莊子。禹治水。腓無腓。三門以不眠。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晁文公篇。呱呱之不盡。謂傷痛。

對 禹懲于績。翕婦亟合。荒度土功。呂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腋離。厥膚。莊子。禹治水。腓無腓。三門以不眠。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晁文公篇。呱呱之不盡。謂傷痛。

對 禹懲于績。翕婦亟合。荒度土功。呂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腋離。厥膚。莊子。禹治水。腓無腓。三門以不眠。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晁文公篇。呱呱之不盡。謂傷痛。

也。而孰圖厥味。卒燥中野。乾也。中一作于。說文。民攸宇攸暨。謂禹娶塗山氏之女。雖念繼嗣之重。而勤勞不也。○字一作字。暨當作暨。息也。詩。河酌民之攸暨。言水患既平。民得所字。養而安息也。

問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蜚。益一作孽。孽。王逸曰。益。禹賢臣。作爲也。后。君也。離。遭也。蜚。憂也。言禹以天下禪

也。蜚一作蜚。憂也。書。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說者曰。有扈氏與夏同姓。啓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于甘。故云。卒然離蜚。

對彼呱克臧。俾奴作夏。紀。帝禹爲夏后。而別姓。奴。氏。獻后。益于帝。孟子。萬章篇。禹薦益于天。益避禹之子

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諄諄以不命復爲叟者。曷戚曷孽。謂益避啓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歸。益而之

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諄諄以不命復爲叟者。曷戚曷孽。此天意也。初何憂焉。

問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王逸曰。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啓者。以其能憂思道德而伐之也。皆歸射籥而無害厥

躬。王逸曰。射。行也。籥。窮也。言有扈氏所行。皆歸於窮。惡故啓誅之。並得長無害於身者也。○籥音菊。

對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厥正。帝授柄以撻兇窮。聖庸夫孰克害。謂啓之賢。民賴以生。誅有扈氏之

問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王逸曰。后。君也。革。更也。播。種也。降。下也。言啓所以能變化更益而代益

對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垠。巨志切。休居以康食。康。食安食也。一康作倉。絕

不姑。姑不失。聖天胡往不道。天二字。無聖

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曰。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備修明禹業。陳列富商

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故騷經云。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注。夏。康啓子。太康也。

對啓達厥聲堪輿以呻呻與天地也辨同容之序帝以賀嬪嬪音賓又音類婦也

問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王逸曰勤勞也屠裂也言禹膺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墜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禹以勤勞修鍊之功故曰勤子也

對禹母產聖何謳厥旅背而生膺音謳于寶曰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彼淫言亂

嚙陟救切中也聽職以不處也謂無此理也

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王逸曰帝天也夷羿諸侯弒夏后相者也革更孽憂也言羿弒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為萬民憂患也羿五計切此乃有窮之羿非堯時

羿也左氏傳襄公四年虜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應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

對夷羿滔淫左氏襄公四年昔有夏之衰羿自鉏遷窮石因夏割更后相左氏傳哀公元年昔有過澆殺

甲澆五切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謂夷羿殺夏后

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曰胡何也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為白龍游於水旁羿

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射也汝今為蟲獸當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又

十日繳大風殺契十日繳大風殺契

對震儲厥鱗切白也集矢于皖華板切字當從目從完說文云大目也肆呌帝不諶氏林切誠失位滋慢莫晏切說文有

洛之嫖胡故切美容貌焉妻子狡女嫁人也

問馮珧利決馮音憑滿封豨是射王逸曰馮挾也珧音名也決射鞬也封豨神獸以快其情也○豨虛豈切通作豨方言諸

謂之也。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曰：蒸，祭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害堯乃使羿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按此言有窮羿亦封豨是射而反為民害也。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樂正夔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豨。有窮后羿滅之，帝謂天帝也。

對夸夫快殺。夸音誇，大音也。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怡我也。而濫厥福。

問泥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曰：泥，羿相也。爰，於也。眩，惑也。言泥娶於純狐氏，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對寒讒婦謀后夷卒戕。慈良切，殺傷也。左傳：襄公四年，羿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寒泥伯明氏之讖子弟歸自田，以家衆殺而烹之。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愚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荒氏夏遺，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荒棄于野，俾奸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身弧。謂泥謀殺羿，羿徒恃其弧矢而不悟也。

問阻窮西征巖何越焉。王逸曰：阻，險也。窮，窮也。越，度也。言堯放化而為黃能，巫何活焉。鉉死後化為黃能，入於羽山，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左氏傳：昭公七年，昔堯殛鉉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淵，音語作黃能，按能獸名，三足鼈也。二書皆出左氏，而自為同異，據言入于羽淵，當以黃能為是。蓋熊非入水之物，能，奴來切。

對鉉殛羽巖。鉉音衰，注云：禹父名。今從魚，詳舊本。鉉作餘字。化黃而淵。

問咸播秬黍，莆藿是營。王逸曰：咸，皆也。秬，黍也。黑黍也。藿，草名。營，為也。言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耕種於也，或非也。

對子宜播種稗。子一作子。○種微力切。又時力切。先種曰種。一曰長稼。稗也。稗音雉。後稱曰稗。一曰幼稼也。詩闕宮種稗。菽麥。于丘于川。維莞維蒲。○莞胡官切。又音官。說文。

草也可。以爲席。維菰維蘆。○菰音孤。蘆音盧。不徹以圖民以謹以都。

問何由并投而鮫疾修盈。王逸曰：疾，病也。修，長也。盈，滿也。由，用也。言堯不惡鮫而戮殺之，則禹不得嗣與民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鮫惡長滿天下也。○言禹平水土，民得種五穀矣。何由鮫惡長滿天下乎？所謂蓋前人之愆也。

對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激一作微。非是。魯國語：繇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繇之功。克頌厥祀。後世是郊。○謂繇既殛死，禹乃嗣與以繇化爲黃熊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問白蜺嬰葦胡爲此堂。王逸曰：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葦，白雲透蛇若蛇者也。言此有蜺葦氣透蛇相也。雲貌。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王逸曰：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儁，子儁化爲白蜺而嬰葦持藥與崔文子取子儁

言得藥不善也。天式從橫。陽離爰死。王逸曰：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惡。飛而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儁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王逸曰：言崔

對王子恠駭蜺形葦裳文褫操戈也。○褫，丑余切。奪衣也。猶憎夫藥良切。不明也。終鳥號以游切。呼也。刀奮厥

籛筐芻漠莫謀。○芻，呼骨切。冥味之詞。形胡在胡亡。

問萍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萍，萍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興則雲起而雨下。獨何以興之乎？

對陽潛而鬻。取亂切。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對陽潛而鬻。取亂切。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對陽潛而鬻。取亂切。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對陽潛而鬻。取亂切。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對陽潛而鬻。取亂切。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對陽潛而鬻。取亂切。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問撰體協脅鹿何膺之王逸曰膺受也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

對氣性以神爰有奇軀脅屬支偶也屬音燭連也兩勝尸帝之隅

問鼈戴山抃何以安之王逸曰鼈大龜也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鼈

對宅靈之丘掉焉不危鼈厥首而恆以恬夷列子湯問驚渤海之東有五山焉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

所運著帝命禹疆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問釋舟陵行何以遷之王逸曰釋置也舟船也遷徙也言龜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

今釋水而陸反為人

對要釋而陵要當作惡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尙窄之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

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帝憑怒使滅龍伯之國使陋侵小龍伯之民使短

問惟澆在戶何求于嫂王逸曰澆古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言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何少康逐

犬而顛隕厥首王逸曰言夏后少康因田獵

對澆嫪以力嫪音勞姑也聲類嫪嫪戀惜也兄塵聚之塵音幽牝鹿也康假于田肆克字之

問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王逸曰女歧澆嫂也爰於也言女歧與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王逸曰逢

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澆

因斷之故言易首為遇危殆也

對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一無既裳二字

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王逸曰湯股王也旅衆也言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已獨何以厚待之乎

對湯奮發旅爰以偃拊○癸居誅切桀名也區委羽切拊裴甫切區拊切問拊野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詰去吉

式亮切饋也詳見尙書仲施之譜孟子滕文公篇

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王逸曰覆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

對康復舊物尋焉保之○焉於虔切安也左氏傳襄公元年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緡

尋乃有過澆非少康也王逸注非是子覆舟喻易尙或艱之厚亦以康復舊物爲言承逸之誤也

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王逸曰桀夏亡主也蒙小國名也妹嬉何肆湯何殛焉王逸曰言桀得妹嬉肆

也○妹莫撥切嬉一作喜許其切晉國語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嬉女焉注有施喜姓之國妹嬉其女也

對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啓厥伐謂桀伐蒙山而得妹嬉民棄不保馴致南巢之伐也淮

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鰥王逸曰舜帝舜也閔憂也無妻曰鰥言舜爲布衣憂憫其家堯不姚告二女何

親王逸曰姚舜姓也言堯不告舜父母而妻之也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親附乎伊川程氏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堯命舜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爾堯之告也以君治之而已

對瞽父仇舜鰥以不懼謂瞽也仇舜而鰥在下偶也二堯專以女尼據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媯于

于虞劉向列女傳茲俾胤厥世惟蒸蒸翼翼尙書堯典父頑母嚚象于媯之汭媯水之汭舜之所居也

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王逸曰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王逸曰璜石次玉者

子歎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膳約胎如此則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

對紂臺于璜箕克兆之璜音黃美玉也紂為璜臺知其有必亡之兆者

問登立為帝執道尚之王逸曰言伏羲始作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為帝誰開道而尊尚之也

對惟德登帝師以首之謂伏羲有德而民登以為帝師一作帥登帝謂匹夫而有天下者舜禹是也

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王逸曰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媧古華

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腸化為此神列子女媧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有大聖之德淮南子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榆生擘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對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一本曰下化七十工獲詭之事謂女媧之

問舜服厥弟終然為害王逸曰服事也厥其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王逸曰言象

豕之心燒廩竈井欲以殺舜然終不能危敗舜身也

對舜弟眡厥仇眡與視同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史記舜紀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更娶妻

母與弟日以謹篤劉向列女傳瞽瞍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時惟其戕汝時惟其焚汝

汝衣裳鳥工往舜既治廩旋階瞽瞍焚廩舜往飛復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時亦惟其戕汝時其掩汝

汝去衣裳龍工往舜潛出井犬斷于德○斷魚斤切疑當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鼻毗至

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倦遊錄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去兩州各二百里岸有廟即象祠也

問吳獲迄古南嶽是止。王逸曰：獲，得也。迄，至也。古，謂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求採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執期

去斯得兩男子。王逸曰：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曰吳立，以爲君，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兩男者，謂太伯仲

雍二人也。去一作失。

對嗟伯之仁，遜弟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謂吳國得賢者如太伯，讓王季而居南嶽之下，仲雍亦去

謂仲雍也。遜，季一作遜弟。史記吳世家：吳太伯弟仲雍，皆古公亶父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而有

聖子昌，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犇荆蠻，以避季歷。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

家，立爲吳太伯。卒弟仲雍立。

問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逸曰：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飾以

滅喪。王逸曰：言湯遂用伊尹之謀伐夏。○饗，叶音去聲，飲也。

對空桑鼎殷，諂羹厥鵠。列子：伊尹生於空桑，注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神告曰：白水出而東

得嬰兒，空桑之中，故命曰伊尹。獻其君，令庖人養之。史記：殷紀：阿衡惟軻，知言，闡焉以爲不。○軻，孟子名也。

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貢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惟軻知言，闡焉以爲不。○軻，孟子名也。

又音閑，視也。與，覲同。不與，否同。孟子：公孫丑篇：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萬章篇：萬仁易，愚危，夫曷揆

章問曰：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然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仁易，愚危，夫曷揆

曷謀，咸逃叢淵。孟子：離婁篇：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爲淵。唐后以劉，謂以仁格，愚人將

雄魚焉。唐后，謂桀也。劉，說文：殺也。揚

問帝乃降觀，下逢伊摯。王逸曰：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

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王逸曰條鳴條也黎衆也說喜也言湯行天下之

對降厥觀于下匪摯執承謂相湯以成功者條伐巢放伊訓篇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仲虺之誥篇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

南巢於民用潰厥疣于求切附以夷于膚夫曷不謠謂鳴條之伐南巢之放如民之繼疽決而膚革平安

來我后后

問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王逸曰簡狄帝譽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待帝譽於

也喜高辛氏黃帝曾孫也喜協音平聲悅也

對譽狄禱禩音梅天子求子之祀記契形于胞○契私列切說文高辛氏子字與高

也殷居侯丘候二切說文鳥子生哺者按簡狄所而恠焉以嘉謂譽狄禱禩得契於乙殷何有也史記殷

妃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詩玄鳥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注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命玄

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王逸曰該包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修

季德求之則恆既非人名則該豈人名乎子厚之言

對該德胤孝考一作蓐收于西元注曰該為蓐收也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憲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

水使該為蓐收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注蓐收金正也該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山海經四方

西阿公覺召史醫占之史醫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所取者本此

問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王逸曰：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遺腹子曰少康，後為有仍牧正。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則滅有扈者啓也。非少康也。又左氏傳：襄公四年，少康滅澆於過，則滅澆者少康也。非有扈也。明矣。今逸之注，以為少康殺澆，澆滅有扈，誤矣。此蓋言禹得天下，以揖讓而啓，用兵以滅有扈也。

氏有扈氏子孫遂為牧豎也。

對牧正矜矜澆扈爰踏。蒲墨切。儻仆也。王逸注非是。子厚之對豈非亦承其誤歟。

問干協時舞何以懷之。王逸曰：干，求也。舞，務也。協，和也。懷，來也。言夏后相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時務，調和百姓，使之歸己，何以懷來者也。

對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狃，數也。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按此。王逸注誤。

問平脅曼膚何以肥之。王逸曰：言紂為無道，諸侯背畔，天人乖離，懷憂平曼膚，一作受。何以肥之，羶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

對辛后駭狂。辛謂紂也。○駭，五駭切。童昏也。無憂以肥，肆蕩施厥體而充膏于肌，畜寶被躬，焚以旗之。史記：殷本紀，武王入登鹿臺，衣其寶玉之衣，赴火而死。武王遂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

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王逸曰：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曰：言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入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之乎。

對扈釋於牧力使后之豎。謂有扈氏釋牧也。民仇焉，寓也。寓，於度切。安啓牀以斲，側略切。斲也。謂有扈氏不安。

問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逸曰：恆，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修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

對王逸曰：營得也。班，徧也。言湯往田獵，不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惠祿於百姓也。

對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惠祿於百姓也。

對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惠祿於百姓也。

對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說文特牛父也。匹角切。見上註。夫惟陋民是冒而不號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問昏微循迹有狄不寧。王逸曰昏闇也。循邈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為淫佚。夷狄之行不可以安其身也。謂晉大夫解居父也。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曰言解居父聘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洗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獨不愧也。

對解父狄淫遭慙以報。○解胡買切。父方武切。報乃板切。面愧赤也。言解父之曰女傳陳辭女者陳國探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使於宋道過陳遇探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吾將舍女乃歌墓門一章又曰為我歌其二章大夫曰其謀則是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其人大國之問因之以饋饋加之以師旅。

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王逸曰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從上竇之終不能害舜舜為天子封象於鼻而後嗣之子孫長為諸侯。

對象不兄龔。居容切。集韻云與恭同。說文肅也。而奮以謀。奮一作肆。蓋聖執凶怒嗣用紹厥愛。謂象雖肆害舜之謀而舜不藏。

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王逸曰有莘國名也。爰於也。極至也。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曰小臣謂巡從有莘氏乞包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

對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於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對之謂湯東巡狩而得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為不然也。

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王逸曰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

是得為不然也。

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林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幸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

對胡木化於母以蝎厥聖蠱蟲又許蝎切木中喙鳴不良說文口也謾以詭正盡邑以墊都念切下孰譯

彼夢○譯夷益切傳言也事見列子注見前對之意以為不然謂

問湯出重泉夫何臯尤王逸曰重泉地名也言桀拘湯於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法之不審也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王逸曰帝謂桀

徒了切倉頡篇挑招呼也或他獨切挑

對湯行不類重泉是囚泉○重傳容切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遠虐立辟婢亦切法實罪德之由謂湯之行與

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讎謂湯從衆欲以割之非湯之所忍為

問會量爭盟何踐吾期王逸曰言武王欲伐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

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矣以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

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期也○禮與朝同詩會朝清明書牧誓篤時甲子味爽武王朝至

對膠鬲比蔡○鬲音隔又音歷商之賢臣也毗至切雨行踐期捧盃救灼○盃於溟仁與以畢隨鷹之

咸同得使萃之

問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曰且周公名也嘉美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

詞贊說曰呂望周公親相武王率師以伐紂心非不吉妖而不祥星變又凶何可聽也故曰叔旦不嘉

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王逸曰揆度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公

度天命以告武王發而卒乃足成周之命令以殺商受且又咨嗟自嘆耶夫湯放桀武王伐紂其事一也孔子之論韶武獨以武為未盡善而不及湯豈非湯嘗引過自咎以予有慚德且恐來世以台為口

實則所以杜百世之亂者猶未忘也武王獨未有一言及此周公所以不嘉豈無其意哉周公之於紂則君也於武王則親也周公豈固愛親之私心而滅君臣之大義哉為天下計也至於定周伐商之

命而終於克商者乃以是耳原之言有及於此

對頸紂黃鉞史記周本紀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且執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周公雖幸武王應天順人敷福錫

也考之周書其詳可得而推矣

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王逸曰言天地始授殷家以天下其德位安所施用乎善施若湯也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王逸曰言殷王位已

何乎罪若紂也

對位庸庶民仁克蒞之紂淫以害師殛之謂武王之仁足以庇民而紂之不道衆所共棄也○坻部鄙切毀也

問爭遣伐器何以行之王逸曰伐器攻伐之器也言武王伐紂發遣並驅擊翼何以將之王逸曰言武

並戰馳戰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免藻謹呼奮擊獨呼以將率之也○太公六韜曰翼其兩傍疾擊其後擊翼蓋兵法也免藻謹呼一作如鳥噪呼

對咸道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顛禦謹舞靡之謂天子咸避虛政而干戈攻伐之器皆爭先而行前歌後舞

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王逸曰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王逸曰厥

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乎此為越裳氏

對水濱翫昭荆陷弑之昭謂周昭王也左氏傳僖公四年齊侯伐楚管仲曰昭王南征而不復楚人是問

載之涉漢船壞而溺史記昭王之時王道微君其問諸水濱注昭王成王之孫南巡至于楚楚人以膠船

缺南巡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繆迓越裳疇肯雉之越裳重譯而獻白雉昭王不顧其德不

能致乃南巡狩欲親迓越裳而求白雉焉

問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貪也集韻梅毋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

善穆王乃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環理天下夫何索求王逸曰環旋也

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既之欲以懷來也是環理天下夫何索求言王者當修道

德以來四方求索之乎乃

對穆惜祈招○穆毋巨切不明也招常搖切又音招逸詩篇名祈父周之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也

獲沒於祇宮猖洋以遊輪行九野惟恠之謀耳之騶西巡狩樂而忘歸胡紿娛載勝之獸觴瑤池以迭

謠○給徒愷切欺也載音戴禮記載與戴同山海經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載勝善嘯居洵水之涯前

見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修遠山川問之將子無死倘能復

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此所謂之選謠也按列子載穆王肆意遠遊命駕

八駿之乘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乃獻白鶴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通以洗王之足遂宿于崑崙之阿

觀皇帝之宮遂實於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修遠山川問之將子無死倘能復

問妖夫曳銜何號乎市也號呼曰妖惟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也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衰

也夏帝卜請其釐而藏之於是龍亡而釐在櫝而去之傳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流

于庭化為玄龜以入王宮後宮童妾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騎

曰。擊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哀而收之。亡葬於襄。襄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是為襄。奴。王見而愛之。生子棄。妖服。竟廢申后。以襄。奴為后。後西夷犬戎。遂殺幽王。驪山下。

對。孺賊厥洗。爰壓其弧。也。擊於鞞。切。山桑木。幽禍。挈以夸。幽。謂幽王也。憚。裹以漁。漁。色。諫尸。謗屠。孰鱗。滌以徵。龍吐沫也。而化龍是辜。罪幽王。淫刑嗜殺。以自取滅亡。未可盡歸之於妖。夫化龍之徵也。

問。天命反側。何罰何佑。王逸曰。言天地神明降與人之命。反側。無常善者佑之。惡者罰之。

對。天邈以蒙。人。以離。為。通音私。說文。姦。喪也。韓非子曰。倉頡造字。自營。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問。齊桓九會。卒然身殺。王逸曰。言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蟲流出尸。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罰佑之。不常也。

對。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謂齊桓九合諸侯。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卒至見殺。非天道。兵車九合之說。國語。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范注。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六年會幽。僖公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寧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有功也。孫明復尊王發微。桓公之會十有五。范寧所言之外。僖公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是也。孔子止言其九者。蓋十三年會北杏。桓始圖伯其功。未見十四年會鄆。又是伐宋。諸侯會洮。會鹹。會牡丘。會淮。皆有兵車也。故止言其會之盛者九焉。

問。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王逸曰。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忠直之言。而專用讒諂之人也。

對。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僂。寵無僂字。諸本多。王逸曰。服。事也。言紂惡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專用讒諂之人也。

問比干何逆而抑沈之王逸曰比干聖人紂諸父也雷開何順而賜封之王逸曰雷開佞臣也阿順於

或作而賜封之金

對干異召死劉向新序紂作炮烙之刑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

得人以死爭道強諫紂怒曰吾聞雷濟克后謂紂自惑亂棄賢用讒比

問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王逸曰聖人謂文王也卒終也言文王仁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王逸曰梅

也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怒乃殺之也見之則被髮佯狂也○梅音況紂諸侯號醢音海肉糝

對文德邁以被芮鞠順道謂文王之德純一虞芮質厥成而天下無異志也○芮如銳切謂虞芮也鞠居

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盡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

讓以其所爭田為閑田而退醢梅奴箕淮南子傲真訓桀紂權生人幸諫者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以自悲

忠咸喪以醢厚此兩語疑當與前紂讒詔是服

問稷維元子帝何篤之王逸曰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篤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迹恠而履

厚也與薦同投之于冰上烏何煨之王逸曰投棄也煨溫也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

也對棄靈而功篤胡爽焉棄后稷詳見生民詩史記周本紀后稷其母有郃氏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見巨

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初欲棄之因

名曰翼冰以炎。蓋崇長焉。

問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王逸曰：馮，大挾持也。言后稷長持大強弓挾箭矢，桀然有殊異，將相之文才。

矢而將之以殊能者，武王也。洪興祖曰：此與下文相屬。馮如上文馮，馮之馮，言武王多材多藝，能馮弓挾子厚引詩以對承逸之誤也。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王逸曰：帝謂紂也。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業，致天

也。切一本作功。

對既岐既嶷。魚力切。一作嶷。詩云：克岐克嶷，小兒有知識之貌。岐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尙焉。謂紂有凶德，武王能紹后稷之業也。

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曰：伯昌，謂文王也。秉，執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之牧也。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王逸曰：徹，

壞也。社，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言已受天命而有殷國，徒以爲天下大社也。

對伯鞭于西。尚書：西伯戡黎，正義曰：西伯，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國在化江漢滸，厓也。詩：漢廣篇。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易岐社以太。岐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禮記曰：王爲羣姓之社，曰太社。岐嘗有社矣。

國之命以祚武。武，武王也。

問遷藏就岐，何能依。王逸曰：言文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也。

對踰梁橐囊，羶仁蟻萃。公劉之居邠也，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至太王爲狄人所侵，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則遷藏就岐，乃王跡之所化也。故歸市之衆如蟻之羶，羶也。莊子

徐無鬼篇：蟻羶羊肉，羶也。

問殷有惑婦，何所譏。王逸曰：惑婦，謂妲己也。譏，諫也。言妲己惑誤於紂，不可復譏諫也。

王逸曰：惑婦，謂妲己也。譏，諫也。言

對姐滅淫商。痛民以亟去。○姐丹逢切。紂妃。姐己也。痛音敷。又普吳切。病也。亟訖力切。疾也。國語。

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王逸曰：茲此也。西伯文王也。言紂醢梅伯。何親授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王逸

帝謂天帝也。言天帝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一作上帝之罰。

對肉梅以頰。烏不台訴。○烏恐作曷。台音怡。我也。史記殷本紀：紂醢九侯。并脯鄂侯。西伯聞躬殄祀。伯所以訴于天。此天所以親致紂之罰。故殷之命至于絕而不續也。殄與殊同。

問師望在肆。昌何志。王逸曰：師望謂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太公在市肆。鼓刀揚聲。后何喜。王逸曰：后

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喜協音去聲。悅也。

對牙伏牛漁。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尚者。東海上人。姓姜氏。以漁釣于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河。內汲人有積。內以外萌。岐目厥心。瞭顯光。○瞭虛皎切。目明也。賦與視同。謂太公望隱於屠牛。漁於渭

奮刀屠國。以髀髓厥商。○髀音陛。又必爾切。股骨也。髓音寬。髀上也。前漢賈誼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故須斤。

問武發殺殷。何所悒。王逸曰：言武王發欲誅紂。載尸集戰。何所急。王逸曰：尸主也。集會也。言武王伐紂。夫

誅為民除害也。

對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謂武王伐殷。欲救民於虐。不敢不敬。承文謨以卒此武。懼

有所不敢。在武王則不敢不敬。承文謨以卒此武。懼

對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有所不敢。在武王則不敢不敬。承文謨以卒此武。懼

對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有所不敢。在武王則不敢不敬。承文謨以卒此武。懼

也。故載文王木主以討紂，有所不得已焉也。發武王名也。栗謂以栗為主也。史記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也。

問伯林雉經，維其何故？王逸曰：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何感天抑慝，地字。夫誰畏懼？王逸曰：言驅其寃感天，又謂逐羣公子，當復誰畏懼也。

對中譖不列，恭君以雉。左氏傳：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歸，生奚齊。驪姬嬖，欲立其子，使太子居廟，注維經頭棺而懸死也。禮記曰：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胡嬖訟，嬖賊與蚘同，蚘也。蟻說文云：蟲，則行者，蟻音。而以變天地，謂以嬖說可以變天地也。

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王逸曰：言皇天集命而戒懼也。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王逸曰：言王者既循至使天下矣，又何爲至使他姓代之乎？

對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意以棄，天又祐之。謂皇天惟相有德以集厥命，後世子孫不能恐胤，意以自棄，則將祐下民而作之君，所不免也。

問初湯臣摯，後茲承輔。王逸曰：言湯初舉伊尹，以爲凡臣耳。後何卒官湯，尊食宗緒。王逸曰：卒，終也。緒，命終爲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于子孫者乎。

對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擊伊尹名也。

問勳闔夢生，少離散亡。王逸曰：勳，功也。闔，吳王闔廬也。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爲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曰：壯，大也。言闔廬少小離亡，吳王子孫世盛也。伍子胥爲將，大有功勳也。

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曰：壯，大也。言闔廬少小離亡，吳王子孫世盛也。伍子胥爲將，大有功勳也。

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曰：壯，大也。言闔廬少小離亡，吳王子孫世盛也。伍子胥爲將，大有功勳也。

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曰：壯，大也。言闔廬少小離亡，吳王子孫世盛也。伍子胥爲將，大有功勳也。

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曰：壯，大也。言闔廬少小離亡，吳王子孫世盛也。伍子胥爲將，大有功勳也。

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曰：壯，大也。言闔廬少小離亡，吳王子孫世盛也。伍子胥爲將，大有功勳也。

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曰：壯，大也。言闔廬少小離亡，吳王子孫世盛也。伍子胥爲將，大有功勳也。

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曰：壯，大也。言闔廬少小離亡，吳王子孫世盛也。伍子胥爲將，大有功勳也。

對光徵夢祖闔廬名也○憾離以厲，彷徨激覆音皇，彷徨也，而勇益德邁言闔廬少小被放於外不得立及其壯大終能厲其武勇

問彭鏗樹雉，帝何饗王逸曰：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商，至周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錢音煎。

對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謂王逸所注也

問中央共牧，后何怒王逸曰：牧，草名也。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蠶蟻微命，力何固。

辭贊說曰：王逸注無所據，引不可信。原意謂中央者，中國也。共牧者，共九州之牧也。若使中國共牧無

所戰爭，則君何怒而有討乎。今蠶蟻微命而好爭，其力甚固，蓋蠶有毒而蟻好鬪，故也以喻上失其政，

九州無牧，諸侯戰爭，不可禁止，以讒當時之事耳。或謂原因見楚之宗廟有岐首之蛇，如今古祠中多

畫毒蛇怪物之類者，故因以諷焉。不可知也。

對媿齧已毒媿，胡對切。說文：蠶，古蠶字。蝮音若痛也。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式亦切。蟲行

及卑蠶之子抱而為己子也。夫何足病。

問驚女采薇，鹿何祐王逸曰：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北至回水，萃何喜。王逸曰：萃，止也。言

於回水之上而得鹿，遂有福喜也。

對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對以為避禍得鹿，亦偶然耳。

問兄有噬犬弟何欲王逸曰兄謂秦伯也噬犬齧犬也弟秦伯也伯弟伯弟也言秦伯有噬犬弟欲請之易之以百兩卒無祿王逸曰言秦伯不肯與弟鍼犬鍼以百兩

對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問云百兩蓋謂車也王逸以為百兩金誤也○鍼其鹽切奔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

問薄暮雷電歸何憂王逸曰言風原書壁所問略說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厥嚴歸何憂王逸曰言風原書壁所問略說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厥嚴

不奉帝何求王逸曰言楚王惑信譏候其威嚴當日墮伏匿穴處爰何云王逸曰爰於也云言也吾將不可復奉成雖從天帝求信神無如之何

荆勳作師夫何長先王逸曰荆楚也師衆也勳功也初楚邊邑處吳與吳邊邑處女爭採桑於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楚為此與師攻滅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風原又諫言我先為不直怒不可長久也一非先字史記吳世家吳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

對咨吟于野胡若之狠王逸曰欲使嚴墜誼殄丁厥任閔原當此禮義合行違匿固若所吟○吟音伊嘔音

忿毒意誰與謂原伏匿草野尚與醜齊徂秦昭厥詐讒○昭徒濫切與登狡庸咈○咈音勿甘恬禍謂楚懷王之時秦欲伐齊與楚爭地張儀詐之

凶亟鋤夷復不可化徒若罷謂楚懷王之時秦欲伐齊與楚爭地張儀詐之與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懷王怒舉兵伐秦大敗於丹陽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時秦昭王欲與懷王會王欲行屈原諫之曰秦虎狼之心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信子蘭言竟行遂死於秦此對之意

問吳光爭國久余是勝王逸曰光闔廬名言吳與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天勝我也

對闔綽厥武滋以侈頹闔謂吳王也

問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王逸曰子文楚令尹也子文之母郈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

對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左氏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郈生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郈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穀奴口切於音烏菟音徒

問吾告堵敖以不長按王逸謂堵敖楚賢人非是

對款吾敖之闕以旅尸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堵敖楚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逸注以爲堵敖爲楚賢人大謬按左氏傳莊公十四年楚子滅息以息嬀歸

生堵敖及成王焉楚子文王也莊公十九年柱敖立二十三年成王立杜敖即堵敖也則堵敖乃成王之兄子厚以爲文王兄亦誤矣楚懷王爲秦昭王所詐令會武關強留之要以割地懷王卒死於秦此謂旅也尸

問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王逸曰屈原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號忠直之名以顯彰後世乎誠以同姓之故中心慙慙義不能已也試一作誠予一作與

對誠若名不尙曷極而辭謂屈原苟無尙名之心則天問曷極其道如此一本云食姑不失聖人胡往不道

問答

晉國公晉人實以堯之故都為重故設武陵之問而悉以晉之名物對一曰晉之山河表裏而險固二曰晉之金鐵甲堅而刃利三曰晉之名馬其強可恃四曰晉之北山其材可取五曰晉之河魚可為俸觀六曰晉之鹽寶可以利民七又先言文公霸業之盛而後以堯之遺風終焉其為文可謂工矣吳無咎嘗取此文附續楚詞其系有曰枚乘七發蓋以徵諷吳王漁母反晉問亦七蓋教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吳子先生晉人也公河晉之故宜知之有封字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

故封太行倚之也太行在澤州晉城縣一云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則此山當在二州之界首陽起之首陽山在河東

蒲阪縣華山之黃河迤之黃河之源出自崑崙循雍州北微達華陰至於德州而大陸靡之書大陸既作

北鹿北澤名也按通典在趙州昭慶縣即隋大陸縣地有大陸澤又或巍而高或呀而淵呀虛加景霍

云深州有陸澤縣亦在此則此澤當在二州之界也陸受也或巍而高或呀而淵呀虛加景霍

汾澮晉語景霍以為城汾河澮澮以為淵當在二州之界也陸受也或巍而高或呀而淵呀虛加景霍

為平川而侯之都居晉侯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撐抽拔也拒音巨聲呀鬱怒聲語不入

深貌○警五交切呀若熊羆之咆○熊音雄羆音虎豹之嘯○嘯音終古而不去攬秦搏齊切持也當者失

許加切一本有焉字若卵就壓若泰山之壓累振振業業覲關蹠戶覲伺視也蹠踏也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

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載之翔舞○戴余專洄水之容與○洄音回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

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崐崙入于天淵黃河見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

界西鄙匈奴單于衝奔太華太華即華岳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混音渾潰潰濁糜沸房吻切湧也龍羅

詭恠攻似龍而大鼉水蟲力至猛能于汨汨騰倒馱越馱音佚委泊涯淡澹水呀呷欲納呷吸呷也

欲大獸也呀虛加切摧雜失墜其所蕩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呼撼撼音呼撼撼音呼撼撼音呼

也鷓字諸韻無之一本作頷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滿汙洞踏者湖激有聲浮亦水鳴聲

沓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輻之所負船前刺權處軸船後施楫處又漢律名撞橋之所御撞

傳江切橋音鱗川林壑墮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搖目也榛榛云云榛音榛一本作百舍一赴若是何

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倍二十六年左傳子犯曰若備敗

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史記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山河必無害也此晉人之

藉也藉或作籍願聞其他藉云籍記也

先生曰太鹵之金太鹵太原晉陽棠谿之工棠谿屬蔡州史記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卒之劍火化水淬

取內切器備以充為棘戟也為矛前矛也建於為鍛音殺長為鈞音箭為鏃音箭為鏃音箭為鏃音箭

滅火也矢金鏃出太白太白星名註西漢徵虜收昭二十九年左傳少昊氏之召招搖招搖北斗七星也春

翦羽曰鏃志太白兵象也徵虜收昭二十九年左傳少昊氏之召招搖招搖北斗七星也春

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伏蚩尤漢武帝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亘天蚩尤

開陽第七搖光搖光即招搖也晉志招搖主胡兵伏蚩尤星隋志旋星散為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

方蕭蕭裊裊山宜切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

之如縈浩浩奔淋淋滌滌淋以水沃也滌酒也熒熒的的音螢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徒甲切目出

寒液液源也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鑠雲破霄鑠式切跼墜飛鳥漢書飛燕跼

文跼切墮落也○跼音林滌音迪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周禮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角也者

都牒切又它協切甲七屬兕甲六乃使跟超掖夾之倫○跟音根足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切遠視也北嚮羣夷失氣言也

屬○屬音注魏之武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

祖左傳鄭伯肉祖牽羊以逆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

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傳二十八左傳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此云先軫言恐誤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傳二年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杜預註屈晉地名生良馬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

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燒熒音洗溶溶紘紘輻輳麟麟下音雷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醜莫江切駭

然而陰○黓音掩炳然而陽若旌旆旗幟之煌煌音熾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致音若江漢之水疾

風驅濤擊山盪壑○盪音蕩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源槁水竭迴食野赭音者浴川盛浪噴震播灑○噴音問

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恂悅恂悅狂貌上齒兩切開合萬狀喜者鵠厲怒者人搏決然盆

躍○盆蒲千里相角風驟霧鬣○鬣音祖紅斷山抉壑燭音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攬

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倪結切鬪目相馴聚洩更嘘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上古了切仰乳俯

齧下沒切。蟻雜蠱集終也。蝻音也。啾啾漶漶上林賦漶漶鼎沸註謂水激。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

手飛糜。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見傳二年。御以王良哀二年左傳郵良曰我兩鞬。超以范鞅襄二

年左傳范鞅逆魏舒。軒以欒鍼成十六年左傳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欒公以。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

請驂乘持帶遂超乘。軒以欒鍼出於淖已上四子皆晉之臣。樂音驚。鍼音鈐。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

是何如。李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昭四年左傳司馬侯曰恃險

也。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焉不可以為固也冀北即冀州之北請置此而新其說。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周禮仲冬

涸內貞。藩液不行左傳猶拾藩也說文藩汁也。乃墜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岩崖之欹傾。澗壑之紆

縈。凌噴吮之杪顛禮峽山銳杪說文云木標末也即枝。漱泉源之淦潯淦沈也潯水回貌。根絞恠石

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轡。栉填層谿栉削木札樸也陳

廢切。丁丁登登詩曰伐木丁丁。硲硲稜稜硲石聲一曰硲碩堅也稜四方。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

潰潰瀟瀟。洶洶薨薨洶洶也一曰洶湧水聲也。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屨捐殺屨

音摧。嶧塊北嶧山峻貌塊壓也北山曲也賈誼賦塊北無。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列子湯

工氏與顛。須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鷓鴣鶩鶩爾雅鷓鴣似鷓而某樹者為白鷓曲頸為

天柱絕地維。張湛註。不周山在西北之極。鷓鴣鶩鶩爾雅鷓鴣似鷓而某樹者為白鷓曲頸為

音昆。灌秋倉。號鳴飛翔。羆狂虎兇。龜劉也。似狸。能捕獸。祭天。軒胡。奔觸。驚慄。伏無所入。遞無所脫。然後斷

度收羅魯頌是斷是削危顛秦神驅石以梁大海三齊略記曰秦始皇作石梁欲過海觀日出處於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

猶爾至今抵曲鱗蹙匯流雷解水合流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下字下或摺拉頰踏摺敗也

合切亦通作摺掉首軒尾草爬土○掉昨沒切湏入重淵○湏胡動切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

旋滔山觸天既淳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崿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

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六國時趙王故臺在邯鄲城中連聚非一故名叢臺史

殿阿房張衡東京賦云趙建叢臺於後註趙武靈長樂未央漢宮闕名曰長安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武

王起又云秦政利甯長距乃構阿房○房音旁長樂未央有長樂宮未央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武

太初元年起建章宮在未央宮西昭陽亦殿名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不患無人患

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禡祁既成諸侯叛之昭公八年左傳

晉侯方築禡祁之宮至昭十三年晉成禡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杜預註禡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禡音斯亦作虺祁巨之切

先生曰河魚之大黃河也上迎濤波秦始皇八年河魚大羅壅津涯羅字無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

矢而縱觀焉矢陳也隱五年左傳隱公矢魚于棠大罟斷流脩網巨山罩罟罟麗詩烝然罩罩○罩陟教

蜀註罟曲梁也張衡西京賦曰設罟罟註云魚網音獨鹿按唐韻罟織紙其間巨舟軒昂佗佗迴環水師

古賣切又胡卦切皆不說是魚網今上文四物皆是魚網當音獨鹿織紙其間巨舟軒昂佗佗迴環水師

更呼聲裂商顏商山名在商州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居耶拔鯨鱗○鯨大魚鱗魚脊上骨戮

白鼈音元似逐毒螭螭如龍而黃無角毒吐馮夷清冷傳曰馮夷華陽濱鄆隘首立水涓攪攪流離古巧

切 搥縮推移梁會網蹙騰天彌圍掉躡擁躡躡人不能行也躡跳以登夫歷山之垂歷山在如川之歸如

山之摧一作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淪水成紋曰漣小波為摛奇文摛丑出恠鱗騰飛濤

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織音灼生絲頓踏而取之踏一作陪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呀張口嚇

加切口拒人呀虛復就嚮切嚮力莫保龍籍具糅五味也具一作甘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

夫魴鰭鮪鯉鱣鱧魴鱖之瑣屑蔑裂者鱖音沙鰭音響鮪音消鯉音里鱣音偃鱧音禮魴音防夫固不

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壓伏腥膏烏鹵開鱸炙之美則掩鼻蹙頰阿葛賤甚

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猗氏縣屬河東猗氏之鹽即晉寶之大者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

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塋畦畹之交錯輪囷陸稻中畦又田五十畝曰畦三若稼若圃斲兮勻渙兮鱗鱗

邇瀾紛屬邇瀾音彌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醜流醜山宜切交灌互澍互差五也澍說文澍生萬物互

若枝若股委屈延布風一曲脈寫膏浸溼濕滑汨汨汨音骨又越筆切彌高掩庫與卑漫壠冒塊

壠田中高處壠音中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溲瀛霈濊溲瀛水絕遠貌濊水聲或曰偃然成淵澹然成

川澹音平聲澹澹大水貌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漉音甘鹵密起鹵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澹澹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水孕靈富媪后土富媪

媼女老稱也坤爲母不愛其美禮記地不愛其寶無聲無形熒結迅說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幕幕

故稱媼胡約二切明奮債離析切方問鍛圭椎璧狀小治圭璧皆音鹽之眩轉的礫音縣乍似隕星

也音覓一作暮及地明滅相射減一作激冰裂雹碎體從增益力孔切下子孔切大者印漢書印小者珠剖涌者如坻音

又典禮切水滂均者如缶日晶熠煜晶日精燿燿羊入螢駭電走巨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斂合集舉而堆之

皓皓乎縣圃之巍巍縣圃在崑崙上巍音危皦乎皦乎漾乎狂山太白之淋漓扶風皦古了切漾弋沼切駭化變之

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驪與西出秦隴南過樊鄧樊鄧漢縣也鄧鄧州也北極燕代東逾

周宋家獲作鹹之利書潤下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征稅其賚天下也賚利與海分功與海

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成七年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

子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近寶公室乃貧說文鹽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

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

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賈生過秦論曰囊括曹衛解裂宋晉文公率齊秦救之孤突曰楚

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魯鄭震恐鄭以其無禮於晉定周于温昭叔之難居于鄭

齊宋免矣文公於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地二十五年文公取昭叔于温殺之于臨城迎王于鄭四月王入于王城奉册受錫夾輔糾遯以爲侯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

河東先生集 三 問答

四十七

形矢百級弓矢千。桓鬯一。由虎賁三百人。曰。齊盟踐土。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低昂玉

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

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謂朝聘。公侯大夫策文馬。文九年。左傳。宋人以文馬

為文。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周禮。室中度以几。堂上度。大小定位。左右

有秩。禽牢餼饋。周禮。掌客。諸侯之禮。上公乘禽日九十雙。饗餼九牢。諸侯。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傳。孔子曰。

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註云。嘉樂。鐘磬。宴有庭實。莊二十二年。左。登降好賦。謂賦詩。犧象畢出。犧象。皆樽名。犒勞贈賄。勸功

曰。勞賄。貨賄也。勞。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車也。鐘鼓丁寧。鼓。宣四年。左傳。伯棼射王汰。轉及。以討

不恭。車埒萬乘。勞。埒音。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其號令之動。若水

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

仁義而用天下。一作此以力假。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

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取諸侯之意。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

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三河。河東。河南。河北道也。蓋河東道之河中府蒲阪縣。舜所都。絳州夏縣。

黃帝之都耳。漢書。貨殖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王者所更居也。而平陽。堯之所理。

也。堯都平陽。舜都蒲阪。平陽今之晉州。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堯舜采椽不削。茅茨不翦。飯土墁。土型。土墁。飯器。土型。羹器。皆以瓦爲之。○型音刑。故其人至於今

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書曰。允恭克讓。故其人至於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深。有

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音鳥。故其人至於今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儆居影切。故其人至

於今憂思而畏禍。詩。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易繫。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晏本去裝字。故其人至於今恬

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

聞也。凡一有字。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鬪。分謂分守也。分扶問切。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

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准。先生之言。道之

與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禮記。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

拜受賜。

答問 公永貞元年九月。自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黜爲邵州刺史。十一月。改永州司馬。當是到永後作。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爲戚。生

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誦。遇揖目動。聞

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翹高也。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礪恢張。

漢書鮑宣傳。朝臣無有大儒魁礪之士。魁壯貌。○魁口賄切。礪音磊。張一作能。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局。一言出口。

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擯僂○狼音郎

音何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憐夫屈伸去就○嚮母巨

又莫紅目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二衣字上去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

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謂才吾縲囚也論語註縲黑索逃山林入

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取一作敢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

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躡而伏○躡音

與靈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窞不知顛踣蒲北愚癡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

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茫深闊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

蹇淺窄僻跳浮嘍喏二字出史記信陵君傳音鄙嘍喏○嘍烏百切大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越起批捩而

追其跡越起行不進貌○越千香切起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剖普劈析是非○劈校度古

今而僕乃緘鉗默塞○鉗其耗耗窒惑○耗抉異探恠抉挑起幽作匿攸攸恤恤昭十二年左傳恤恤乎

恤憂卒自甌賊○既與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則睢仰目盱張目○睢言其學則皆摠攬羅絡橫豎

雜博○豎上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萃○撇匹蔑切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顛豈蒙愚○顛與

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噓一作噓轆轤三光轆轤長遠貌

○二字音交葛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澀培塿渙洽博雅培塿冢也義二十四年左傳云部婁無松柏即培塿也而字不從土說文渙滂水貌○培塿口切塿耶口切入切培字或作培滂丑毫聯縷緝塵出塊入○塊於固不足以據擄踊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

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縶上居宜切客從而擠之○擠賤西子計二切排也不亦忍乎且夫白義駮耳之得康莊也列子周穆王命駕八駿之乘左服驂騮而右馭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釋逐奔星先飄風而

跛驢不出泥滓黃鐘元閒之登清廟也六國語有莊康莊大道也義字晏本作蟻史記作儀陰繫於陽以黃鐘為主故曰元閒鏗天地動神祇而鳴嗚咬哇史記李斯曰擊箠叩絃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真秦之聲鳥瓜不入里耳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潔西子西施越女莊子曰傲朝日

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列女傳無鹽齊女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鰕與蛭不離尺水○蛭音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倜儻歷切儻他黨切不羈也用智能顯功烈而廢眇連蹇也○廢目果切細顛頓披靡固其所

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曼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蹉躑蓬藿蹉躑相得貌藿釋云莖草○蹉音仙

輿徒樂吾囚兮吾一作夫文墨之彬彬一本作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亦永州未召時作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於愚溪之上溪上聚鰲老壯齒○鰲音黍十有一人謾足以進○謾山

也。列植以慶莊子壞植散擊植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

誰也。曰東祠覽浮圖覽人不能行也。必益切亦書作厥。中廢病類之駒廢音究馬舍類。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

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救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覽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覽日愈

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扶服與。未嘗及人。側匿愧恐殊甚一無殊字。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

者與女釋者。俛俛無所師貌又音根獨立也。遂相與出覽浮圖以為師。盥濯之二切濯澡也。扶持之。壯

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詩以引。覽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一本作

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廢病類之駒。類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異技。矧

然大耳矧苦東。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恆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掣尺制。垂首披耳。

懸涎屬地。凡廢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蒞吾邦貞元九年御史中丞崔公來蒞永州。屏棄羣駒。舟以泝江。

將至。無以為乘。廢人咸曰病類駒大而不厖。可秣飾焉。他馬巴剌庫狹巴剌地名。無可當吾刺史者。於

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廡音武。薦之席。糜之絲。浴剔蚤鬚禮記乘鬚馬不蚤鬚。蚤謂除爪也。鬚謂鬚。

諸御不諸御不。刮惡除洩刮古。莖以雕胡莖音挫斬芻也。秣以香其秣音基豆莖。錯貝鱗纒音襄馬。鑿金文羈。

絡以和鈴左傳錫鸞和鈴昭其聲。纓以朱紱纓音嬰。或膏其鬣音徽。或廁其脰廁音磨平聲。御夫盡

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音泝。幢旗前羅幢旗屬周禮馬車為。杠蓋後隨杠音江旗竿漢書甘。

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音儻震奮遨嬉音遨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軼徒結切車驚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改元貞元年十一月自鄧州刺史改永州司馬明年足軼疾風相過也又音逸鼻知臆香○臆尸連切與臆同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覽足涎頰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頰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泊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卯角羈貫○卯古患切束髮也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駢蒲眠切曾不得逞丑鄂切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覽足涎頰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驚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卷十六

說

天說韓文公登華而哭有悲絲泣岐之意惟沈顏能知之今其言曰人能賊元氣陰陽而殘人者義自信其說當矣然曰天不能賞罰善惡者何自而勸沮乎韓文公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正爲柳子設也劉禹錫云子厚作天說以折退之之言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極其辯然公繼與禹錫書云凡子之論乃晉天說註疏耳禹錫天論今附此後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僂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

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麻按許慎說文在木曰果。在

無核曰蕪。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蕪。又說文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蕪。○蕪音果切。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癰瘡疥贅。瘰癧。腫

也。癰。頭瘡。贅。謂贅肉。癰。頸腫。一曰久創。瘡後病也。○蟲生之。木朽而蝸中。非螿毒音歇者。草腐而螢飛。

癰音邕。癰音陽。疥音尤。贅。朱芮切。瘰音漏。瘡。丈里切。蟲生之。木朽而蝸中。非螿毒音歇者。草腐而螢飛。

輔。腐也。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齧結

切。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

亦滋甚。墾原田。○墾音懇。耕治也。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竅墓以送死。○竅音空也。而又穴爲偃洩。偃一作區。莊子。觀室

偃焉。註。偃。謂屏廁。屏廁則以偃洩。集韻。謂之洩音寬。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燧音煩。燕也。革金以

鎔。陶甄琢磨。○甄音聖。倅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倅倅衝衝。○倅音幸。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

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

之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人下一字。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

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

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

無異果麻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

蕨也。元氣大癱瘁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義。以游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蕨癱瘁草木耶。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厄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騰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靈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跣躄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蕪樹。陰而擊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竅堅。液礦礪銳。義制強許。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

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恆在佞。而罰恆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恆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恆執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棖。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

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濼。溜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沂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漢。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陆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溜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恆圓而色恆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恆高而不卑。恆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勢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

萬物之尤者耳。問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恆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狽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入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夫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嘘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按尙書傳云：海隅蒼生，謂草木也。動類曰蟲，保蟲之長，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高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

說引天而駭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鶻說唐之中世酷吏羅織姦臣擅權朋黨相軋者四十年潘鎮跋扈者二百載腥風逆氣飄沒宇

內仁人君子爲之慟哭巴蜀不臣子美所以賦杜鵑之詩眷屬虛名白樂天所以有江魚塞

斯人多害物之忍數子皆有激而云退之誌公墓謂子厚既退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

厄於窮裔觀公此說必有當途者資子厚之氣力而不知報其篇末意昭然鶻胡骨切

有鶻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

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煨其爪掌切熱氣左右而易之且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浮圖之

最高處詩斯干如跂斯翼註如人之跂踈翼爾○跂丘珥去智二切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

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翻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切翻下革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

友之愛也出乎穀卵鳥子生而須哺曰穀自食曰雛○穀古候切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攫之下一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飢唯

且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

之道耶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嘿○煦吁遇況羽

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鴞晦於晝而神於夜梟不孝鳥鴞博雅云

撮蚤察毫末蓋不見丘鼠不穴寢廟左傳夔二十三年臧武仲曰夫鼠循牆而走左傳盛七年正考父鼎

走○梟擊燒切鴞音休鼠不穴寢廟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循牆而走銘曰三命而俯循牆而

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趨然○趨音其動若然然嚮然○若呼鏡切其視的然其鳴革然

是不亦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祀朝日說公時為監察御史作禮記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唐三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

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音昭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

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

朝夕詩雨無正之文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

叔向夕國語平公射鴟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左傳

二年楚子次于乾谿析父從右尹子齊之亂子我夕史記齊簡公四年初簡公與父陽生之在魯也關止

革夕王見之註子革鄭丹夕莫見也齊之亂子我夕有龍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御鞅言諸簡公曰

田關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趙文子襲其椽張老夕國語趙文子為室斲而椽而襲之智襄子為室

我夕註關止子我也夕省事也趙文子襲其椽張老夕張老夕焉而見之○襲盧紅切智襄子為室

美士苗夕國語襄子為室美士苗夕註襄子智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

也漢官儀故事黃門郎每日暮向青瑣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以朝日則大采謂此朝日以五采則夕

月以三采可知也國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類字一無其又加

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公譎永州時作唐都長安零陵相去三千五百里見唐賦所及者遠也是時唐之賦可謂毒矣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

章文也

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

踠癘癘

踠曲脚也足疾也癘頸腫也一曰久創癘癘也

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

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

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

若汝也

余將告于蒞事者

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

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

殫音殫盡也

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

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

悍音悍

叫囂乎東西

囂音囂

虛嬌切一作囂隳突乎南北

隳音隳

突他沒切譁然而駭者

譁音譁

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

恂音恂

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

弛音弛

謹食之

音似食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

虎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

齊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禮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禘。禘祭名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禘。漢曰臘。禮記曰。禘者。素也。歲十二月合衆萬物而索饗之也。○禘音乍。或從虫。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唐制。禘祭。凡一百八十七。坐方當年穀不登。則闕其祀。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禮記。八禘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禘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禘乃通。以移民也。鄭註云。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禘焉。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愾愾。誕音但。漫莫官切。又莫半切。愾音齒。齒兩切。愾音許。兩切。愾音驚。貌。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一無心也。字。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愾愾。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一本無旱乎。止疫乎十字。豈人之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眚乎。沓貪乎罷弱乎。罷音疲。下同。非神之為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金滕。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滎多虎災。昆為政。玉出郊。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

三年。虎皆貢。子渡河。宋均爲九江守。郡多虎。均下令去其陷。後傳虎相與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耶到八年七旱者。此二句莊子秋水之文。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韓退之說論語與世之學者大異。如子在回何敢死。而曰回何敢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而曰子所雅言之類。皆自出新意。不同諸子。柳子於論語其語不多異。而乘桴

一說亦出於諸儒言。意之外。○桴。芳無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編竹木以渡。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極。一作拯。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爲復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一作以爲桴。無其字。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道。一作途。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歟者。當是歎回也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遜世者得吾言以爲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

已矣。謝一作捷。

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恆。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會齊侯于夾谷。孔相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唐世士風。傲甚矣。其相成約曰。君欲求權。須方須圓。元爲公卿。柳子說車以贈楊生者。盡矣。其末篇曰。誨之方。其中懼圓其外者未至。愚謂揚生誠能方。其中則其外當濟以圓。不害乎時中也。使其自得也。未至而更以圓教之。則不同乎流俗者幾希。

謫龍說當在貶謫後作。蓋有激而然者也。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曄。自動光也。被緞裘白紋之裏。緞。將侯切。又側鳩切。帛青赤色。首步搖之冠。步搖。冠名。言行步則搖。自漢時有之。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搢爾怒曰。楚詞。搢。擗也。怒。以自持。又博雅云。輓。頰色也。輓。普名切。又善洽切。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若。汝也。儷。偶也。儷。郎計切。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脩。音宵。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吳子即吳武陵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

夫雲之始作乎。敦怒衝涌。敦蒲沒切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禽。敷舒為林木。峒嶮為宮室。

峒嶮山高貌。○上苦曷丘葛二切。下魚列牙葛二切。峒或作嶮。誰其搏而斲之者。音卓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竅非與

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刻芒。葩披巴切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之者。一字無又何獨

疑茲膚之奇詭。古委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

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

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瞽禍賊僻邪。替音務。又莫候切。目不明也。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恆多。清明

沖淳。一無字。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

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間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熊說

鹿畏獮。數俱切。獸名。說文。獮劉也。似狸能捕獸祭天。獮畏虎。虎畏熊。說文。熊如熊黃白色。熊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

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昔云一作寂寂。持弓矢罍火。罍音鸞。瓦缶也。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

火而射之。獮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獮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熊。虎亦亡去。熊聞而求

其類至則人也。梓搏挽裂而食之。○持頭髮也。昨沒切。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齧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晉王嘉拾遺記八駿之名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圖必本諸此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

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下

國遂宿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古書記穆王馳八駿者莫此爲詳觀其狀甚怪咸若鶩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螳螂螺螳母方言曰譚魯以南

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帝王

伏義女媧蛇身人首神農孔子如俱頭。荀子云仲尼之狀面如蒙俱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一無百字一視之

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齧下沒切。齧也。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

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莊子橫目之民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煖。一也。推是而

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驂騮白羲。音蟻一作蟻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

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俱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

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一作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

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古之聖人有若牛蛇鳥喙蒙俱者貌似而心不同不可謂之非人此所以嘆鶴言之爲怪柳子曰藎

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蒙供之間終不能自得此所以欲焚八駿之圖文公之於聖人信其有形貌之似而重求其心子厚之於聖人概之以人而不信其為禽獸蟲魚之怪二子之意蓋大同而小異

卷十七

傳

宋清傳此文當在譙水州後作蓋有激云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居謂積也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

輒易讎音售賣也咸譽清疾病疔瘍者○疔卑履切一本作咸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

皆一一作咸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高漢

紀折券註以簡牘為契券戰國策馮驩使吏召諸民悉來合券券徧合因燒其券使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

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

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賒一作賒不害清之為富

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音佛再則罵而仇耳耳一作取彼之為利不亦翦

翦乎○翦子賤切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

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駝馬類也。背肉似囊。故以名之。橐音託。駝徒何切。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

史記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史荆王劉賈。不知其初起時。劉風聲不知其始所以進。公文法本此。病瘦也。主切。區疾。

隆然伏行。

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

史記陳勝敗固當。見項羽本紀。漢書亦同。公語法本此。

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橐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

家下。一有字。

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橐駝所

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

孳也。

漢書萬物孳萌於子。○孳音茲。一有以字。

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

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

去一作亦。

其蒔也若子。

○蒔音侍。種也。

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

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

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

一有焉字。

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

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一本作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駭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

然吾居鄉。吾一作而。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勗。呼切。勉也。

督爾穫。蚤繹而緒。繹。謂繹繹為絲。蘇曹切。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石之。吾小人輟

殫。變以勞吏者。輟一作具。一無者字。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

乎。問者嘻曰。嘻一作喜。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一有也字。

童區寄傳 其文曰桂部從事為余言之。當在柳州作。東坡有劉醜斯詩。此文曰桂部從事為余言之。當在柳州作。東坡有劉醜斯詩。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作以。自毀齒已上。說文。男八月齒生。八歲而亂。女七月齒生。七歲而亂。亂。毀齒也。父兄鬻賣。鬻。音育。

以覲其利。不足。則取他室。則下有盜字。束縛鉗梏之。鉗者以鐵束之。梏。手械也。至有鬻鬢者。鬻。音獵。鬢。音獵。力不勝。皆

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么。小也。漢官因為己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

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此用太史公與任安書。斯。奇矣。語法。公凡數用之。桂部從事杜周士

周士。貞元十七年。第進士。元和。中。從事。桂管。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蕘。採薪也。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

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野市曰虛。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恆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刀

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

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一有然字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

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

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証果卿之孫。元和初。爲桂管刺史。觀察使。

○証音征。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之還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

又之盛切。燕太子丹欲以匕首刺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

歲。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刺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

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爲荆軻副。而往。史記作舞陽。而討殺二豪。討一作計。豈可近耶。

梓人傳。王承福。梓人而得傳於柳。

裴封叔之第。名謹。公之姊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說文。隙。阨塞也。當作隙。寫轉作隙。去逆切。詳註第九卷。所職尋引

規矩繩墨。尋。八尺。引。十丈。尋。引。所以度量長短也。家不居翫斲之器。斲音卓。斲。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

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

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

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

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或曰斧。爲句絕。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或曰鋸。爲句絕。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

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斲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

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

易上棟下字以避風雨

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

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

賈誼傳天下園視而起註云驚愕也

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

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

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

徒隸給徭役者鄉師

一鄉之長里胥一里之長胥有才智者平上二聲通

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

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

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曰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帥與率同

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

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漢制鄉小者置嗇夫一人版尹掌戶版者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

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

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

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

愷不銜能

○銜音縣行且賣也

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材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

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

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

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

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听魚隱切。笑也。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

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

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

道謀是用。詩小旻如彼。樂室于道謀。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

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部鄙切。毀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

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

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周禮考工記之

文。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赤自謂歌詩類李白。而赤其名。狂士也。其所養可知。司馬長卿名相如。以名慕卿相如者。不效其好諫之高節。而市人之行。有汲直所不齒。李太白以神仙風姿。布衣入翰苑。使高力士脫鞵。眼空四海。而李赤惑於妖鬼。以世爲濁。以濁爲帝居。清都白固如是耶。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館之。一本無州字。其友與俱遊

者。有姻焉。閒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

無恙。漢書李陵傳。霍與上官無恙。恙乎師古註。恙憂病也。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易音亦。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

人至。又與赤言。卽取巾經其脰。音豆。項也。經纒也。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曰。

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開爲書。輾而圓封之。臥不闔口曰輾音展。又爲書博封之。訖如

廁久。一有而字。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而吾妻。吾

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溷。胡困切。而吾妻之居。與

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史記趙簡子夢遊鈞天廣樂。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

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

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

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

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

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固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

湖間。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

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

則幸矣。一作耳。又何暇赤之笑哉。東坡有李赤詩。并題跋。見本集。

蝮蠖者。蝮蠖爾雅甚者。○蝮音頁。又扶缶切。蠖音板。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叩音昂。亦作叩。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

蝮蠖者。蝮蠖爾雅甚者。○蝮音頁。又扶缶切。蠖音板。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叩音昂。亦作叩。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

物積因不散因一作固卒躓仆不能起音起又音旬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一本有曾也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入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哀一作悲

曹文治韋道安傳元闕

曹文治本義成軍牙將也貞元十六年監軍薛盈珍遣小吏程盈誣奏節度使姚南仲罪文治亦奏事長安知之遂及務盈於貞元十六年夜殺之沈盈珍表於厠中自作表雲南仲之寃且首專殺之罪亦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王于軍亂殺判官鄭通誠建封子愔知軍事以抗王命韋道安死之二公傳諸道安傳則事必相關豈詩所謂自言故刺史者耶或與道安同救刺史之急者也

卷十八

騷

乞巧文

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針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云見天中奕奕白氣有光五色以爲徵應見者得福此乞巧之所自也然公爲此文假是以見其拙於謀已耳晁先告取之於變騷而系以辭曰周鼎鑄倕而使吃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爲桔槔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抱甕者羞之夫鳩不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逝兮吾獨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澆偽故詆拙以爲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也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驚要歸諸厚然宗元媿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餌馨香周禮饗人羞豆之實醢食糝食註謂以黍稻豆屑合蒸之曰餌

延切餌蔬果交羅插竹垂綬與綬同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

仍更切將嬪於河鼓漢天文志云織女天孫女嬪婦也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紕縫製組補縫也

切下女鳩切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

紕弁冠也紕衣衿也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僂主切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

巧於天轆轤璇玑轆轤猶交加也書在璇璣玉衡璇玑正天之器璇美玉○轆轤音交葛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

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天津九星橫河儼於神夫儼也於

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靈氣翕歛呼勿茲辰之良幸而弭節弭徐行也

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

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垤蝸休於殼殼合作殼字書本不從几龜龍螺蚌下音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

彷彿為狂○彷彿音房羊徒倚也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

呢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音巖山險貌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

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抹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

令臣縮慙女六切下同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狂○狴音陞又邊迷切狴音

岸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睚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

漆。漢書揚雄傳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公用此意左低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透一作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

縱橫不卹。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畜於臣。恆使玷黜。查杳鴛鴦。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唇一發。

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銜冤。音陰擊皆

流血。音劑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飛走。吟哢鳥聲也音奔弄

呻吟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昏昏莽鹵。樸

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文選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隴頰蹙。音隴

頰音喙唾胸歐。吐臥切歐音大報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左傳是區區者而不余畀獨何

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訥舌。訥與納以工言。文

詞婉軟。步武輕便。平聲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樹。楚詞卜居云將突梯滑稽以挈橛乎突梯隨俗貌莊

卷勉力轉二切。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

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裊朱裳。裊衣袂袖同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

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諂貌淫

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

施敢一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罵尸蟲文井序○公此文蓋有所寓耳永貞季公以黨累貶永州司馬宰相惜其才欲澡濯用之詔補袁州刺史其後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當時之讒公者衆矣假此以嫉其惡也當

是謫永州後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西陽雜俎

云人有三尸上尸清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臟下尸血姑伐人胃命凡庚申日言人過於帝古語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按道書上尸彭瑁中尸彭瑁下尸彭瑁以是人多謫

過疾癘天死柳子特不信一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左傳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帝神之尤者一無其為聰明正

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於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

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於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

余既處卑不得質之於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跪側而寓乎人一

作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分成十年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曰疾不可為也在膏

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肓音荒心上膏下也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竊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

宅體險微○陣走侯側留二切莊子卑陬失色註愧懼貌顏色不自得也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諂誣為族類

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厥以逆施反鬪為安佚譖下謾上○設莫官切漢史面諛註謾欺也恆其心術妬

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於帝遽入自屈翥然無聲○謹其意乃畢求味己口胡人之

恤彼脩蝟恙心。○蝟胡枚切。蝟並同音。回。腹中長蟲也。他木蝟作蝟。短燒穴胃。○燒如消去消二切。亦腹中之蟲也。外搜疥癩。疥癩癩也。下索瘰瘵。瘰瘵。瘰瘵也。下索瘰瘵。力闕切。痔直里切。○瘰。侵人肌膚。爲己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

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楚詞。宋玉招魂。虎豹九關。啄害下人。言天門九重。使神虎執其關閉。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蓐收。天之神。神尊收。將勅雷霆。擊汝豐都。○豐都。靡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於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救切。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於玄都。

斬曲几文。其文蓋指當時以詔曲獲用者。又謂上之人不明。棄直而用。曲則不才者。進其旨微矣。皆貶謫後作。與前篇相先後云。

后皇植物。楚詞。九章。后皇嘉樹。橘。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主一作王。以建家國。巨爲棟楹。齊爲闔闕。外隅平端。中室謹飭。作飾。度焉以几。周禮。室中度以几。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揉風伸木也。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

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境垓。何休曰。境垓不生五穀。曰不毛。垓。疆也。○上苦交切。下徒結切。反時燠寒。鬱悶結澀。悶一作塞。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離奇。力爾於綺。二切。離奇。力爾於綺。二切。

書云。蠶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爲。縮惡噴阮。○噴音攢。阮。五官切。縮。上音攢。阮。五官切。縮。上音攢。阮。五官切。含蝸孕蠹。○蝸。胡葛切。木中蠹蟲也。外邪中乾。音干。或囚先

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容以售其蟠解見上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相沴謂之沴禍氣侵骨淫神化脈體仄

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

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僂在膝為攀感施踣跂詩得此感施註云感施不能仰者踣曲也跋有跋匍匐

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選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管子云

同處尸子云孔子至于盜朝歌迴車漢鄒陽書云里名勝母管子不入邑號朝歌墨簡牘載焉作稱昭王

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朝歌迴車子迴車晉灼云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簡牘載焉作稱昭王

市骨樂毅歸燕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而返君

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諛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

君子曷不乾乾易君子終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有蝮蛇文井序○晁无咎取罵尸蟲憎主孫井此有蝮蛇文以附變騷系之曰離騷以虬龍鸞鳳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出南方大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

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嫌不得於人則愈怒切恨也反齧草木草木立死

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雙力緣切腕烏貫切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

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即汝而汝即彼犯

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蓋離騷備此義而宗元放之焉○蝮音覆

而鬪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穫者。求薪蘇者。漢書樵蘇後皆
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朴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治草木。不凌奧。
不步闢。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
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論
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夫。天形汝軀。夫一作平。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蠶。左傳蜂蠶有毒。而況國色混

泥塗。其頸蹙惡。頸一作頭。其腹次且。易姤。其行次且。且。○次。七私切。且。七余切。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靳害物。

陰妬潛狙。子余切。謂密伺之。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鼃爲蠖。鼃。蝦蟆。蠖。反行。卽寒蚓也。○鼃音蛙。蟻女忍切。焉可得已。凡汝之爲惡。非樂

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喙舌搖尾。冉。鴨貌。○喙音不逞其凶。若病乎己。世皆寒

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薙音替。又文。凡切。除也。葺吾垣。○葺音教。一作寧。嚴吾扁。俾奧草不植。而穴隳不萌。○隳

切。字當作隳。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旣稟乎此。能無危物。

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敕栗切。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

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旣不化。

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其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贖。一作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

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井序○漢王延壽嘗為王孫賦有云頽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王孫蓋猴類而小者也陳長方云余嘗疑宥蝦蛇憎王孫文序已述其意詞又述之間丘鑄曰柳子晚年

學佛書先述其義乃作偈曰柳子熟之下筆遂爾余為一笑

猴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猴之德靜以恆。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旦切。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衍衍焉。

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猴之居山。恆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虛驕。勃諍號呶。呶尼交切。啗啗

彊。啗啗大聲也。彊彊相隨貌。詩鶴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

者。以免好踐稼。所過狼籍。披攘。木實未熟。輒齧投注。齧五狹切。竊取人食。皆實其嚙。以頽貯食。蓋謂

苦。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恆蓄然。以是猴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

亦齧。猴仁革切。一作齧。齧也。猴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

孫云。

湘水之激激兮。一本作悠兮。湘水出零陵郡。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猴。環行遂

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跟叫囂兮。跳徒彫切。跟呂唐切。衝目宣斷。魚巾切。外以敗

物兮。內以爭羣。排鬪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噍果腹兮。莊子三食而返。腹猶果然。驕

傲驩欣嘉華美木兮頌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怨苦兮號穹旻。音豪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援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遊兮惟德是傲。廉來同兮聖囚。飛廉惡來紂臣也。聖囚謂文王囚於姜里。禹稷合兮凶誅。謂舜用禹稷去四凶羣小逐兮君子違。小字下一大人聚兮藥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并序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尙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

音煩晨不爨。取亂切夜不燭。夜一作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音罷蓋類物爲之者。物也詛言相驚云有

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妖言曰譌

五禾切山海經漢武帝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奏曰所謂畢方鳥也。淮南子木生畢方註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

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覆而磔之。磔陟格切爲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兮時闔而開。火炎爲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

怪戾兮日十夔而窮災。劣切朝儲清以聯遼兮夕蕩覆而爲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墮突兮戶

駭人哀。袒夫狂走兮和祖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左傳哀三年濟濶帷幕鬱攸混合恢台。恢灰之孟夏兮

音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無音路匹。休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薨晦黑兮。啓伺奸回。若墜之天兮。

壁一作墜。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已。問之禹書。畢方是崇。山海經乃禹所撰故云。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覽聰

明兮。書。覽。聰。明。作元。后。覽。信也。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僂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愬咸至。皇斯

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祝融。火神。晉語。黎為高辛氏火正。光照四海。命之曰祝融。註。祝。始也。融。明也。回祿屏氣。左傳。禍火於玄冥。回祿。大陰施威兮。玄冥行事。

楚詞。考玄冥於空桑。註。玄冥。太陰之神。汝雖亦其文。隻其趾。逞工街巧。莫救汝死。黠知急去兮。黠。切。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遊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并序

辨伏神文并序

余病痞且悸。公又嘗與李建書云。僕自去年八月末。痞疾稍已。又與楊憑書云。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又云。每人大言。則脈氣震怖。撫心而按。臍不能自止。○痞。部。鄙。切。謁醫視之。曰。惟

伏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壯。切。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

欺子而獲售。子之懽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愾然憂。愾。切。口。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

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乎。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毆開滯結兮。毆。音區。調護柔剛。和寧悅擇兮。復彼恆常。休嘉

訢合兮。訢。音忻。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左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榮衛蹇極。伏盃積塊兮。史記。倉

虛。侯。病。痺。梗。在。右。帶。下。大。如。覆。盃。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沽。買也。欣然有得。滌濯鬻烹兮。專恃爾力。

反增余疾兮昏潰馮塞音憑。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微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史記。
汶山之下沃野有蹲鴟註蹲鴟。處身猥大兮善植圩阜圩卑謂下。受氣頑昏兮陰僻敬危敬亦。累積星紀
芋魁也○蹲音存。鷓處之切。蠖蠖蝗子也。蝮蝮蟻卵也。○不幸充腹兮惟瘡之宜。野夫伎害兮○伎音
兮以老爲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蝮蠖。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爲餌兮命或殆而
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僞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爲詞兮願寤來者。

愬螭文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零陵永州郡名說文螭若龍而。法曹史唐登浴其涯音涯。螭牽以入一夕一作昔。浮水

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莊子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孰執張是壽善天殤終何爲兮堆山醜江○醜山宜切。司者誰兮突然爲人

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妻子嬉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泚泚湘流泚音泚。清且微兮

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魂其安遊。覲湘纍兮揚雄反離騷因江潭

湘纍註諸不以犯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纍力追切。嗟爾怪螭害江涓兮○涓音肩。涎泳重淵○涎徐連切字當作

形決目○巨糾二切。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

敖嬉兮洋洋往復流透迤兮○透於危切迤音移。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

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左傳性輕肥臍註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并序○文蓋指事寓意與招海賈之說同

永之氓咸善游永一作零陵游泗也說文行水也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一作皆浮游其一氓

盡力而不能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

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

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漉蕩而無舟○漉戶廣切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

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頤而滅簪兮不忍釋利而離尤離暈不入以離尤兮註離尤遭禍也忍一作欲

呼號者之莫救兮○豪音號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鬢以舞瀾兮楚詞大招豕首縱目被髮魂俛俛而焉遊○俛音

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己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

胡昧尉而蒙鈎○尉音契羅也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莊子善游者數能卒以道天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

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史記紂兵敗走入鹿臺專利滅榮國語周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

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

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尸亦死也，牛至死腹猶未滿。民既贊贊而無知兮，一無民字。故與彼咸諡為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此文晁先苦取以續楚詞，系之曰：昔屈原不過於楚，傍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遊遊八

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之，言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蓋取諸此也。宗元以謂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知已故，鄉常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僥倖，不如居易以

俟命云。賈音古。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益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盪音蕩，委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選規沒切。突，陞。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子忽陰陽開闔兮，氛霧滂渤。滂音蒲，末切。君不返兮，逝怳惚。一無逝字，選規沒切。

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越峽嶠兮，峽音或書作嶠，嶠魚列切。萬里一觀。峯入泓坳兮，峯音才，律昨沒二

宏切。坳，視天若甌。說文：六尺為步，步於交切。視天若甌，百為甌，與晦敵同。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山海經云：朝陽之谷，神曰天吳，八尾，背青黃，人面。此作九首，恐誤。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漢書：使者旁午，註：分布也。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齧

齧鱗文肌。木元虛海賦：或泛泛悠悠於黑齒之邦。註：黑齒海外國名。鱗齒不正，齧齒露也。○齧，士眼切。齧魚，塞切。三角駢列耳，離披。山海經：鯀魚背腹皆有

反斷又牙，踔嶽崖。斤切。踔，勅教切。又，嶽，山高險也。○斷，魚蛇首狶鬣，虎豹皮。沈懷遠：南越志：鯀魚，鯉也。形如蛇而四足。沈瑩：臨海

水異物志：虎，踔長五尺，黃黑斑文，耳目齒。羣沒互出，謹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灑。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

牙有似虎形，或變乃成虎。○狶，音希，豕也。羣沒互出，謹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灑。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

縮。張衡思玄賦：亂弱水之潺湲，沉沒萬物也。弱一作溺。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之丘，其下有弱

水環之。不能載鴻毛。鯨鯢疑畏魚也。鯨鯢大魚也。淫淫嶷嶷其力魚。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迥置滔危顛。劉

迹也。崩濤搜疏剡。戈鋌時連切。君不返兮垂沉顛。其外大泊浮齋淪浮水名谷也。齋淪水深廣。終古迴

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結切。徒

沸入湯谷淮南子云日出湯谷入虞淵離騷遠遊朝。舳舻霏解梢若木楚詞註若木在崑崙四極其華照

在建木西。○舳音軸。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嗇貨號風雷海神名。巨鼈領首丘山頽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

曰員幅。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而山根無所着。隨波上下。不得暫時。仙聖訴于帝。使猖狂震虢翻

九垓易震雷虩虩。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音凶。而以忘其歸。上

黨易野恬以舒周禮險野以人為主。易野以車為主。易平也。上黨。蹈蹂厚土堅無虞切。踐也。歧路脉布

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陸賈傳數擊鮮。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

聖捐鹽魚孟子膠鬲舉。范子去相安陶朱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呂氏

行賈南面孤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賈實貴家。弘羊心計登謀謨桑弘羊洛陽買人子以心計言

下鹽鐵作平準之法。盡籠天下之貨。煮鹽大治九卿居東郭武陽齊二人皆為大司農丞。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

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漢書司馬相如傳身。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

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卷十九

弔贊箴戒

弔萇弘文

晁元咎取此文於樂職曰弔萇弘文者宗元之所作也萇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為劉文公之屬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城成周使告於晉魏獻子蒞政悅萇弘而與之合諸侯于狄泉衛彪儀曰萇弘其不歿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難周人殺萇弘莊周云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蓋語其忠誠然也宗元哀弘以忠死故弔云

有周之羸兮

羸力追切

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

轉一作輔疹蠱膠密兮忍切又

音軫字當作疾

肝膽為仇尤一作

姦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

軀以抑嵩高圻墜兮

墜一曰山摧

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

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但就制乎強國

謂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松柏之斬

刈兮蒼茸欣植

蒼茸鳥孔切其如容而隴二切盜驪折足兮

周穆王八駿其一曰盜驪

罷駑抗臆音皮鷲鳥之高翔兮夔狐喘而

不食

端切

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

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

覽以為謾

騷云皇覽揆予初

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

上帝以飛精兮騏廖廓而殄絕

致切

竭馮雲以徂愆兮

音紅飛聲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

愈洋洋以超忽。心沍澗其不化兮。○沍音互。澗音胡。故切。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

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為友。臣下一字。比干之以仁義

兮。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賈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

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裁下一字。敬余忠甫。一作敬弔忠甫。一作敬弔忠甫。

弔屈原原文晁无咎序此文於變騷曰。弔屈原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原沒賈誼過湘。初為賦以弔。周鼎之窟。棄雄則以義責原。何必沉身。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及子厚得罪。與昔人難讒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處。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弔原。殆困而知悔者。其辭慚矣。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永貞元年九月。公初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求先生之汨羅兮。屈原

懷王左徒。以上官大夫。譏於頃襄王。王怒。遷之。屈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音覓。水名。在長沙羅縣。擊蘅若以薦芳。離騷。雜杜蘅與

杜蘅。若杜若。並香草也。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詞而有光。一作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

賈誼傳云。國制搶攘。遭世孔疚。孔甚也。疚病也。詩我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揜千羊切。擗如羊切。遭世孔疚。心孔疚。○疚音究。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象。龜。蛇。龍。雉也。宗廟龜。蛇。龍。雉也。宗廟

象。龜。蛇。龍。雉也。宗廟龜。蛇。龍。雉也。宗廟

象。龜。蛇。龍。雉也。宗廟龜。蛇。龍。雉也。宗廟

象。龜。蛇。龍。雉也。宗廟龜。蛇。龍。雉也。宗廟

淫聲乃環而觀之聞黃鍾大呂之聲則蒙耳而不聽也。大呂六呂之一蒙蔽也。哇烏瓜切。咬於交切。董喙以爲羞兮董烏頭喙烏喙皆有毒者羞儲羞也。董音觀。焚棄稷黍狂
 獄之不知避兮詩宜岸宜獄註。鄉亭。繫曰狂。朝廷曰獄。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藉慈。榮若繡黼。榘折火烈兮。榘室榘齊。齊
 魯謂之桀○榘音衰。娛娛笑舞。娛娛一作娛娛。讒巧之曉曉兮。曉曉懼也。詩予維音曉。惑以爲咸池。咸池黃帝樂名。便媚鞠慝兮。慝
 女六切。美愈西施施之美容。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達。瑱者以玉充耳。匱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
 不可爲也俞緩謂俞附秦緩。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鍼與。但仲尼之去魯兮。去下。曰吾行之遲
 遲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柳下惠之直道兮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且
 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
 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惴惴兮。惴惴苦本切。惴迫逼切。
 滔大故而不貳沉穢瘞珮兮○瘞於。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荃蕙皆香草。離騷蘭芷變而
 孫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眶音。呵星辰而驅詭怪兮。詭謂
 原放逐見楚廟圖畫天地山川神靈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書其壁阿而問之作天問假以稽疑而深憤悶也。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霆兮夫一無苟爲是
 之荒茫耀燐辭之矚朗兮矚好也。又奢貌矚目無睛直視。世界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
 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望平。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芊爲屈之幾何兮。國語融之
 芊姓平。芊楚姓。屈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
 楚同姓。○芊音弭。

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音偷。媮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晁允告曰弔樂毅文者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

七十餘城田單固之毅長誅途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勇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公傷毅之有功而不見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云是以附諸變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志謂石刻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大廈之窳兮

風雨萃之窳壞也車亡其軸兮大鳳與軸皆以喻毅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尙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

常畏死疾走兮此卽上所謂畏狂顧傍徨燕復爲齊兮趙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尊寵毅以警動燕東海

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

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記檀弓穆公曰仁夫對趙之悃款兮樂毅奔趙趙與之謀伐

命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離騷聊道遙兮容與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隄陳辭以

隕涕兮離騷檻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沅沱跪數仰視天之茫茫苟媮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滅言

信作

伊尹五就桀贊蘇氏曰湯之當王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

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尙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恆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易，憧憧往來，○憧，赤容切。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般，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觀一作親。庶狂作聖。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庶一作度。一日勝殘。論語，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至千萬翼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陬。音黜，桀尊湯，遣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恆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梁丘據贊公逐遠方而近臣無一人爲之地者故曰激贊梁丘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梁丘據，字子猶。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左傳，昭二十年，齊侯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

謂否，據亦曰否。君悲亦悲，君喜亦喜。列子云：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己。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理，時睹

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為寶。拔大苦兮升至真。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為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音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并序。○公嘗欲焚八駿之圖而獨於此贊龍馬之圖。豈可信而不誣者耶。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靈昌滑州郡名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好

事者。涿人盧遵。遵涿人公之內弟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虺許拳髻環目肉鬣。音馬之靈怪。有是耶。居

帝閑。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開元十三年十一月玄宗封泰山二十三年正月耕籍田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天寶十五年玄

宗幸蜀。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於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倮力果切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顏延年緒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理平和

樂百樂陳兮。百一作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詩遵大路兮世廐道悖。○虺莫江切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

泳。旋齋淪兮。齋淪水深廣貌。○齋於倫切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阼

厥身兮。○阼音疆又都念切猶危也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或謂公憂懼二箴當王叔文將敗時作恐未必然。觀其辭意。亦貶謫後作也。

河東先生集 三 弔贊箴戒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後懼後一作而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爲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一作憂可常乎常則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爲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并序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旣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孟子尹公之他端人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鮑叔牙與管仲爲友後薦仲於桓公以爲相杜甫詩云君不見管鮑貧時

交此道今人棄如土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似一作以韓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備巧爲

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毋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
謂秦滅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後不二世而亡詭詭自得親又淺
意說文云欺也孟子詭施之聲音顏色○詭音怡又湯何切
晉敗楚鄆音偃范文為患左傳成十六年晉師敗楚于鄆
左傳成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反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
文子曰君幼諸臣不佞厲之不圖舉國造怨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
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石去矣吾亡無日左傳襄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藥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瘡音庚又音與病也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井序○東坡曰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乃擬作河豚魚烏賊魚二說井序以自警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麀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麀

臨江之人畋得麀麀音眉倪鹿子也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麀麀稍大忘已之麀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

仰甚善。然時啖其舌。音啖。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虤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慙魚僅切。慙慙。恭敬也。又張斷怒。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跟大嚼。虎檻切。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虤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夫一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櫛無完衣。方言。榻前几。趙魏之間。謂之櫛。一曰衣架。禮記。男女不同。櫛架。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累倫切。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乘之隱處。晷數月乃已。鼻尺救切。與鼻同。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

也哉。

卷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并序漢惠帝詔有司為高帝立原廟至唐尙存載在祀典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禹音薛與契同佐命垂統股肱天下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一本作天子聖德

未衰而內禪音撞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舜嬀氏禹姁氏后稷姬氏契子五神環運炎德復

起五神五德也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

劉累班固贊高祖贊及之又俾九臣之後九臣九官也謂禹作司空棄為后稷契為司徒皐陶為士垂翊而登之所以

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起為策士周封舜後於陳陳之子孫以國為氏至漢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

奇如神舜之胄也汝陰汝陰魯悼公以其夏禹之後給以采地爵為侯後因以為夏侯氏脫帝密網嬰為沛

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

故不傷嬰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笞掠數百終脫高祖苗也鄧侯鄧蕭何所封何之先出自子姓宋戴公裔孫蕭叔大保綏三秦項羽立沛公為漢王

遷定三秦東爭天宏器廓度以大帝業高之裔也淮陰淮陰韓信所封信之先出自姬氏左傳曰邗晉廳

下常命何留守韓武之穆也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采於韓因以為

氏。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覆趙謂斬趙王成安君陳餘。夷魏謂虜魏王豹。定平陽。平陽曹參所封。參之先封曹。以國為姓。陽下或有夏字。非是。破三秦。虜魏王。高祖至漢中。以參為將軍。還定三秦。與韓信攻魏。獲魏王豹。絳侯後稷封于邵。七世孫古公

勃事漢。封於絳。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冑。故漢

氏興焉。高祖紀贊云。漢承堯運。德祚日盛。斷蛇著符。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

聖祚。以垂德厚。一作厚德。探昊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於大澤。以承其靈。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

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建赤旂於沛邑。以昭其神。高祖為沛公。假手於嬴。以混諸侯。秦嬴姓。謂秦併

漢。憑力於項。以離關東。謂項羽割悍。奉纂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乘木之大統。謂周木。而秦

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

成之德。高祖十二年。過沛。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乃尊舊都。尊。或作奠。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沒

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游於此。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為朕湯沐邑。惟茲原廟。沛宮之

舊也。高祖詔郡國立原廟。原重也。謂先已有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高祖既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

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繼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

此焉發跡。蓋以道備於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於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

制。而心懷於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

故高帝定位建茲闕宮詩闕宮有值建茲闕宮即惠皇嗣服爰立清廟見上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

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安知

不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慶

乞靈烏可已也銘於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助揖讓而退祚於後昆羣蛇輔龍晉世家文公即位賞從亡者未至介子推子推入綿

上天五蛇為輔龍已乘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怒終不見其處所以翊天門翊一作翅音翼飛也漢書登椽樂而虹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綱既離鹿駭

東夏長蛇封豕左傳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封豕大豬也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於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廷約從

諸侯容切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籌勦殄霸楚勦子遂荒神州詩遂荒大東區宇懷濡黔

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項羽傳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註游即流也留觀本邦觀一作歡在鎬如周詩

在在鎬文王都豐武王都鎬都穆穆惠皇宗禋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

鼗鼓一作旂遂據天位魂游故都永介丕址煥列唐典列一作若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也魁雜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羣

疑不制易羣疑亡也漢書羣疑滿腹妖孽扇行切亦作孽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諷諸將徵旂節

時帝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四川攻陷他部北包劍門關欲以所善盧文若節憑負丘陵

以張鷟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山南西道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

漢書司馬相如傳人以天討為己任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元和元年正月以崇

懷怒心如報私讎文為行營節度使將步兵五千為前鋒率京西兵馬使李元奕東

川節度使李康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關嚴公嚴礪也新唐史曰礪輕躁多謀以便佞自將又曰礪

在位貪吝苟得士民不勝其苦擅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史載礪行事如此而

子厚寄東川啓曰以仁厚著生人以勇義平國難又曰推仁仗信不待司死孟子有司而人致其命立義

累受顧念踴躍盛德又作劍門銘稱頌之若此何哉死之士

抗憤不待喋血漢文紀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

於是儲侍饗賚待直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當作右師逾利州蹈寇地

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劍門大攘頑嚚諭引却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以下一收奪利地以須王

師礪命嚴秦自漢原至神泉凡數十合下劍門覆盡口收封劓腎腸振拔根柢根柢見俾無以肆毒用集

我勳力贊鼓一振贊鼓周禮鼓人以讚鼓也元戎啓行詩元戎十乘取其渠魁以為大戮九月崇文克成

左傳取其鯨觀以為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關險阨夷為大塗衰沮害氣對乎天意致用休

嘉致一議功居首增秩師長本傳云劉闢反以儲備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十日以礪為將校羣吏願刊山

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維河時惟外區張載劍閣銘云矧茲陞隘土界山為門環於蜀

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髻書牧警及庸蜀羌髻微盧彭漢人八國皆戎狂狷窺隙狺狺嘯呼狺狺犬吠聲楚

信魚斤切浙同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巴渝在唐乃出王旅乃咨列岳牧

臣司梁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書峙乃粿糧糗乾飯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陳

為倚角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倚居綺切偏引也右逾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孫子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乎九天之上上披重

雲攀天踏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固圉左傳亦聊以固吾圉也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詩王

嘽嘽馬他丹切大憝囚戮大憝謂鬪也書元惡大憝○憝徒對切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於藩邦

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詩儀刑文王刑法也當乎洪流方割湯書

湯洪水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書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此是治水自壺口始也大功建焉虞帝堯期承順天曆書舜宅帝

三載堯期倦于勤又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孟子子而之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訟獄謳歌者不之堯大

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左傳哀七年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註塗山在

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淮南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禮記能禦大災則祀之書禹有治水之功乃賜玄圭以承帝命書禹錫玄圭位

莫崇乎執大象老子執大象天下往乃輯五瑞以建皇極五瑞即五玉也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

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右亦帝王之政

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於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

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於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

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追寧。吳

越墮會稽獲骨馬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

爲公侯者也。羽旄四合。左傳定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周禮全羽爲旄。析羽爲旒。旒一作毛。衣裳咸會。莊二十七年。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歎血之盟。虔恭就

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

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啓禹之子。太康啓之子。書：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皇祖之

訓不由。書：皇祖有訓。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

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遣

法。復會於是山。左傳：昭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康有鄭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也。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

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侯衛五等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

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一本：明刑作明。則戮作刑。戮。遺骨專車。見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

一作
者定混區。詩書定爾功註書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
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井序唐孝友傳曰壽州永豐李興亦有志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同與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就一作疾興自

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啖音淡啜啜音淡宿而死興號呼撫臆撫一作福口鼻垂血捧土就墳

沾漬涕洟漬疾智切洟音夷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苫茨謂以草覆屋伏匿其中扶服頓踊頓踊音匍匐晝夜哭訴孝

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異狀異一作瑞應驗圖記此皆陛下

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案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一作伍而能

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史記稱堯其仁宜如天其智如神宜

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一本

無上三字一本於制可側註云此一段在銘後又標云當先寫銘又塗去其銘云三字

懿厥孝思詩永言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天經孝也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

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詩高高在上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於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骨寒暑在廬

草木悴死鳥獸踟躕脚音馳踟重株切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二位天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

帝有虞以孝烝烝舜克諧以孝烝仲尼述經以教於曾孔子孝經為曾參而作惟昔魯侯見命夷宮國語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

訓諸侯者穆仲曰魯侯孝王曰然則能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史記魯世家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註云夷宮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亦有考叔

寤莊稱純左傳鄭莊公寤姜氏于城穎穎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從之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

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慙慙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三秀靈泉三秀芝草也楚詞山鬼章云采三秀於山間靈泉即上所云醴泉湧

出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十萬曰億億齡言其無窮也

武岡銘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音琴蠻獠雜擾蠻獠西南夷名盜弄庫兵元和六年辰淑蠻會張伯靖

聚衆叛殺長史劫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九月以蜀州刺史崔賊脅守帥南鈞牂牁外誘西原漢定

夷置牂牁郡西置魁立帥一作殺性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竹使

乃聽發兵也符者謂各分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唐即上庸縣唐蜀謂劍南東西節度荆謂荆南節

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度漢謂山南東道節度南越謂廣州節度東甌謂

福建觀察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遁逃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湖南觀察使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

百屯於武岡武岡郡州縣名不震不驚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

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時黔中觀察使崔能荆南節度使嚴綬及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

心伯靖亦上表請隸荆南乃降乃獨詔綬招伯靖伯靖果以隸黔六州之地乞降綬命志烈復往伯靖願

遂以其家屬舒秀和等詣江陵就戮詔綬皆授麾下將以撫之以伯靖為右威衛翊府中郎將六州平願

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襲母弟生壻繼來於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兕

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以公綽爲鄂岳觀察使

史逸之耶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於大邦詩殿天子之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

蹈涕呼左傳哀二十一年齊人歌曰魯人之阜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爲己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

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虺蝮蟲也蜮短狐也似豨三足大不爲鯨鯢左傳宣十二年古者明王

以爲大戮鯨鯢類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鄰一作以示我子孫一有

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巒音攢高也巫水之磻巫水五溪磻曲也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谷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來一作未期死以緩

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一作授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關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

之恩既骨而完此用左傳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之意骨一作定非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賊詩去其螟蟊及其蝥

○螫食節曰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岐澤敷周禮有敷人○敷與魚同岐音田輸賦于都陶穴刊木詩陶復陶

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著以占揲一作折筮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謂遷鄂岳遠哉去

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辰州有丹穴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恆遵公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

永邦制一作以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并序

始州之人謂柳州人各以罌甌負江水罌瓶類大腹小口爾雅云康瓠謂之甌瓠也舊註甌破罌也○罌音驚甌五計切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

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恆為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

上隍城池未晦果寒食洌而多泉易井洌寒泉食洌滑也邑人以灌其土堅垤巨至切堅土也一本作堅壯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

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周禮廛人掌斂市之罰布註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錢行之曰布藏之曰泉役庸三十

六大甌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八尺為尋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似續也其來日新一作盈以神

舜禹之事晏元獻曰此文與下謗譽咸宜等篇悉是博士韋壽所作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音搜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黃初元年十一月文帝升壇即禘魏氏春秋曰禮畢帝願謂羣臣

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不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

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

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一作獨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己而繫舜於

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一作獨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己而繫舜於

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一作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隕然。○隕。徒回切。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宦。曹節。王甫。董卓。袁紹。袁術。陶謙也。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

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郵謂如置郵之傳也。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貴顯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石切吾又安取懼焉？取一作敢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汗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黜。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爲禍也。卓曜。謂董卓。劉曜。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儻。儻。向也。其進晚爾。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技。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儻。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此篇端以諷空空於內者。賈技於術。求過其分。而實不足。賴云。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孟子。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賈音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以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墨。而無文。一本有材字。搯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爪按曰搯。搯。乞治切。舉之飄然。若揮虛焉。○翻。統招切。飛也。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煇音溫也。則慙然枯。○慙音速。蒼然白。嚮之黃者。梘也。○梘音支。木實。可以染黃。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坂。坡也。馬相踉。徒計切。踉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踉。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踉不已。墜於地。

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買技於朝。一有者字。當其分則善。一本無當其分則善五字。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責其大擊之効，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一無者字。

吏商

吏而商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資藉也。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周禮辨其苦良。盜賊水火殺斂焚溺之爲患。斂與奪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一作名。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行下孟切。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斂，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葆音保，大也。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廉察也。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爲章，○赭音者，赤也。章猶枚也。史記山居千章之材是也。涸海以爲鹽，涸竭也。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爲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硜乎？○硜口壘切。何以利爲也。

孟子謂宋輕曰。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禮記中庸。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巧切。女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陸遊登孟豬之阿。東海若。東海神名。孟豬。澤名。按書導荷澤。破孟豬。註在荷。得二瓠焉。瓠。胡故。是也。○朝丘胡切。剝而振其犀以嬉。犀。瓜瓣詩。齒如瓠犀。取海水雜糞壤。燒虬而實之。燒虬。人腹中蟲。○虬。如。消切。虬音尤。又音回。臭不可當也。室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曰。然。笑貌。○呀。虛牙切。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太陰。月也。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爲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音理。必泊之西澨。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音理。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螻虻之與居。其狹咫也。八寸。曰咫。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爲汝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

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壽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豬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於毘盧遮那之海，而汨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螻蛄。十二類謂子爲鼠，丑爲牛之類。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一有則字。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壽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周昭王時釋迦生西方有聖人出世。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遠也，遠一作違。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卷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元和五年十一月公與楊諱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

自吾居夷謂為永州司馬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

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誨之子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搏擊也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

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爾雅云配也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

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俳音戲也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詩淇澳

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滑稽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

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溜音菊則罷憊而廢亂○罷音疲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

縵不能安絃以上並係禮記學記之文註操縵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禮記大羹不和註云大羹

室註云玄酒明水蓋體節之薦左傳享有體薦宴有折俎註體謂牛陰鑿所取之水也體節之薦解其體而薦之體有折節升之於俎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

櫛梨橘柚櫛似梨而酢橘柚似橙而酢○櫛音查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蜚音暫蟲齧也吻武粉切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

之昌蒲菹呂氏春秋云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聞而效之縮屈到之芟楚屈到嗜芟有疾召宗老屬會暫之

羊棗孟子曾暫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曾點字然後盡天下之味以足於口下有奇字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施焉

而不為虐歟。禮記張而不弛文武不為虐也詩不為虐兮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

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川。國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

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

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也。瑣細猶咕咕然動其喙。切咕咕多

言貌喚呼惠切彼亦甚勞矣乎。一本無彼字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瑾嘗為萬年令公亦誌其墓碣謂其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南閣如序所言○瑾音僅又渠巾切

傳曰。詩書執禮。論語禮不執則不行。禮二字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

之不學者。乃妄取豫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周禮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唐初徙凶禮第五顯慶三年正月

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國有大故則臨時探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

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宗葬崇陵元和元

年七月順宗葬豐陵。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貞元二十年杜黃裳相元和二年罷其後檢校司空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

裴瑾。裴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以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祕貞元中擢明經第其學於禮家尤洽高內之則攢

塗祕器。攢積木以殯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象物之宜。謂塗車芻外之則復土斥上。漢文紀張武

復土謂穿壙下棺已而實之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也漢惠紀賜視作斥上者因山之制。漢文贊治霸

將軍四十金服虔云斥上據上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為冢壙故以開斥言之

起上之則顧命典册顧命臨終之命謂遺詔也與文物以受方國方萬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

禮無不備要本下且字作具字且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旁午註見前猶言交橫也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

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

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者或無近字昔

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韋孟彭城人為楚元王傳作詩諷諫自孟至賢五世鄭玄以

箋註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于小同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

五更車駕躬行古禮焉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王太傅盧植

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植字子幹涿郡人死後漢為北中郎將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舊史咸以為榮今

裴氏太尉公謂瑾之高祖行儉也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議封禪謂瑾之曾祖光庭也開元十三年玄宗將封泰

說云云說祠部公以禮承大事謂瑾之祖積也累官起居郎開元末玄宗以壽王瑁母寵欲大理公謂瑾

敷也字九思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而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

官至大理卿敷四子堅瑾愷大理之兄正平節公積子愷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

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頃皆有文學大理之兄正平節公積子愷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

政備代第五琦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備子均字君齊元和三年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一無揚字游其

門若聞韶讌韶舞樂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成書

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公嘗誌宗直。謂其撰漢書文章為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為工。此序蓋公在永未召時作。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事即動也。尚書春秋之旨不立。書以紀事。春秋以紀言。春自左丘明傳

孔氏。謂左氏為春秋傳也。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司馬遷自序曰。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著十二

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一有記字。迄于今。交錯相糺。音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孔

衍字舒元。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紀。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

矣。據公文法。用漢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師古註音毛。今俗語猶謂無為耗。舊註謂耗不明。莫報切。非矣。而後之文者。寵之。寵一作。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

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之欲切。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愈日甚。未能

勝也。幸吾弟宗直。宗直字正夫。公之從父弟也。元和十一年。從公至柳。而卒。年三十三。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磔。涉格切。擗。撫融結。擗。撫也。

博雅云。取也。石切。離而不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穆天子傳。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註云。言往古帝王以藏書策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周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半圭為璋。琮大八寸。似車軋。璜半璧。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議論之辭。畢具

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一無始。吾

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敍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敍繫于左。以為西

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敍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敍繫于左。以為西

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旣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列辟入主也。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一作菁。離其變通。論次其敝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章。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楊君凌也。先友記云。楊氏兄弟者。弘農人。憑由江南西道入爲散騎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評事卒。用知評事之爲凌也。審矣。唐書云。凌終侍御史也。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採用左傳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不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楊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謂靡麗而有法則。禮記其聲清越而長。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

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禮記樂成而上。藝成而下。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嘗爲右拾遺。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尙子昂始變正風雅。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說封燕國公。諡文貞。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其文屬思精壯。世所不逮。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張曲江以比興之隙。與隙同。窮著述而不克備。張九齡。韶州曲江人。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云。一本窮字下有作者二字。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燿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盈滿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貞元十八年。泰爲安南都護。武都符義府。符一作何。太山羊士諤。元和三年。士諤貶資州刺史。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卽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據傳。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不書其父之名。與文唯載初柳宗元譎永州而武陵亦坐他事流。永宗元賢其才。與序所言皆合。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吳君系本濮陽。後居信州。弱齡長鬣。而廣穎者。謂長須也。

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亢禮。

丞與亢禮師古註亢當也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偏與倪更名武陵。升進士。元和二年得罪來永州。元和三年武陵坐事流永州

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爲詞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

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

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禮記司徒命鄉論秀升之司徒曰選士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古之

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

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伏一作天嗚呼。有可惜哉。一無字武陵又論次誌傳

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其下有志字及他才行甚具云。武陵終韶州刺吏無子女納湘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雖古猶今也。今一作乏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後漢孔融傳我是李君通家子弟

代爲文儒。自先天以來。先天睿宗年號元年歲在壬子策名聞達。乘臺翰而踐文昌。武后光宅元年九月以尙書省爲文昌臺一本無臺字登禁掖

者。紛綸華耀。一作紛華榮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左傳宣十二年御下兩馬掉鞅而還註掉正也鞅羈也咸不得攀

而倫之。乙亥歲。貞元十一年也某自南徐來。南徐潤州宋置南徐州執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

讀一作續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爲名。徵古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瑒

在魏後漢應奉字世叔有子珣為司空掾珣字璜字休璜璜兄璠字德魄魏機雲入洛吳大司馬陸抗二

士龍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曰伐由是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墳笈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

吳之役利獲二鶴晉書二陸入洛三張減價然清風穆如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茲況宗兄握炳然之文以贊關石貞元十年十一月以

諸道鹽鐵轉運使書關石和鈞漢書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鷹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其始左傳公侯之子某也謂余

傳卜氏之學宜敍于首章卜子夏操斧於班郢之門班公輸班也郢莊斯強顏耳孫必復其始

河東先生集

卷二十二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楊凝字茂功。虢州弘農人。大曆十三年進士。初以吏部郎中爲宣武軍判官。貞元十二年。自汴朝正于京師。昌黎嘗作天星行以送。

其來今自京還汴。公作此序以送其往云。

談者謂大梁宣武軍古大梁之地多悍將勁卒。亟就滑亂。

○滑音骨。亦亂也。亟去吏切。

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

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

詩公侯干城。干扞也。左傳。

亦聊以固吾圉也。圍邊垂也。

是宜慰薦。煦諭。○煦火羽。吁句二切。納爲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書大

都小伯藝人表臣。表臣。表幹之臣。藝人。道藝之人。貞元十一年七月。以董晉爲宣武軍節度。是撫以表臣也。八月。以楊凝檢校吏部汴宋毫穎觀察判官。是贊以藝人也。參剛柔而兩用。化逆

順而同道。既去大慙。書元惡大慙。慙惡也。遂安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隙。與隙同。對揚王庭。貞元十四年冬。凝朝正京師。不踰時而

承詔復命。貞元十五年。春。凝還汴。示信于外諸侯。示一作出。時常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容受童孺。公時年二十七。使

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許孟容。字公範。以宏才奧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崔羣。字敦

文爲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

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羣字敦詩，唐史有傳。

貞松產於巖嶺也。貞正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八尺曰仞和氣之發也，稟至和之至者，必合以

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貫，用也。禮器：貫四時者。故君子儀之也。儀，法也。清

河崔敦詩。敦詩，系出清河。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

之誠，以正其性，愨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禮記：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

杓直。李建字杓直。南陽韓安平。韓泰字安平。泊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

振邁，說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也。爽，差也。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

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東周，謂洛陽。振策于邁。詩：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且餞于野，或命為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

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貞元八年，羣試禮部中其科。敷于王庭。敷，與揚同。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

列。貞元十年，羣舉賢良方正，授祕書郎。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閒歲。閒，如字。近也。驟遊邠壘。邠壘，邠州之界。邠音彬。壘與疆同。今戎帥楊大夫時為候奄，楊朝晟，字叔明，為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都虞候。左傳：成十八年，張老

奄為候。盡護羣校。漢陳平傳：盡護諸將校者，以木為欄。用笞法箠令。漢景帝詔：有司不吐強禦，剛亦不吐不

侮讎寡不前漢廷尉當妖逗撓當斬下莫有逗撓註逗留止也撓屈弱也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隱大將之

戲取主公之節越而代之位游讓御士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途亂梁魯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朝晟

度使邠寧節鵬冠者仰而榮之鵬冠武冠也鵬勇雉也其聞一對死乃止趙武靈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

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忠貞元十一年登第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

論將帥左傳襄二十一年齊莊公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貞元之七年並時管記於漢中

新平二連帥府寔為山南西道節度嚴震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

陷河右逼西鄙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關取河西隴右之地積兵備虞左傳不備不虞註虞度也縣道告勞內置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

饜投石而賈勇者左傳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壖故疆宣切拓

達西戎音託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漢鄴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

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筯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

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魏建安二十年曹公西征張魯降之王粲作詩美其事略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

脅之伍俾其箠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漢武帝時唐蒙通夜郎蒙中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因以文

告諭巴蜀民以非上意燕然之文漢和帝時竇憲破北匈奴登燕然山炳列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公謫永州時吳武陵亦坐事流永。此序云同吳武陵當作于永也。

觀室者觀其隅也。

廉隅

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

觀。杜君名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士第。

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摠留府之政。爲桂管觀政是以光其

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爲義府。左傳詩書溢爲高文愨而和肆而信豈

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

大雅抑

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爲急。杜君欲辭爭

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於吏部吏部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之甲名書爲三

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成謂成有不合者下有

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爲姦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詭古委切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愨而習於

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也。益遷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

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爲是職在門下甚獲休閒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爲宣州寧

國令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爲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

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

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僞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爲殿中侍御史舊史范傳正傳言自渭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時又有范傳式傳規皆中第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公時爲監察御史與傳正爲僚咸悅而尙之故爲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爲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南容洪州人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旣充金馬一有石渠公孫洪傳待詔金馬門楊雄傳歷金門上玉堂雜論同異於石渠閣顏師古云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祕書也史記金馬門宦者署門旁有銅馬故曰金馬門漢時賢良待詔於此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大祕殿以閣祕書蕭何所造班固作西都賦云內殿金馬之署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枚乘字叔淮陰人相如遊于梁司馬相如字長卿景帝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嚴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謂漢謀逆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謂相如也渤海幸君旣登于太常之籍真元元年南又膺邯鄲之召邯鄲趙故都蓋本而言之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孟子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子之閒禮記檀弓諸侯之易子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註云易謂君禮于謂臣禮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尙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項羽組也註云轅門張晏註云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我同升之友南容與公同登進士第是用榮其趣舍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編貝東方朔傳粲如貫珠禮記象象乎如貫珠琅琅清響交動左右羣公以待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為吏者恆病於少文。漢周勃傳其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嘗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咏風賦，頗聞于人。至于桂州，永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糺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八年冬，貞元八年余與馬邑苑言揚，論字言揚齊大夫苑何忌之後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轄，王歲切又音席必交衽。

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辯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遊公卿

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懼，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

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戶部侍郎顧少連權明年春，貞元九年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

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掉鞅字出左傳宣十遊刃乎文翰之林，莊子恢恢乎遊風雨生於筆札，一作

雲霞發於簡牘，左右闔視，賈誼言動一親戚天下闔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

科，漢儒林傳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揭于南宮，南宮禮部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媿而陪其遊久矣。夏

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秦嶺南山方將高堂稱慶，里閭更賀，閨音曳裾峨

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董卓作亂王粲避荆州依劉表桂枝片玉，晉書邳統

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說曰卿自以爲何如說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

江漢之浩蕩漢史黃河如帶帶江漢者視之如帶也以談笑顧眄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漢書上林賦窮極倦觀然而景熾氣煥往卽

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

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一無得字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

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漢九江郡在唐屬淮南道自唐以來以江州爲九江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質氣象甚茂雖在綺

紈漢書班伯在綺紈紈袴之閒綺細綾紈素也而私心慕焉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禮記二十冠冠遇兄於澤宮之中禮記天子將祭必先

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注云澤宮名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史記管仲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爲怯漢高祖紀追北

陽而負陰說文北非也史記曰紂爲朝歌北鄙之音北敗也鄙陋也是知北卽訓乖訓敗無勞借音左次

陋巷易師左次無咎余亟會于其居易切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貞元十

部侍郎呂渭知貢舉試日五色賦春臺晴望詩鍊中第

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眄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

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爲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

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旣升名天官天官吏部也告

余東游。是將乘商於商於即今之商州其西二百里。有古於城。張儀獻商於之地。即此。浮漢池。歷郢城。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羣之思。禮記。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行益少矣。僕不腆腆。善也。見邀為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

隴西辛殆庶。殆庶與班肅同年。進士公亦嘗有序送之。猥稱吾文宜敘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為請。貞元十七年。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班肅

第一。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言不驕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班固自序

詳矣。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耽。都含切。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勤。劬。勤勞也。○屬者

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書。諸侯朝于方岳。此言為大

夫良。今將拜慶寧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嚴震

開梓州鹽亭人。貞元中。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周禮。大宗伯云。九命作伯。韓詩。外傳。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宜以白茅為社。左傳。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

詩。魯侯。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申叔字子重。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行敏字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

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班彪所作。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德宗幸奉

天。進封嚴震馮翊郡王。中書門下。貞元十三年。卒。見震本傳。晏元獻曰。宜去王字。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震

誠協公。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

幸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禮記曰。入於其廡而脩容焉。註。更莊飾也。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左傳。溫吾故也。語法本此。柳氏本河東人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往。

徜徉臨望。○彷彿音旁。羊徘徊也。坐得勝概焉。吾固翹翹寰裳。奮懷舊都。離騷。又何懷乎故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獨孤生。名申叔。

字子重。貞元十三年中第。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上聲。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溫清奉

引之隙。與隙同。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

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棄也。禍孰大焉。有乎內

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詬。古候切。於是有切磋琢磨。鏤礪括羽之道。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

之。達乎犀甲。如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用之。鏤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鏤。作木切。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

焉。而恆以幼孤羸餒爲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

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履。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詩維佩註。謂珩璆。瑀。瑁。衝牙之

類。又記珮玉有衝牙。註。衝牙居中以前。後觸也。璆。美玉名。出崑崙。○璆。渠幽切。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華蟲。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

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在永州作。序自可見。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

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荊州。宗人指趙宗儒也。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東都留守。三遷為吏部尚書。荆南節

南。即交州。元和元年四月。轉戶部尚書。為仁我若子姓。漢書。田蚡傳。跪起如子姓。史記。外戚世家。或不能

嶺南節度使。三年四月。遷荆南節度使。我若子姓。成子姓。註云。鄭玄註禮記云。姓者子姓。謂衆孫也。

恩禮重厚。有賢子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

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

內傷。盡許力。切傷痛也。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茲始

全然為人。一無。茲字。舒幹抗首。文翰端麗。一有。其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効於戲下。漢書。韓信傳。居戲下。註。旌戲

作。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一作四年。趙生亟見。視其狀。恭謹愿慙。恭一作專。觀其跡。溫密簡靜。聞其言。徑直端

誠。自尚書之為荊州。之為一本。止作理字。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抃起立。喜或作震。仲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為之者。誠

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轅門。謂以車為門。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卷二十三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李睦州坐李錡而貶後以赦始移永州公時同武陵皆謫於永序在李睦州至永後作

潤之盜錡

魚倚切又音奇

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

李錡者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蔭累遷杭州刺史

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

運使天下推酒漕運錡得專之乃增置兵額二十一年三月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

遂其不善

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強者稍入朝元和二

年錡三表請觀上許之實無行意殺留後王澹等視部中良守不為己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

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開盜遂作

元和二年十月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錡據潤州叛而庭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初貶

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

左官猶

無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

潤州大將張子良等執以獻斬於獨柳樹書不用命戮于社

為陰陰

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

元和三年正月

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

主殺也

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慊於內

切慊也

余固知睦州

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

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南涪州即南霽雲之子承嗣也傳載承嗣為涪州刺史劉闢反以無備謫永州後以赦移澧州○涪音浮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越語王令軍中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政孤子寡婦疾疫貧病者納官其子註云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也漢有羽林之

制以威四夷。漢武太初元年初置羽林騎取從軍孤兒國家寵先中丞雲死節雒陽邁古人之烈邁過

也。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取從軍孤兒故君自未成童。齊雲死事其子承嗣七歲即授婺州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

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餅。漢文十四年匈奴寇邊殺都尉孫邛其子單以父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

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千君之士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

由施州為涪州扞蜀道勅寇。永貞元年八月西川節度行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忠烈霽期

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討羸縮受譴茲郡。永州凡

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書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謂元和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蠶

之志。易裕父之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

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讎於文。讎合也

也謂合於詔令當量移也。讎是周切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

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祝則拱璧大

鼎。老子雖有拱璧以先鼎。駟馬春秋取郟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序一本有之二字非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解實曰觴。禮曰解皆酒器。追而送之江之滸。一本江下無之字。詩在河之滸。滸音虎。水涯。飲食

之。詩飲之食之。皆去聲。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若汝也。其下受若。若盜者竝同義。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

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

使備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一本無而民莫敢

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一本無如吾。民何四字。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

義假令零陵二年矣。零陵，永州縣名。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一本作者弱。懷詐暴。弭憤。

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書三載考績。三考黜。幽明。與去聲。於其

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薛判官名巽，自連州量移朗州。朗州，即今鼎州。也。連與永相接。永又鼎之經塗。故公送以序。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忿，房吻切。懟，房吻切。列於上，愬於下，此恆狀也。恆，胡登切。異於恆者，其

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為勞矣。而竟連大

獄，以至於放。巽始佐河北軍，有勞，未及錄。會其長子舉謨及董溪以罪聞。巽坐貶。不感於貌，不悌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

恆矣哉！朝廷施恩澤，大有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未一作末。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是其漸於顯歟。

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恆者，尤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渭唐宗室子此序公作于柳州

過洞庭上湘江湘水名漢志云出零陵郡陽海山北入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灘水灘水今之桂江水出零陵○灘力支切出

荔浦縣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元和十年公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如是耶如一明時宗室

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己而已蜀本無乎己二字或作不求獲而已有獲子嫉其不為是

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親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嚴震字遐聞建中二年十二月拜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封馮翊郡王四子誠協公弼公貺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

藝不售於儀曹之賈儀曹禮部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

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淬音倅礪音厲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語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濬發清源

○音凌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貞元十二年震同平章事有大勳力盈震同平章事

于旂常周禮凡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太常放名也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極人臣之尊分天下之憂殿邦坤隅詩殿天子之邦漢中在西為坤隅柄是文

武若子者生而有黼績梁肉之美黼績命服也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

左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及其鐘。候其門。有亞夫之榮。戟焉。漢制假樂戟以代斧鉞。戟前驅之器。又匈奴傳註樂戟。
磬女樂二八。晉侯以半賜魏絳。絳始有金石之樂。
有衣之戟。唐制王公。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章帶之任。如門設戟。○磬音啓。
少習然。故繼登上科。貞元五年。公弼登第。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隱內訟。書頁引隱。註隱惡也。論語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據謙如此。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一有者字。若高陽齊據者。據貞元二年中第。偕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于右簡。竊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元秀才公瑾也。集有答貢士元公瑾書。亦謂其有文行而不能薦於有司。

周乎志者。周室也。窮躓不能變其操。○躓音致。路也。又礙也。操去聲。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仄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倉忽切。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丙科見漢儒林傳。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柳下惠爲士師三黜。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左傳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殷墟朝歌。今衛州也。修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越句踐有寶劍五。純鈞。湛盧。莫邪。子造劍三。魚腸。豪曹。湛盧。吳都賦。純鈞。湛盧。註。二劍名。患不得犀兕而割之。○割。旨究之。轉二切。細剖也。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孔子曰：束帶立於朝。偕計吏而造有司者，漢武元光三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者，令與計偕。註云：計者，上計簿使也。備

也。僅半孔徒之數。孔門有三千之徒，今半其數。春官上大夫，謂禮部侍郎。擢甲乙，出漢儒林傳。而升司徒者，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貞元六年，公至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

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王制：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

後獲焉。貞元九年，公始中進士第。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之欲切。鉤喙甚直，懷有美餌，體一作嗜。而缺望獲魚之暮也。狀望，怨望也。○缺音

瑞切。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褒衣博帶，見漢雋不疑傳。褒，大裾也。視子而捧

腹者，蓋不之知焉。一作蓋，不之焉。辛生嘗南依蠻楚，謂荆州也。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悠迂誣之談。鍛鍊翦截，動可觀采。

故相國齊公，貞元二年正月，齊映同平章事。接禮加等，常為右客。謝惠連雪賦：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且佐其策名之願，左傳：僖二十三年，策名委質。註云：名

書於所，臣之策。遂笈典墳，笈，負書箱也。○笈，極擘切。又音及。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文昌，尙書省也。上士之列，見而器

異，爭為鼓譽。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鉤而釣，懷美餌而羨

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齊孝公伐魯，謂展齊曰：魯國恐乎？室

如懸磬，野無青草。備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殆庶往南鄭，謁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謂今之關道也。

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胸何？然吾聞焚舟而克，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手劍而盟者，侯盟于柯，莊公升，曹子齊

劍而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左傳：僖三十三年，孟明謂晉人曰：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刷壓境之恥。公羊傳：僖十三年，曹子不圖與。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過返。○過：淳綠切。返：送也。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作兩，不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崔九名策，字子符，公嘗有與策登四山詩。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尙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尙文學，一作舉移而從之，尙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尙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卽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冤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音懈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孝一作仁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旣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鏃礪之事。註見豆虛聲序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親一作觀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

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斝之。斝一作序。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未覩。而一作一。隱而未見。易隱而未見。矚乎遠而有榮者也。○矚

切日無光也。不明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歲在未曰鶉首。貞元七年辛未。公在京師。壽星屬辰酉與辰合。故至九年癸酉。公登第焉。僕時悒然

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實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

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幸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

推爲先登。左傳隱十年。穎考叔取鄭伯之旗以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禮

君子居易以俟命。樂天不憂者。易樂天知命。故不憂。一本無上五字。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觀承顏婆娑

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焉於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益友一本無求。益友三字。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漢書廣武君說韓信曰。兵有先聲而後實。一本用之下有然字。非。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

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卽偃仰疲

耗。音冒。亂也。按韻耗。虛到切。減也。虛也。字從耗。不音冒。耗字從耗。未詳孰是。當考。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

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目一作耳。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恆。試其藝益

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旣聞。而有司不以告。不以告。或不取者。有司之過也。穀梁傳昭十年。子旣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能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旣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卽上云有司疲耗事。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旣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自命鄉論士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選士出禮記王制篇。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舉首字出漢書。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高郵傳貞元中。選中書舍人。進禮部。舉薦以勳。有司徇名亡實。鄧患之。乃謝絕請謁。專取侍郎知貢舉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哀首。京師之貢者。作會一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闔戶塞竇。記儒行。儒有華門圭竇。竇穴也。而得榮名者。連眇而起。○眇。止刀切。井田開陌也。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爲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爲不祥也。有是夫。旣受退。告歸長沙。長沙。潭州。以辛生之文。

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

卷二十四

序

送從兄僞罷選歸江淮詩序史傳年表公從兄僞無見焉其曰從姪立貞元十一年中進士第者

七八年在京時作

伯氏自淮陽從調淮陽陳州調選也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攝衽謂歛襟也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柳

士師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

之今吾遑遑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滫瀡之養滫瀡謂泔水也禮內則滫瀡以滑之註秦人洩

謂滫瀡也禮內則滫瀡以滑之註秦人洩曰滫瀡人滯曰滯滯息有切滫音髓乏庾釜之畜論語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逼迸無成○逼筆力切迫也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胸中味道腴於舌端勉修厥志懼不恆久○恆胡

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

慕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鬻瘡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

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微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

不盡志適爲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爲後序終篇。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公高祖諱子夏。徐州長史。此序首云。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其別蓋自此。然謀之父祖年表譜系皆闕。無所稽。序言吾觸罪屏擯。越楚閒六年。此元和

五年問作。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

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

公爲盩厔尉。

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詞。

一本作辭。

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

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

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隴則

讀書。

隴與同。

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

左傳莊三年。凡師一宿爲舍。再舍爲信。過信爲次。

具道其

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

尊老無井臼之勞。

井臼見後漢馮衍傳。

和安而益壽。

和安一作安和。

兄弟衍衍以相友。

衍空早切樂也。

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

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

叩其志益堅。於虜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

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

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

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

乎。則謀之爲人也。人下一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謂永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

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

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而至於耶。

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欲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

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悔一作悟。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

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解序

解公之族屬也。以新史年表考之。柳氏自晉侍中景猷生二子。書純。書太守。號西卷。書之子。恭。四傳而爲方與公。其下五子。皆有傳。純又別而爲二子。卓。有子四人。號東卷。六世孫。

懿三傳而至道茂。又別爲二。各有傳。子厚。善之裔也。登即芳之子。公。綽溫之子。皆有傳。可致公曰。終老於夷。序當在永州作。○解音邈。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永徽二年。柳遭諸武。以故衰耗。爽爲武

貶愛州刺史。尋武氏敗。猶不能興。一無武氏敗。猶興五字。爲尚書吏者。開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登字

並爲禮部屬。公爲禮部員外郎。登爲膳部郎中。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公綽字起之。以吏部員外郎爲四川武元

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興乎。一無其字。自吾爲僂人。僂與居

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解。解質厚。不詔。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隆

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

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

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解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昌黎銘公墓云：舅弟盧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述其死不去，觀公此序，信然矣。序云：以余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卽銘

之意，時當在元和四年作。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

師。 盧植，涿人。後漢時爲尙書。植子毓，魏司空。毓子瑋，晉侍中。瑋子志，中書監。志子諶，司空。從事中郎。四代師。有傳。諶子假，假子昭，昭曾孫靖。靖三子景裕、辯光，皆爲帝者師。號帝師。房景裕、魏國子博士。齊文襄帝

師。籍，四魏侍中尙書令。周武帝師。先，西魏侍中。將作大匠。恭，帝師。詳見元和姓纂。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 遵公舅之子。又一廣而

不肆，異而不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 禮記：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

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 悖音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

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 時

史中丞裴行立爲桂管觀察使。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 一無則字。乘風波以游乎

無倪。 倪分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貞元中，爲湖南觀察使。四子溫、恭、儉、讓。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挫抑無告。 ○挫，昨沒切。持頭髮也。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恆孤危，詭

詭忡忡。○詭音怡。忡敕中切。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梁稻。欺紈縠。幼專靖。

不好遊。不踐郊牧。野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

粹然憐天下之窮。眈與氓同。田民也。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

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鑠式灼切。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

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古今。左程右準。程式也。以為直道。直一作其。其於遠且大。若稼

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

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存一作好。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

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而下一本又有且字。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

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

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元和十年讓中第。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使君崔敏也。刺永而卒。公嘗誌其墓。及以文祭之。有云。某等咸以罪戾。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鑿適野。汎鷁沿湘。廣鐘命樂。華

燭飛觴。與此序意同。序云于暮之春。當在元和五年春也。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委會水聚處。則泓然為池。泓。深貌。灣然為溪。灣。水曲也。其上多楓栲竹。

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芡蒲葦。騰波之魚。輻涵太虛。澹灩里閭。澹灩。搖動也。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

來元和中以御史中丞
崔公爲永州刺史

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

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匏瓠也

以爲熙然而歌婆然而舞婆然舞貌持頤而笑瞪目而倨倨直視也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

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

左官蒙澤左官或在官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起湘中趨千資切爲顛頓客耶顛音憊余既委廢於

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愚溪詩序

公嘗與楊誨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而此言丘泉溝池堂
溪亭島皆具序當作於書之後所謂八愚詩今逸之可惜也已

灌水之陽羅含湘中記有灌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爲一作或曰可以

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

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公問曰是爲何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孔子

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世家

洙泗之間斷斷如也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

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

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

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漑灌又峻急多坻石坻音

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二事雖見論語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專得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婁秀才名圖南，公集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詩，有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詩，有送圖南遊淮南將入道序，今又有此序。

婁去永而之淮南，在元和三年，則此詩序必其未如淮南之前作云。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遞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効於當世。故形於文字。故一作以，又作必。仲於歌詠，是有其具。是下一有故字，或作是，故有濟世之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爲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爲贈詩。無一以悼時之往也。余旣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聞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寺在永州，公嘗爲作西亭記，其詩亦具於集。以記致之，亭已作於元和四年，詩序當繼作。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爲亭。以臨風雨。

觀物初。而遊乎顯氣之始。氣一作氣。周藏書室史之柱下也。因以爲官名。老亦謫焉。而

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爲詩。而授余

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

七子之志。克己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爲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

其近於古矣。一無於字。

序飲小丘記作於元和四年。此序當作於記後。晏元獻本題曰序飲序基二篇。古本或有或無。

買小丘。即愚也。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鉅鉢潭西小丘記云。其石

不可勝數。其峩然相累而離坐其背也。今此離坐與記不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

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或佐之史。註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泔也。○洄胡雷切。泔

詩寶之初筮。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註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泔也。○洄胡雷切。泔

云立監以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泔也。○洄胡雷切。泔

房六。不止于炫。音選。小渚與坻同。不沉于底者。過不飲。有至字。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

滑汨。○眩。癸絹切。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住一作留。衆皆據石位。位一有。注視權拊以助其勢。突然而逝。○突。陟沒切。

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或作酒。一獨三飲。衆大笑。驢

甚。婁生未必拙。衆人未必巧。或飲或不飲者。溪流不可必。而人事有幸不幸也。余病痞。部鄺切。腹內結痛也。不能食

酒。漢子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註云。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

有揖攘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詩或不知叫號。又曰。屢舞。傲傲。如沸如羹。以爲極者。詩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有

裸裎袒裼以爲達者。孟子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公意蓋謂。稽阮之類也。○裸。音果。切。程音呈。袒。音但。錫。音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

以促數糺。逖而爲密者。音朔。○數。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

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行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碁。碁。出公之新意。然觀其末曰。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敘其謫居零陵。時間有以寓意焉耳。

房生直溫。與子二弟遊。直。公二弟。宗一。皆好學。子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

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西京雜記。漢元帝好擊鞠。爲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爲彈碁之戲。今人罕爲之。有譜云。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云。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今譜中具有此法子。厚序碁用二十四碁者。卽此戲也。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

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抵。無。抵。字。戲者二人。則視其

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標。一。作。標。亦鮮克以中

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

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一。無。之。字。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

易彼而敬此。○易。以。鼓。切。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

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心止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一本作有氣不揚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敘。

卷二十五

序隱遁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凌助教士燮，蘇州吳人，觀序辭，公尙在京師時作。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禮記：儒有藁門圭窻，蓬戶甕牖。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爲儒官守道端。

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本秦也。文法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

僅除風雨。詩：風雨攸除，去也。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禮記：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

中有包山，包山亦曰椒山，即春秋所謂夫椒是也。在吳縣南。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必怨斯固然歟。與夫南

音越吟。左傳：成八年，晉人以楚大夫鐘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史記：越人莊寫仕楚，而病楚王曰：寫越之鄙細人也。今仕執圭，亦思越則越聲，不思則楚聲，使人聽

之猶越聲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詩序：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又曰：國史吟詠性情，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固六義之本。詩序故詩有六義焉。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絃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一無羣公詩字。萬州刺史韓某子三人。慎豐泰。慎為溫縣主簿。公有誌。豐字茂實。泰字安平。此送茂實也。新史附王叔文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為監察

御史。故云遇於上。京蓋在京師時作。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晉大夫羊舌職之子曰赤。字叔向。一字叔譽。伯華之弟也。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魯襄公三年。伯

代其父為中軍尉。家語孔子問處。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春秋註。銅鞮。晉別縣。在上黨。○鞮音匿。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遊者。

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左傳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又稱

伯華曰。多聞內植。家語。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蓋銅鞮伯華之行也。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

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貞元九年。公中進士。十一年。泰中進士。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

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常績文著書。一作嘗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綜。一作大備制

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音淡。他日當為達者稱焉。連上文意。達者謂孔子也。史記。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

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後矣。焜。胡本切。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達一作識。

天水趙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終義。一本有先經以後經以六字。杜

終義。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

手而別。一本有豐之季弟泰。一名與余善十字。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一本無將入道三字

僕未冠求進士。貞元六年公求進士年十八故曰未冠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一作中都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

文章若崔比部。崔鵬字元翰貞元六年自于衛尉相門。于部字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婁師德武后

北進納言世稱爲長者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尙書郎謫來零陵。永貞元年公自禮部員外郎貶永州司馬零陵永州觀婁

君。見也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翻生

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堅車良馬以驢于朋徒相賀爲資。資以貨財也相易爲名有不諾

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恆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陬而

媮媮。莊子云卑陬失色媮音虛媮音俞美也儉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

豫章至南海。今洪州卽豫章今廣州卽南海也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往且求之。往一作行僕聞

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能類婁君之文學。少一作不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

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

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旣異其道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

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亟切亟丘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

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

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苦聲切。慊也。雖天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咀子與切。疾爵切。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伉乎理外。伉苦浪切。敵也。伉一作能。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御史中丞崔公。時崔能為。永州刺史。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之侯食。一作饋。以侯食。日命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漢書司馬遷貫穿上下數千載問。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子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諸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駕猶傳也。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為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胄子師。書命夔典。樂教胄子。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周禮秋官司。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皆用儒先。先猶言先生也。漢有鄧先。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

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徐從事一本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公嘗有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云：今不自料而序秀才，卽謂此也。公此序與昌黎送廖道士序大意一同。

交州漢交州統南海等九郡，吳分置廣州。多南金詩大賂南金，張華見珠璣，音璣，珠不璣，璣異物志云：璣海大者如籛條，背上有鱗鱗，犬如屬，有文章。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將作器則煮其鱗如柔皮，○璣音代，瑁音味。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瓊麗，瓊姑回切。而罕鍾乎人也。鍾聚也。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中一作內。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恆人，其於紛葩瓊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恆人也。一作矣。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昌黎集有贈元十八協律詩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公嘗有送浩初序云退之寓書罪余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皆

謂此序也元十八未詳其名唯白樂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虛者疑卽其人也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史記老子傳世之學老子

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者豈謂是耶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楊朱墨翟申商不害商鞅也刑名縱橫之說

漢藝文志九流有刑名縱橫家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

所怪駭外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

躋其道一有而字○躋音致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褻奇褻不正也

與斜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

古之守雌者老聃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翕知其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

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余始得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營道漢縣名觀九疑九疑山志營道南有

云其山九谿皆相下灘水漢武紀將軍出零陵下灘水註灘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鶴

似故曰九疑也○灘水出零陵○灘力支切漢書作灘字

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豐隆雲師楚詞吾使翹蜚廉呂氏春秋曰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爲己者論語古之學者爲己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公生於代宗大曆八年至德宗貞元

年中博學宏詞科爲集賢正字十七年調藍田尉十九年拜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祕書
監察御史二十一年順宗立遷禮部員外郎是爲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祕書
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者及見逐於尙書居永州憲宗卽位公以
附王叔文出爲邵州刺史十一刺柳州元和十年正月始召公至京師三月復出爲柳州刺史所見學者益稀少常以爲今之世無
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景一作宣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爲文章者畢貫統畢一作必言未
嘗訛孟子破辭知其所蔽○訛○彼義切險也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不欲出門○愔於今切靜也其見人侃侃而肅侃侃和貌召之仕
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己乎非己乎使
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
匱乎吾名逐祿賤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卽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己居或以匱己
之虛一作或躐其塗匱乎己之虛○蜀本云或以字下疑脫兩字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爲泰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
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游民閒民無職事者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爲高其學浮屠不能愿懣者則又託文章之
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屠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
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

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回異夫假託為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薛道州伯高也劉連州禹錫也公有道州文宣王廟碑云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禹錫亦有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詩序云予為連州居無何而方及至出祕中詩一篇以贖予其詞甚富留一歲觀其行結炬如教益多之此序所以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詞蓋謂此也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昌黎集有送浮屠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所行必請元為之詩然公之詩今無傳矣韓又有送文暢師北遊詩意與公此序同時作

昔之桑門上首桑門沙門也袁宏云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東漢楚王英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支遁字道林晉史王羲之傳羲之嘗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

稽山陰之蘭亭謝安傳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道安習鑿齒傳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道安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

超宗隨父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惠休道人來往又文選有休鮑昭之徒見上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宗門有三印謂印空印水印泥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脫有釋文暢者道源

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蓮經偈云世尊慧燈我聞受記意歡喜充滿如甘露見灌華嚴經飲食而以禪悅為味涅槃經所謂

出家味讀誦味坐禪味忘一作志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紀十年而秦人蒙利者益衆秦謂長安雲代之間州名有靈山焉靈山即謂五臺也與竺乾鷲嶺二山名角

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祕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陲。

音垂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音與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貞元十八年。顧少連為吏部侍郎。吏部乃天官

也。夏官韓公。韓阜為兵部侍郎。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一無劉公二字。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一有習字。鑿齒之才。皆

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詩。佇立以泣。擢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

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

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比。薄必切。次也。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穢之贈。釋典有衣穢。委

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蓋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迴躅。廚玉切。迴一作迴。偉長德璉之述作。偉長德璉。魏志云。文

帝為五官將。山陽王粲字仲宣。北海徐幹字知鄭重耳。重耳。見左傳。襄二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重巽居永州龍興寺。公嘗有詩巽上人贈新茶詩。又有題巽公院五韻。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佛。好一作學。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

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州。即永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

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論一作論。推而大之。逾萬

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夥。可

切齊謂多爲夥。則泥而皆存者。去聲。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

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鄭中

詳其人。以時考之。當是鄭綱也。舊史綱傳。憲宗即位。泊孟常州。孟簡字鸞道。元和中。拜諫議大夫。以倖直

遷中書舍人。俄拜中書侍郎。與杜黃裳同秉國政。出爲常州刺史。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爲

時所誚。嘗與劉伯芻歸登蕭儉譯次梵音。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

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柳公綽。拜御史中丞。李吉甫當國。出爲湖南觀察使。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

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

之和。胡臥切。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竟一作競。其士汪汪也。士一作士。求道者多半天下。一有而字。一唱而大行於

遠者。一作焉字。一作大。遂一作大。行乎遠。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羣蟄之有雷。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羣一作居。不可止也。於是

書以爲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陳長方曰。子厚作序皆平。惟送浩初一序。真文章之法。乃柳州時作。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遊。紫毀也。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礎爲湖南從事。元和六年。請告

省其父。東都。退之又寓書罪余。韓集。逸此書矣。且曰。見送元生序。謂送元八山人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

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爽一作盡。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

申韓皆有取焉。揚子曰。莊周蕩而不法。墨晏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是揚子嘗取之矣。皆一作亦。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

韓險而無化。是揚子嘗取之矣。皆一作亦。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

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史記飛廉生惡來多力李奇註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而賤季札由余乎。季札吳之少子漢書鄒陽傳曰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由余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音韞。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愛一作受。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組綬屬所以繫印。軋乙黠切。則舍是其焉從。○焉於。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嵩南遊序并引

劉禹錫

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爾。繇是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無赤髭白足之侶。高僧傳佛隨耶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耶沙又釋曇始足白於面雖跳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內視胸中。猶煎煉然。開士元嵩。姓陶氏。本丹陽居家。世有人爵。不藉其資。於毗尼禪那極細牢之義。於中後日習摠持之門。妙音奮迅。願力昭答。雅聞予

事佛而亟來相從。或問師墮形之自對曰。少失怙恃。推棘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身羸老將至而不懈。始悲淩泉之有冽。今防墓之未遷。塗芻莫備。薪火恐滅。莊子老聃死云云。指窮於為薪火傳也。諸相皆離。此心長懸。雖萬姓歸佛。盡為釋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然具一切智者。豈遺百行。求無量義者。寧容斷思。今聞南諸侯雅多大士。思叩以苦調。而布其末光。無容至前。有足悲者。予聞是說。已力不足。而悲有餘。因為詩以送之。庶幾踐霜露者。聆之有惻。詩曰。

寶書翻譯學初成。振錫如飛白足輕。彭澤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傳燈已悟無為理。濡露猶懷罔極情。從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解解珠纓。

送元暲師序

○暲古老切。韓本送玄舉師歸幽泉寺序在此下。序云。元暲持劉禹錫詩引來。今故附禹錫詩引於此篇前。禹錫與公永貞元年同貶員外司馬。劉為朝州公為永州。此

序永州作也。次前篇當元和六年。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言未嘗不讎。讎猶中也。元暲師居武陵武林。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暲持其詩與引而來。劉夢得與公永貞元年同貶員外司馬。劉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觀世之為釋者。世字或作近世二字。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暲衣粗而食菲。○粗。七胡切。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無下有他字。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弛者。○慢。武半切。弛。徒且

切。詭。莊子。天知予。雖爲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暲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暲陶氏子。元暲本丹陽。其上一爲通侯。通侯本徹侯。避武帝諱。改爲通侯。陶爲高士。侃曾孫。潛。東晉。爲儒先生。一無生字。一本生先。漢有鄧資。其儒作見。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爲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爲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敍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在永州作。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爲經。翼而成之者。爲論。其流而來者。謂流文也。中國也。百不

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般若。波未切。經之大。經一作道。莫極乎涅槃。涅槃。經云。昔佛示滅於

雙林樹下。入般涅槃。爲母摩耶夫人說法。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

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

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觀。古玩切。觀此三空名之。三觀。乃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爲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爲大法之爲廣。菩

薩大士之爲雄。修而行者之爲空。行一作得。蕩而無者之爲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

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桂林。卽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

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爲之言。

送文郁師序文郁師公之族序云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蓋公時在永州而師來也序一作引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事一作士又遁而之釋背笈篋○笈及業切頁書箱懷筆牘牘書版也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閒脩脩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與隙同隙既塞也登高遠望悽愴起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緇艾衣如艾色也茹蒿芹志終其驅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楚詞註擾亂也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恆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作之年月未詳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古顯二切古縣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也或有字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恥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遞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序云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與前途楊郎中使還汴州序稱童孺同意員外郎劉公其名未詳濬一本作璿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宜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佛經曰慈意妙大雲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詩顧我復我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覘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恆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章左傳僖三十三年秦人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章先牛十二犒師註乘四章先章乃入牛古者將魯侯之贈後吳鼎左傳晉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督揚晉人執郟悼公以其伐我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壽夢之鼎註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衆一作後故乘章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卷二十六

記官署

監祭使壁記註具本篇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檀弓上篇之文禮是必禮與敬皆足

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周禮祭僕掌受命於王以既祭祀而

率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中張說以顯慶禮註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漢以待御史監祠漢百官志侍御史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唐開元禮開元

為唐禮乃詔蕭嵩等撰定號大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

開舊史職官志監察御史監祭祀則閱牲牢省器服不敬則劾祭官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肅

改元寶應上元二年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興元年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

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

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禮記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之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

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唐志光祿卿一人凡百工之役

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左氏云南史開太史盡故其粢盛牲牢酒醴

死執簡以往簡謂簡策

菜果之饌音成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竽琴瑟夏擊之樂書夏擊鳴球註夏擊即祝敵所以止篋簋綴兆

之數釋名所以懸鼓者橫曰篋綴曰簋禮記綴兆紆疾樂之文也綴必具于庭內樽彝洗音雷俎豆

醴粢之器醴音豐粢音又玉爵名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役一作

咸引數其實引數一本設篋朴于堂下以修官刑書鞭作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天憲

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

其燔燎瘞埋瘞亦埋也燔音煩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飭整也周禮以九貢致邦國之

屬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周禮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

唯具滌牢中所搜除處也三宮御廩之實穀梁傳桓十四年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夫人畢備而聽命焉舊

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舊史貞元十九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崔蕙入臺近

得方叔皆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禹錫亦拜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

益理制令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四門學者始於後魏時以周人四郊之制遼遠故置四門而唐又合之於大學

至是柳立武儒衛歐陽詹為之按韓文有歐陽生哀詞序云貞元十五年冬詹

為國子四門助教則記之作當在十五年間也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禮記祭義天子設四學註四學謂

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書命夔典樂教胄子胄子國子也今云祭統誤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

之以定明堂之位焉東漢志蔡邕明堂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配上帝者也謹承天隨時

侯選造士於其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云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信入

西學以貴德入北學以貴爵貴一作尊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貴而尊爵賈生述之以

明太子之教焉賈誼舉大戴禮保傅篇帝入學之教於時政書曰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故曰為

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

十人北史劉芳傳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

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

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舊史志四門博士三人助教三人四門博士掌及庶士庶人之子

為俊士者舊史又云若庶人之子為俊士生者教法如太學通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

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榎榎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拊撻擊

禮者○榎古雅切令分其人一本無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

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祕書由是為博士舊史賀知章

國子四門博士遷太常博士歸崇敬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

士改太子賓客授祕書監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德宗時遷

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舊制以拾遺爲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旣成。經籍少閒。有司命太

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爲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立中進士。求署茲職。天水

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異。余與立同祖於方輿公。方輿

僧。後魏時爲揚州大中正。尙書右丞。方輿與武公同升於禮部。進士一本武公作武君。與歐陽生同

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爲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武功縣屬京兆。序言貞元十五年丞廳壁壞。官署舊記皆逸。後三年陳南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爲王內臣。穀

傳。隱元年祭伯來。寰內諸侯。非有天子命。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唐之京師。古雍州

漢之長安也。唐屬關內道。云京兆尹理京師。在隋時領大興長安新豐鄭華陰藍田鄠藍屋始平武功上

宜醴泉涇陽雲陽三原宜君同官華原富平萬年高陵二十二縣。唐初改爲雍州。而縣之廢置亦不一。

幅員之廣。其猶古也。註商頌。幅員既長。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唐制。縣丞二。蓋丞述六

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漢表丞相。秦官有左右丞。唐制。尙書省令一員。御史中丞。至

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小大。其旨同也。武功爲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釐

之地。釐。后稷所封之地。周紀所謂封。秦作四十一縣。釐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漢志。右扶風有釐美陽

一。故武功爲釐州。已而復縣。武德三年。以武功好時。蓋屋扶風四縣置稷州。蓋因后稷所封爲名

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周禮大司徒辨其山陵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其植物豐暢茂遂。

有秬秠藿菽之宜。詩生民藿之荏菹。荏菹。又曰。藿。降嘉種。維秬維秠。註。荏。其人善樹藿。孟。子。后。稷。其

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上所云。秬。秠。藿。菽。見詩。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

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

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

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七。一作七。令丞與抗禮。故為吏益難。漢高五年。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異日

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公乘。爵第八。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

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度哉。一作吾庸。為之記云。

蓋屋縣新食堂記 水曲曰塾。山曲曰屋。縣屬鳳翔府。○塾音舟。屋音室。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唐自天寶亂後。兵政紊

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畿內。皆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肅宗乾元元年。至德宗建中四年。

特勢凌暴。民閒苦之。此公謂西郊捍戎者也。羣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又十有九年。自建中四年。至貞元

宗如奉天。西郊之屯。至是去矣。羣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又十有九年。自建中四年。至貞元

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周禮。祭社之聯事。賓客。雖散而不屬。之欲切。凡其官僚。罕或覲見。及是主簿某

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功。一作工。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財。以構斯堂。其上棟。易。上棟。下宇。自南而北。

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周謂四列禮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低。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

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爲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于茲新

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敍。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樽俎靜嘉。一作嘉

燔炮烹飪。炮與無同。餼與餼同。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晉語。悼公使魏絳反役。與

之禮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旬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一本無聯字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

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衍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

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貞元二十年作。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一本無戎字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

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唐初諸使未嘗

明皇開元以來。使之制愈重。故有兼御史者。德宗時。置東都畿觀察。而以留臺御史中丞爲之。建中開元又

以御史中丞一員爲理。詔使故兼御史中丞爲使者。不一。嘗自開元初考之。至貞元二十年間。其有兼中

丞爲節度使者曰楊國忠。曰令狐彰。曰宗正卿琬。曰盧蒙。有爲節度觀察處置使者曰蕭華。有爲團練觀

察使者曰李栖筠。曰李道昌。有爲節度觀察使者曰張獻恭。有爲節度觀察使者曰杜亞。曰衛晏。曰楊頊。有爲

都團練使者曰吳希光。曰張愔。有爲經略使者曰戴叔倫。曰張正元。有爲册南詔使者曰袁滋。有爲節度

留後者曰田悅。明皇幸蜀。有爲置頓閣道使者曰韋諤。曰宋若思。是皆兼中丞者也。外又有自爲中丞出

爲使者。或疏決囚徒。或賑恤水旱。或黜陟官吏。又有兼御史。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

一本而下固王略左傳倭敗王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于內音堪拓定于外音托皆得以壯其威張其

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蒞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

者尤可以知也一無武公以厚德在位貞元二十年武元衡遷御史中丞時以詳整稱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

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公時為監察御史故云其屬且曰由其號號一名

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唐都長安屬關內道管州三十七縣百三十五華同鳳翔郿坊商在京畿之四維洋

方之所達為驛千六百三十九今記所載驛凡四十七蓋邦畿之內者也天曆以來始命御史為之使而印未刻至是韓泰始鑄印而公為之記次前篇亦貞元二十年作也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畢一作必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一作入

則皆重足錯轂錯交錯重平聲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徵召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王制云千而後按行

成列○行乎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萬年渭南皆屬京兆府其驛六其蔽

曰華州其關曰潼關用周官文法潼關在華州華陰自華而北界于櫟陽華州屬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灊

而南至于藍田灊水出藍田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藍屋長安屬京兆

京兆後屬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而西一無至于好時武功好時皆京兆其驛三

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渭水出京兆華原京兆府縣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

奉天咸陽奉天皆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

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周語司里不授館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傳吏謂驛吏古者出入關皆合符而去縣吏執牘而

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周禮置有寓望註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

皆有傳館其飲餼饋切燕食也成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

其積一作列其貨利權入於是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大曆十四年兩京

驛館號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一作校之絕句必稱其制有不當

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者一無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

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

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泰字安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為監察御史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

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一本有使字公時為永州司馬記是時作

唐制嶺南為五府五府謂廣州安南桂管邕南府部州以十數部猶管也其大小之戎大戎小戎皆兵車也詩元戎大戎

謂之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號令之用號令一作名字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流訶陵二國皆南番

西抵大夏康居大夏康居西域二國名見西漢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嶺南節度兼押蕃舶使○舶音白大舟也內

之幅員萬里。見前。輻員註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左傳僖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名。吳語曰擁鐸拱稽。註云拱執也。稽計兵名籍也。一本作以就執秩。

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謂所管羈靡州。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合外字。以治于廣州。故

賓軍之事。周官五禮吉。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詩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註牛羊豕為牲。繫養

嘉樂好禮。左傳嘉樂。不野合。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詩出車以勞。還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闕

階序。閑闕也。爾雅衙門謂之闕。東西。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屋棟。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

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元和四年。馬總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且專二

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子侯切。其位公北向。

賓衆南向。一作公北向。面。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輿庫側。隅。謂之輿。庭廡下。陋。一作。日未及晡。

晡音通。一作吳。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

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

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

也。輿衆。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

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蘇。幢。幡牙旗。蘇。古用犀牛尾。今軍。金節析羽。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旃。旗。

旃。旌。周禮。軍吏載旗。百官載旗。又曰。熊虎為旗。鳥隼。咸飾于下。鼓以鼗。晉。音填。金以鐸。鏡。周禮。夏官。諸侯。執。鼓。軍。將。執。

齊戒自潔清之用。其在漢制，則皆邳以奉朝請。漢法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請。文帝紀云：至邳而請之，願浴用湯沐用潘。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大曆十二年五月，諸道邳移在至也。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大曆十二年五月，諸道邳移在至也。

章章典。皇帝宅位十一載。書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德宗大曆悼邊氓之末，又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

以朗寧王張公為能。貞元四年，吐蕃三萬騎寇涇州。七月，授河中節度使，渾瑊、鄧寧慶副元帥。以左

朝寧王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漢文帝謂季布曰：河東統爪牙之職。王之爪牙，董制三軍，撫柔萬人。

乃新斯院，弘我舊規。一作高其開闕。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

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四年九月，吐蕃

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

歷闔闔。楚辭：排闥而望。予薛綜註：西京賦：紫微宮門名曰闔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間。楚辭云：魂兮

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一作捍而戎虜伏息。獻甫至鎮，斷

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

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尋又茂功溢于太常。茂一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

遣兵馬使魏光逯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茂功溢于太常。茂一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

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

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爲記。

興州江運記事具本篇

御史大夫嚴公貞元十五年以興州刺史嚴礪兼御史大夫牧于梁書華陽黑水惟梁五年自貞元十六

年爲嗣天子宗貞元二十一年順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舉一作用王制諸有功於民者加地進律漢書循

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尙書新舊傳皆不載是年四月使中謁者漢書百官表謁者掌贊

後常以闈來錫公命左傳文公元年天王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驚老童孺填溢公門公一舞躍歡呼願建

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而字上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西一密以公刊山導江

之事密一作私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

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無患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土一無吾能知之自長舉

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粟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

耶到窮冬雨雪一作水潦于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踏音匄僵也藉慈夜切血流棧道糗糧芻

藁填谷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藉一作枕餽夫畢力○餽音運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

百里而餘自長舉之西之一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

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餽功○餽卽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醢今摧其堅

剛化為灰燼。舂鍤之下。○舂音本。鋪側洽切。易甚朽壤。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醴。以碎之。通溝以饋成州戍兵。

乃關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殺所界切。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

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澹為安流。澹一作淡。蒸徒謳歌。詩

徒楫之。蒸衆也。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倖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一無

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音飢饉昏札。左傳。昭十九年。札瘥天昏。詩。天死曰。死徒充路。

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

餘糧。一本自師有餘糧。下無四。餘糧十字。便與杠梁以成相接。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音澆。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

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傳直。戀切。旅忘其歸。杠梁以成。杠一作虹。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

四方之力。方一作人。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且有非字。下一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恆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

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其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

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左傳。昭元年。聖駘宣汾。洩障大澤。顯帝嘉之。封諸汾川。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一作焉。禮

官而水死。西門遺利。史起與歎。史記。西門豹為鄆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名聞天下。澤流後

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鄆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於是起為鄆令。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孟

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隣國為壑。善子過矣。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

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全義本名臨源。大曆四年更名。賜桂州。集有途虛。遵序云。以余棄於南服。來從余五年矣。蓋遵遊桂。在元和四年。其為全義四年後也。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循而習之為非。一作賢之興而愚之廢。恆人猶且知之不足乎列。

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悞且誣。音吝。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之內弟也。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

門人。一無門字。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迴其途，故

塞之。一本迴字下。作去聲二字。遵曰：是非悞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思下一有以字。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字一有

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途。由道廢邪。一作由是道以廢邪。

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卷二十七

記亭池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一本無楊中丞三字。永貞元年公謫永州司馬過潭而作。

弘農公刺潭三年。楊憑字嗣仁，號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九月，自太常少卿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或作三里。丘陵林麓距其

涯丘土之高者林屬於山為麓大陸曰阜 垣小渚海中有山可依止曰島水中可居曰洲又小洲曰渚○垣音遲與坻同其岸

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玦如環而缺 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

者譙國戴氏曰簡晉史戴逵譙國簡人簡其裔也 為堂而居之而下一有令字 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舫摩艦音艦艦船後持

也一本艦作艦艦作艦 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遶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楮音諸杉楮皆木名楮似檉葉冬不凋落 被之菱芡芙蓉菱芡

也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謂為方鎮所辟 貢之澤

宮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註澤澤宮 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

孔氏書旁及莊文謂莊子文子也漢書藝文志文子九篇註云老子弟子 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書謙受益 其樂道歟賢者

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

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免矣免明免禮記美哉輪焉美哉免焉 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據幽發粹○據抽居切 日

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

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

以不記一有之字

桂州裴中丞作營家洲亭記公刺柳時為桂州裴中丞行立作營姓也音紫又即移切一無裴中丞三字姓苑曰營今齊人本姓蔡氏漢元帝功臣表有樓虛侯營順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驚音務馳也 不陵危環山洄

江河逆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堅一

之左曰灘水。署州署也。灘水出。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嶠渠妙切。越人。達于海上。於是畢

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裴行立元和十二年。徙。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

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募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元和十二年冬十

春正月。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悠長。悠一作。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伐惡木。剗奧草。剗切。扶

也。前指後畫。心舒日行。忽然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莊子乘雲。萬山面內。重江束隘。烏擗切。亦作。聯嵐含輝。嵐

虛含。旋視具宜。具一作。常所未覩。倏然牙見。牙與。以為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周禮

諸極。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司馬相如賦。步欄周流。步欄者。言其。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

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比。聯。與波昇降。昇一作。苞灘山。涵龍宮。涵一作。昔之所大。蓄在亭內。亭一作。日出

扶桑。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拂。雲飛蒼梧。在今。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

畫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迴合。班固西都賦。鮮顯氣之。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安期羨門。古

傳曰。安期生。瑯琊阜鄉人。史記。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

始皇之碣石。燕人盧生求羨門。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概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

闌闔。音環。潰市。闔曰。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

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瓌一作瓌。姑回切。觀音灌。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藉或作籍。籍謂記也。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集中有柳中丞墓誌及祭文。按記云。歲在辛卯。蓋元和六年。而墓誌載其是年八月卒。豈此記在前作歟。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面勢謂方面形。勢事本周禮。無構。櫨節。柎之華。櫨柱也。櫨柱上對也。語山節藻。柎註。

節者。極刻。櫨為山。柎者。櫨上。櫨畫為藻文。○櫨音薄。櫨音虛。柎音拙。不斲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左傳桓二年。賦。

哀伯。是山。峯然起於莽蒼之中。莊子逍遙遊篇。適莽蒼者。三食而返。莽蒼。草野之色。並作上聲。○峯。慈卹切。謂突出也。馳奔雲。轟。初六切。亘。數。十。百。

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

接荒服。國語。戎翟荒服。在九州之外。荒。忽無常。故曰荒服。言此以見邕州遐遠。俗參夷。徼。音叫。境也。周王之馬跡不至。謂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肆於西王母。鵬於瑤池之七。而不至此也。左傳昭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謝公之展齒不及。南史。謝靈運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

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元和六年。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公從兄名寬。字存諒。公嘗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於郡藩。卽謂

也。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概。迺暨迺塗。書若作室家。既

塹。塹。○塹音消。仰塗也。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烟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

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椒。山顛也。椒一作極。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一作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一無韋使君三字。韓本註。刺史韋彪。公。貶永州十年。其州刺史見公集者六。元和元年。刺史韋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馮公見修淨土院記。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講集序及墓誌。後又有崔簡者。未上以罪去。見簡墓誌等文。十年。刺史崔能見湘源二妃廟碑。萬石亭記。所謂韋公。蓋在七八年間者也。見上嶺南鄭相公啓及黃溪祈雨詩。

將爲穹谷。峩巖淵池於郊邑之中。

將爲起句。用莊子法。○嶩。五男切。

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

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

之麓。九疑山名。在零陵。麓山足也。

其始度土者。書惟荒度土功。

環山爲城。有石焉。翳于奧草。于一

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

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

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瀏音劉。又音溜。水清貌。

旣焚旣釀。山宜切。

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

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

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効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閒廟隱顯。邇延

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外。

漢書陳勝攻陳守丞與戰譙門中。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也。樓亦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

已乃延客入觀。繼以

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一作措諸壁徧。以爲二千石楷法。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崔公名能，公嘗作淵源二妃廟碑。云州刺史御史中丞崔公即此。來蒞永州，閒日登城北墉。墉垣也。一作百。臨于荒野

藪翳之隙。藪與叢同。聚也。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側以入。側一作仄。縣谷

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虛加切。搜其根則蹄股交

峙。股一作肱。環行卒愕。卒，七沒切。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翦焚榛蕪。於廢切，與穢同。荒蕪也。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

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

掖。肘掖也。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攢當作巒，巒小山貌。巒巒，小山貌。巒巒，小山貌。巒巒，小山貌。

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年八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厖齒齷。厖，黑也。齷，黃髮也。齷齷，齒落更

者。生細者。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何知也。以其多

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盈一作贏。然

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乎人敢頌休聲祝于明神祝下一有公字漢之三公秩號萬石西漢表顏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孝景時以石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易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一有薛令作三字零陵永州縣集有途薛存義之任序云假令零陵二年矣然月日不可攷要皆在永州作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詩彼汾沮洳沮洳陷濕地也○沮將預切洳人恕切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潭部謂湖南觀察使假湘源令湘源縣屬永州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葺月辨理音辨宿蠹藏姦披露首服音狩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鞀鼓之召周禮以鞀鼓鼓徒宗切鼓聲也雞豚糗醕○糗丘救去九二切熬米麥也醕司呂切漉酒也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烏魚之樂澹然自若也音淡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音鹿萬石如林積坳為池○坳於交切地窪下也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璫蕭條瓏音籠璫即玲音零出楊子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

無勞力工得以利。工一作士。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饗於恭切。然食也。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謫謀野而獲。左傳襄三十一年。裨謫能謀野。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謫鄭大夫也。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必使乘車以適野。謀作盟會之辭。○諱音忱。宓子彈琴而理。宓不齊字子賤。爲單父宰。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賤曰。彼任力。我任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宓音伏。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卷第二十八

記祠廟

零陵郡復乳穴記。題作零陵。字之誤也。據地理志。零陵乃永州郡名。今言石鍾乳。連之人告盡者。五年而題以零陵何也。唐地理志載連州連山郡。貫鍾乳。本草唐註亦載其大出。連州未嘗言永州出。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差耳。題以連山郡復乳穴記。則於文爲合。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毗之熙熙。史記天。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

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給徒亥切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賴利也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

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

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一本作今令吾告故也。何祥

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

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一本毀作斥。道州圖經曰：昔舜封象有鼻國，卽其地。按集有道州文宣王廟記。其事公以明年正月召其日。

某謫永州記必將召時作。

鼻亭神象祠也。昌邑王賀傳云：舜封象于有鼻，註。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恆新，相傳且千歲。元和

九年，河東薛公也。伯高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音疲去亂卽治，變呻爲謠。若痿

而起。漢書如痿人不忘起。○痿。若矇而瞭。○矇音蒙。騰踊相視，謹愛克順，旣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

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孟子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

本君上有旣字，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主謂公又懼

楚俗之尙鬼而難諭也。一無尙字，一無於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欲非類。左傳僖十年晉狐突曰：神不欲非類，民不祀非

族，欲又曰：淫祀無福。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

梯教一作崇去奇邪宜切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肅一作庸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祠下有字以明教也苟雖

于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有字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

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燠於六切我有病癰音隆公起其羸鬢童之鬢音茗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

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奏一作恣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

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一無明字愷悌達于

蠻夷一無愷字不唯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子侯切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塹甃而起者切甃蒲歷也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

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洽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祇音幾呂氏春秋云荆人鬼越人祇祇

鬼神與祇祥也由是寺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史記天官書載水澹

志所載一實不原甘茂盟息壤甘茂傳秦王迎甘茂於息壤因與之盟索隱曰山澤竭地長西漢天文

其說長臻兩切甘茂盟息壤海經啓筮云鮪竊帝之息壤以涇洪水或是此也蓋其地有是類也昔

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鮪竊帝之息壤以涇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鮪于羽郊事出淮南子其言不經見今

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

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微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公譎永州十年凡爲記序其年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垤封也。伏

灌莽。詩集于灌木。灌木叢生。莽宿草也。○莽莫補切。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瞰苦

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藂與叢同。聚也。穹若洞谷。蒼若林麓。○蒼翳孔切。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

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龕音堪。余得而合焉。作發。以屬於堂之北陲。○屬之欲切。連也。凡坳

窪坻岸之狀。窪清水也。坻小渚。○窪烏瓜切。坳於交切。坻陳尼切。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榿柎之植。○榿音駢。木似豫章。幾

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緡。幽蔭蒼蔚。○蒼音槍。步武錯迕。阮古切。不知所出。溫風不燥。式灼清氣

自至。水亭陋室。○陋胡夾切。隘也。水一作小。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遽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

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

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伊鳥切。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協韻音戶。大和不遷。茲丘

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之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集中西山宴遊記云。因坐法華西亭。時元和四年九月。則此記當在前作。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

蕩。粗曰薪。細曰蒸。書篠蕩既敷。篠小竹。蕩籜大竹。○篠音小。竹箭蕩徒黨切。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

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剪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乎常員。永貞元年十一月。貶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一無乎字。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塞下一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記作於到永之初元和改元時

永貞年。永貞元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尙書省。公時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出爲邵州。九月。貶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

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嚮。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不矚焉。一本無下有所字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眞智。卽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

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元和十年作

越人信祥而易殺祥謂怪。傲化而循仁。○循音面背也。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漢武帝元封二年，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李奇曰：持雞骨

卜如鼠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無一本已

字。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

而入焉。一作可。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武后天授元年七月，有東魏國寺僧法明

等十人，僞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下生，當代唐為闍浮提主，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

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

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橫術。九達謂之達，邑中道曰術。月北屬之江，告于大

府。大府謂觀察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

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一無其字。庶乎教夷之宜也。

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菜畦也。圃一作園。田若干陸。音乘

畦。稻中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一作巽上人修淨土院記，云今刺史馮公作大門，馮刺永州，在元和二三年，記當在是時作。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篤天竺國一名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釋迦牟尼者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彼佛言曰西方

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去聲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

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

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謂慧遠也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顛大師○顛語著釋淨

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睦職日

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巽上人一名重巽居其

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眞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

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

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續胡繪蓋幢幡以成

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筏音伐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附○志云余乘舟來居九年此當作於元和八年古者姓氏特以別生分類賢否之涇渭初不由此尊尙姓氏始於魏之太和齊據河北推重崔盧梁陳在江南首

先王謝至江東士人爭尙閱賈婚求財汨喪廉恥唐於山東一統當一洗而新之奈何文皇帝以隴

西舊族矜夸其臣以房魏之後英公之功且區區結婚於山東之世家貞觀之世冠冕高下雖稍

序定然許敬宗以不敘武后賢李義府恥其家無名復從而紊亂廢置皆不由於賢否但以

姓氏升降去留定爲榮辱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民俗安知禮義忠信爲何物耶子

厚憫時俗之未革故以孫冒昧者取况於鐵爐步之失實誠有功於名教歟

江之游。謂江濱。

凡舟可糜而上下者曰步。吳人呼水際爲步。韓文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若瓜步之類是也。

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

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者居。一本鍛下有鐵字。其人去而爐

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者。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

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

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罇刀鈇者。左傳。筐筥錡釜之器。註有足曰錡。無

足曰釜。詩。臣工。序乃錢罇。周禮。鍛氏爲罇器。註。錢罇。田器。刀鈇。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

兵器也。鈇。華斫刀。○錡。奇。蠟。二音。錢音。剪。罇音。博。鈇音。庸。甫。二音。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大其門。然世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

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僂。音。戮。斯可以

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罇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未矣。余以爲古有太

史觀民風。采民言。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漢時亦分八使。周適四方。巡行風俗。觀采方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

以爲志。

卷第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自游黃溪至小石城山爲記凡九皆記永州山水之勝年月或記或不記皆次第而作耳

北之晉西適爾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漢書西南夷傳南夷君以十

大邛都最大徙葶都冉驪最大公文勢本此邵太史曰子厚此記云永最善然環水之治百里北至於浯別云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聞則出游游復多恐何言之不同也

溪○語音吾水名浯溪在湘水南西至于湘之源南至於瀧泉○瀧音雙水名瀧泉奔湍東至于黃溪東北○語音吾水名浯溪在湘水南

屯徒門切一無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百一作里至

黃神祠一無神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一無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

石一無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論語深則厲淺則揭註以衣涉水爲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

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積一作黛蓄膏淳黛畫眉也來若白虹來一作沈沈無聲沈沈一作有魚數百尾

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齧頰頰下也斷齧根

海二切頰戶感切又音其下大石雜列雜一作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

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羊切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

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漢書王莽自謂黃虜之後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虜苗裔莽

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虜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莽號其女定

黃皇室主安公太后爲絕之於漢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莊

畏壘之民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俎豆謂禮之爲主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僂人

音戮

居是州恆惴慄其隳也

隙同

則施施而行

施如字徐行貌又音怡

漫漫而游

漫莫切

日與其徒

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

一本無以臥而

夢

一無臥而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

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

法華寺名

望西山始指異之

指一作抵

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

溪

染一作冉

斫榛莽焚茅茷

符廢切草葉多也

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

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

蛤呀山深之狀

也

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

與天際

外一作水

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爲類

方言冢或謂之培塿

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

氣俱

音造

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

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

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鉅鉞潭記

鉅音古鉞字諸韻皆無從母者唐韻作鏐下註云鉅鏐也鉞疑是鏐莫浦莫朗二切並註云鉅鏐也鉅鏐乃鼎具據小丘記云得西山後八日又得鉅鉞潭則此記在前記

後作亦元和四年文
云下二記當繼此也

鉅罽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沫音末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亟丘異切一旦款門來告曰款叩也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贖財以緩禍緩禍交易也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一無者字有聲淅然在公會也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鉅罽潭西小丘記註見前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罽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而一作之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起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狀一作壯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嶽蓋山險貌與力追切賦同累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剗音產諸韻玉篇皆無此字義當作剗平也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一本獸下有魚鼈字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濳濳之聲與耳謀濳濳水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一作悠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澗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

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音戶則貴游之士，一無之字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是一作晨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篁，竹田也。一曰竹名。聞水聲，聞一作絕句。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坻，小洲也。嶼，皆苦男切。爲嵚爲巖，○嵚，五男切。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一云披拂潭中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日光下澈，音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俶，昌六切。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斗，謂北斗。史記：枉矢類流，星蛇行而倉黑。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龔一作龔。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崔簡之子也。

袁家渴記 自袁家渴至小石城山四記皆同時作石渠記所謂惜其未始有傳焉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者也石渠記云元和七年十月十九日云云則四記可以類推矣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鉅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大曆元年元結以此巖東向故名之曰朝陽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爲渴，支一作反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高一作西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

淺渚間。廟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字一有上生青叢。冬夏

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音歷。小石也。其樹多楓。楠石楠。楠如占切。楸楮樟柚。楸木似豫章。楸木似

樟。柚。楠類也。楸。毗連切。楸音諸。柚余救切。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合歡草名。轆轤水石。葛猶交加也。每風自四山而

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蒼蘄香氣。東坡曰。子厚記云。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

紅駭綠蒼蘄。蘄氣子厚善造語。若此句始入妙矣。蒼蘄。草茂貌。○蒼鳥公鳥。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葳音威。蕤。儒佳。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

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賈逵云。八寸曰咫。或倍尺。

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鮮苦也。又折西行。旁陷巖石

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鯈魚。爾雅。鯈。黑鱗。郭注。即白。儵。儵音條。又直留切。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

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席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

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醜山宜切。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

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蜀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

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互石爲底。他本或無一字。或無巨字。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跌而往。音揭。丘列切。又音翹。襲衣也。又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一無字。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閒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睥睨通作埤垠。莊子云。梁麗可以衝城。梁麗屋棟。麗與欂同。○睥匹計切。睨五計切。欂音麗。睥睨或從土。廣韻引博雅。埤垠。土牆。集韻。城上垣。杜預註。左傳。又作僻。倪音義同。欂一音禮。司馬云。小紅也。其旁出堡塢。安古切。小障也。堡小城也。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

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元和十年正月。公自永州召至京師。三月復出刺柳州。此記作於刺柳州日。篇末自可見。

出州南譙門譙城上樓也。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垂楊地名也。傳置傳音轉。傳置謂驛也。東曰東

館。其內草木猥輿。有崖谷傾亞。缺圯部鄙切。亞一作凸。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獨疏。

○刺音拂。疏音疎。樹以竹箭松檉丑成切。桂檜柏杉。易爲堂亭。○易以鼓切。峭爲杠梁。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杠梁皆橋也。○杠音江。林開橫

水。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憑一作馮。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嶮闊澗灣。嶮音聊。與蔡同。澗伊盈切。水絕遠貌。灣烏環切。一本嶮作峽。當

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

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

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

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記不書其年月。然當與前記先後作。公刺柳五年卒。於元和十四年之十月云。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音潰。水回合也。北有雙山。夾道嶄然。○嶄

鉅成仕咸。二切。高貌。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

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甌子切。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

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恆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面崇。類屏者。○屏。蒲井切。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補切。皆獨立不倚。北沈潯水瀨下。沈一作流。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茄音加。荷莖一本作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六尺爲尋。倍尋曰常。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枰。薄明切。又音平。博局。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種多楮。○楮。河柳。郭璞云。今河旁赤切。楮。音諸。多篔簹之竹。○篔。音篔。竹名。節間相去數尺。○篔音云。篔都耶切。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秭音子。又杏李切。秭歸。或作子規。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穀。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澗在石澗。澗。回也。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鯽。多一作及。多條。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菹脩形也。脩。脯也。糝糝。○糝音所。又音晉。皆從禾。音徒。音土。陰酒。虔則應。公集有雷。禱禱兩文。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卷第三十

書明謗責躬

寄許京兆孟容書

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公謫永州已五年與京兆書望其與之為地一除罪籍耳時當在元和四年云

宗元再拜五丈

前座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也

失意

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

悸心動也

伏念得

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

○痞部鄙切腹中結痛

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

一作肉

非獨

瘡瘍為也忽捧教命

捧一作奉

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

左傳成十年晉侯夢疾為二豎子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膏謂連心

之脂膏言心下兩上○言音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

教化過不自料勲勲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艱艱

艱艱不安貌○艱五結切艱音兀一作末路阨塞艱艱

凡事壅隔

一作事既壅隔

很忤貴近狂疏繆戾

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

讟音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

○詆與詆同

旁午搆扇盡為敵讎

盡一作便

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

豈有賞哉

一無豈有賞哉四字

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

一作無公事

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

俟除棄廢痼

一無更字

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

取得之。一無得之二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元和元年五月十日。元公母盧氏卒。猶

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今抱非常之

罪。居夷獠之鄉。獠音。夷名。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怛當。割切。心腸沸熱。湯一作骨。榮

榮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隙一作隅。無少字及女子字。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罪大一以是

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當一作常。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惇惇然。一作慄慄然。或作慄慄然。款款惴惴。恐此

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一無所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

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

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傭丐。皆得上父母

丘墓。馬醫夏畦之鬼。列子云。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孟子。齊有夏畦。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

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

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

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音。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

節適。洗沐盥漱。盥音管。又古玩切。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

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一本作破。無議字。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漢書人或毀直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

疑聞曰我乃無 娶孤女云搗婦翁者後漢第五倫建武二十九年從淮陽王朝京師帝戲謂倫曰聞然賴

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一作管仲遇盜升為功臣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此為人可也匡章

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之今已無古人之

實一有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漢書直不疑為郎舍文帝其同舍

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劉寬下車歸牛鄉人車中認之寬字文儻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

愧而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國語文公伐鄭欲得詹而師選

送選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

據鼎耳而疾號公乃命鐘儀南音卒獲反國左傳成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鐘儀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

聲叔向囚虜自期必免左傳襄二十一年樂盈出奔楚晉叔向叔向樂王歸見叔向范痤騎危○瘞才戈切

也上以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我殺范痤吾獻地王使捕之痤因上屋騎危謂蒯通據鼎耳

怪副苦為齊上客高帝誅韓信信曰悔不用蒯通之言帝召通欲烹之通曰犬各吠非其張蒼韓信伏斧

鎖鐵音質終取將相西漢張敖從沛公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其後拜大將為

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西漢鄒陽從梁孝王俯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西漢賈誼洛

屬害之出為長沙王傳餘倪寬擯死新唐書後至御史大夫西漢倪寬為廷尉文學卒史以儒生不習

封禪事拜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西漢董仲舒廣川人先是遠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

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西漢董仲舒廣川人先是遠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

詔赦之。劉向字子政。事宣帝。為諫大夫。獻言黃金可成。上令典此皆瓊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

向方鑄。作事後不驗。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以減死論。恒怯洩。忍。恒音臣。怯也。洩音曉。忍。下才未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

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

覲縷。○覲力禾切。縷音呂。好視也。一神志荒耗。前後遺忘。音妄。漢書楊惲傳。以陪自以不至底滯。底一作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

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土一作上。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

通家宗祀為念。存一無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雖字一無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

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甘與酣同。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

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一本戀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楊憑拜京兆尹。與李夷簡素有隙。李因劾憑。江西姦賊憲宗。貶為臨賀尉。時元和

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此亦云。丈人且夕歸

朝廷。復為大僚。考憲紀。元和五年。詔以來歲籍田。則此書必五年冬作。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丈人字俗。以為婦翁稱。然字則遠矣。大抵亦尊者役人胡要返命。奉教

誨。壯厲感發。壯一作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瘁。無以守宗

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舊故。是與復有一作是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許一作而激其忠誠者。

河東先生集 四 書明謗黃躬

八十三

忠一作中。是用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

難者。古下一無人字。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

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見書臯陶謨孔子

亦曰失之子羽。史記孔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羽乃澹臺滅明也。下斯而言。知而

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世祖即位。論功當封將召見之。為令狐略等讒之。竟不獲用。才

如王景略。以尹緯為令史。晉載記尹緯。天水人。先為秦吏部令史。後事姚萇。為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尹說堅求禪代。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才也。王景

略之儔。而朕不知其亡也。不亦宜乎。王景略。猛字也。是皆終日號鳴大吒。吒。歎也。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

廉頗。史記趙奢傳。趙孝成王使廉頗將兵拒秦。秦遣間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王以括代頗。括之母諫王。括徒能讀父書。而父子異心。王不聽。果敗。馬謖得以惑

孔明也。蜀志馬謖好論軍計。語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謂亮曰。謖言過其實。不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

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西漢周仁。武帝

之仁。乃病免。以許靖以人譽而致三公。致下一有。位字。先主圍成都。許靖踰城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法

是司徒。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史記灌夫薦寵下輩士。夫言朴愚無害者。誰何。以文毋害。為

害也。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孟子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則必敬其

事。論語。事君敬其。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

事。而後其食。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

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揭去調蒙以絨冕。翼以徒隸。而趨走其左。右一無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不字下。一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甚。渠記。切毒也。茲拂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操一作探。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風屈原馬。司馬。希王。褒。劉。選。○風其勿切。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累力。追切。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大曆九年。憑中。進士。十三年。凝中。進士。十二年。凌中。進士。皆有名。時號三楊。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凌子。元和二年。中進士。敬之。字。茂孝。嘗為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之道。大道一作。孔氏之

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爾。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

得甲乙科第。第一無乙。至尙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

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一無知字。去年吳武陵來。武陵元和二年中進士三年謫永州。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

與之言。因爲之出十數篇書。一無書字。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一無古人字。夫何遠

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一本二以字並作與。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揚雄贊桓

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

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一笑一有字。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

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

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一作世人。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

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一無來字。痞氣尤甚。加

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一無然字。○眊音冒。目少睛。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沮一作怛。○霾音埋。風雨土也。詩終風且霾。雖有意窮文

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一本無又字。五年之間。四爲

天火所迫。天一作大。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

又安能盡意於筆硯。意一作志。屹屹自苦。○屹丘八切。與詰同。堅也。突也。石狀。一云口骨切。勞極貌。又健作貌。以危傷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悞鬱

結。○悃口本切誠也。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許京兆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

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敝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

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至一作止。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

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

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

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公

凝女。貞元十五年八月一日卒。年二十三。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一本無字。然無一日之命。楊氏孕而不育。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

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一作

祀。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厭

也。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寫盡切。布之座右。一作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裴墳。墳之弟。字行具。此書唯不詳其爵位。公時在永。其書曰。河北之師。當已平矣。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惟應叔輩一

二公獨未耳。一作獨。未下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

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譁張排擯。書人乃或譁張為幻。譁張欺詐也。○譁音。僕可出而辯之哉。性

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耳。一無耳字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卽死者。以爲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噴罵者尙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天下熙熙。史記貨殖傳。見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尙能恥之。劉向別錄云。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吹律而溫氣。至五穀生。今名黍谷。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聞吉語矣。時吐突承璀討鎮冀王承宗鎮冀自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承宗之先武俊亦本契丹部落。故曰奚處。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流言飛文。出劉向傳。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餘亮切。憂也。一無嘗得二字一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一作勉。新唐史。蕭俛書在許孟容書前。按俛本傳。貞元中及第。又以贊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公在永州。此書當

是俛爲翰林時作。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

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子京新唐史自思謙兄止焉爾並刪去。僕不幸。

唐史刪不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造其門哉。唐史刪

岌魚及切。門一作開。下無哉字。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

冥冥之間哉。史刪則然僕當時年三十三。永貞元年甚少。唐史刪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

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音媚。其可得乎。唐史刪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壓當

聲一世之名。世之怒僕宜也。唐史自凡人止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唐史刪辱在附會。聖朝弘大。弘一作寬。貶

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唐史刪謗語轉侈。囂囂嗷嗷。囂音敷。漸成怪民。民一作人。飾智求仕者。更冒僕以

悅讎人之心。讎一作言。日爲新奇。務相喜可。喜作一悅。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唐史刪萬罪橫生。

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唐史自伏自止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唐史刪

七二字及已字。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唐史刪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

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唐史自兄字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腿重上聲。意以

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癢慄。癢慄。山錦切。寒病一作慘。七感切。慄。毛髮蕭條。瞿然。音句。注

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人下有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啞諫。孟。子南蠻。鳩舌之人。音句。注今

聽之怡然不怪。怡一作恬。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許曉切。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

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

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唐史刪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唐史刪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

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唐史刪思與木石爲徒。唐史刪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

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唐史刪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

恨余。唐史刪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

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唐史刪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唐史刪然居理平之

世。高宗諱治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是時

承璫討王承宗公有望雖朽枿腐敗。唐史刪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唐史刪然居理平之

釋廢疇。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一一家之居也。朝夕歌謠。使

成文章。庶木鐸者探取。唐史刪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唐史刪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按建本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餘慶

曰。臣爲吏部時。當補校書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

學士。此書在永時作也。書云。前

過三十七年。當在元和四年。前

杓直足下。述字杓直。通之州傳遽至。唐史刪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夢得劉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

莊周言逃蓬藿者。甲切。鬻徒聞人足音則蹵然喜。莊子逃虛空者。藿藿柱乎聽聽之徑。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蹵。巨恭切。喜貌。本註云。人行貌。僕在

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

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隔一作塞。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音戰。寒動也。坐則腴痺。○腴。部禮

卑利切。足氣不生也。濕病。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忽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

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

色如土。俗呼土虺。○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蟲。詩為鬼為蠅。蠅在水旁能射人。甚者至

虺。許偉切。蝮。芳六切。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蟲。死亦謂之短狐。即射工也。亦名水弩。至

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瘡。羽鬼切。一作疣。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周禮三罰

土。註。圜土。獄城也。一遇和景。一有出字。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六尺曰尋。終不得

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

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時建為輪。林學士。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

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避民為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

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己身復壯。悠悠人世。越

不過為三十年客耳。三或作四。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

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

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列子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

下言已白常州煦僕。煦吁句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一作若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

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裴墳蕭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敦詩簡人

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或誤作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觀集中途苑論序謂初與論同薦于京師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

願君意者必少連子也少連傳云始少連搆少子師閔奔在詔同

四月五日一作月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

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

蜂附蟻合。煦煦起起。煦吁句切吹也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雷滅颺逝。輒

卑遠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己也。一作世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

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

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貞元九年十年顧少連以禮部侍郎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

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譁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禹錫貞元追追惶憂。無日不

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諡。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少連贈向書左僕射

少連贈向書左僕射

之榮亦諸門生之力歟

不意瓌瓌者凡士○瓌音瓌當作瓌瓌碎也

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洵湧不知所

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阨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

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效於前者則既乖謬於

時離散擯抑切必

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始下一偃蹇退匿者將以

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嘗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

一有中字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論語古者言之不逮也儻或萬萬有一可冀

一本作幾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音耶書不能既一作宗元謹再拜

卷第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韓文公集中不見與公論史書惟有答劉秀才書其言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公此書皆與韓公辨以爲不然觀韓與劉秀才書則公所以答之之意昭然矣

韓元和八年六月爲史館修撰此書云正月其作於九年之春歟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見韓文外集第二卷

正月二十一日元和九年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

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

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漢書作故。令史之屬。應劭云。掌故事。固字一本。

作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於下一不不若是。有宜字。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

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

宜恐懼尤大也。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

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

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一無者字。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則一作必。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

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

一無暗字。諸侯不能行也。一作其時諸侯不能以也。以一作用。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

而死也。若周公史佚。史佚。謂周太史也。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

其宗族亦赤。赤一作誅。曄。梁家後漢書爲一家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族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司馬遷。盛言李陵。武帝以遷欲沮貳師。下之蠶室。班固

不檢下。漢和帝永元初。洛陽令種兢。以事捕固。固死獄中。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崔浩。事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罪族誅。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

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禮記。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

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

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

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磊磊決必沈沒。且亂雜

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准

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

之。○行。下浪切。論語。行。如也。註。剛強之貌。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

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爲而

不爲。又誘誘一作譎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公自狀段秀實逸事甚悉。又有上逸事於史館狀。此又與韓

所爲狀具載之。贊又載公所上史館狀中語曰。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耶。其益於名節多矣。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前書。即謂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籍。謂記錄者。字一作有。諸。諸皆是也。皆

作誠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和元

九年。御史中丞。崔能來蒞永州。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

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蒞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

一時取笏爲諒也。論語。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諒信也。太史遷死。一無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

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

言荆軻微夏無且。史記荆軻贊曰：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且即余切。言大將軍徵蘇建。衛將軍列傳：蘇建語余

重而天下之賢大夫無稱焉。言留侯微畫容貌。張良贊至見其圖，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尙

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穀梁傳：莊七年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書。一本論九六書在後，劉夢得集有與董生言易辨易九六論二篇，有曰：陰不得兼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因舉撰著變之所遇多

少以明老陰老陽之數，以明二篇之策。復取左氏國語昔人之筮以為證。且曰：余與董生九六之

穎達著邪而才孰與元凱贊邪。歷載曠日未嘗有聞人用是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爭，特親從者

十一二焉。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此夢得所言易大槪也。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

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

可笑矣哉。韓氏調韓康伯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

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

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

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

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尙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庸未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異下一有說字無乃卽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一本答劉禹錫天論在前。○公嘗作天說。禹錫以爲未盡。作天論以辨之。公反覆以書問辨觀禹錫天論。參以書意。則其義自昭然。餘詳解在禹錫天論及公

天說下見十六卷。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吾志慮。開下一有明字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也。爲天耶。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爲果蓏。魯果切。有核曰果。無核曰蓏。癰痔之自爲癰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乎一作於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父勝

者。若天恆爲惡。有知下一字。人恆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夢得論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是。非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有曰。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蒼蒼之先者。力勝也。若蒼蒼一作莽蒼。邑郢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一有。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恆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辭爾。一有皆字。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美誕面切。餘也。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爲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封叔名瑛。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事見左傳。僖三十三年。常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齊山沈公謂當去亡友二字。遷在呂和叔上。今從之。蓋韓宣英元和十年。自饒州司。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安平名泰。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陸質一名淳。嘗著春秋。微指二篇。集注二篇。恆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貞元二十年二月。以質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尙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

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貞元二十年九月。實卒。門人私

宗元又出邵州。九月公出。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凌準。字宗一。元和三年卒。公有誌。盡得宗指辯疑集注

等一通。實又有春秋辯疑七篇。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事見左傳。莊四年。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

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灼。齊地名。事見左傳。莊二年。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

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事見左傳。宣元年。見聖人褒貶予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

掩也。禮記。瑕不掩瑜。瑜不掩瑕。○瑕音遐。瑜音俞。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兄

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左傳。僖十年。經書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

逐夷。吾重耳而立奚齊。前年獻公卒。里克弒奚齊。荀息又立卓子。至是里克又弒而荀息死之。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

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左傳。桓公二年。經書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與前書里克事書法

同。今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

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事見左傳。隱五年。量力而退。告而後絕。

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

指教焉。指下一字。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事見左傳。文元年。雖啖趙陸氏。啖氏助也。趙氏匡也。○啖音淡。皆所未及。請

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

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時擘爲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直

舉其一二。不宜宗元再拜。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元和三年十月爲道州刺史。六年八月卒。公嘗爲之誄。此書作於六年前。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

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峭。七宵切。覈。下革切。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泥。乃計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

天引神。以爲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

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僂於世。身編夷

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

勝而言尤。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

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救一作究。凡爲六十七篇。命之

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

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虛對切。以別白中正。一無別字。度成吾書者。非

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一作今往一通。一作今輒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李景儉有韋

詞者。詞亦字致用。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爲書者。豈若是撫前人耶。韋子賢斯

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爲是書，余一作吾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慝焉。慝，女六切。慝也。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乃計切。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元和三年，武陵謫永州，與公文往來爲多。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炯，古迴切。明也。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軼，夷切。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恆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詬，古候切。狐疑猶豫，猶，去聲。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

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蟻蛭然。蟻與蛭同。音質。水蟲也。雖鳴其音聲。誰爲聽之。爲一作或。獨賴世之知言者爲准。一無獨字。其不知言而罪我者。一無其字。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污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頓首。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一本此書在論九六書前。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呂恭字敬叔。一名宗禮。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恭爲桂管防禦副使。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亦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晉懷帝年號。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猶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擢一作摧。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禮記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反壤樹之哉。況廬而居者。其足尙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音圃。罪也。故立大中者。不尙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好大法。音好。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

者不忍撻過。

○撻，陟革切。又他歷切。

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

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

大夫，桂管觀察。

而吾子贊焉。恭嘗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軍事，時章丹爲觀察使。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鄴

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培土大木。

○培，音贊。

陶甄梓匠之工備，擘火不得作。章丹觀察江南西道，教人爲瓦屋，別置南北市營，追之誌丹墓，備書之。公所

之所云，亦此事也。

化墮窳之俗。

○窳，以主切，亦墮也。器空中病也。

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詩：豳月條桑，註：條桑，披落之采，其業也。禮記：祭義：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

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愨之道少損，故敢

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

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與友人論爲文書

一作答友人求文章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鑽，徂宜切。頗類之不除

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一作明。探其深隲，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

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闢，家脩人勵，刊精竭慮者，○刊，五官切。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

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

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輿而不克，縱輿，獎勵也。前漢：衡山王傳：候星氣者，日夜縱輿。踟躕

而不進，○躑，直炙切。踟，除玉切。力蹙勢窮，○蹙，子六切。迫也。與蹙同。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

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虛一作陋。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才一作子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盪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徵古。堯切。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論語。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爲害已甚。是之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漢書。楊惲傳。仰天拊缶而歌。嗚嗚。必有所擇。願鑒視其何如耳。一無其字。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卷第三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考新舊史。元姓不見其爲饒州者。新史年表有元洪者。嘗爲饒州刺史。而時人。劉禹錫集中。亦有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大率其意與公此書同。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說。長。展。兩切。不唯充賦稅養祿秩足已。

而已。獨以富庶且教爲大任。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

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尙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一無病字

而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也一作是。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敝政之後。其可爾邪。夫弊政之大

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音貲所謂有貧之實。謂下一有則字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

其贏以市於吏。音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

去聲。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

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

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拮据。拮据俱運切以輸縣官。其爲不

均大矣。然然一無字非惟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

人之勞苦。勞一作勤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

人無所告訴。一無所字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

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音庚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

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

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間。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無一社二字。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陋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己。永貞元年十一月。貶韓曄爲饒州司馬。亦坐王叔文之黨也。曄字宣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左傳。襄二十一年。晉囚叔向。祁大夫以言於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一本作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饒當作連。饒州諱簡。字子敬。公之姊夫。先刺連州。後移永。未上。而卒於元。和七年。公嘗爲作權厝誌。又有祭簡文云。悼石是餌。元精以渝。是簡卒以。

鍾乳敗也。此書多作於七年前云。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類下一。有異字。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憤古對。切心亂也。宜以爲未

得其粹美而爲龜礦慘悍所中。○礦古猛切銅鐵模石也慘七感切據此文言鍾乳龜礦慘悍疑慘當作燥字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

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

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

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龜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其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

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炯古者切光也其竅滑以夷其肌廉

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龜疎而下者則奔突

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頓音恹叢齒積類力對切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

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聽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

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爾雅

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貫穿也犀革以爲甲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漢書蟠木根抵輪困離奇註委曲盤戾也莊子以爲門戶

則液瞞註液津也瞞謂脂出穢穢然也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古玩切航千仞之淵翼之北土馬

○奇音羈羈莫官切或從木毋奔切之所生左傳昭四年晉大夫司馬侯之言凡其大耳短脰音豆拘攣踈跌踈足跌也曲脚也跌差跌薄蹄而曳者易曰坎

爲薄蹄皆可以勝百鈞勝舉也三斤曰鈞馳千里雍之塊璞匹角切皆可以備砥礪書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貢球琳

爲與珠砥礪卽砥礪丹註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禹貢荊州礪砥礪丹非雍州也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太社書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註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

方色土與荆之茅皆可以縮酒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包九江之元龜皆可以下禹貢荆州九泗濱之石

皆可以擊者禹貢徐州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

子為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關穀而輟輪者禮記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穀而輟輪者關穿也輟回也皆可以

為師儒也故言之魯人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也楊子扁鵲盧人西子之里惡而墮者韻無此墮字玉篇作

裨巾切恨張目也眉蹙皆是聾字音類當攷皆可以當侯王莊子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

山西之冒沒輕儇音護吝貪而忍者漢書秦漢以來山西出將皆可以擊凶門淮南子國有難君召將制

閩外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跪山東之稚駮駮鄙駮切力農桑啖棗栗者山東有棗皆可以謀謨

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經謂以類芙蓉而有光唐註

如雲母光明砂生石龜內似芙蓉破之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本草有云當歸有二種細葉者名蠶頭言人

參者以人形本草云人參如黃芩以腐腸者陶隱居云黃芩圓者名子芩破附子八角陶隱居云附子以八

甘遂赤膚陶隱居云甘遂出中山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

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本草云鍾乳第一始興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則下一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

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

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簡始以文雅清秀見稱後餌玉石藥易且亂故不承子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書月日而不年然觀其書辭云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君巢時為甚適東西來

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一作首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刀切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

帶纆索易繫用微纆微纆皆繩也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彳丑亦切亍音觸說文步止也選彳亍中輟拳拘而不能肆

稿然若杵音藥伐木餘也隕然若璞隕徒回切塊也璞普角切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

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司馬相如以為列仙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

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欲得也子一作人嘗以君子之道處焉

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

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

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屯音惇一

徒昆切楚辭中悶督之愧愧誰憂也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石謂藥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獨以愉若是者愈

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

為世之所詬病詬切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楚辭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己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

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

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宜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愚溪作於元和之五年。吳武陵謫來永州。在元和之三年。今書云愚溪之遊。開一日。武陵先作書。則此書當在五年後。作公又有同武陵送李睦州序。睦州亦

永之遷客也。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

能俱。

元和二年睦州爲錡所誣。斥南海上。更赦量移永州。

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旣言皆沮然盼

睐。

盼。眦斜視也。睐。目瞳子不正。○盼。莫覓切。睐。落代切。

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路。一無字。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

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

睨和糲燥濕。

○糲。女救切。順也。

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怙

力。

周禮。負固不服。則侵之。負恃也。固。險也。

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

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

○擐。謂堅甲。擐音患。

鳴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兄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

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恆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

言哉。今愚甚吶。

與訥同。

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病一作癘。若是者。愚

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

得碩師。莊子無碩師而能言碩大也。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饒饒以逮夜。嚶音夾。饒音么切。又增以脂

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坐。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

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慚而歸。及年已長。則嗜書。已一作少。又見有學書者。亦不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

之。一無國字。作工。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

卒爲天下棄。又大慚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

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

所。遵公之弟。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

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

出列子說符篇。註遺。奔也。齒。謂刻處似齒。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陸州友者。今欲已陸州

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漢書周勃入北軍。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

又號曰。孰爲李陸州客者。今欲已陸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

兄之宗族。皆左袒矣。一本族下有則字。號姻婭。則左袒矣。號下有於字。則下有皆字。詩。瑣瑣姻婭。爾雅。入而號之。

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方言。燕齊之間。黑。則臧獲僕妾皆左袒。

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率一作卒。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陸州讎者。今欲已

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一無字友者欲久存其

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生將

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文勢機軸從戰國策鄒忌謂其妻妾與客我孰與城北徐公美數語來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

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

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懷也音懷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平聲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

願椎肥牛擊大豕刳羣羊以爲兄饌許既切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醢敖

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蒲潘切醉飽謳歌愉懌新歡流聲譽於

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卽淡去樂以卽愁悴悴然膚日皺側救切肌日虛守無所師之

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

甚謹再拜謹一作某

卷第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書一云與楊誨之再說車教勉用和書誨之

一云與楊誨之子也公集有與惡書此元和五年作

足下幼時公楊氏壻故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真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卿楊乃見

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永貞元年九月公貶邵州刺史十一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爲

信。史記舜陶河濱器不苦窳。○窳音庾。病也。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孟子舜之子亦不肯。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

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呼句切。溫也。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

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

也。然而顯然翹然乘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爲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

吾固欲方其中圓其外。今爲足下作說車。說在集中。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

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伊也。公有題毛穎傳。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

元和四年七月憑自京兆尹貶臨賀尉。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

將籍田勅。按憲宗紀元和五年十月詔以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先是御史

簡彈憑爲江西觀察。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

使時賊罪以是貶。喜不減之足下者。然下無其字。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音則吾之昧昧之罪。吾下無

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一無吾字。足下過今年當侍從

北下。僕得掃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

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福來誨之之隸。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宗元頓首。

與楊誨之第二書第一云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此元和六年作。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復前書也。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道。吾於足

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一無而字。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

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思一作冀。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

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

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公嬰

女凝之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

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車。弊一作敗。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恆

人。夫剛柔無恆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記中庸曰。君然後得名為

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左傳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

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遣辟之。又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

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及為蹇

蹇匪躬。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以革君心之非。孟子。君心之非。莊以蒞乎人。莊以蒞之。則民不敬。君子其不克歟。中

恆剛。則當下氣怡色。禮記。子事父母。婦。下氣怡聲。禮記。祭義。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哀

矜淑問之事

書皇帝哀矜庶幾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

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

意近是也其號非也

號名也

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

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

聖一作賢

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出孟湯乃

改過不悛

與齊同

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詩大明之文日昃不暇食書文王自朝至于

坐以待旦

孟子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

荒寧

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非武王也

周公踐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

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

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己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

一作聖人者

在是決也若果以

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

縱目謂非橫目印鼻謂鼻向上○印卽仰字又五剛切

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

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

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

一有開字

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

重也

重一作道

故曰中人以下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

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尙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

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惟狂克念作聖書多方之辭非傳說

之言也。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很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擊尺，踣弊自絕。北切，仆也。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一無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一本無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能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剪剪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剪剪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車說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剪剪拘拘者。一無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剪剪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偏側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疆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一無克，忍污雜囂譁，尚可恭其體貌。可一作能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一作及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恆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一作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於行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

險期勿收而已耳。

一作矣。

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禮記中庸

之

文。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己任。孟子伊尹曰。天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孟子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管仲魯浴以伯濟天下。魯通作豐。國語齊桓公使人請管仲於

魯。論語管仲桓公。孔子仁之。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

伯諸侯。一匡天下。管子之仁也。如其仁。如其仁。

之書數千言。子下。無之字。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尨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

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

甘羅者。右左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己。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入實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使趙。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入質秦。歟

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張唐相燕者。燕秦不相欺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

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秦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天下以是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

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漢書終軍字子雲。濟南人。武帝時爲諫大夫。誕譎險薄。古穴

切。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感。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

諫。而又聳踊之。聲勸。獎也。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初。南越文王遣其太子嬰齊入宿衛。取

齊卒。與立。尊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元鼎四年。武帝使少季往諭

與令入朝。比內諸侯。而令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少季往復。與太后私通。國人多不附。太后

五年。南越相呂嘉反。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噬。盧。田犬。詩有盧令。是也。嘉

攻殺與太后及軍等。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噬。隴。開謂使犬曰。噬。左傳宣

二年公峨夫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

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一孔下無氏字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孟子敢問何如

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琴牢也。是固不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明聖。一作

以無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道切。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

藝達於邦家。為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一無而仕二字未二

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孟子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晉書周處

與人縱情肆慾。州里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謂父老曰。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處曰。何也。答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乃入山射猛虎。投水搏蛟。勵志好學。志存義烈。克己非年。州府交辟。

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

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說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

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盞。風原九章。懲於羹者而吹盞。何不變此之志也。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

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

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

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一作十。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風原卜居。突梯滑

也。以矜利乎己者也。矜一作務。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

也。以矜利乎己者也。矜一作務。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

也。以矜利乎己者也。矜一作務。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

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貞元五年求進士。

四年乃得舉。貞元九年，公中進士第。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貞元十二年，公二年乃得仕。貞元十四年，公得集賢正字。其間與常人

爲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

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

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子一無老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

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

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旣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

至一作到。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

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

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已也。子其詳

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

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揚字無使人

皆得刺列。得字無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可顯達也。可字無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

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左傳襄十四年，所載師曠之言。子產之鄉校不毀。左傳襄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毀鄉校，何如？子

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謹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捐馱史記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號蒲捐漢書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馱馱食以馱馱孟康云馱馱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捐所交切馱馱音決題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憫廢錮悼籍田之罷元和五年十一月九日勅罷來歲籍田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一本作甯同整也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隙與隙同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元和六年正月以李吉甫爲相政令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沈不詳其何人所謂見於興化里當是貞元末年在京時作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蕭望之傳出入從倉頭廬兒顏師古曰宮府給賤役者也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論語謂博我以文也一有甚厚二字僕之樸駮專魯樸音朴駮音切而當惠施鍾期之位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列子伯牙鼓琴意在山鍾子期曰鍾子期牙水子期曰湯湯乎子期死伯牙遂絕絃以世無知音也深自慙也六切女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魏志曹植字子建武帝第三子初封東阿王左太冲魏都賦才若東阿又梁昭明太子統梁武帝之子嘗集文選三十卷東阿昭明皆善論文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爲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贐豈得固拒雅志默默

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乎一作于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爲報也。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禮記：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概，口蓋切。問歲與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與十同，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予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小大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王參元，史不得而詳。書云：吳武陵謫永州，在元和四年。此書當四年後，永州作。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左傳：其可弔也，而又賀之。公采其語，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一無混焉字。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寧朝夕，唯恬安無事是望也。望下一無也字。乃今有焚煬赫烈之虞，○煬音濼，暴也。以震駭左右，一無駭字。而脂膏滫瀡之具，滫瀡之脂膏，以膏之。見禮記內則。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孽。魚列切。有羣小之慍，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無他故焉。京城人

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音啞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身一作已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天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幾道名簡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音蕩一作天凡衆之疑慮疑一作所舉為灰埃黔其廬音黔赭其垣音赭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顯白而不汚可下一有以字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左傳昭二十九年顛頊氏有子黎為祝融是為火正又十八年禩火於玄冥回祿註回祿火神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一無相字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許職切發策決科者揚子須以發策決科漢之明經必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譽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之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云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向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乎爾一作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左傳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亡也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元和二年參元中第更下一無以字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章要僕文章古書一本文章二字作學字極不忘候得數十篇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亦無字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河東先生集

卷第二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城字亢宗自諫議大夫遷國子司業以事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之公遣諸生書勉勵其志時公作集賢正

云字

二十六日貞元十四年九月也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牘書版也長一尺故云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

陽公為司業陽城傳德宗召城為諫議大夫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且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貞元十一年七月坐是下遷

國子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謫連州城途之郊外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

刺史僕時通籍光範門通籍者按漢書註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是為通籍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

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一有既字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

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一無知字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

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

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

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城之出太學諸生何蕃李儼王魯卿李譚等二百人。輒用撫

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李元禮李膺也。傳云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

中語曰天下嵇叔夜傳晉書嵇叔夜名康坐呂安事將刑東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

年不可親聞。乃今日聞而親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音烏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

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音窳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

者。左傳文十八年毀有凌傲音傲上而諛罵有司者。漢書立而諛語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

僕聞之。恟駭怛悸。怛當割切。悸其季切。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啗啗也。孟子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達切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

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漸子廉切。疾習切。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

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井字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謂薛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懇。醜行無賴。

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左傳川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論語吾黨之小子狂簡

之。猶古顯南郭獻譏。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

切。又古縣切。南郭獻譏。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會

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

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不得。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軻館齊。從者竊屨。或曰。若是乎從者之度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歟。曰。殆非也。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見論語。兪扁之門。皆良醫也。不拒病夫。繩墨

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一無得字。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

○勗音旭。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勗奴古切。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云。潭州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之志。九年。此書元和八年在永作集。有送韋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高行愿而不錄於有司。當在此書後作。中立於元和十四年中第。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閒。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出懷沙賦。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

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樓

曰此子厚薄處。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交切。早暮咈吾耳。佛辰也。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乎外切。愈不可過矣。平望居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也。薦摺。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孟子慙然爲閒。無音武。改容也。京兆尹鄭叔則。貞元初。鄭叔則爲京兆尹。五年二月。貶永州刺史。佛然曳笏却立。佛音。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音朗。又音郎。火明貌。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

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掉徒甲切。懼其剽而不留也。○剽匹妙切。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

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

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

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

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

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太史公謂司馬遷也。梁劉勰辨騷騷云。唐韓柳爲後世辭宗。未嘗極道原。異曲是以原介。莊周司馬遷之間也。宗元與章中立書曰。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亦以其辭配莊老。太史與愈同。此吾所以旁推交

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

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質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

矣。宗元白。一作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公嘗有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即公瑾也。序所謂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與書所謂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之意同。

書當在序之前。貞元十七八年尉藍田時作。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

深寡和之憤。宋玉對楚王問。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尙何爲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

河東先生集 五書

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禮記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註逢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

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

於天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

堯舜是也孟子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說苑子貢問孔子今之

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末之聞也是誠難

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閒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

長孺復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

梁舉壺途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史記作握前漢作握臧

陋也註局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詩子曰有奔走子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步拜嗚呼始僕

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

德行延孔氏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偃偃于下列無見

貌失道貌禮記治國而無禮猶警者之無目○儀音模又丑瓦切帖帖于末位○帖他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

得已耳樹勢使然也使字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穀梁傳昭十蓋舉知揚善聖人不

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與秀才論爲師道書。公嘗有答章中立書。答袁君陳書。與此書意皆合。大抵皆避爲師之名而不當者。集又有送嚴公覲下第序。厚與豈即公覲耶。答章書在

元和八年則此書又在後云。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見集與答章中立書欲變僕不爲

師之志。屈己爲弟子。屈上一有而字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

忘。僕聊歌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

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

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

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左傳僖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二十三年五月卒。傷于泓故也。仲尼豈

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

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

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

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瞑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敬叔字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一作又敢廢其言哉。

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筴。音調其六轡。詩六轡在手。註駟馬六轡。中道之行

大都舍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亟丘異切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袁君集不他見以書考之。時在永興章殿書相後云。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甚渠記切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畢一作必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何下一有秋風益高。風一作色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咨一作客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惜一無字大都一有字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無一作取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討下一有可字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懷懷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於一作于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慤然爾。慤一作勃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殍被表切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

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一本無不具字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退之書不見於集而其略粗見於此韋珩夏卿之姪正卿之子夏卿史有傳正卿附見於傳珩載于年表公謂馬遷於退之固

相上下而揚雄不若退之其相推遜亦至矣集又有寄珩詩在別卷據書云封示退之書此當與論史書相後先元和八九年間也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尙不宜推避於僕非其

實可知一無可固相假借爲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

及四愁賦楊雄贊以爲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而此云四愁賦後人妄加之也一作四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

至他文過楊雄遠甚雄之遺言措意之一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肆意有所作一作猖狂恣肆寓意有所作

若然者使雄來尙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慊音歉恨也一無也字

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一作牢籠古今後來無能和一作加而僕稚駸語

切卒無所爲但趨起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

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丁浪切一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一無者字不患不顯貞元二年

士第患道不立爾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宜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廖生書欲求公爲序其端見於此公既許之故集有送詩入廖有方序見別卷書在永州時作

三日宗元白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

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汙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易睽見豕負塗，塗謂泥塗也。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旣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元和十一年有方中進士第，改名游廂。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一云求爲師書。蕭生不詳其何許人。書云始退跡野廬，必未尉藍田時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塊守蒙陋，坐自壅塞。壅一作擁。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旣以

高文開其知思。

二字並去聲。

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

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

○赧乃板切。

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慙懃備厚，似欲僕贊譽者

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賜，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爲賜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謂宜。願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

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

崔黯，新史有傳，寧之子也。後擢進士第。一本作崔翦，翦，新舊史皆無傳。此書在永州作。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

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書謂字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之道謂道也。

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適密以爲能。音適。不亦外乎？吾子

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

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

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余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

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皆病癖也。癖音僻。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砥鍼攻熨。砥彼驗切，以石刺病也。鍼與

針同。熨，火熨也。牽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

斯固有潛塊積痕。居牙切，久病也。腹中病也。中子之內藏，中藏並去聲。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

下。字一作示。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

啗徒濫切。與啖同。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東坡醉墨堂詩云：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用此事。觀吾子之意

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

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爲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

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吳秀才當是武陵族子。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

族父言武陵一曰族父自言其族父也

豐吳生隨柳公綽在湖南耶其時元和七年也一無多賀二字并無又在族父處五字

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閒不奉對苟文益日

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

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

禮記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謂奉持之也一無膏字

愈重則吾俯

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閒疎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

一云復杜溫夫所用乎歟耶哉已耳焉也八字書溫夫集不他見按韓愈以元和十四年謫潮州書中及之此書必十四年春作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也

望忽然僕誠過也而生

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

首一日亟拜亟問丘異

切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甚論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吾必

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

倫類也

生以直躬見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直躬謂直道也

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

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恠

一本吾下又有吾字

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

孔之

元和十年公自永召至京尋復謫柳州刺史

今而去我道連

元和十年三月以劉禹錫爲連州刺史

而謁於潮

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

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

倫道切

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

能明辯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蒼蠅鵲卵者。莊子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雞不能伏鵲卵。魯雞固能矣。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蠶蠅。豆蠶中。大青蟲。越雞。水雞。蠅。一作雞。其人。或爲十數文。卽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途下一有愈字。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力切。巖。鵲。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生下一有宜字。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

新史夷簡傳。元和十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書當是在柳州時作。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獻書于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一有難字。而墜千仞之下者。左傳。昭四年。晉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杜氏註云。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贖太息。贖。比真切。又音實。張目也。恨視也。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鳥獲。秦武王時有力人也。持長綆千尋。綆。古杏切。汲井繩也。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斃。音擊。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

道之艱以陷於大阨窮蹟殞墜。○贖職利切。頌羽敏切。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永貞元年至是元和十三年為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墮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下溟居耶。二切咽也。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及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撫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辭。祇益為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卷第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陳情啓

一本無廣州字。宗儒字秉文。鄧州穉人。按新史未嘗為廣州節度使。此啓云天罰深重當元和初公喪母之時。元和元年四月以安南都

護趙昌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則此啓當是與昌。然公送趙大秀才序亦云。尚書由交廣為刺史。必有所據也。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元和元年五月公母盧氏卒於永州。沉窳俟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

初授御史之日。貞元十九年閏十二月。以公為監察御史。尚書與杜司空。杜黃裳也。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

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古雅切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音況於他人朝夕之

急饘粥難繼禮諸延切亦作饘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伏以尚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

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測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悽音妻恭謹叩顙南望竊以動

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

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

匍之仁詩匍匐救之匍音扶又音蒲匍音伏又蒲墨切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元衡字伯蒼憲宗即位蜀新定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

識下于今七年元和六年作也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莊

聞在宥天下不開治天下在宥實宥也得自循省豈敢微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

弘光大之德易坤卦廣博淵泉之量禮記博淵不遺垢汙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屏

恐懼之貌屏步丁切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左傳僖三十三年秦繆公使孟明視將兵伐鄭至滑孟明云

師伐晉報殺之役戰于彭衙孟明敗績繆公猶用責曹沫於一舉史記曹沫魯人也為魯將與齊戰三敗

孟明增修國政次年孟明伐晉繆公遂伯西戎責曹沫於一舉北莊公十三年與齊桓公盟于柯沫執

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左傳作曹劌沫莫佩切俾折脅贖脚之倫范睢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贖

音牝，別刑也。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助山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炯古切。炳古切。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 元和六年四月，以戶部侍郎李夷簡檢校禮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啓云：襄州卽此時也。公在永州。

某啓：當州謂永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委曲，書也。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流。○浪音郎。慶

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上游，猶言重地也。見漢書項羽傳。式是

南服。詩式是南服。莊飾也。轅門，以車爲門。躡履於油幢之前。躡音聶。○譬之涉蓬瀛。海中三山曰方丈、蓬萊、瀛洲，皆神仙所居。登崑閬。崑崙閬風，二山名。十

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歔歔。音虛。書詠宵興，願爲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然無由。網羅未

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宗儒，履歷已具。註前啓作之時，日當先後也。符載，字厚之，蜀都人，有奇才，以王霸自許。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聞。

執左傳：願以聞執。讖惡者之口。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

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章卓鎮蜀，以載爲支使。劉闢時爲曹參軍，載爲闢贊略云。

行義則固。輔仁乃通。它年良觀。麟閣之中。及阜卒。闢擅總留務。載亦在。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

幕中。闢敗。載素服請罪。高崇文以其贊有行義。輔仁之語。禮而釋之。並交載之內。註交載謂

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劉向傳。今佞邪與賢臣

守衛者與此意同。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

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廣雅云。有大珠徑寸。幾圓二寸已上。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

巧言難明。下流多訕。一作謗。司馬遷書云。頁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

感激欣躍之至。輕贖陳賀。不勝戰越。不宣。謹啓。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公集中有邕州李中丞墓誌。然非域也。陸卓事亦不之見。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爲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頹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司馬遷報

任安書。其素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胄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至一作隸。必獲休聲。獲

有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留後。擅樹兇徒。構災扇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爲己用。

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強暴以寧。師人旣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

善未錄。伏承閣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

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獎三軍。諸葛孔明出師表。獎帥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

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贖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

此非前邕州李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集凡有湖南李中丞啓三卷有其二後卷有其一公在永州正隸湖南道故云凡在巡屬蓋

其所部明矣公作崔簡墓誌卒在元和七年正月書又當前云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勅刺史崔簡以前任賊罪決一百長流驩州簡字子敬公之姊夫元和初為連州刺史徙永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懇簡御史

按章具獄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

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於中威懷並行

仁義齊立繩愆糾繆書四命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嘆咻之德○嘆咸遇切又音郁咻吁尤切又音煦左傳作煨休註痛

念之凡在巡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

易音亦簡餌五石病瘍目亂不知畏法坐自捭刑名為賊賄卒無儲蓄得罪之日簡權曆誌云坐流驩州幼弟訟于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云云連帥即此

中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縲倫追切

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祇承人沈澹奉啟陳謝下情輕贖一本

上湖南李中丞干廩食啟即前啓李中丞也公謫在永故以廩食告又在永前書之前也一無干廩食三字

某啟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若一作居使之然

乎子陽於是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列子說符之文固嘗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

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

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己一毛之爲愛。孟子。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愛

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穀梁

傳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二字本此。至則捧受而不慚。不一則固爲貪凌苟冒人矣。董

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仲舒答武帝策。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

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爲工。無貲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音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

閣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待一作侍。又轉作示。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於他邦。詩。控

邦。註。控。引也。箋云。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重爲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啟。盧遵。公之內弟也。公嘗有序送遵遊桂州。在元和四年。當與此書同時作。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慨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竊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顛頓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閣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慨捧戴而効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解在二十四卷。送內弟盧遵序。孝仁之譽。

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為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於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乃今凋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可取耶。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忤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論語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天官謂吏部。獲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譴，一本止作言而無實，距其敢逃。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啓。

卷第三十六

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啓時年十八。權德輿史有傳。初德宗聞其才，召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中，知禮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
為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史所載如此。韓昌黎有燕河南府秀才詩云：昨聞詔書下，權公作邦植，文人得其職。文道當大行，以此觀之，則德輿之在當時，誠多士之龍門也。公上書求馳聲成名之資，基宜矣。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

是以筵俊造之末跡。○筵初救切。廟牒計之下列。○廟初吏切。賈藝求售。○賈音古。聞無善價。○聞音苦。載文筆而都儒。

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攜撫相示。談笑見昵。○昵音質。喔呀逡巡。○楚詞寧啞啞。啞音乙。為達者嗤。○嗤音蚩。無乃覩

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鴦

充朝而獨干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

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峨弁。○弁冠也。厚自潤澤。進越無惡。汗達者之視

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為也。復欲免默惕息。疊足踴翼。拜祈公侯之闈。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

榮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為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

節。無推擇之行。○漢書以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瑣瑣碌碌。○音祿。晉書瑣瑣。凡士。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

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踴乎曲促乎。

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於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

踰紀。行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學拔文。○拔以冉切。時儕稱雄。○儕音床。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衷燕石而履玄

圃。○荀子云。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桐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問客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礫

不殊。十洲記。崑崙山有玄圃臺。衷懷也。葛仙公傳。崑崙一名曰玄圃。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墟。璆琳焉。帶魚目而游漲海。○文選。虛璆。贈璆詩。序。所謂咸池。謂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註。夜光。寶珠也。魚

珉取。謂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禮必報焉。況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

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能言爲建瓴

漢高紀田肯賀上曰陛下治秦中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盛水

瓶○建音響

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

研奚切刺魚也郭璞云似鮎四足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

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

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恭

論語色取仁而行遠

所飫依據切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疎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間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

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

新史年表崔同嘗爲大理少卿崔銳嘗爲大理卿然皆不見於傳公此書蓋未申博學宏詞時作爾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

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闊千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

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

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音亦逢大也掖袂也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

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睇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

顧頰首絕望頰與俯同

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

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

爲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於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周禮小事則專達。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左傳昭十一年。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註云。著定。朝內外列位。常處謂之表。著表者。野會設表以爲位。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於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左傳常以盡其民。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下輩字。出灌夫傳。薦寵下輩。

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刺力葛切，乖刺也。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荀鑿如實出己之德，左傳年荀鑿之在楚也。鄭賈人有特實積中以出，既謀之未行。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史記豫讓事智伯，趙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鑿善視之，如實出己。○鑿音驚。刺囊子曰智伯國士遇我，故我國士報之。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詩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公所作唐雅見第一卷。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申甫作輔。詩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謂申伯，甫謂甫侯。方召專淮

夷之功。方謂方叔，召謂召虎也。詩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與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魏邴謀謨，魏邴謂魏相邴吉也。辛趙致罕，辛趙謂辛

將軍有平先零之功。武賢趙充國同為破羌將軍。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

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謂平吳元濟也。北服恆陽，謂成德節度使王承宗獻德棣二州。遣子入侍恆陽，謂恆州也。略不代出

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續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時公為

史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汗。音潢。罄效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一曰皇武為晉公作，恐懼不

敢進獻。私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

謹啓。

上襄陽李愬僕射獻唐雅詩啓元直既平淮右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有詔檢校尙書左僕射

爵梁國公山南東道其鎮在襄陽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游音虎謂江岸也王命召虎召穆公名虎其

卒章曰於周受命自召祖命已上並詩江漢之文以明虎者召公之孫世本云虎康公十六世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

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於先西平王李晟封西平王即愬之父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

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

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不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

代洪烈稗官里人漢藝文志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註云稗官小官也街談巷語道聽塗說所造也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師古曰稗音梯稗之稗國語爲里人所命次

註里宰也稗旁卦切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輕黷威嚴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吉甫罷相爲淮南節度使公時在永州上此啓揚州即淮南

宗元啓始閣下爲尙書郎貞元初吉甫爲尙書郎田駕部二員外郎薦寵下輩註見士之顯於門闥者以十數而某尙幼不得

與於斯役及閣下遭讒妬在外十餘年貞元七年四月陸贄爲相出吉甫明州刺史歷忠祹饒二州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

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爲贊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永貞元年八月以吉甫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二月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

野會則有表朝會則有著位也

受放逐之罰

永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郎責刺邵州未至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員外置

薦仍

囚錮視日請命

命謂死命也

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

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閣下相天子致

太平用之郊報

報謂報本反始

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

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

元和三年九月罷而為淮南節度使

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儻

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爲有聞而死不

爲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

元和五年

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弘之

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性質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

鄭玄別傳云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云

進德且乏其馨香書黍稷非馨常願操箒醫門莊子醫門

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國有廖掬溜蘭室如入芝蘭之室

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奮揚

蓄念激以死灰之氣

漢韓安國云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

陳其弊箒之辭

曹子建書云家有弊箒致之煙霄分絕流

晒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赭衣范寧穀梁序云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赭衣罪人龍門

俯收於埴井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

缺鑿之崖○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藻也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吹律之義見上註化幽鬱之志若覲

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淮南子何謂九天中央曰鈞天

羣○鸞抽支切魑音癡何以報恩唯當結草左氏傳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元和三年白東都留守遷荆南節度使公前後與宗儒啓凡三

宗元啓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比部名鵬字元翰聞其言曰今之爲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宗儒貞元中自翰林

耶自是恆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嚮

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

文十首儻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戰

惶謹啓戰惶一作戰灼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啓嚴礪字元明震之從祖弟也元和元年劉闢反自山南西道節度使討闢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用兵之事最爲天下倡首取其險固爲我要衝與

高崇文同征劉闢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因分守險阻潰其腹心。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彷彿布漢。

布漢散也。○羊漢戶故切。

遂無留滯。是閣下之

勳力宜著於萬祀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

顧念。踴躍盛德。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閣下。是以晝夜恟恟。

許拱切。

不克自寧。今身雖敗棄。庶幾其文

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爲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慚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

嚴授華州華陰人。挺之從孫也。元和六年三月。以授檢校司空。出爲荆南節度觀察度支等使。兼江陵尹。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尙書郎出貳太原。

貞元中。授自刑部員外郎。爲太原少尹。尋加北都副留守。又加行軍司馬。

宗元獲於天長。驛名。專

用候謁。伏蒙敍以世舊。許造門闌。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

授累遷尙書右僕射。檢校司空。

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

南。

湘南謂永州。

霄漢益高。泥塵永棄。瞻仰遼絕。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荆。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敢

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憐孤賤。特賜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嗚吠之能。猶希效用。謹獻雜文七

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輕黷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啓

憲宗初。以鄭綱同平章事。繼出爲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

韋使君。永州刺史。

猥賜存問。驚忤悼懼。交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

宗元素乏智能。復闕周慎。一自得罪。八年於今。時元和七年也。兢愧弔影。追咎旣往。自以終身沉廢。無跡自明。不

意相國垂愍特記名姓守突奧者一作奧突忽仰瞻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祇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昧上黷無任踴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即湖南李中丞也與前卷二啓同其人此啓又與前卷啓中之意同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編切結也略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永州在湖南管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汚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啓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裴行立爲桂管觀察使故以桂州訾家洲記屬公公至是移書獻記當在十二年後柳州時作○訾即移

切又音紫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爲之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疎蕪之累慙斯廢事慙與慙同尤所戰慄謹修

撰訖記在中上獻退自跼躅音局不知所裁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啓一本題云上河陽烏尚書重胤欲獻文啓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重胤父承玳事兩河定亂重胤少為潞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虛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

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元和五年四月重胤縛從史以獻帳下士三城建功憲宗嘉重胤功擢帥河

持兵合議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歛手還部無敢動

陽三城節度使元和九年帝鼎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制東方元和九年閏八月以重胤為汝州

州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

雅弓有緣者為弓無以備戎伍夙夜踊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元濟也莫大之績重復

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緗緗音兼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漢

戀慕交深冒黷威嚴伏增戰越

卷第三十七

表慶賀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尊號古所無有自唐高宗始稱天皇中宗稱應天至明皇遂有開元聖文

遵此議公是時尚為禮部員外郎故預作此表然公是年九月黜為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馬至

元和三年憲
宗方上尊號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尊號。安敢為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夏蠻貊。巍巍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懼誠望。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協周文之孝德。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云是其孝德也。齊大禹之約身。孔子言禹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是其約也。弘帝堯之法天。論語惟天則之過殷湯之解網。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未踰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俯及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謂未盡善者。以為帝德廣運。而尊號猶闕。郊廟備禮。而祝嘏無詞。○暇古雅切受福曰嘏。凡百兢懷。華夷屬望。臣謹按昔皐陶之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敷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尊號。蓋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烈文。詩烈文時當大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存。稽之於前典。則如彼。考之於聖朝。則又如此。一無今龜筮習吉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註云習固也。元正戒期。當品物惟新之時。乃皇王大禮之日。陛下郊天地。饗宗祧。音挑遠祖廟也。陰陽協和。動植交暢。不建至尊之稱。尺證。恐違列聖之心。所以臣等冒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小謙讓之節。安延企之情。特詔名儒禮官。百僚庶尹。詳明故實。議崇聖德。則人望允厭。神心獲安。山川效靈。光贊無疆之壽。祝史陳信。左傳昭二十年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永彰不朽之功。臣等蒙國寵榮。備位班列。無任懇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懇。謹獻鴻名。天意未從。意一作心。隕越無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堯曰。咨爾

舜。舜曰。格爾禹。湯曰。吾自甚武。自號曰武王。出史記。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考皇帝之故實。徵往

聖之憲章。允協禮經。煥乎圖牒。伏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讓。約己謙尊。參天兩地之功。易參天兩地而倚數。為而不有。

安上理人之德。孝經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置而不論。至哉王言。作羣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為尊號者。所以類上帝。

書肆類于上帝類祭名。饗祖宗。萬人所稱。百蠻所仰。表聖德於率土。播天聲於無疆。臣下請之之謂禮。帝王承之之

謂孝。孝大於讓。禮先於謙。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廢也。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始。五始者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漢

書王褒傳又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之首。王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禮者立極

之首。今天地交泰。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運。陛下確違羣願。固守謙沖。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圖。惴惴

無措。上冒嚴憲。敢逃厚責。伏乞俯垂天聽。察納微誠。詔禮官議臣所請。揆日推禮。詩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揆擇也。虔奉鴻

休。盡敬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無徵。彷徨闕庭。伏待斧鑕。無任聳望之至。

禮部賀冊尊號表。一本無禮部字。古今序中皆題云禮部賀冊尊號表。非也。憲宗元和三年。初加

公是時已為柳州刺史表疏可見非禮部表也。當題云柳州賀冊尊號表。

臣某伏奉月日制。元和十四年七月。已丑。羣臣上尊號。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

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唯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極人欲。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

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蝨賊盡除。蝨賊並食苗福應皆集。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勳臣增爵祿

之榮。戎士加賞。延之龍片。善必錄。微功盡昇。獨惟聖謨。事絕酬答。萬國缺望。缺望怨望也。○缺。古穴。窺睡二切。百功怨思

百功合作百工。是以啓元和之盛典。延穹昊之景祚。理歷凝命。實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

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匝。於九圍。一作而。帝命滲漉普周。於

八裔。○滲。所禁所歸。二切。漉音鹿。慶超遂古。美冠將來。臣獲守蠻荒。公時爲柳州刺史。遠承大典。潢汙比陋。河清幸遂。於千年

文選。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人生計。黃河千年一清。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漢武帝元封元年。禮祭中嶽。太室。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無任屏營之至。

爲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此爲德宗作也。下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皆同。蓋公爲藍田尉時作。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狀。辭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鬱。

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

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建中元年正月丁卯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武皇帝。與元元年正月癸亥朔。詔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盛德愈大。而謙

光益深。玄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缺望。○缺。音缺。人庶怨思深。沐浴鴻澤者。敢懷晷刻之安。捧戴皇

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媿懷憤。萬方一心。日日以冀。一作日。遂淹星歲。況今地不愛寶。禮記。地不愛其寶。致百穀之

豐穰。天惟降衷。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善也。呈衆瑞而繁委。汚萊瘠鹵之地。鹵。鹹地。多稼。大田。草木蟲獸之微

一作鳥獸。化爲神貺。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惑。矧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懷。一作夷。昭然長

一作蟲魚。

春昭一作煦

樂以終日

以一作只是

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踴躍不寧。上奉天恩。踟躕知懼。

○踟躕音局脊。

頓顙闕下。

頓一作啓。

復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上玄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爲陛下當敬於斯旨。不

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

德。盡美而無稱。凡在覆載。

一有孰不。兢懼四字。

不勝懇倒惶恐之至。

惶恐一作恐。懼一作恐。

悚謹封耆老等狀奉表昧死陳請以

聞謹言。

第二表一本云此第二表闕此表乃下。爲耆老等請復尊號第三表也。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

靈一作靈。徒濫切。

伏奉墨詔批臣所請復尊號。

一作批答。臣等云云。

未蒙允許者。捧對惶

遽。不知所裁。天實命之。於臣何有。臣等誠懇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以奉天爲心。不以執謙爲德。以順

人爲大。不以崇讓爲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懷謙讓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歸。且百祥薦臻。特表吳

穹之睠。五穀蕃熟。用彰后土之勤。億兆嗷嗷。籲天請命。

書無辜籲天。註籲呼也。

上下交應。幽明同心。舉而遠之。臣所

未識。況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達上玄。以豐臣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沐浴皇風。二

十餘載。兒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歡呼遍野。閭里勉臣以不進不止。妻孥誓臣以不遂不歸。

唯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隕首闕下。終不徒還。伏惟陛下照臣懇迫之情。

一作誠。

哀臣羸老之命。臣等不勝

嗚咽慙恨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竝皆發丹誠。一無皆字將貫白日。復請徽號。以光聖謨。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請。備述微誠。伏奉墨詔。批答未蒙允許者。衆心尙阻。天意未從。懇迫逾深。兢惶無措。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老子。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每應朝宗之心。書。江漢朝宗于海。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下覩人誠。若然辭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效職。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純備。禮樂興行。宸翰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詩序。故詩有六義焉。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周禮。司兵掌五兵。註云。戈。段二年。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黃龍皓兔。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黎老班白。伏守闕庭。鰥嫠童幼。○。斃力之切。謂無夫也。謠歌道路。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難明。微誠莫達。戴天彌懼。履地益慙。不任懇迫屏營之至。伏願早建大號。以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請。以聞。

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一本題云。二首。卽以前爲京兆府請復尊號第二表爲次篇。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石靈等言。靈一作靈。一作靈。一作靈。臣某等。臣伏以陛下尊號未復。一十九年。時貞元十八年。德宗興元元年。去聖神文武號。至是

一十年盛德光大玄化益被一作盛德彌光大化益被加以休徵咸集福應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生長以

時五稼盡登萬方皆稔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不可違時不可棄臣等誠懇誠迫頓首頓首臣聞恩深必

報德盛必崇以陛下九重之尊推崇無上以陛下四海之大報效何施唯有尊名用光聖理闕然未復誰

所敢安臣心則微天意甚重伏惟皇帝陛下體昊穹以施化虔上帝以致誠今卽萬祥應期百神奉職飛

走之物皆已效靈草木之類咸能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中此而可辭孰云有奉况復野多滯穗此詩

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畝有餘糧足食之慶充溢於京坻直肌切俗作垣小丘也水中可居曰坻方言云坻場也阜財

之詒歡呼於道路盡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望既勤遐邇之心又迫况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體

髮膚盡歸於聖育盡一作咸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玄化而益深望鴻名而未覩懇倒之至夙夜不寧謹詣

光順門昧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內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倒迫切之至

謹奉表以聞

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此爲順宗作也德宗崩順宗卽位百寮請聽政公時爲禮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善繼禮記善繼人之志上觀列聖旁考前王罔不俯就禮文仰承

大事嚴奉宗廟慰安元元然後德教惟新邦家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苦泣血苦草也居喪以爲覆席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

宗崩丙申號慕無時貫于神明動于天地未臨庶政猶徇至誠凡在人臣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旨俾陛

下

下

下

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乏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懼死，輒布懇詞，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蹈履成規，恢王者華夷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誠懇之至。

第二表

晏元獻本據文苑英華此表乃是林逢請
聽政第三表別有子厚第二表今載於後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過毀，上惟九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遺詔丁寧，俾遵舊典。今百辟卿士，顯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庚子固陳誠請，猶未允從。內外憂惶，莫知所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為難，酌禮之情，得中為貴。是以哀迷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禮記檀弓上贊者可使俯而就之聖人所重，知難繼也。賈道而葬後難繼也君子不為伏願少抑哀懷，仰遵理命，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心。光祖業於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不悲戴。

又此文苑英華所載子厚表也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舍己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喪，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通達也。猶以事奪。伏以大行皇帝道成鑄鼎，仙等御龍。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萬姓長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者七十餘人，名其處曰鼎湖。號九有願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書王宅憂諒陰三祀宅居也。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詩永言孝思，又曰昊天罔極。尚輟乃謹之言。記高宗諒陰三年不嘗言乃謹。庶政未釐，頗闕如絲之命。禮記王言如絲。臣等嘗覽載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願

命。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歷代猶遵西漢詔音。漢文帝將崩有遺詔以令天下。前王所奉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上用此法。胥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禮記禮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瀆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理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爲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烝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蔑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爲念。奪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第三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旒宸。旒謂冕旒。辰謂斧辰。精誠徒竭。天意未迴。內外遑遑。人神企望。臣聞王者之孝。異於匹夫。禮不相忒。道資適變。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衆。周王謂武王也。況今戎車猶駕。邊候多虞。兩河之寇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思理。危者求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羣心。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豈可寢苦啜泣。詩嗷其泣矣。庶政闕然。九廟之靈何報。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參樞近。誠切邦家。若陛下未忍臨軒。尚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不勝哀迫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此表順宗卽位之日。公代一節鎮作也。

臣某言。太子中舍嚴公弼至。嚴公弼。山南西道節度使。貞元五年中第。奉某月日勅書慰諭。伏承陛下以某月日虔奉典

册允昇寶位

貞元廿一年正月癸巳

凡在羣生孰不慶幸臣某誠懼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

出雷雨解而品物榮

○解乎

是以五行迭用木火更其位十葉重光宗廟輔其德殷宗龔默再開成湯之

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

左傳行曰撫軍守曰監國

欽奉遺訓

奉一作承

永保鴻業遏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觀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

神胥悅草木皆春煦嫗生成

以氣曰煦以體曰嫗

○不失覆載況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泊乎

領鎮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獲親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賀聖倍萬恆情

禮部賀改永貞元年表

此憲宗即位改元表也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八月立皇太子爲皇帝是爲憲宗改元永貞公是時爲禮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誥今月九日册皇帝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

爽以前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者

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順宗制令太子即皇帝寶位朕稱太上皇制勅稱誥辛丑誥改元永貞元年

方始聖曆用彰載宣臨照之明遂施渙汗之澤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

祖推奉教之尊

漢高帝六年五月丙午詔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朕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皆太公教誨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

文王遂無憂之志

禮記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

正名紀曆名一作明表運行於萬方宥過輕刑流汪濊於四海音穢歡呼抃蹈遐邇攸

同臣某等親奉聖蕃仰承大化踴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蹈舞欣慶之至

禮部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即位賀表

順宗立皇太子爲皇帝自稱曰太上皇皇帝即憲宗也公在禮部作此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順宗本紀永貞元年八月庚子太上皇制命陛下卽皇帝位光奉寶圖丕承鴻業溥天率土慶躍難

勝臣某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臣聞皇建其極存諸大訓帝出于震著在易經繼明以照于四方易大人

照于四方重熙以臨於萬國動植品彙永賴昭蘇山川鬼神咸用欣戴臣某等獲備班列親仰聖明踴躍之誠

倍萬恆品無任抃躍喜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公爲禮部郎官時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冊爲皇太子改名某順宗貞元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立子廣陵王淳爲太子改名純卽憲

也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天序有奉皇圖載寧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聞商書載以貞之文

書一人元良漢史傳早建之義漢文帝元年有萬邦以貞漢史傳早建之義漢文帝元年有不唯立愛書立愛惟親其在繼明其一作期陛下奉率前規敷

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易守器者莫若長子爰正承華之位承華太子宮名尊義方之教左傳愛子教以義方尊一作遵載錫嘉名離騷皇

子初度兮雖錫余以嘉名此謂改名爲純也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左傳立嫡以長不以賢自符於慎擇必子之選遂合於至

公邦本不搖王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祉啓佑皇心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大和於萬

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踴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慶抃感悅之至謹奉表陳賀

以聞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公爲禮部郎官時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册禮云畢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者貞元二十一年四月戊申詔曰册禮云城繫四大辟降從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抃躍臣某等誠喜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

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册既備慶澤載流既廣愛而推恩

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知感進勳而嗣續增榮詔云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云

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辭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是以教諭而嚴贊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叶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

襄之禮襄一作相賜與有加旌孝悌以厚於人倫詔云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恤敬鬼神而修其祀事況行禮

之日則屏翳收蹟屏翳雲師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易帝出平震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

夷異俗同慶臣等謬參著定著定位序也倍百恆情無任歡慶踴躍之至

爲王京兆皇帝卽位禮畢賀表王京兆名權貞元二十一年二月自鴻臚卿爲京兆尹憲宗卽位公爲代作賀表凡五首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子有道左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萬國由是承風伏以皇帝陛下纘聖垂

休順時御極負辰而會朝夷夏禮記明堂位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註云負背也辰戶牖間也○辰隱豈切踐祚而統和天人班固東都賦靈

人幽明感通遐邇昭泰遂使祥光下燭嘉氣旁通周王謝流火之符周武王渡孟津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魯史愧

書雲之典左傳僖五年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食毛含齒食毛者食土之毛也歡抃無窮臣某等幸覩昌時獲奉大慶踴躍之至

倍萬恆情無任蹈舞欣躍之至

代章中丞賀元和大赦表憲宗即位之明年改元大赦公到永之初典刺史章君作也公在永凡十年歷刺史者六人章其姓者二而其名不可考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永貞二年宜改元和元年太陽既昇煦育資始霈澤斯降膏潤無遺

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孝理弘闡紀元示布和之令周禮正月之吉始和肆

皆見恤人之心書借災肆赦左傳莊二十二年正月肆大嘗曠然滌瑕得以遷善渙發大號申明舊章農有薄征刑禮薄征綏

市無彊價左傳價作估估買也勳勤是錄爵秩以班寵寧聞於幽明澤必周於夷夏近甸輕權酷之入遠人忘水旱

之災既行慶於官僚亦推恩於天屬諸生喜鬻塾之廣庶老加絮帛之優量入所以備凶興廉期於變俗

爰褒有客詩周頌有客謂二王之後為客尊賢之典惟新載奉素王宗予之道斯在記檀弓孔子曰綸言一降庶政舉行

懷生之倫感悅無量臣某等守在遐遠親奉詔條踴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感恩抃舞屏營之至

禮部賀册太上皇后表永貞元年八月順宗立皇太子為皇帝自稱太上皇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今表所賀即此也董氏册太上德妃本紀不載公時尚在禮部云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日誥良娣王氏册太上皇后良媛董氏册太上皇德妃宜令所司備禮册命者永貞

八月辛丑太上皇誥曰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

祭禘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

宜之良娣可册為太上皇后良媛宜册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母儀有光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

所司備禮擇日册命○娣音弟太子有妃有良娣媛于眷切天子后立六宮三夫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

克和於六宮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禮記天子后立六宮三夫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對若天休奉揚睿旨長秋既登其正位長秋皇榆狄亦被於恩光內司服掌王后之

狄鞠衣展衣
緣衣素沙
奉養見三朝之安
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
周旋有四星之輔
史記天官書後宮四星末大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
豈獨配乾稱太
一本助日爲明所以表王化之源

禮部賀太上皇后册畢賀表

臣某等言今日太上皇后册禮云畢率土臣妾慶抃無窮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太上皇后著虞嬪之至德
書盤降二女子媿嬪于虞嬪婦也
嗣周母之徽音
詩大猷嗣徽音徽美也
表率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豈惟婦順斯備
禮記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者也
陰禮用修足以播正始於王風
詩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一本作國風
致時雍於帝典臣某等謬塵榮位獲覩盛儀踴躍之誠倍百恆品
作萬

賀皇太子賤
皇太子靈宗也時公尙在南宮代一藩臣作

某言伏奉日月制書
貞元二十一年四月癸卯立廣陵王爲皇太子
殿下祗膺茂典位副青宮
青宮東宮也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高三仞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
溫文光三善之名也
禮記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
繼照協重離
易明兩作離大人
萬葉固本羣方宅心含生之徒孰不欣戴況某夙蒙期獎職在藩方懼抃之誠倍之慶以繼明照于四方

萬恆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公貞元十九年尚為監察御史至二十一年方遷禮部員外郎當是為御史時作也

臣某言今日宰臣以幽州州一有華所進嘉禾圖各一軸幽州節度使劉濟所進示百僚者伏以嘉穀順成靈貺昭

格天人合應遐邇同風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運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圖應

聖靈岳不愆於贊祐靈岳謂北岳也燕谷用遂於生成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百穀生今名為黍谷豐稔既

均知朔南之被澤書朔南豐聲敷休嘉克協見天地之同和六穗慚稱於漢臣司馬相如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

米於庖廚以供祭祀也異畝恥書於周典書唐叔得天子異畝自中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謬職憲司獲觀休瑞無任抃

躍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公為禮部員外郎時作時貞元二十一年史不書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內出劍南所進嘉禾圖劍南四川節度使韋臯所進及陝州所進紫芝草魏陝觀察使崔宗所進示百

寮者珍圖煥開瑞彩交映遐邇借至福應攸同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

合大和易保合天惟發祥詩長發其祥地不愛寶嘉禾擢質靈草抽英獻於王庭唐叔穎同穎之異見上薦諸

郊廟班史謝連葉之奇漢書武帝紀甘泉宮生芝草九莖連葉乃作芝房之歌以薦郊廟既呈蘿蘿之祥詩黍稷薿薿○屬魚紀魚力二切盛貌更覩煌煌

之秀豐年斯著聖壽用彰飲和之人權抃無極臣某等優游至化披翫殊姿慶抃之誠倍百恆品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當是貞元十八年公在藍田縣尉時作史不書

臣某言。今日日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所進嘉瓜圖。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之子愔爲徐州刺史節度觀察留後。及

白兔兒一。并陳許等州觀察使上官說所進許州連理棠樹圖。貞元十五年八月以上官說爲陳許等州觀察使。示百寮者。惟天

眷命是降百祥。書作善降之百祥。惟聖欽承。用膺多福。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伏以大和所蒸。至德斯應。圖

物獻瑞。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表縣縣之慶。詩縣縣瓜。縣。異棠連質。用彰燁燁之榮。燁音葉。榮字一作休。況金風發祥。

白兔來擾。擾。馴也。告有秋之嘉應。著成歲於神功。雜選紛綸。音沓。如山斯委。人盡登於壽域。物咸暢於薰風。

況臣特感深恩。欣逢衆瑞。踴躍之至。倍萬恆情。

禮部賀甘露表。已下四表。皆公貞元二十一年二月。選禮部員外郎掌尙書牋表時作。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令明日

示百寮。甘露見降未止者。玄化昇聞。靈貺昭答。必呈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功。敷滲漉之澤。司馬相如封禪頌。滋液滲漉。何生不膏。滲漉謂潤澤下究也。大和潛達。闕瑞克彰。發於天霄。

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詩。湛湛露斯。匪陽不晞。畏景轉炎。更瀼瀼而未已。詩。零露瀼瀼。綴葉而珠璣。積耀盈

器而冰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怡音。怡餽也。然則零其庭而著異。揚雄云。昔二帝三王。國家殷富。紀於年

以標奇。漢宣帝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天敎於是紀其年。徒矜往辰。孰並茲日。況樹有丁香之珍。殿卽延和之號。所以著芳風

之遠播。期聖壽於無疆。事絕古今。慶傳遐邇。臣謬承渥澤。獲覩殊祥。抃躍之誠。倍萬恆品。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歡蓮子黃瓜等表或註云京兆恐非是

臣某言伏見今日內出滄洲所進白龍見圖又出西內定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前合歡蓮子示百僚二十三日又出鹽州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動植思協於殊祥遐邇畢呈其嘉應披圖按牒聖理彰明臣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以天地非遠睿感必通疊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表異靈化非常敷彼青光徵佛書而尤絕成其嘉實驗祥經而甚稀積慶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龍騰白質乘秋果應於金行瓜合黃中表聖更彰於土德遠通邊徼邊微謂滄鹽也近出苑園謂定禮池也合慶同歡周於億兆況復邦畿之內雨霽必時宿麥大穰嘉穀滋茂和風孕育靈氣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此歲功惠彼羣生自爲嘉瑞臣某深惟多幸獲遇斯時觀靈貺之備臻知人和之溥洽無任慶抃躍蹈之至

禮部賀白鵲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鵲者霜毛皎潔玉羽鮮明色實殊常性惟馴狎臣聞聖王之德無所不至有感則應無幽不通伏惟陛下恩霑動植仁洽飛翔故得茲禽呈休效質伏以白者正色實表金方鵲以知來淮南子乾鵲知來而不知往式彰寇服用符歸化之兆克耀太平之階臣職參禁垣獲觀嘉瑞無任慶抃之至

禮部賀嘉瓜表

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全貞元十八年正月以常州刺史賈全爲浙東觀察使所進越州山陰縣移風鄉百姓王獻朝園

內產嘉瓜二實同蒂圖示百寮者寶祚惟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順宗即位嘉瑞來應式彰聖德更表天心臣某等誠

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緝熙庶類德馨上達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化旁行嘉瓜發祥來自

侯服質惟同蒂見車書之永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豳土歌王業之難詩七月陳王業之難也周公遭變故

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又大戴禮五月治瓜七月食瓜五色稱珍東陵詠嘉賓之會漢邵平故為秦東陵侯秦

瓜美世號東陵瓜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未聞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聖運親仰

珍圖抃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慶悅之至

為王京兆賀嘉蓮表王京兆權也已見上賀皇帝即位表題註公尙為禮部員外郎時作永貞元年也是年九月公出刺邵州十一月權亦貶矣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神龍寺前水渠內合歡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圖煥開異

彩交映贊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歡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書重華協于帝慶傳

種德書阜陶邁種德李氏阜陶之後故云陶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華擢

秀連蒂垂芳香激大王之風宋玉云此獨大影耀天泉之水沈約宋書文帝永嘉二十一年天泉池蓮同幹煥開宮沼旁映給

園謂給孤獨園指神龍寺也靈貺應期天龍護聖寶曆愈超於小劫神功允洽於大千臣某獲覩昇平濫居榮寵聞

瑞應而稱慶仰績事而增歡論語繪事後素繪或作績無任抃躍喜躍之至

為王京兆賀雨表一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內無雨。卽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與綸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必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聖謨旣宣。遂洽漏泉之澤。晉丘壽王曰。德澤上。周天下。漏泉。霽霽周布。○霽徒感切。霽音隊。黑雲也。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感悅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溥降。伏以聖心積念。天意遽迴。移造化之玄功。革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抃。頓首頓首。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憊。貶食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宸衷。特令賑貸。容謨潛運。甘雨遂周。布濩垂陰。司馬相如封禪書。匪惟雨之。又潤也。通。隨聖澤而俱遠。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成必資於帝力。進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大和。慚荷無極。無任慶躍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卽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

雲陰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爲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暵之虞。已積憂勤之慮。衆靈受職。蒼蔚且躋於南山。詩。蒼蔚兮蔚兮。南山朝隲。○蒼。鳥外切。蔚。於貴切。百穀仰榮。左傳。猶百穀之仰膏雨也。滂霈遂沾於東作。睿謨朝降。膏澤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詩。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謂有事於山川也。一本作方岳。殷帝虛美於桑林。呂氏春秋。昔殷湯克夏。五年不雨。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翦其髮。割其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豈若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玄。徧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恆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跡處祈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興。班固傳云。習習祥風。那那甘雨。致誠而玄液旋被。臣某誠歡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側身防患。道邁周王。詩。江漢側身修。行欲銷去之。盡力勤人。功超夏后。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五稼。五穀也。油雲四合。孟子。天油然作雲。膏雨溥周。詩。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農壤遂一於肥磽。丘交切。與燒同。農壤一作豐穰。滲漉盡霑於遐邇。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

或亦以爲代王京兆。然觀表言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必代外州刺史所上。在永時代人作也。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羣翔。自成行列。如

隨威鳳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曰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晉灼曰威鳳鳳之有威儀者

以翼龍舟其日降雨者伏以時或德陽左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歲之

常候式當聖日無害豐年陛下敦本務農憂人閔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鳥迎舟掩商羊之舞齊有一足之鳥舒翅而跳齊侯遣使訪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童謠云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其應至矣將有水災仙雲覆水協從龍之徵易雲從龍風從虎初泛洒於

上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徂外皆荷生成雨公及私詩雨我公田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翦見上周公

空媿於舞雩周禮春官女巫巫掌歲旱暵則舞雩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惟聖之功臣不任云云

卷第三十八

表

為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裴中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也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蕩平褒功宥罪布告遐邇者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都知兵馬使劉悟斬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詔天下繫囚死罪降

從流臣聞肅殺之後每致陽和雷霆既施必聞膏澤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協坤元之翕關易至哉坤元又

已下放日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關是以廣生焉百靈受職六合從風天地四方阻兵怙亂者左氏傳云州吁阻兵而安忍阻恃也必就梟擒懷忠抱義

者無不甄錄甄居延激其效順特加旄節之榮是月以悟為義寵以元功遂兼鼎鉉之任癸丑魏博節

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正亦討師道戎行窮賞賚之重胡切死事極褒卹之優劫脅之役

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痍受煦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復其征徭謂復除徭役也賜種更盈於種稷詩黍稷種曰種後熟曰稷

○種音董稷音陸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周王推忠厚之化詩周家忠厚漢帝慚仁及草木

愷悌之風太平之德斯為至盛一作太平之業既崇中興之德斯至然則虞巡可復告成將慶於岱宗

州而兗屬淄青今漢武帝元封元年登封太山應劭云講禮再榮於闕里漢宣帝元和二年東

太牢祠孔子淄青兼臣謬膺重寄獲觀大和抃蹈之誠倍萬恆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動地歡

呼若醉千鍾之酒孔融與魏武書曰堯非千鍾無以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

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

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驚夏是為九奏史記鈞天廣樂九奏萬舞無任慶賀踴躍之至

柳州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即日被觀察使牒桂管觀察使牒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帝德廣運唐命惟新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靈噓

廓清詩終風且飄終風且噓天地貞觀易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率土臣庶慶抃無涯伏惟睿文聖武皇

帝陛下威使百神德消六沴五行傳云凡六沴之作說曰沴音戾俗作沲天降寶運時歸太平自克夏擒吳

琳吳謂夏綏銀節度使楊惠琳蜀蜀平蔡蜀謂四川節度留後劉闢殊類稽顙羣疑革心唯此兇妖尙聞悖慢

庭議既得廟謨必臧謀一作謀旌旗燭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嶽靈嶽泰山郟城自潰寧同莒魯之爭左傳昭元年莒魯爭

守備而其將劉悟乃與諸軍卷旗束甲遷取郟州以求效順故也齊地悉平無俟耿陳之戰漢光武初

政亂張步起琅邪五年乃遣耿弇率劉歆陳俊三將軍討之戰于臨淄步衆大敗步乃斬五兵永戢周禮
 蘇茂以降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琅邪臨淄即青沂二州之屬邑也
 掌五兵 七德無虧左傳武有七舍生比堯舜之仁董仲舒策堯舜率土陋成康之俗晏本更有伏以舜念
 五盾惟卽既開致理之方靡不介丘霧息已望翠華之來介丘泰山選南都賦望翠沂水風生更起舞雩之詠
 有初願獻持盈之誠六句沂水屬沂州亦淄青十二州之一千歲之統司馬遷自序曰今天子接千歲實在於斯臣守在蠻荒獲承
 也論論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余不得從行

大慶扞蹈之至倍萬恆情

代表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表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元和十四年二月命戶部侍郎楊
 管十二州爲三道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近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使之適均她豕之穴左傳吳爲封
 以郵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此三道之所以分也
 忽爲樂郊詩適彼樂郊氛沴之餘盡成和氣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曆復昇平之土宇拔妖孽之

根源自西自東不違於指顧我疆我理詩我疆我理東南其畝咸得其區分山川備臨制之形道途適征徭之便俾
 侯既定詩俾侯于魯賜履以寧左傳僖四年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

異青衮之封爰從古制解曹衛之地實契雅謀左傳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分曹車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
 雍熙之化代知仁壽之期農事載盛於耨芟儒風重興於俎豆足使季札觀魯更陳南籥之儀左傳襄公

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禮也按註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賦詩烝民王命仲
 云南籥以箛舞也文王之樂此言魯地自是有禮之可觀也

仲山甫徂齊式過其歸註東方齊也蓋去薄姑而遷於臨淄臨淄已見上註臣摠戎遠地不獲陪賀闕庭云云

為韋侍郎賀布衣竇羣除右拾遺表新舊史皆云擢羣為左拾遺而諸本皆題云右拾遺未知孰是據竇羣傳章夏卿為京兆尹時羣夏卿傳先為吏部侍郎

耶後傳京兆尹太子賓客以至於卒恐不當作韋侍郎公時為集賢正字

臣某伏見今月日制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者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以處士隱於毗陵蘇州刺史章夏卿為京兆尹復言之十八年三月召羣為左拾遺按羣傳云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臣聞直道之行論語

草茅擢臣為拾遺蓋自大曆十四年已未至貞元十四年戊寅德宗即位為二十年臣聞直道之行論語

道而行也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論語舉逸民天子歸心焉臣伏以竇羣肥遯居貞易肥遯無不利又曰包

蒙養正易包蒙吉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讚詠道真以求其志臣頃守藩服謂在蘇州特所委知及歸朝

廷輒有聞薦庶逃竊位之責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以塞曠官之尤書無曠庶豈謂天聽曲從瞽言

無廢況諫諍之職政化是參擢於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抃詩嗟我懷人實彼林藪震驚晦迹寧慮於遺

賢懷才盡思於展效臣以性本庸疎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區懇誠實貫金石言而不廢孔子

子不以言舉人微臣敢竊於薦雄揚雄傳贊雄年四十餘自蜀來京師大司馬車騎德必有鄰論語德不

聖代式光於尊隗史記燕昭王欲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自羣受命冀

復面陳迫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蓄念寤寐兢惶無任喜躍屏營之至

為樊左承讓官表樊左丞或作章左丞其名字年月未詳然當在京師時作附次貞元十五年六月之文後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俯臨慚顏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搖戴巨鼈之山

列子渤海之東有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常隨湖波上下帝恐未如恩重臣聞尚書百揆翊亮萬機故

流於西極乃命禹彊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時而不動未如恩重臣聞尚書百揆翊亮萬機故

天上尊北斗中樞太上作陛下有南宮左轄李固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晉昇孔坦諒

直當時孔坦字方平咸和初為尚書左丞深為漢拜楊喬閑練故事後漢楊喬植帝時為尚書後以黨錮

文質彬彬超明國典陛下乃委任近習專任庶得百僚有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師臣實謏才謏先

也禮記足謏登清貫握蘭起草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直於昔案朝經剖竹頒條漢文帝初與郡

左以與之故云剖竹又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近貽人瘼備歷中外無聞聲彩版圖再緝

貢賦未均於九州謂為戶銅印更操威儀不檢於三署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試初上臺稱守尚

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比六百次郎補闕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竊謂旁求俊父書旁求俊父

石侍郎比三百石郎中比二百石側訪瓊奇瓊古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化致理時無間言況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

儻蒙垂收紫渙舊傳武都紫泥用封璽故詔有紫泥之名今階州故武都山水皆赤為泥正紫色俯矜丹

誠愚臣保陳力之言孔子曰陳力就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視冒惶悚之極○覲他謹詣朝堂奉表陳讓

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為王戶部薦李諒狀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如故表是時作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大方。擇善而居。一作舉明主之要道。況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深切。深一作斯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弘輔治化。治一作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

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禮。敏而甚文。敏一作幹求之後來。略無其比。臣自任度支等副使。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以叔文爲度支鹽鐵副使。以諒爲巡官。未及薦聞。至某月日。荆南奏官敕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冀它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臣緩蔽賢之罰。漢武帝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無任誠懇屏營之至。

爲戶部王叔文陳情表。叔文本傳言叔文母死。匿喪不發。置酒翰林。自稱親疾病。今當請急。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爲此表。卽爲叔文請急也。

臣某言。臣母劉氏。今月十三日。貞元二十一年六月庚戌。忽患瘖風發動。瘖一作暗狀候非常。今雖似退。猶甚虛憊。都活切。驚惶憂苦。不知所圖。臣唯一身。更無兄弟。侍疾嘗藥。難闕須臾。伏乞聖恩。停臣所職。今臣見在家扶侍。其官吏等。並已發遣。訖臣以庸微。特承顧遇。拔自卑品。委以劇司。夙夜兢惶。唯思答效。至誠至懇。天聽所知。豈慮未效。涓塵遽迫方寸。蜀先主南奔。諸葛亮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伯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以開塞重輕之務。謂爲度支驛。緘轉運副使。加焦勞憂灼之懷。雖欲徇公。無由枉志。況忠孝同道。臣子之心。許國誠切於死生。報親忍忘於顧復。詩顧我復我。進退窮蹙。昧死上陳。候母劉氏疾疢小瘳。冀微臣驚蹇再效。一本無此兩句。無任惶懼懇倒嗚咽之至。是月丁丑。叔文以母喪去位。

河東先生集 五表

五十五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 按史貞元十五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經略使孫公器請
穰皆迭起為患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與容管略使陽旻爭欲攻討憲宗許之賈元和十四年也
表是時作新史行立傳謂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而賈治通鑑則曰行立旻竟無功其抵牾如
此韓文公嘗有論黃家賊事宜狀其別
自利害正罪裴陽之輕用兵誠得之矣

臣某云 即日奉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云 者 元和十四年詔桂管觀察使 臣聞虜革既平雖疥癬而

必去 國語申胥諫吳王夫差曰今王非越是圖 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 漢書孫寶傳侯文曰 臣某伏惟

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寧下土兇渠盡殄威武載揚蠢爾腥膻尙聞凌暴靈旗

斜指 漢武帝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 銅獸俯臨 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國為

當發兵遣使者至郡 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喜永清之路 書曰永 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顏行 漢嚴助傳如

合符乃聽受之 顏行 註云顏行猶 臨伏波之舊規 漢光武建武十八年遣伏波 乘下瀨之故事 漢武征

微幸以逆執事之 顏行 註云顏行猶 臨伏波之舊規 漢光武建武十八年遣伏波 乘下瀨之故事 漢武征

鳳行在前行故曰顏也 行戶郎切 臨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澧水甲為下瀨將軍下着梧服

廩有伏波樓船下瀨橫海之號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澧水甲為下瀨將軍下着梧服

盡瘁事國 或盡瘁事國 期畢命於戈矛不宿於家思奮身於原野即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便披榛蹶

石摩壘陷堅 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曰吾聞致師 蕩清海隅永息邊徼 吉用切 竊以材非充國敢自贊於

無踰 漢神爵元年西羌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 志慕孟公庶追蹤於不伐 論語孟之反不伐

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 謬承重委寤寐兢惶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爲表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風姿詳雅，謙虛內敏，籌略共推。前佐湖南，悉心匡佐；後歷郡掾，深負政聲。惠愛在人，姦邪屏息；勤勞已著，幹蠱無倫。蠱事也，易今黃賊尙據荒陬，犬巢未覆。儻以某代某之任，必能掃蕩氛祲。子鳩切。廓清海濱，竊惟斯人，雅堪厥職。云云。

爲崔中丞請朝覲表

代桂管觀察崔詠作也。或本以爲崔能，非是。據能傳：元和六年爲黔中觀察使，長慶四年爲嶺南節度使，初不爲臨桂，而長慶初則公已死矣。當是崔詠

無疑，元和十一年作也。

臣歷刺三州。詠累遷鄧州刺史。

連摠二府。舊史：憲宗元和五年八月，以鄧州刺史崔詠爲

外任逾紀，入覲無階。就

復昇平之故事，繼前聖之高蹤。中外踐

日望雲，魂飛心注，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覆載無私，邇遐同致。復昇平之故事，繼前聖之高蹤。中外踐

更出入迭用，臣以虛薄，叨受恩榮，徒謁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傳曰：朝不廢夕，天威咫尺。左傳：僖九年，王

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誠寤寐而無違，雲漢昭回。詩：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固瞻仰而何及，是以

前在朗寧，邕州封章累上，及移臨桂，星紀屢周。下卷有代上中書門下狀云：理戎典郡，十有四年。頃

也。蓋自八年十二月至十年，是月爲再周矣。微衷尙隔於戴盆，爲戴盆何以望天。積望徒懸於窺管，莊子：用管窺天，用錐指地。

測。葵藿之誠彌切，犬馬之戀逾深。人欲天從，於茲未驗。下情上達，終冀不誣。敢黷宸嚴，罄陳丹懇。伏乞賜

臣除替許至闕庭，廁蹈舞於羣僚，備班行於散地。足趨中禁，目覩大明。俾成九族之榮，以盡百生之幸。非

敢竊國賓五獻之禮。希康侯三接之恩。易晉康侯用錫馬。藩庶。晝日三接也。一觀龍顏。萬死為足。無任懇迫激切之至。至十一年。

方以斐行立代詠。為桂管觀察使。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史有傳。元和六年作。

肅恭休命。晨夜趨程。祇荷寵私。不遑寢食。以月日到所部。上訖。憲宗元和六年六月。公綽自御史中丞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

臣聞古之制爵祿者。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臣本書生。貞元元年四月。公綽再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官不期達。值某皇帝。

容聖文。武皇帝。文明撫運。大闡玄猷。搜采衆材。幸忝甄錄。○甄。居延切。察也。歷踐中外。星霜屢移。曾無涓塵。上答鴻造。忘

其薄陋。委以雄藩。顧無綏馭之能。謬忝澄清之寄。公綽先為四川節度判官。召為吏部郎中。諭月。拜御史中丞。今又兼中丞。為觀察。故云。將何以敷

宣皇澤。普諭天慈。唯當察慝以為防。視俗而為教。蠲除細故。務安黎獻。庶幾清靜無擾。以慰遠人。臣不勝

忝冒荷恩之至。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愬。隴右臨洮人。元和十二年。夜入蔡州。擒吳元濟。十一月。有詔進檢校尚書右僕射。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然襄州與嶺表遠絕。而公自柳

州為作謝上表。恐非公之文。

捧對絲綸。禮記。王言如綸。慚悻無地。拜命兢悚。不知所裁。臣凡賤瑣材。智略無取。幸賴先臣緒業。愬即西平王晟之子。

晟有大功於唐。累忝國恩。天澤曲流。遂司節制。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愬自宮苑閣使。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充隨唐節度使。寄深分闡。任重專

征。顧無將領之才。謬處衆人之上。豈謂宸私軫念。仁育為心。需澤無涯。德音屢降。士衆感悅。咸思竭忠。遂

得潛師暗入賊境。不意兇渠就戮。此皆聖謨。豈敢叨天以爲己力。左傳：僖二十四年，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仰荷殊造。重於丘山。臣以月日上訖。謹當敷宣皇化。普諭聖慈。綏撫三軍。又安百姓。冀以塵露。上答鴻私。臣云云。

代節使謝遷鎮表。節使不可考。表謂率勵遠人。此在永州作。次元和九年文後。

鴻私曲臨。獨越夷等。祇荷明命。寤寐不遑。臣才非器能。謬膺仕進。雖竭盡駑劣。力效忠勤。冀寡愆尤。敢望官達。某宗皇帝德宗不以臣儒術淺薄。超授禮官。尋遷正郎。遂忝符郡。某皇帝順宗不遺臣小善。擢處諫曹。叨承厚恩。備職藩翰。顧惟瑣劣。多慚負恩。伏遇陛下憲宗德紹唐虞。無私庶政。臣尸素歲久。譴謫宜加。豈冀褒昇。更遷重鎮。再忝澄清之寄。仍同獻替之榮。將何以上答天慈。下安氓庶。臣當務修農稼。率勵遠人。鋤其奸慝。以副勤恤。無任云云。

爲劉同州謝上表。劉同州未詳。德宗貞元十八年。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爲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豈卽此人耶。當在京師時作。次貞元十六年文後。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訖。臣初奉綸言。震抃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爲吏。有恒懦之質。○恒音匡。懦弱也。無區處之能。託跡儒門。乏仲弓南面之德。論語：雍也可使南面。雍字仲弓。委身郎署。闕馮唐論將之對。漢書：馮唐以孝著爲郎中。醫長。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馮于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

將也。嘗懼叨冒清列，蕪穢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薦及。八命作牧，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伯，九命作伯，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拔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況馮翊密邇王

都，古稱三輔。漢世左馮翊，右扶風，京兆，謂之三輔。爰自近代，命秩逾崇。有宮室之制，同州防禦長春宮使，同州刺史。

領之。皆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徵甲令，漢書吳芮贊著于甲令而稱也。註甲者，令篇之次也。俯窺圖記，踟躕無地。以兢以惶，恩重命

輕，不知所效。庶當刻精運力，一本作精畢力。夙夜祇勤，上奉雍熙，旁流愷悌。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庶幾之心，懷

懷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史記放助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喜近帝鄉，後漢南陽帝鄉多近親。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

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惓懇屏營之至。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公卒後，表蓋他人之文，誤編在此。

星言卽駕。詩星言夙駕。便道之藩，祇荷寵榮。不敢寧息，臣某爰自弱齡，卽忝推擇。階緣試吏，累忝清資。先聖以

臣粗知兵要，俾統師徒。交蠻傲擾，黃賊不馴。奉詔俾臣，撲滅氛祲。元和八年八月，以蘄州刺史裴行立爲安南都護，安南漢交趾郡也。十二年遷

勤知臣特深。復洗瑕責，夙夜感戴。捐軀有期，徒增憤勇。力未從願，微臣不幸。疊故重重，泣血摧肝。載崩載

咽。陛下龍興御極，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閏月丙午，穆宗卽位。寰海永清。道暢八埏，地有八埏，八埏，八際也。相如封禪書曰：土暢九垓，下泝八埏。○埏音延。威

加九域。鴻私普洽，靡不周泰。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循省何人，過膺抽擢。是歲二月，行立自桂管復徙安南。況臣比臨

桂管觀察使十四年。士衆賈勇，左氏傳高固曰：欲勇者賈予餘勇。思酬渥恩，冀因此時。得立微效，豈謂時多疫癘，不副憂

令行立討黃少卿。元和中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閏月丙午，穆宗卽位。寰海永清。道暢八埏。○埏音延。威加九域。鴻私普洽。靡不周泰。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循省何人。過膺抽擢。是歲二月。行立自桂管復徙安南。況臣比臨

此鎮備更夷險。故材舊壤宛在目前。蓋言前爲安南經略今復爲都護也。雖則殊鄉還同衣錦。量巨鼈之力未足負恩。猶蚊蚋之微焉能報德。將何以宣揚聖造。撫慰疲羸。唯當遵守詔條。貶棄奸慝。平勻徭賦。示以義方。持清靜以臨人。守無私以奉國。重修前志。再礪戈矛。展駑駘之效。申鷹犬之用。庶荒陬夷獠。盡沐皇風。率土生靈。備聞斯慶。微臣之志也。限以云云。

代韋永州謝上表

公謫佐永州州刺史之見本集者六人。元和元年刺史韋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馮公見修淨土院記。元和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講集序及墓

後誌又有刺史崔簡未上被罪見簡墓誌集文等篇。元和七年八月刺史即此所謂韋永州也。表云曠牧守於再秋。正言簡以罪去後無其人耳。表當作於七年云。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訖。州一作任。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任。

神州赤縣。史記鄒衍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神赤皆美言也。實所備嘗。過量逾涯。

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漢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蓋兩朱轡。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與襦袴

之謠。況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陸賈使南越。南越王尉佗魑結箕倨。見買魑即椎結。即髻。古字通用耳。

可墾。乃石田之餘。左傳哀十一年子胥曰。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之。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獷古猛切。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

分災本出於一時。左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董仲舒策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子

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遑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

風。用答生成之造。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謝除柳州刺史表 諸本表首云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惟通鑑云三月乙酉除命而長曆乙酉為十四日此云十月

三日
字誤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 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陛下嗣登寶位微臣官在禮司 憲宗即位時為禮部郎官

百寮稱賀皆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禍誣聖恩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違離十年一見

宮闕親受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宥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盡竭鷲塞

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間於華夷庶答鴻私以塞餘罪 云云

柳州謝上表 貞元中代人作此表恐偽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訖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蒙聖恩除替便欲裂

裳裹足趨赴京師 公為柳州正月已召至京師三月方出表謂蒙恩除替乃在去年非公作明矣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逮及今夏始就歸途襄

陽節度使于頔 貞元十四年九月以頔為襄陽節度使與臣早歲同官見臣當暑在道懇留在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

所願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以洽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徧於天下常以萬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

遺尚延於愚藐 其角切也假臣寵渥重領方州驚駘復效於奔馳枯朽更同於華秀臣聞潢汚易竭 潢汚小水也左

氏傳潢汚行潦之水抑有朝宗之願 書江漢朝宗于海犬馬無識猶知戀主之誠揣分則然惟天知鑒況臣昔因左官 漢書諸侯

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降秩為左遷任諸侯為左官一紀于外子牟馳於魏闕 莊子中山公子牟曰身在魏闕之

下奈何魏闕象魏任郡事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豈非夫人獨無斯

戀去就者榮辱之主朝廷者仕進之源臣子之宜忠貞所志臣雖心同犬馬而分比潢汚幸躡康衢意非

往蹇易往蹇來譽往蹇來反言往則遇難來則得譽且得位也臣之此誠口不能諭意欲悉達文非盡言此臣所以自咎自恨復乖志

願猶冀苦心勵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慌欣之至○慌音荒博雅云忘也

代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自代表此表當是長慶後廣南節度使舉桂中丞仲武自代非裴中丞也亦他人作謄錄于此一本註節度作鄭綱非是以桂仲武事

與表合編爲廣南乃元和五年也

前件官器宇深沉天才間出爰從撫字逮于察廉所職恪勤庶務皆勸日者安南夷獠反叛害其連帥元和

十四年十月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宜屬部曲千餘清世爲蠻毒痛黎人

書象古召爲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清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病也痛一作痛某皇帝以某威惠茂著自某州刺史俾之撫臨是月憲宗以唐州刺史夙夜經行盡除兵

器賊徒誼恩黨種歸義炎荒之俗靡不底寧仲武至安南楊清距境不納清用刑慘虐其下離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數月間降者相繼得兵七千餘人後改

鎮容州長慶二年十一月以仲武爲容管經略使勳效彌顯澄清庶類邁德前修深負能名合遷重鎮臣自惟凡懦不逮前人

伏乞天恩迴授某非惟旌德是亦飾能庶微臣免尸祿之憂某獲無私之舉

奏薦從事表

某績茂戎軒才優管記操刀必割賈誼傳日中必豈謝剗犀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巧治鑄千將之機清

王粲刀銘云陸制落筆不休傳殺字武仲為寧慚倚馬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從行時被賞免會草露布厚兕水截鯨鯢文下筆不休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況早登科選夙洽時譚匪惟詞藝雙美抑亦器能多適比於流輩頗為滯淹輒敢薦

陳伏希獎錄

代廣南節度使謝出鎮表鄭綱傳初拜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憲宗初勵精求

制置綱謙默多無所事由是出
為嶺南節度觀察使廣州刺史

鴻霤曲臨惶駭交集捧對綸綍音不知所圖臣聞蕭曹佐漢六合為家爽望匡周萬方同軌記曰書同軌

幸以芻賤累忝殊榮天德薦臨遂加台政不能翊宣明聖增日月之光俾兕渠勦絕書天用勦絕其人

康寧實由臣不稱職使此艱患使一伐檀興議詩伐檀刺食也在位貪鄙無負乘招讖易曰負且乘致寇

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小人常懷覆餗之虞鼎折足覆公餗餗敢望專征之寄元和四年二月綱混

嶺南獻俘未遠展效有期希此微功上答殊造無任云云

為楊湖南謝設表德宗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癸亥宴羣臣于馬璘山池上賦九日賜宴詩六韻賜之敕設豈亦此時耶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者恩榮特殊宴飲斯及顧茲厚禮猥集微躬臣某誠懼誠

慶頓首頓首臣以多幸屬此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武甘受素餐之刺詩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餐一作食知無肉食之謀

左傳莊十年齊師伐我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以憂以惶寤寐無措豈謂鴻恩繼至豐膳爰來陸海

兼陳陸海即水陸也。飴醴皆設。飴米蘗煎也。醴酒名。○飴音怡。一作酒。庶當奉揚聖澤。覃布遠人。流愷樂於皇風。均乳哺於赤子。少

陳徽效。上答殊私。無任感恩欣躍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武元衡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公集有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曰。武公為右庶子。此表當在二十年夏作。

為右庶子。此表當在二十年夏作。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陔特深。時珍薦降。寵驚里巷。恩溢圓方。圓方謂俎豆。臣某

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含桃之差。時令攸貴。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

霽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詩。湛湛露斯。匪晞晞也。晞晞乾也。益皆而外被恩光。○皆疾智才。二切目也。適口而中含

渥澤。顧慚素食。詩。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彌切自公。詩。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豈圖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左傳。昭二十八年。願

之心屬。賦而已。無任云云。

謝賜時服表。此表代人作。當是在京師時也。

祇荷寵私。啓處無地。詩。不遠啟處。臣久忝朝行。歷職無効。荏苒星紀。偷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以副深寄。致使

賊遺君父。後漢耿弇征張步。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副將陳俊謂弇曰。劇盜兵盛。且可艱

難未息。合處嚴憲。以正國章。伏以陛下恢天覆之恩。廣地載之厚。不循彝典。俾同冕絨。重劇丘山。捧戴以

入閨門。空知夕惕。易。夕惕若厲。裁縫而為衣服。固可晝行。項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內省疲駑。將何答効。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公在柳州亦代它人作

繪言曲臨寵服薦至跪捧殊錫慶耀交并臣謬典方州効微涓滴叨承大貺榮重丘山非才忝恩俯伏慚

荷朱明啓節爾雅夏御府賜衣沐聖澤而溟海方深被仙衣而鶴龜齊壽馳心向闕踴影望天慚分五嶺

之憂裴氏廣州記云大庚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五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自五焉莫副九重之詔臣無任云云

卷第三十九

奏狀

為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鄭相公鄭綱也元和五年出為廣南九年綱為工部尚書此狀當六七年作

右臣所部貞節坊百姓某妻產三男者臣詳究往例實謂休徵洪範曰休徵徵驗也已量事給絹三十疋充其乳養

者伏以陛下勤卹黎元感通天地靈心昭答景福已興詩介爾景福介大也方使億兆繁滋區夏充物音刃故表祥

於字育是啓運於昇平事杏化源慶延邦本鱗羽之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維嘗叨樞近私賀之至

為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元和三年正月以湖南觀察薛平為浙東觀察韓文元和十二年薛

作然兩地相去遼絕亦可疑云

右臣得管內台州奏浙東管越睦衢台明處溫七州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悉皆瞻覩已具奏聞并寫圖

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景雲慶雲也。孫氏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王者社符。社一作禘。煥彩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

惟陛下化孚有截。詩相土烈烈海外道洽無垠。承天地之貞明。易天地之道。導陰陽之和氣。紛紛郁郁。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自東而徂西。若煙非煙。一句而再至。徵諸古謨。音事罕前聞。伏乞宣付史官。以

昭簡册。

為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裴中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也。前卷有代裴中丞謝討黃賊表。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嚴訓過。謂過桂州。稱押衙譚叔向等。與黃家賊五千餘人。謀為翻動。雖已誅斬。猶未

清寧。當時差本道同十將某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事宜。兼為聲援。昨得十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

其黃家賊並已退散。各歸洞穴。訖伏以鼠竊狗偷。非足為患。陛下威靈遠被。神化旁行。遂使姦猾之謀。一作狎

狎。先期而自露。回邪之黨。不戮而盡夷。伏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尚軫天心。猶煩廟算。臣謬居方鎮。忝接

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讓監察御史狀。公拜監察御史。裏行。諸公於此狀首尾。得載名銜。無裏行字。後人妄削耳。

右臣伏準名例律。諸官與父祖諱者。同不合冒榮居之。律十二篇。名例律其第一也。節文諸府。號臣祖名。官稱犯父祖名而冒榮居之者。免所居官。臣祖名

察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禮律之制。所不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奉

狀以聞。伏聽勅旨。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承議郎新除監察御史臣柳宗元奏。一本無承議郎。止宗元三字。只作具位臣某奏。又

一本議 奉勅新除監察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準禮二名不偏諱不合辭讓年月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佑宣

為京兆府昭應等九縣訴夏苗旱損狀也或曰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於七月時京兆尹李質意其說恐未必然按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以鴻臚卿王權為京兆尹此狀訴夏苗旱損而首云認領京畿已逾兩月疑與此合耳

右臣認領京畿已逾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申遂使雨澤愆期田苗微損夙夜兢懼寢食靡遑今長安一十四縣當作二並准常年例全徵並一作皆其昭應等九縣臣各得狀並令詳審各絕隱欺謹具別狀封進臣當府夏稅通計約二十九萬石已上據所損矜免祇當三萬石有餘恤入則深減數非廣伏以聖慈弘貸憫念蒸黎臣忝職司不敢不奏無任慚懼之至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故某官贈某官南霽雲男某官承嗣一作故某官贈某官某乙男某乙按承嗣以元和元年謫永至三年量移澧州

右臣亡父至德之歲死節睢陽至德二載十月安祿山陷睢陽霽雲死之陛下每降鴻恩必加褒寵霽雲初贈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臣

自七歲即忝班榮承嗣七歲為垂五十年常居祿秩再守遐郡歷刺施州續用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嚴譴承嗣

為涪州劉闢反承嗣以無備謫永州集有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云始由施州為涪州無以負荷先志左擇蜀道勦寇敵畏不敢犯然而刀筆之吏以簿書計校盈縮受譴茲郡蓋謂永州也元其父析薪其子不報效殊私以慚以懼隕越無地伏見某月日敕以王承宗負恩于紀命將徂征元和四年克負荷○荷音河

制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官爵以神策右軍中尉吐突承瓘為招討處置使討王承宗

卒之任以答百生之幸庶得摧鋒觸刃摩壘搴旗冀獲盡於微誠儻不墜於遺烈踊躍之至夙夜不寧敢

希皇明俯鑒丹懇臣聞周官攷藝國子置車甲之司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用

府君唯陽廟碑及送南千秋思奮於事越漢南越傳粵王至武帝時嘉其相呂嘉不欲附從韓千秋奮以報

涪州量移澧州序內仲孺期死於奔吳史記灌夫字仲孺張孟嘗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灌何

將軍頭以報父仇夫募軍中壯士義激君親名高竹帛臣雖無似有慕昔人雖身塗草野死而不朽披肝

瀝血昧死上陳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農書狀 農書三卷

右伏奉某月日勅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為恆式者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倣

載南畝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而一作於自陛下惟新令節益勵農功既立典於可傳

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敷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睿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在率土不勝

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

代人進瓷器狀○瓷才資切陶器之緻堅者公集有元饒州書在元和八年饒州嘗貢瓷器此必為元作也

瓷器若干事一無此句右件瓷器等並藝精埏埴埴和土也埴黏土也老子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

河東先生集 五 表

窳音愈病也舜河濱器不苦窳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賈誼賦黃鐘毀弃瓦釜雷鳴是稱土鏹之德土鏹瓦器也以盛羹韓非

子曰堯舜飯土塼啜土鏹又司馬遷傳堯舜飯土塼歌土鏹○鏹音刑器慚瑚璉力展切瑚璉祭宗廟之器夏曰瑚股曰璉貢異斝丹書曠砥斝丹○斝音奴既尙質而爲

先禮記器用陶亦當無而有用老子當其無有器之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狀公元和十年三月出爲柳州六月二十七日到任後作

右伏準從前赦文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勅常參官上後上三舉一人自代者伏見前件官頗有才行長於政術久歷

嶺南使職臣之所知敢舉自代無任懇迫之至

上戶部狀元註云左降官員外置同正員俸料舊用戶部省員闕官錢充今請改授正官占闕不用上件錢每年約計數萬貫柳州作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責之人都不釐務戶部錢是准勅收貯不合別支又所授員外官亦非舊制宗元在

永州日見百姓莊宅公驗有司戶李邕判給處足明皆是正官今請悉依故事爲准並廢員外所置凡在

貶黜授以正員責其成功俾無虛授貯錢旣免支用加數足應軍須實冀貨不濫分官無曠職謹狀

柳州上本府狀元註云莫誠救兄莫蕩以竹刺莫果右臂經十一日身死其莫誠禁在龍城縣准律以它物毆傷十二日保辜內死者依殺人論本府謂桂管觀察府也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舉一伏以中丞謂裴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屬吏

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

戚詩兄弟急難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亦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哀漢王緒陳

袁譚曰兄弟左右手也。周防
將鬪而斷其右手可乎。周防
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

惟輕書距疑況俟期尙遠稟命不遙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慈育之恩豈

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儻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音輕肆塵黷惶戰交深謹錄狀上

奉聽處分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裴中丞行立也

當管奉詔當管與諸管齊進諸管謂容管也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

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註

前特狡免之穴戰國策狡兔有三窟僅踰伏偷安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曰狡兔踰憑孽狐之丘莊子步

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跳跟見怪音良走也以為威弧不射易孤矢之利天網可逃老子天網恢恢侵逼

使臣隳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史記吳起謂武侯曰君不還師已期於席上趙充

屯田十二事其一事曰治澶灤中道橋今可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左傳僖五年許男面縛銜璧面

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書黎獻黎民之賢者又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書天討

積鬼誅之罪莊子為不善于幽闇衆輕鬪蟻晉殷仲堪父嘗患耳聾勇劣怒蛙韓非子云越王伐吳欲人

其有氣故也事亦見吳越春秋織縞當強弩之初韓安國傳強弩之末孤豚價肥牛之下左傳昭公十三年

豚上償也○償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易旅卦于處得其資斧子夏傳及衆

佛問切又音慎○齊側皆切○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旄頭胡星也勳絕有時命○勳子小切不索何獲左傳吳光云

○齊側皆切○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旄頭胡星也勳絕有時命○勳子小切不索何獲左傳吳光云

不索何獲某行拱稽致命吳語擁鐸拱稽註云拱持也執銳忘生視堅執銳車甲既備於小戎詩秦風小戎美

甲以討四戎註鯨鯢豈逃於誅戮左傳大戮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竊觀上略兵法下有

略總制中權制一作帥左傳宣十二年前茅慮無中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漢甘延

張之故曰蹶張師古曰蹶以手張之曰蹶張以足踏曰蹶張○蹶音厥

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律師出以投軀不愆於羽檄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

夫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易師出以投軀不愆於羽檄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

插以鳥羽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註檄木簡長二尺用徵召急則

示急也牙璋兵象故以牙璋發兵也跂舉踵也○跂去智切今月某日奏事官米

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家事勿關土已填於左闔賤伐吳

及於寢門左傳宣十四年楚使申舟聘于齊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家事勿關土已填於左闔賤伐吳

入命夫人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左傳莊三年凡師一宿

外有辱是我也王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左傳莊三年凡師一宿

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御史大夫真直冠時清明格物禮記清明在躬又曰致知

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以義烈為己任勳襲

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以義烈為己任勳襲

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以義烈為己任勳襲

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以義烈為己任勳襲

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以義烈為己任勳襲

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以義烈為己任勳襲

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以義烈為己任勳襲

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以義烈為己任勳襲

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以義烈為己任勳襲

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以義烈為己任勳襲

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以義烈為己任勳襲

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以義烈為己任勳襲

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以義烈為己任勳襲

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以義烈為己任勳襲

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以義烈為己任勳襲

太常紀成績安南李中丞御史中丞安南以英武爲家風象古嗣曹業傳彝器宗彝並膺邦寄克達皇威

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孫子勿擊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孫子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

善善之功焉公此語義取孫子而句取細衣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馬援

至濱泊上與賊戰遂大破之援迫徵側等斬其首傳洛陽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漢武帝時

欲內附獨其相呂嘉建德反朝廷於是命路博德爲伏波將軍楊僕爲樓船將軍及歸義粵嗟此陋微自

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勳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

名事須移牒隣管以成犄角左傳警諸捕鹿晉舉牒者

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一作賀中書門下下同次

右今月三日元和十四年得知道進奏官某報前件賊以前月九日二月九日克就梟戮者伏以天啓聖期

神資良弼書夢帝資必有懲討以致昇平詩蠢爾蠻荆敢行悖亂締交於雷霆之下○締音帝

黨援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效逆於化育之辰左傳豺聲以欺天豺聲忍人也恣狼心而犯上左傳狼心嘉

謨克協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發機杜預伐吳曰今兵威已振走丸未喻於乘勝孫子如丸濁河清濟

濁河會無溝洫之虞大峴琅邪劉裕伐南燕慕容超公孫五樓請据大峴超不從遂

四合賊衆屢摧然後赦劫脅之辜許其歸復寬註誤之典漢文帝紀濟北王反註期以撫循外怛皇威中

感聖德。雖在梟鏡。郊志古者天子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豈不知歸。是以未極誅鋤。遽聞
 內潰。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消。音戾仰太陽之普照。功格於天地。化合於陰陽。一德方繼於商
 書。書成有德降神自同於周雅。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遂使垂白遺老。再逢大寶之安。大寶一作天寶搢紳諸生。遠期貞觀之
 理。某特承朝獎。謬列藩臣。常以突刃觸鋒。未為效節。膏原潤草。豈足酬恩。寤寐撫心。不遑寧處。今則削平
 之際。慙無尺寸之功。開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寵。無任憤激屏營之至。抃舞歡慶。倍百恆情。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註見上

右伏奉二月日德音。一本云二月十二日以淄青削平。慶賜大洽。率土之內。抃躍無窮。伏以周滅三監。俱明誅放之
 罰。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地為三國詩風邯鄲漢平七國。更嚴斬殺之科。
 景帝紀。七國反。太尉周亞夫將軍竇嬰將兵擊破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等皆自
 殺。六月詔曰。今滇等已滅。吏民當坐漢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嬰等與滇等為逆。朕不忍加
 法。除其籍。毋令汚宗室。未有翦覆兇渠。撫存疑類。威暫行而德洽。誅纒及而恩加。操兵者悉獲歸休。乘耒者更聞優
 復。與之種食。豐以貨財。疾苦盡除。鰥孤咸育。葬戰死之骨。增以賞延。憐刀傷之肌。存其廩給。滌山川之舊
 汚。申節義之餘冤。功多受三事之榮。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註云三事謂三公也元和十四年二月丁巳
 云。節著有十連之寵。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是月庚午以淄青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氣遠周。罷七旬
 之干羽。書舞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仁風溥暢。收六月之車徒。詩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寰海永康。夷夏均慶。某忝司戎旅。獲奉昇

平當伊尹無恥之辰。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爲見咎繇惟輕之德。書罪疑惟輕拈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慶賀之至。

賀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一作使。註見前卷。分淄青三道表。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元和十四年二月命戶部楊於陵爲

籍視土地遠近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淄青宣撫使并分帥道地於陵按圖

均。以郭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害氣盡除。和風溥暢。一作裂壤既分其形勝

經野必正其提封。周禮體國經野。註云。經謂爲之里數。河濟異宜。書濟河海岱殊服。惟青州八命作牧。周禮八命作

福之源。十國爲連。見前。註云。謂爲之里數。已肅澄清之政。鼠無夜動。左傳襄二十三年。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鴉變好音。詩。翻彼飛鴉。集

好音。我惠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代。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遂使琅邪卽墨。田生無慮其異謀。漢高祖六

上曰。齊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祝有益也。

西有濁河之限。非親王子弟。莫可王齊者。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祝有益也。

縣東也。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恭以相公謨參禹績。詩云。豐水東出。注維禹之績。制出

蕭規。楊子。蕭也。規。曹也。隨。光輔聖神。求康黎獻。某獲逢開泰。忝守方隅。拈躍之誠。倍百恆品。

爲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裴中丞。行立。裴相。度。亦次表作。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己具中書門下狀賀訖。某忝居末屬。行立與特受深恩。踊躍不寧。輒復披

之勳。詩車攻宣吳鄧寇耿。謂吳漢鄧禹寇恂耿致光武配天之業。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

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謨。以昌鴻業。廟略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萋斐成

市。詩萋兮斐兮閣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詩討讎定命討淮右之兇。則下車而授首。淮右謂服恆陽之虜。則馳

使而革心。恆陽謂王承宗度在淮西布衣柏耆以策說度曰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度遣之。承宗懼。而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況師道惡稔禍

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

狼感化。鼻鏡懷仁。鼻鏡註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

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永屬於聖君。崇勳實歸於宗袞。慶賀

之至。倍萬恆情。

爲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韓本標曰。趙本與上裴相狀。合爲一篇。次前謝討賊表作。

某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成功之辰。慙憤空積。陳力之志。誓死不渝。伏惟仁恩。終

賜展效。今者中華寧謐。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尙餘寇孽。伏以黃少卿等。憑培塿以自固。自謂而東。小家謂

也。培塿。口切。合莖脆以爲強。莖。寸臥切。斬芻也。脆。此芮切。易斷也。一曰莖。切。塿。耶口切。當作蓮。七戈切。蓮。稟質。蓮。麻。廣雅曰。蓮亦脆也。劫脅使臣。侵暴列郡。雖狐鼠

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蠆之微。○臺丑猶能害物。必資翦伐。方致和平。庶盡驚蹇之勞。以答恩榮之重。撫心

踴躍。夙夜不寧。私布丹誠。敢期明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中丞崔詠一本作上宰相狀次前請朝覲表作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戀闕庭神魂飛越頃在邕州

前表

累陳誠懇謬尸進律

之寵禮記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未遂執珪之願左傳朝聘有圭詩以相公膺賢輔聖大敍彛倫書彛倫中外之臣出

入更踐某自領桂管元和八年十二月詠還桂管又逾再周見前企鸞驚於紫霄獨無羽翼仰星辰於黃道渾天圖天

遊於黃道禮記疏日月四時徒竭丹誠舟一作精況正月會朝遠夷皆至六歲來見要服有期書六年五服一朝國語

見識一豈使班超之望長懸東漢班超傳超以久在絕域年老思歸十二年上疏曰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

思哉依風之子牟之戀空積莊子魏公子牟曰身居江伏乞特申微願錄受冗員徵故事而不遺揆夙志而斯

畢入天子之國願附禮於小侯拜丞相之車袁盎爲吳相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敢希榮於下客作下一無任懇禱屏營

之至輕瀆威重戰汗伏深謹狀

一本止於下客無後數句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次前請從軍狀作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越語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趙摧粟腹卽長平死事之孤趙世家

皆死成王十五年燕王喜使丞相栗腹約歡於趙還報燕王曰趙壯者何者義烈之餘色氣猛厲上將效於國

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憤激悽愴常思致命者也某先父死難睢陽事見集中南事存簡冊累降優詔榮

及子孫爰自繭線超昇品秩註見前狀肉食廩給未嘗暫停頃守涪州屬西蜀遘逆永貞元年八月劍南支度

將致死命。以盡夙心。寢戈嘗膽。志願未究。會刀筆之吏。寘以深文。事見集中送南涪州序。首級之差。馮唐對文帝曰。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割其爵。今復誰辯。薏苡之謗。馬援征交趾。常餌薏苡。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後有不能自

明猶賴舊勳。謫居樂土。時承嗣食人力之粟。守無事之官。拳拳血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興師討伐。恆冀

前狀。蔑爾小醜。尚欲逋誅。某材非古人。志慕前烈。願得身當一隊。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

行。竭平生之忠懇。申幽明之冤痛。撫劍心往。發言涕零。嘗聞漢法。有奮擊匈奴者。諸侯不得擁遏。又況丞

相總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謀。固當弘獎。無所棄捐。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與前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表同作。

右伏准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便具所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

者。今奏請前件官自代。謹連狀。

為長安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註已具三十七卷請復尊號表。

長安縣耆壽某乙若干人。一本無右某等伏以生長明時。游泳皇澤。鼓腹且知於帝力。食毛敢忘於君恩。

左傳。食土之毛。誰非君臣。竊見近者祥瑞所陳。周於百郡。豐稔之報。均於四方。有以知上玄降臨。誕告嘉應。彰我君文

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既行。鴻名未舉。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不已者也。某皆陶煦純仁。○煦。吁具切。溫也。成此

耆老。生既無補。死而何求。唯願上聞帝闕。復建尊號。用彰聖德。以報皇慈。披露血誠。伏守天闕。糜軀碎骨。

猶生之年。謹以今日詣光順門。輒進表訖。表一作奏伏惟相公贊翊明主。贊翊一作協贊共致太平。而使名號尙鬱。天人失望。草野愚鄙。竊有感焉。伏望敷奏之際。開陳其要。俾下情允達。大願克從。退就泉壤。樂而無恨。輕黷相國。伏待典刑。謹狀。

爲京畿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此當在前狀前作。

長安縣耆老某乙等若干人。一本無右某等幸以羸老。獲覩昇平。蹈舞薰風。謳譟壽域。譬之草木。何以報天。寤寐焦勞。不知所措。伏見聖君臨御。玄化升聞。瑞應匝於萬方。○匝一作答。與而同。豐報窮於四海。神祇注意。天地傾心。覺悟生人。必有爲者。一作必將有爲。蓋以挹損徽號。近二十年。興元年。罷尊號。盛德益光。大名未復。致遠邇積。慮幽明憤懷。故自古以來。嘉瑞之至。未有如今歲之盛也。斯乃上玄深旨。下人懇誠。勤勤相符。正在於此。某等眷戀明時。朝夕是切。唯願早復大號。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鴻化彌遠。少遂踴躍之甚。今請詣光順門進表。昧死上陳。伏以侍郎。貞元十六年十月。以吏部侍郎。耶韋夏卿爲京兆尹。道合君臣。惠敷黎庶。儻遂收採愚慮。致貢天庭。俾草萊微誠。得達萬乘。非所敢望。惶懼伏深。謹狀。

卷第四十

祭文

祭楊憑詹事文

憑字虛受一字嗣仁弘農人公妻楊凝女為憑從子婿據楊氏誌父禮部郎中凝則子厚凝婿也然楊凝墓碣曰若宗元者以姻舊獲愛若凝婿不應曰姻舊楊氏

誌恐誤以憑為凝此文元和十二年柳州作

年月子培

一本有使持節柳州諸軍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於丈人之靈卿雲輪囷

因是謂慶雲慶雲即卿雲蓋五色雲也

天漢昭回詩倬彼雲漢昭回自然物外寧雜塵埃公稟閒氣

自得誰屑羣猜

屑顧也孝友忠信憑工文詞尚氣節與母弟凝凌相友愛聞於九垓垓重也天擣華發藻○擣抽知切其動如

雷世榮甲科

大曆九年憑舉進士甲科亦務顯處務亦作矜公之俊德有而不顧御史之選朝之所注公勤於養投劾引去

憑累事節度時召為監察御史不樂檢束輒自免去時任方隅威刑是務公施其惠貞元十八年九月自太常少卿出為湖南觀察使永貞元年十月遷江西亦莫有選

五故切適京兆之難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瓦石盈路貞元二十二年二月京兆尹李實貶通州長史公捍

其強仁及童孺元和十四年憑自西入為京兆尹左遷而出擁道牽慕道峻多謗德優見憎煩言既詆左傳噴倚法斯繩

書無倚法以削憑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是歲七月夷簡劾憑江西姦賊及它不法詔刑部尚書李鄭大理卿趙昌即臺參訊時憑治第永寧里功役叢煩又幽妓妾於永寧別舍誘讖頗謹故夷簡藉之痛

攔發欲抵以死既置對未得狀即逮捕故官屬推攝籍憑家資翰林學士李絳奏南過九疑九疑山名在

憑所坐賊不當同逆人法乃止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丁卯但貶賀州臨賀尉東逾秣陵秣陵江寧謂自臨顛沛三載天書乃徵入傅王國自杭州入嘉聲聿興詹事東宮自王傳徒

致政是膺年唯始至道則彌勵頡頏今古飛而上曰頡頏優游德藝實期濬發再光文陛誰謂昊天遽茲降

厲厲惡也詩嗚呼哀哉某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莫成子姓史記外或世家或不能成子姓早喪淑人貞

降此大厲嗚呼哀哉某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莫成子姓註謂趙飛燕等楊氏無子故云早喪淑人貞

十五年八月一日公之恩禮斯重眷撫惟新綢繆其志實敬實勤迨今挈然十有八祀自貞元十五年已

十八年丁酉為家缺主婦身遷萬里謗言未明黜伏逾紀十二年德輝閒絕音塵莫俟歲首發函視遠如邇雖當

沉痾心術猶治撫膺頓首流泣瞪視○證文證既歛而還莫傳音旨鄉風長慟於茲已矣嗚呼哀哉承訃

之始卜兆既逾載馳斯文出拜路隅哀從海滄視衛禮致皇都寸誠相續終歲不渝天道悠遠人世多虞

寄心雙表表謂墓闕長恨囚拘嗚呼哀哉

祭穆質給事文質河內人祕書監寧之子一作祭穆撫州文據傳質自給事中出為開州卒然此

開移撫未及行而卒耳此文柳州作豈

昭祭於給事五丈之靈自古直道鮮不顛危禍之重輕則繫盛衰矯矯明靈克丁聖時丁一作生形軀獲宥三

黜無虧論語孔子曰直道而事入焉往而不三黜賢良發策始振其儀天子動容敬我直辭貞元元年九月德宗策賢良方正

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洪羊可烹德宗深喜之擢第三等載之册府命以諫司質以制舉自畿抗姦替否與正為期奏書百上知無

不為誰謂劉賈劉向英風莫追給事黃門奉職樞機封還付外動獲其宜無曠爾位惟公在斯質累遷給

得失未嘗不盡言元和初鹽鐵轉運諸院擅繫囚答掠嚴楚人多死質奏請與州縣參決自是不冤王承

宗反用內官吐突承璀為招討使四年十月質與度支使李元素極言其不可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

帝頗不悅以質為太子左庶子達道之行實惟交友患難相死其廢自久公實毅然誓均悔咎挺身立氣不改其守黜刺

南荒元和四年七月京兆尹楊憑貶臨義言盈口封章致命志期隕首邈矣高標誰嗣於後王命南下郡

符東剖見題留滯湮淪。殲此遐壽。嗚呼哀哉。公之伯仲。信惟先執。穆質穆良。穆賞皆見於公之先友碑陰記。感激之風。道同義

立。中司守直。奸權是襲。致之徽纆。音墨。索也。易。繫用徽纆。誣以賄入。瑣瑣其徒。榜訊愈急。贊字相明。累擢侍御史。分

妻分財不及妾。子妾訴之。贊鞠其事。御史中丞盧侶欲重妾罪。贊持平不許。侶與宰相竇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鍛鍊甚急。榜音彭。訊音信。詔下三司。議於洛邑。噫

我先君。邦憲是輯。平反羣枉。○反。字袁切。漢書平反。左傳。穆三年。三揖。在下。註。痢大夫士。危法旋加。譖言俄及。左

官夔國。贊弟賞。詣闕搗登聞鼓。訟冤。詔三司使柳鎮。李觀。楊瑀。義夫。掩泣。邪臣既黜。乃進其級。寶參。貶召

質為刑部郎中。端於庶僚。直聲允集。虔虔小子。夙奉遺則。公在郎位。再罹擯抑。時忝憲司。竊分枉直。抗詞犯長。有

志無力。惟韓洎劉。謂監察御史韓泰。劉禹錫也。同憤霑臆。道之不行。銜媿罔極。公在左掖。議登秋官。先定於志。將發其

難。決白無狀。以申禍端。秉心撰詞。義不可干。謂將白公之枉。會逢友累。謂其坐楊憲。遷斥。會莫自安。感於楮中。○楮。展呂切。繫裝衣

也。事見左傳。成公三年。有涕汎瀾。嗚呼哀哉。壽宮久翳。狼荒萬里。禮不可違。誠不可弭。抽哀洩憤。舒文致美。願迦海

風。以窮洛涘。清明如在。神鑒何已。嗚呼格思。以慰勤止。

祭呂衡州温文。温字和叔。一字化光。河東人。温之生平。公嘗為之誄。極所稱道。蓋不獨見之此文也。作之年。月。具本篇。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人名

為曹吏。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也。厲。惡也。天實仇之。生人何

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

信。莊子天之色耶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

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於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

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溫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為文章。勇于藝能。咸有所祖。而官止刺一州。元和三年十月。元均州。

刺史議者不厭。再貶道州。刺史五年。移守衡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修一作循。好仁義以速咎者耶。

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泊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正直。而為道不謬。兄實使然。嗚

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為太甚。理行第一。溫在衡州。治有

善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素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很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

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

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一無徒字。知我所

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六年八月。溫卒於衡州。十月十四日。薨葬江陵。窮天之英。貫

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為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

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

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

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

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李中丞文中丞名字未詳作之年月具本篇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朔一本五月甲戌朔二十二日故吏儒林郎守御史王播將仕郎守殿中侍

御史穆贄穆贄字奉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馮邈承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泰字安平宣德郎行監察御史范傳

正傳正字四老貞元十年舉進士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柳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李

程等程字表臣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中丞贈刑部侍郎李公之靈惟公堅貞守道潔廉成德當官秉彝卓

爾孤直高節外峻純誠內植臨事不回執心無惑矯矯勁質一本節擢於天枝中丞宗室式是邦族粲其羽儀發

跡內史右內史今鳳翔府參其軍事自下劘上漢書贊賈山自下劘上孟康曰劘謂割切之也直詞屢至於後受邑歷撫疲人公去

逾久人滋咏呻咏呻歌咏復從京邑辟署司錄振其綱條端我旬服旬服謂畿甸也黜吏屏氣貪官窒慾易君子以懲忿窒慾赫

赫有命登於王庭邦賦以修國用是經實抗其長以奉准程准程法令校其簿書無失奇贏奇音羈與疇同殘田也贏音盈

進為正郎勾會是專會古外切總合也乃刺於商出為商州刺史虎節登山周禮山國用虎節化壻為沃壻音脊薄土也致夷於艱道

途謳歌有詔徵還丞我御史自商州召為御史中丞執其憲矩糾逃之志直清是舉慎擇察史必薪之楚詩翹翹錯

楚註云楚雜薪之中无翹翹者終始七載不忘祇勤事無觀瞻道有屈伸阜囊密啓見上屢阜其囊註忠懇屢陳令望逾重名卿

是屬拖紳遽聞論語疾君視之束首加朝服拖紳○拖徒可切卷衣已復復招魂也禮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屬升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

自東榮中屋覆危北禮備贈贈穀梁傳隱元年乘馬曰贈一曰贈一作贈公羊曰車馬曰恩加命服窀穸
面三號捲衣投于前禮備贈贈期貨財曰贈註符遇切皆助生送死之禮○贈方鳳切
有時也○窀穸倫切窀音夕窀厚也窀夜歲月逾盛播等猥備官屬況當薦延承其規模奉以周旋近或逾
月遠則累年咸承至公官守獲全故事盡在遺風藹然俯仰庭除顧慕潺湲○潺湲山切湲音湲致誠一觴拜訣堂
筵嗚呼哀哉

爲韋京兆祭杜河中文註具本篤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貞元十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河中節度贈

禮部尚書杜公之靈貞元十五年十二月以同州刺史自古謀帥恆在諸儒晉登郤縠亦以詩書左傳傳

年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鉞之臣率由武夫時惟明靈道冠學徒天子

有命摠其戎車何以邦之維絳及蒲即謂河中有山有河殿此大都焜耀昌時○焜音混振宣後學命服之盛

光於列岳謂保豐福永廩王爵壽如何期神不可度嗚呼哀哉大曆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道一作俱起

草萊懷策旣陳綸言煥開考第居甲大曆二年夏卿與弟正卿及確同舉賢良方正高第自天昭回分命邦畿夏卿爲高陵主簿步武獲陪

同志爲友星霜屢迴長我十年禮宜兄事周游歡洽莫不如志於後多幸謬列周行戶剛切詩真彼周行列

位箋謂朝廷臣也左傳襄十五年又同制書並命文昌及余稍遷吏部爲郎公屬中兵此焉分行吏部員

註周偏也言徧于列位周一作同外郎確爲兵再獲聯事東西相望音出處同道樂惟其常惟一後余出刺九載南服夏卿自給事中出爲

九公自左輔遂膺推轂左輔謂同州自同帥河中故云遂膺推轂也馮唐曰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我勤魏闕勤一作覲爰摠九流貞元十六年夏卿

謂九品也誰謂河廣願言莫由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言自京至河中甚近欲往而不能也烹魚之間往復相酬文選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

有尺素書惠好斯厚惟以綢繆余弟宗卿獲芘仁字命佐廉問宗卿為河忘其愚魯論語柴也愚參也魯假以羽翼俾之

騫翥飛舉也惠文峨峨惠文冠也漢張敞傳秦時法吏冠柱後惠文鞞鞞高貌赤紱在股詩作芾小雅赤帶在股那幅在下榮映斯

極從容何補承慶惟深報恩無所嗚呼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殷殷盛也四方興嗟況

此故人循念平昔徘徊悲辛卜葬斯及禮儀畢陳敬薦行潦左傳潢汚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洩哀茲辰嗚呼哀哉

為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崔少卿考之史傳未詳惟據諸表系有崔隱甫之孫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率是良志

蹈其吉德左傳孝敬忠信為吉德炳蔚文彩周流學殖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乎幽蹟六書奧祕周禮五

六書者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假借五曰形聲六曰轉注是究是索叩爾玄關保其真宅藝成行備披雲騁跡康莊未窮康莊

也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衢濛汜已極濛汜日入之處淮南子淪于濛谷是謂定昏濛汜已極言將死也楚

謂之莊史記有康莊之衢濛汜已極濛汜日出自湯谷次于濛汜註云汜水涯言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

西極濛汜之水也嗚呼哀哉夙歲同道從容洛師謂在東都接袂交襟以遨以嬉策駕嵩少嵩高少室二山名

○濛汜音蒙似汜舟瀟伊書伊洛瀟伊瀟二水名在河南府河南縣皆本洛州也笑咏周星周星謂十二年也其樂熙熙丹霄何望青雲可期洛中

十友談者榮之據夏卿傳始在東都傾心辟士頗得才彥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惟鄭泊齊各登鼎司鄭餘慶齊映或喪或存山川是

逾緊我夫子宜相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悽悲嗚呼哀哉往佐居守謂佐東都留守及爾同寮笑遨交歡遺一作傲匪夕

則朝入同其室一作入有同室出聯其鑣投文報章既歌且謠及我為郎優游吏部夏卿自員外郎入公為御史

持憲天路文陸徐趨眷戀相顧歡愛之分有加於素自我於邁邁往也詩歷刺東吳夏卿自給事中離憂

十年離憂謂離別之憂夏卿在二州凡九年復會名都余為侍郎銓摠攸居夏卿自蘇州召為吏部侍郎銓謂詮次也實得茂彥奉其規模聯事

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貞元十七年十月以夏卿為京兆尹公亞奉常謂為太常少卿步武相望佩玉以鏘謂保愉樂長此翺翔

抱疾幾何忽焉其亡嗚呼痛哉原念往昔愛均骨肉我有書笥盈君尺牘寤言在耳今古何速失涕興哀

匍匐往哭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撫筵一呼心焉摧剝晉木切日月逾邁書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佳城邊卜西京雜記佳城鬱鬱

滕公居此室素車千里逶迤山谷○透於危切逤音夷委曲也晦爾精靈藏之斧屋禮記孔子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者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吾從若斧者

焉馬獸封之謂也註嗚呼哀哉丹旌卽路祖奠在庭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河酌詩河酌彼行潦註云之薄者遠酌取之以告明靈臨觴永慟庶寫哀誠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為李京兆祭楊凝郎中文時為藍田尉作

維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四月辛未朔某日檢校工部尚書京兆尹司農卿李實貞元十五年三月以司農卿李實為京兆尹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兵部郎中楊公之靈楊凝字茂功弘農人是歲正月辛公嘗為凝墓碣惟靈清標霜潔馨德蘭薰

馨德書所謂明德惟馨沖和茂著孝友彰聞濬發洪緒激揚清芬芬芳謂恩侔德祖楊倫字德祖學紹子雲瑩彼靈府

彬其英文吐論冠時舒華軼羣百氏之奧一言可分旁貫釋老豈伊典墳謂躡公相贊揚聖君高山安仰
詩高山仰止禮記夫子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曰逝水法法論語子在川上
 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死也
 呼哀哉唯是伯仲並為士則凝兄憑弟凌皆有名於時陳連擢首科一十三年凝中進士第迭居顯職公

之懿美發自朋僚播於四方令聞克昭炯然獨識卓爾孤標翼翼其容羽儀清朝載筆東掖動無不紀禮

史載筆士載言東掖謂為起居郎禮記又曰言則左史書起草南宮時論增美封邑申明嫡媵事連權右

之動則右史書之凝為右史書事不回故云動無不紀起草南宮時論增美邇尙書司封員外郎革正

斥退勿憚大梁有艱天子是使貞元十二年八月凝自右司郎中檢校吏部郎中為宣武軍節度密勿之

直聲彰聞唯道是履復歸郎署一作歸署職茲中兵十八年凝起家簡稽無撓曰聽師田以簡稽遂人

謀不致告勞唯道是履復歸郎署復郎署職茲中兵十八年凝起家簡稽無撓曰聽師田以簡稽遂人

云稽其人民簡其兵器簡稽士卒伍閱其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以考其成英風未攄沉痾遽嬰孰云積善降以

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以考其成英風未攄沉痾遽嬰孰云積善降以

促齡昔歲江表獲同宴語嗣曹王臯為江西觀謬為好仁不我遐阻公之元兄凝之復惠德音優游多嘔

眷盼逾深音變情言盈耳尺素相尋冀茲競爽左傳二焜耀儒林及此凋落祗摧我心嗚呼哀哉遣車就

為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張都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張舟也公嘗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于故都護御史中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無施禹績謂禹

引禮記遣車視牢具視牢具者言遣車多少各如遺奠所包哀挽先路迅風淒悲頽景幽暮傾都殄瘁人

國殄瘁揮涕相顧矧茲故人誰任痛慕潢污一觴詎寫平素尚饗

秦強莫制或賓或叛越自漢世漢武帝元鼎六年聖唐宣風初鮮寧歲稍臣卉服書島夷卉服漸化椎

髻卒爲華人流我愷悌士燮之理吳志士燮字彥威漢末爲交趾太守在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惟公克繼勤勞遠圖敷贊嘉惠銅柱南

表前功載修事見舟空道北出張壽傳云樓蘭姑師式遏蠻陬將侯切梯航連連旌旆悠悠輻湊都會音福湊

千候切皇威以流方荷天寵宜公宜侯聲馳帝鄉魄降炎州嗚呼哀哉公昔試吏謂舟初爲蕪州蕪時推

清能公昔乘軺音搖使者車謂舟以左領軍人知準繩繆發以安征賦用登柱史稍遷謂舟時郎曹繼升

謂舟檢校尚書程功佐理海裔斯澄謂轉禮部郎中爲安南乃紀南方專任是憑謂遷檢校太子右庶子

禮部員外郎丞充本管經略招禮分五玉書修五禮五玉五玉謂公執柏圭侯執信恩錫百朋詩錫我百朋箋云古者

討處置等使也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分賜也貨貝五貝爲朋百朋言

得多開府辟掾羣英攸屬顧茲陋微敢廁甄錄延切甄積既受筐篚載加命服賜有楚冠用慚豸角胡廣曰

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或謂之獬豸冠一曰柱後惠文冠執法星言赴命注望帷幄視險如夷瞻程非邈

伯氏左宦伯氏謂侍御之兄也爰滯中途流連隱憂言念涕濡子姪莫在使命頓殊命一兢魂弔影敢廢斯須情留

江徼音夢結天隅恩切有裕義乖從役顧慕長慟展轉增惕膂力猶在○贊音呂脊骨也字或從肉此中

腸屢激方俟銷憂永期投跡謙德不福易鬼神害盈而福謙言法星降災法星庭懸遽徹禮記大夫無故

樂器鍾磬之屬正義曰駟訃爰來○駟音日撫躬益恨循顧增哀瞻容莫及報德何階轉車北轅轉轅

無災變則不去樂也駟訃爰來○駟音日撫躬益恨循顧增哀瞻容莫及報德何階轉車北轅轉轅

大夫以布士以葦申奠克諧望拜徒至音塵永乖南州斗酒後漢橋玄傳曹操祭玄墓庶寫幽懷

祭萬年裴令文萬年令裴瑾公嘗為塋墓碣云元和十二年七月卒文必是時作

惟靈孝友之性實惟天與飾以儒書治其譽處詩是以有譽處兮註云遠國之君枵然其量楊當作呀莊

大也呀然虛大貌枵許驕切廓爾其宇人以義來我以身許褰裳赴急不避寒暑交半域中多容鮮拒賢於博奕孔子

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堊喜博奕故云媚茲讜語或泛或沉兩得其所攷禮成文墜章克舉展樂承職音官式序事並見

既聯奏復奏復謂亦圖笥箴圖畫也笥箴所以懸鐘磬者橫曰播在奉常永傳儀矩脫略細微慳忽煩言

坦然自居無顧仇怨於元切文選卒成官謗莫究禍源坐黜中徙再期騰駕音軒飛貌孰云蓄憤遽此歸

魂並見墓碣嗚呼哀哉世稱姻黨鮮克終吉唯我與君久而逾密追惟淑德嬪于君室塋墓碣云後上順尊卑

下歡儔匹致其孝敬式是仁卹爰友童孩處心勿失君之仲季塋兄弟四人茂於文術游藝相從操觚散

帙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顧余蹇劣廁迹奔逸二紀于今交情若一屢聞凋缺互見遷黜契闊伶俜

○契詰結切契潤勤苦也伶音零傳普分形閒質方期末路稍追曩日時不我謀於焉斯畢營營衛尉衛

丁切行不正貌一云猶零丁也流落魄貌分形閒質方期末路稍追曩日時不我謀於焉斯畢營營衛尉衛

兄弟獨守邦秩想其永哀淮海蕭索嗚呼哀哉聞疾馳簡其命未返翻其計書來自番禺番禺二山名在

循為近○番禺潘塊守窮荒山夔與居山夔獸名如龍而一足國語木石之怪夔有眉不申有志不舒況

逢零悴當此囚拘拊膺長慟長慟何如道一作天菲禮無取沉哀有餘嗚呼哀哉

祭呂敬叔文呂敬叔名恭公嘗為呂侍御恭墓誌卒以元和八年六月年止三十有七此公所以重惜之也

維年月日朔當是朔日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以酒肉之奠致祭于亡友呂敬叔

之魂嗚呼鞠躬歷聘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或以不答屠漁乖離謂太公也楚詞呂望之鼓刀兮遭文王

文王舉以為師夫何克合大或不容小或見遺往來逢迎今古參差惟子之中忠勇充之以誠與物退受其疵智

謀宏長辯論恢奇巖峨博大巖一作嶮與世異姿何付之器而躓於時○躓知利切嘗曰余武王功是期誓者其

力○詩書定爾功○書音指以達皇威邊鄙不靖俾供輿師左傳無令輿師陷入君地與衆也諸侯順道戎貊咸宜事見墓誌今其沒矣哀

志之違知之無補世又罕知嗚呼哀哉昔與子游尙疑其志及觀其長誠任其事日異其能歲增其智進

如川行浩浩而途天乎有亡中道是棄余慎取友惟心之虔周遊人間餘二十年擯辱非恥升揚非賢一

貫于道無四五焉子之我知不以事遷言而見信貌阻心傳我黜終世子天於前徒稱子志誰信我言與

子俱已孰云我先惟子之兄恭兄溫字化光志同義比論語義之與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元和六年八月溫卒於衡州年四十有一子仕方

初百年有幾如何默默去我過已○過淳洽切往來數也有穉之妻有弱之子並見墓誌海壖東周海壖謂循州東周謂洛陽言恭死其妻子

以柩如洛陽附葬於大墓○壖而宣切號哭萬里葬紉之行記葬引至千壙注在棺曰獲出於此爰陳酒肉式嘉且旨讀茲

哀辭以奠而誄嗚呼敬叔吾道已矣尙饗

祭崔君敏文崔君敏即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也公嘗為之誌元和五年九月在永州卒文是時作

夫產岷崙者難爲玉爾雅西方之美者有崑崙璵璠焉植鄧林者難爲木列子夸父道渴而死生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公以令望顯于

華族藝遂六書

六書見上祭文註學該七錄梁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字士宗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

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

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紀傳錄紀史

五曰伎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

耽此黃老○耽丁恬於寵辱入補黑衣謂敏以千牛備身佐

觸龍言於趙太后曰老臣殿息舒祺最

出參旬服敏更盤屋三原藍田尉三紀綱淮海政令惟肅事具墓

少不肖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

穎汝州龍興令儲闡典議直清收屬之欲切自揚州入爲太子司

清久次推能二州繼牧謂爲歸州刺史遷永州

至于率由舊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少吏勤於庶獄妖誣

殄除淫祠翦覆見誌出令三歲人無怨讟進律未行者禮記王制有功德於民歸神何速某咸以罪戾咸一

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鑾適野鑾鈴也鳴鑾謂泛鷁泓湘順流也○鷁倪益切亦作鷁字廣

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詩屢舞終以無荒詩好樂紛慮斯併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奈

何願慕感傷嗚呼室有迭去川無息流追懷曩辰恍若夢遊奠徹中寢微去也中魂遷乘舟謂遷神于舟

邦人永思匍匐隱憂況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祭段弘古文

公嘗作段弘古墓誌載之外集云段以元和九年卒於桂州其喪來永此文必過永時作

世病乎直人悅其和行而不容雖聖奈何提其信義誰與同波

經經以終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堅不

可磨孔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游得其仁友擇其益始如可進終會于厄事見精誠介然將貫金石追思懷舊興詞

憤激君昔來辱謂初過

備聞嘉言宵會北堂晝宴南軒去適于越謂往不日其旋載除我居望爾北轅今

者之來。丹旆有翩。闕茲英志。限此中年。嗚呼哀哉。居實斯貧。有子而幼。執云履信。惟天所祐。易履信思乎
也是以自天祐道途之資。敢廢于舊。志君之行。銘石斯授。並見公所有潔其觴。有楚其豆。庶鑒于誠。臨茲
之吉無不利 饗佑。

哭張後餘詞

此篇一本在祭李中明文後。作之年月未詳。辭謂既得進士。明年卒。當在京師時。附次貞元十八年文。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爲經術甚邃。而文少。余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沖然。沖和也。忘其有
人與之言。鏗爾而厲。厲。殿正也。兵耕切。辯而歸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一無則。道而得乎
世。然而不顯。則曰命。然而一。作然猶。命之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餘之性。可謂良矣。其貌可謂肅
矣。一無可。肅。肅矣。博實弘裕。宜爲大官者。老求其所以天賤。無可得焉。既得進士。元和二年。明年疽發。髀卒。
也。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祐善人而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恆在善人而佑不肖。莊周之說。以
爲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論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天與壽。貴與賤。異
道而出者也。無取喜怒於其中。道之出者多。一作道之出其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後
餘母老而喪。良子東西行者。一無助之哭焉。況其知者耶。然後餘不與諂冒者同貴。不與悖亂者同壽。歸
潔乎身。孟子或遠或近。或去或聞道而死。論語朝聞道。雖死可矣。雖勿哭焉可也。嗚呼。向更使一本無既聞道而且
貴且壽。則其顯庸也遠矣。又烏能勿痛乎。遂哭之以辭。

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為老人皆反是百稔猶幼百稔百歲也子之優游是亦黃耆詩內學事黃耆黃耆老者稱嗟嗟張君寵不必貴尊嚴為仁早服高位淫諛肆慾銀艾淪棄銀艾猶為淪棄也子之崇高無媿三事吾見皤皤而童皤老人白貌赫赫而辱進襦袴於几杖負泥塗於冕服己雖有餘人視不足子之跡不混乎其間者幸也宜賀而吊宜歌而哭吾其過乎與其寵而加貴善而加壽道施於人慶及其母一作從容邦家樂我朋友豈不光裕顯大歟而不克也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祭李中明文李行敏字中明趙郡贊皇人一本此篇在哭張後餘辭前公嘗答章中立書云來南六七年二年冬大雪文謂水之綿綿山萬層兮又淫以雨雪此必在永時作也

致祭于亡友中明之靈夫子之道邈以恆兮登切夫子之志勵以兢兮求中慊末如履冰兮敦仁以孝

實烝烝兮書克諧以孝烝烝又烝烝孝貌唯毀死虧禮其他莫懲兮左傳襄三十一年公薨立公子野為嗣九月癸巳卒毀也註過哀毀瘠以致滅一本作惟毀無虧禮莫懲

無餘並同秉端守一信厥明兮月踰歲長行若登兮外溫其顏內類直繩兮謾言來加不遽陵兮舉世羣

非自視弘兮庶優游於道大賚是承兮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掩冤舒抑與類升兮胡茫茫其不信卒以禍仍兮豈

韜忠哀信哀一作衷鬼所憎兮將教言吾欺終不可徵兮徵考也吾方期子于暮冀有興兮今而

棄余志若崩兮若將援而上援干涓切喪厥肱兮但其隕心交背膺兮水之綿綿山萬層兮又淫以雨雪紆

委罔矜兮罔綺兢切矜子登切石貌鷓鴣夜啼莊子鷓鴣夜撮蚤察豪末蓋出瞑目而不見丘山鷓鴣羣隕疑兮魂鬼

以行鬼一作思中道殘殞兮殘殞鬼出貌殘力升切又殘殞欲死貌其極切魑魅擣呵魑音寐魑鬼屬魑老精物呵與詞同實也曷可

憑兮聊致吾慎。慎當作憤。斯言孰稱兮。

楊氏子承之哀辭。考之表系。楊憑子歿。皆以之字命名。曰渾之。曰後之。曰敬之。是也。獨未詳承之水。此必元和四五

年憑謫臨賀時作。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姻。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止。士踰月外姻至。解人柳宗元。公娶

女而承之。凝諸子也。爲之慟且出涕。噫。是子也。氣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詞賦書論。其言

甚偉。余方愛之。謂可以爲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況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麤紛攪。麤一作精

亂。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一作聖人。親戚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

賢。咸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爲也。用是爲之辭。以相其哀焉。

葆醇熙兮。葆守也。承貞則懿。文章兮好循直。誠耿介兮。又綽寬。學之勤兮。行彌專。質圭璋兮。文虎豹。超凌厲

兮。馳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噉噉兮。○噉音叫。有弟哀號。世父孔悲兮。父之兄弟。先生

叔父。孔甚也。世父當是楊憑。湘水滔滔。去昭曠兮。沉幽寞。魂冥冥兮。竟難託。難一作誰。死者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憂。

志甚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吾耳一作于身。誰使子兮。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

苦兮。徒何爲。徒一作獨。

惟神之居為坎為雷坎北方震東方雷專此二象一作宅于巖隈風馬雲車馬一作肅焉徘徊馬一作能澤地

產澤潤澤也周禮以地產以祛人災祛一作神惟智知一作誠我以誠往我一敬我一欽茲有靈爰以廟饗饗一作

神惟智知神惟智知二苟失其應人將安仰將一作神歲既旱曠音漢乾也又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期于肸蠁肸蠁猶冥

句在此下知聲蟲○肸蠁乙切某自朝受命朝一作臨茲裔壤莅政方初或作庶無淫枉廉潔自持忠信是仗是一

又許訖切蠁音享惟神之養豈使黍盛夷於草莽騰波通氣易山澤出地奮響易雷出

有獲戾神其可罔擢擢嘉生嘉生見惟天之養豈使黍盛夷於草莽騰波通氣易山澤出地奮響易雷出

欽若成功成一惟神是獎神惟一

祭蠶文元和十四年農中丞行立討黃賊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蠶神蠶羽葆幢也軍行則有之蠶惟昔豐有大特音豐化為巨梓秦人

憑神乃建茸頭史記秦襄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

或墮地解髮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以先驅與公所記少有不同未知是為兵主用以行

執是旄頭即蠶也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為旄頭被髮先驅蓋起於此茸謂麗茸亂也

師漢宗蚩尤史記高帝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亦作靈旗史記漢武帝為伐南越以牡荆畫

為太一鋒名曰靈旗為兵既類既禡詩皇矣曰是類是禡是致是附禮王制曰天子將出征禡音罵指于有罪北

面詔盟抗侯以射詩賓之初筵大侯既抗註抗雖有古典今棄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有蠱黃孽蠱動

謂黃少卿擊妖孽也保固虐人固險俾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施威于下惟守臣某桂管觀察使董衆撫師董

也。秉羽先刃。莊子：叔孫敖甘寢秉羽而出用茲日。敢修外事。禮記：外事以剛日。外事即謂兵事。爰薦求牛。周禮：牛人祭祀

求牛者禱祀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于神明。傷夷大命。傷夷大命謂死也。無敢私顧。惟克勝敵。以全天

兵。去茲蝥螘。詩：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爾雅云：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螘。達我涵育。收厥緜圉。馬有圍牛有牧。

圍養馬者也。役于校人。周禮：校人掌王之馬政。言收黃孽以養馬者也。海隅黎獻。永底于理。無或頓刃。頓：徒困切。左傳：襄公五年甲兵不頓。註：頓壞也。以為

神恥。急急如律令。

禡牙文 與前篇同作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禡于軍牙之神。禡：師祭也。周官：典瑞掌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註

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擊牙必以剛日。剛日者謂上越也。兵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秦定百越。越之地以爲南海桂林象郡。漢書：武帝

六年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郡。自茲編列。同于諸華。天寶兆亂。北方荐役。惟是南方。方一久稽討伐。藩

蠻怙險。乳字生聚。悖傲威命。虐夷齊人。黃姓陋孽。孽：魚列切。孽：通用。實恣盜暴。僮壯殺老。掠斂使臣。○啟古梟視

洞窟。以逃大戮。今皇帝受天景命。詩：景命有僕。明命也。敷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齊魯誼殄。或作青齊既殄。齊

也。齊魯謂東來李師道一作齊青。趙魏顯化。顯：或作亦。趙謂成德節度使王承宗。以德棣二州歸于有司。顯化：溥天之下。咸順

帝理。唯是瑣眇。小貌。尙恣昏頑。致天震怒。命底于罰。書：底商之罰。底：致也。官臣某。官一作守。襄十八年：左傳：官臣偃欽

率邦典。統戎于征。于：往也。惟爾有神。懋揚迺職。敢告無縱詭類。詩：無縱詭隨。無劉我徒。劉：剋也。鏃刃鋒鏑。說

也。○矢末也。鏐，劍也。○鏐，木切。畢集于兕躬。鎧甲干盾。○鎧，可亥切。亦甲也。盾亦干也。咸完於義。軀焚煬蕩沃。往如行虛。俾人懷于安。以靖離之隅。○離，南方之卦。在是舉也。往欽哉。無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祭井文 元和十一年刺柳州作。公集有井銘必同時也。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玄，幽也。演為人用。○演，溢也。國語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不窮之養。○養，易井象曰：井養而不窮也。功齊乳。○乳，貫切。又多。惟古有制。八家所共。○孟子曰：百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百家皆私。百畝是百家共一井也。是邦闕焉。官守斯恐。蘊利滋久。

閱靈則深。爰告有神。惟測我心。卜茲利兆。于彼城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惟昔善崩。○善崩，見上註。今則堅好。惟昔遞石。○遞，一作匣。今則順道。終古所無。聿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發自玄冥。○玄冥，水神號。成于富媪。○禮樂志：后

也。坤為母。故稱媪。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也。○祭音詠。

禁門文 周禮：鬯人。禁門用瓢。齋註云：鬯，謂營鄗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禘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禘之。禮記：雩，禘祭。水旱

禁于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關。能收水沴。○沴，音戾。妖也。以佑成績。淫雨斯降。害于麩麥。○左傳：天作淫

麥也。野夫興憂。官守增惕。諸陰既閉。○漢書：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

休徵未獲。○洪範：八庶。敬用瓢齊。○齊，事見題註。瓢齊者，謂取甘瓠割去柢以展周索。○定四年：左傳：禘，納其雲

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河車先生集 五 祭文

九十九

祭六伯母文 清河令從裕子二人。察躬為清德令。某為臨印令。六伯母臨印之夫人李氏也。

維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五日丁巳姪男華州華陰縣主簿纁公叔父四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敬祭于六伯母之靈伏惟天錫壽考貞元十六年六月二十神資淑德高明而和柔惠且直敬長

慈幼宗姻仰則不借貴位微一作階孰不悽惻嗚呼哀哉移天夙喪丁此閔凶移天謂夫也言臨印令早卒左傳云少遭閔凶主器繼

天莫承于宗易主器者莫若長子李氏子終於宜州旌德尉懿彼賢女懿一作釁孝誠自中溫溫良人竟揚德風承順必敬滑甘則豐

致養有榮其道克終李氏三女皆得良婿西李伯和為揚子丞太原王紆為右補闕穎川陳萇為校書郎渭南尉貞元十六年王氏女定省扶侍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

以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志焉天禍弊族遠承哀訃纁牽官事纁一作任奔哭無路亦既請告聿來京師以號以呼祇

拜堂帷子姓凋落鄭玄註禮記姓子姓也謂衆孫宗門日衰託于外姻陳此靈儀李氏卒于平康里陳氏之第自小飲至

曹耶奉之以幼女號戀幼女即陳蕤之室也誓言固之仁賢見容曲遂其私內顧孱眇祗益摧悲誠愧于人豈曰得

宜今歲調選獲參士林主其簿書于華之陰受祿雖微莫遂曩心夙駕東征謂纁將往於華陰也祖軼將臨○轍音

也朔望是遠哀懷豈任嗚呼哀哉

祭獨孤氏丈母文 註具本篤

維年月日元和某以清酌之奠祭于獨孤氏丈母之靈惟靈育德涵仁克生賢子生而不淑未壯而死孤獨

申叔字子重貞元十八年名播九圍九圍九州望高羣士雖微祿位人羨其美在抱無孫漢書子今抱孫焉承家乏祀

四月五日卒年二十七

孝女良婿式遵燕喜詩魯侯燕喜某曩與子重道契義均知心為貴實在斯人奉養宜繼將致其勤公言將致其勤於獨

孤母也竟罹禍譴逾紀漂淪公謫永柳二州自貞元乙酉謫官至元和十一年丙申為一紀矣夙志斯阻微衷莫申冀榮末路私願獲陳遽

此承訃天乎不仁嗚呼哀哉昔也高堂世悲其獨今茲玄室孝道當復言申叔將孝于地下也神感昭融不疾而速

靈識逾濬承歡載穆式致其安寧寘其毒願言有知以慰幽躅

祭從兄文公從兄名寬字存諱唐濟房蘭四州刺史楷生夏縣令釋釋生司議郎遺愛遺愛生御史開開葬鄧州生寬公嘗作大理評事柳君墓誌即寬也

嗚呼我姓嬋媯揚雄賦有周氏之嬋媯註云嬋媯連也○嬋音嬋媯于連切由古而蕃鍾鼎世紹圭茅並分至於有國爵列加尊聯事

尚書十有八人中遭諸式抑壓讎冤陪弊不振○陪蒲北切數逾百年近者紛紛稍出能賢族屬旂耀旂與旌同旌旗

也嬋與嬋同照耀光也期復于前君脩其辭楚越猶傳從事諸侯假乎郡藩○假乎疑人謠吏畏威惠咸宣神乎我

欺命返不延並見墓誌興起之望是越是愆歲首去我將濱海壘留遊歡娛涉月彌旬夜藝膏炬晝凌風煙理

策輻嶽輻嶽高險貌○嶽音區嶽音欽糜舟潺湲潺湲流水貌○上將辭又醉既往而旋今者之來徒御淒然垂帷襜襜

○襜襜占切垂飛旒翩翩升拜無形合哭誰聞合洽逝歸從耐于鄧之原銘墓有詞發我狂言祗陳其悲

匪暇于文觴有旨酒豆有純肩○純音豚禮記晏子豚肩不掩豆伊奠之菲而誠孔繁靈耶罔邪有涕漣漣

祭弟宗直文公同祖弟宗直字正夫集有誌宗直殯云元和十年七月卒祭文亦同是時作

維年月日維元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靈吾門凋喪歲月已久已一作自但見禍譴未

聞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為單子一作各單緒慳慳早天○慳七到切汝又繼終兩房祭

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仁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極道乖無所

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盡並見墓誌一作年過三十不掛命書蒼天蒼天豈有

真宰如汝德業尙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為愧汝

墨法絕代知音尙稀一本云識者尙希及所著文不令沉沒吾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於世

人並見墓誌以慰汝靈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卹以俟其期男為小宗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

育教示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炎荒萬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雷

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為古人見誌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紉註見上祭

寄於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棄庶幾有靈知我哀懇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簡字子敬博陵安平人中書令仁師五世孫娶柳氏公之伯姊也公集有永州刺史流驪州崔君權曆誌即簡誌也元和七年作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爰曜于初譽動京邑事具誌中施于方隅密勿書奏

元侯是俞詩密勿從事密勿書奏即謂為掌書記俞允也蜀寇內侮禍聯羌鬣○音不君出顯畫披攘其徒南平劍門西獲戎俘書

及庸蜀羌黎微虛彭濮人註云羌在西蜀黎在巴皆夷狄名超受刑曹留總南都移刺連州下民其蘇道不可常病惑中途悍石是餌

元精以渝雷謗爰興按驗增誣始雖進律終以論辜以上並見墓誌溟海浩浩而君是逾嵩山茫茫嵩山當作崇山書曰放驩

兜于崇山而君是居厥弟抗憤叫于康衢四達爲衢五達爲莊天子憫焉訊以文書御史既斥連帥是除期復

中壤遽淪別區元和七年正月二日死于驪州喪還大浸又溺二孤莊子大浸稽天而不沒大浸謂漲潦也痛毒荐仍振古所無何謫于

天降此薊屠柩不及歸寓葬荒墟簡樞至永州八月甲子宗元薨葬于社之北四百步將葺將就誓還里閭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

自我出母儀先虧父訓又失榮榮相視○贊渠營切撫悼增卹咸冀其才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

晝咨夕討期正文律實契師友豈伊親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永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

湘水之東殯紉以出斧屋爰封殯紉斧屋註並見上神非久留息駕于中書石爲誌世德斯崇見題手斟以酌音拘

酌也涕出焉窮

又祭崔簡旅榭歸上都文據簡元和七年薨葬于永公謂三年將復故葬自七年至十年爲三年然公十年正月已召至京而此文謂我生而留則當是九年作一本無

旅榭歸上都字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坳而頽○坳扶或确而萃○确音懇山多大石也陰

流泄漏瀦沒淪溢爾雅泉一見一否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疎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嘻

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佻音超始也睽睽欺苟○睽音閔暫視也胙賤暗召○胙坐果切輕

歸妄走○音銀不思己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子姓見前註具是舟輿○輿音

也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隣簡歸葬長安少陵北弈弈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

也

也

遊。醑觴于座。與涕俱流。

祭崔氏外甥文

崔氏外甥。即簡之子。處道守訥也。奉簡喪逾海水。遇暴風溺死。詳見上註。○一本作崔君。筵側祭二甥文。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韋六小卿之魂。此一本無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

克就兮。胡典而喪。典主也。離厥咎兮。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豈汝之昧。不能究兮。將奪之鑿。使昏霧兮。賦切。武

同。反復攪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魂焉覲兮。庶幾來歸。餒以侑兮。餒。熟食。食餘曰餒。言祭簡之餘。以祭二甥也。酒實于觴。肉盈

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耶否耶。歆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

崔氏。即簡之女。名媛。嫁朔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元和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公集有誌。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娘子之靈。一作羅年月日。叔舅宗元。以酒肉之奠。祭于蔡氏。婚崔氏。二十六娘子之靈。凡我諸甥。惟爾為首。甥於我氏。

甥一作生。恩顧彌厚。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馨自久。芬一作蔡。恭惟伯姊。崔氏之母。子厚姊也。

道茂行高。上承下訓。克敬能勞。夙有儀則。刑于汝曹。雖云性善。抑自良陶。汝之先君。以文誨我。周流辯論。

有疑必果。恆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禍。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獲我依。以慰困窮。歸之令族。

有蔚其容。方冀榮壽。遽罹災凶。嗚呼哀哉。汝自艱酷。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駢也英文。敷暢沿通。

實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天闕。○天。於表切。闕。音過。莊子。莫之夭闕。此謂崔氏二子溺死。駢亦死也。神理何蒙。盛德餘慶。宜福其豐。胡然降

戾。惟禍之逢。嗚呼哀哉。前歲詔追。廷授遠牧。元和十年三月十三日。以公為柳州刺史。武陵便道。往來信宿。武陵。朔州。去柳最近。幸茲再

見緩我心曲。猶且輕別。瞻程務速。孰知自此。遂問幽獨。○玉切。除臨視無路。遡風慟哭。悵焉自中。如刃之觸。邛阜有位。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青鳥載卜。相家書曰：青鳥子稱山三重。相連名蓮華山。葬出二千石。道途尙艱。歲月逾蹙。方俟歸紉。棺索也。再期奠沃。寄哀斯文。心焉往復。嗚呼哀哉。

祭外甥崔駢文 駢疑是處道守訥之昆弟。此在永時作。

祭于卿郎之魂。嗚呼。天恻靈奇。○音奇。取不可貪。既容又力。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籥。褻其篋匱。抽深挾密。擔重揭貴。○擯都甘切。或作禮。蚤占切。重守吏失職。訴帝行事。果殄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耶。不然。無鬼誅之行。鬼誅字。出莊子。見上註。而中道夭死。有拔萃之材。而三見廢委。仁充其軀。毒中骨髓。其何以爲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八。左傳成十四年。我之自出。註。既孤數祀。中分存沒。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求仁具得。爲藝繼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哀哉。一本無既致其愛。祇極其哀。秦越萬里。秦長安。心魂徘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顧余猶壯。視爾如孩。戲抽佛筴。與策同。前次淹隈。淹隈。水曲也。○海笑領卽路。鳴鞘不迴。○鞘音豈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爲鬼神。忍是陰誅。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問巫。卒以幽昧。葬之東野。誰贈誰會。穀梁傳。車馬曰贈。既虞以奠。虞祭名。禮記。豈若速反而虞乎。疏曰。郭既魂冥冥。何託何逝。嗚呼哀哉。刑曹繼之。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裹藥操書。雖驚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吾。我自得罪。無望還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隅。何時歸耐。圮土下呼。○圮。被美切。毀也。漬淚徹壙。以沾以塗。此

心未慊。祗益摧紆。累見于夢。寧知有無。寄之哀辭。惟俎及壺。嗚呼哀哉。

卷第四十二

古今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其韻增至八十通

贈二君子劉二十八禹錫也初與公同為監察御史故曰院長張員外署也貞元十九年與韓吏部李方叔三人為幸臣所讒俱為縣令南方後至澧州刺史公此詩貞元二十一年貶

永州司馬後作也

弱歲遊玄圃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西北名玄圃壘翳歲謂弱冠也壘城縣圃閭風崑崙之山三重也縣圃出美玉以喻京城多賢才也先容幸棄瑕漢鄒陽

右先為之容也容文名勞長者記陳平門多文許後生誇鷗翼嘗披隼莊子曰斥鷃小鳥也說文云隼視

息尹蓬心類倚麻莊子夫子猶有蓬之心也註云蓬非直達繼酬天祿署天祿閣名漢世以祿祕書天祿

進士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公亦為集賢殿正俱尉旬侯家旬侯謂旬服侯也署為京憲府初收迹晉書

字酬當作讎謂校讎也楊雄校讎天祿閣是為三臺又御史所居之地漢丹擗共拜嘉張衡西京賦青瑣丹

謂之御史府署至武功拜監察御史公亦自集賢殿正字為監察御史漢丹擗共拜嘉張衡西京賦青瑣丹

敢不拜嘉分行參瑞獸參問也瑞傳點亂宮鷗執簡寧循枉左傳齊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簡謂

上霜凝蓋御史劾奏以簡也持書每去邪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持書亦御史職也鸞鳳標魏

闕周禮也莊子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闕之下熊武負崇牙詩設樂設處崇牙樹羽注崇牙上飾周禮辨

色宜相顧傾心自不諱金爐灰流月紫殿啓晨椒椒赤色謂曉起日光射殿宇也漢紀云神光降集紫殿

音遐自弱歲遊玄圃至此皆微未竟遷喬樂日遷于喬木詩俄成失路嗟史元十九年警武縣令還如

渡遼水李白詩屈平顛遠滯江更似誦長沙漢賈誼事文帝為絳灌馮敬

斜越嶺即訟庭閑枳棘後漢仇香為考城主簿縣令王渙謂曰候吏逐麋麋○麋音加牝鹿麋音眉一三

戴皇恩暢千年聖曆遐張自貞元十九年癸未貶官至元和朝宗延架海架海猶航海也師役罷梁溘

名莊四年左傳楚令尹闕除道梁溘營京邑搜貞幹陸操入為京兆府司錄參軍南宮步渥注錄逕尚

軍臨隨梁溘作橋於溘水上○溘側加切

查刑部員外郎漢武帝元鼎四年秋世推材是梓良木書若作梓人仰驥中驂駿謂驂也欵刺苗人地

馬生渥注水中因以名馬○注音蛙

仍逾巔石崖署自員外出為處州刺史處屬江南道古三苗之地巔縣禮容垂墜瑋詩瑋瑋容刀瑋佩刀

必璋莫孔切一作瑋戊備響鏗銀說文流有三百里贛石○贛音耕

為之也常鳥即謂鳥準也警為州刺史故建旗○旗音余

文也册府榮八命八一作三周禮宗伯以九畿正邦國八命作牧註謂侯伯有功者中闈盛六珈詩云君

柳氏子則公蓋與張為視故言及中闈也○珈音加

緒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資耳其父子清慎如此方惡馬融奢後漢馬融多存修飾常坐高堂施絳

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為南郡太守褒德符新換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師古曰

守多用分符符事謂此懷仁道併遮寇恂嘗為潁川太守後從車駕擊潁川賊既平百姓遮道曰

留俗嫌龍節晚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朝訝介圭賒詩以其介

也言其入觀之晚遠禹貢輸苞匭禹貢苞匭菁茅苞橘柚也周官賦秉秬周禮秋官掌客凡諸

生宰牢十車車乘有五斂車禾既死牢十車車三秬註引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石

曰乘有五斂則二十四斛也四乘曰管十管曰覆十覆曰引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石

七澤楚調宋玉曰此特大王之雄風也司馬相異產控三巴華陽國志曰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

至臨江為永寧郡胸臆至魚復為固陵郡巴遂分矣辟復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郡徙龍巖為巴

意則謂張所治澧州屬山南東道而劉璋所分三巴之地屬卽事觀農稼因時展物華秋原被蘭葉春渚

山南西道及劍南道山南劍南二道相接故曰控三巴也卽事觀農稼因時展物華秋原被蘭葉春渚

漲桃花令肅軍無擾程懸市禁貫音奢貨也貫不應虞竭澤史記孔子曰竭澤涸魚則

旱草不潰茂如彼樓直註云其水中浮草言天下之人如早歲蹀躞騶先駕蹀躞馬行貌說文云騶駘御

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樓其鉏加切今作菹字蹀躞騶先駕蹀躞馬行貌說文云騶駘御

籠銅鼓報衙籠銅聲染毫東國素章聽非執索不濡印錦溪砂出巖洞錦州界貨積舟難泊人歸山倍

奮火種田也吳歛工折柳梁元帝要曰齊歌曰楊柳尤為奇妙後人不能盡傳其指訣○歛音俞

楚舞舊傳芭文選越艷楚舞後漢傅毅舞賦曰盛禮兮宋玉曰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隱几松為曲孟几

而臥隱據也松為曲者以傾罇石作汗禮記汗罇而杯飲聖地代舞芭巫者所持香草隱几松為曲孟几

松為曲几○隱於斲切以傾罇石作汗禮記汗罇而杯飲聖地代舞芭巫者所持香草隱几松為曲孟几

薦枇把祀變荆巫禱史記封禪書荆巫祠堂下巫先司風移魯婦鬢禮記檀弓魯婦人之鬢而弔也自敗

伐柳滅紘救節侵邪敗於孤駟國人逆喪者皆壘已開施愷悌還觀正奇裝周禮比長各長其比之治視

也音邪自未竟還喬樂至此皆敘慕友慚連璧晉書夏侯滿幼有盛才而美容觀與潘岳言姻喜附葭漢

張出為南方令及改刺二州之意顏師古曰葭也李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恆折陶潛曰

者其簡中白皮至薄也張增於柳氏見前中關盛六珈註李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恆折陶潛曰

拳事鄉里小人逢人手盡又馬授傳曰豈有知其無成而敢辭親恥汗唯恐長疵痕切病也善幻迷

冰火幻性也列子窮數達變因形移易齊諧笑柏塗莊子齊諧者志怪者也註云齊國俳諧之書東方朔

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庭也東門牛屢飯王逸楚辭註云寧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齊東門外桓公夜出

子中散蝨空爬晉替康為中散大夫山濤為吏部郎舉康自逸戲看猿鬪殊音辨馬搗馬搗贈士會以策

似娉切好貌苦瓜豈知千仞墜祗為一毫差守道甘長絕明心欲自剄自剄自刎也見

殘葩鼻族音常聒切妖鳥也豺羣喙競呀呀虛牙切張口岸蘆翻毒屐磳竹鬪狂壓摩牛獸名重千斤

麻音野鷺行看弋江魚或其拔瘴氛怕積潤氣祥訛火亟生煨訛火野火也耳靜煩喧蟻晉殷仲堪傳

動謂之牛鬪魂驚怯怒蛙韓非子越王伐吳欲人之輒死也出見怒蛙乃風枝散陳葉霜蔓縵寒瓜縵一

霧密前山桂冰枯曲沼遺遺荷葉爾雅芙蓉思鄉比莊烏史記陳軫傳越人莊烏仕楚執圭有頃而病楚

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使人往聽之猶向越聲也

也茨覆村橋臥古槎○槎組加切御寒衾用屬說文云屬西胡裘布蓋拈水勺仍柳拈木名出交州樹高

五六丈無枝條其葉如荊子從破之可為爵○柳子遮切窗蠹惟潛蝸蝸表綠異海鏡蟹為腹

故資護藥插新筓竹籬也樹怪花因榭木榭花南方所有多生於蟲憐目待蝦蝦水母蝦為目水母者閩

人謂之食其涎浮涎水上人或取之則欸然而沒乃蝦有所見耳驟歌喉易嘎嘎聲敗也老子曰誠而

鼻成齧○齧音查曳捶牽羸馬捶即垂蓑牧艾猴左氏傳盡歸香艾已看能類鼈爾雅鼈三足曰

為鞞○鞞音華誰采中原菽詩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徒巾下澤車周禮有巾車陶淵明調或命巾車馬援傳曰吾弟

乘下澤車馭款馭馬註車人為俚兒供苦筭僧父饋酸楮人為僧楮果也說文云似梨而酢○僧士行切

查音勸策扶危杖邀持當酒茶道流徵短褐禪客會袈裟香飯吞菰米菰草名廣雅云蔣菰其米謂之

蔬折五茄五茄藥名本草云葉可作蔬菜食補註筆墨問錄云子厚長韻屬對最精如以爲飯○菰音孤

也方期飲甘露宋錄曰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蠡濟道人於更欲吸流霞抱朴子項曼都修道山中

忽思家為上帝所斥屋鼠從穿穴林狙任攫擊○狙七余春衫裁白紵朝帽挂烏紗屢歎恢恢網老子天

河東呼為斥仙人○恢頻搖肅肅置置亦網也衰榮困莫莢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盈缺

幾蝦蟆禮記禮運曰月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經路識溝邊柳城聞隴上笳笳謂卷蘆共思捐珮處楚詞

幾蝦蟆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蟾蜍即蝦蟆也

篇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王逸註云屈原既放逐常思念設欲遠去猶千騎擁青緇郭先生拜
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還意澧浦今澧州也署爲其州刺史故及之
切自慕友慚聯璧至此皆自敘其貶黜之意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復爲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賀未
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弘農公楊憑也字虛受一字嗣仁虢州弘農人先是御史中丞李夷

是時爲永州司馬作詩以獻

知命儒爲貴時中聖所臧禮記君子之中庸也處心齊寵辱遇物任行藏關識新安地漢武帝紀元鼎三

新安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業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封傳臨晉鄉楊氏譜楊期爲秦將

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亦好廣關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今將軍龍驤有封臨晉君臨晉

縣屬河挺生推豹蔚易君子豹變其文蔚遐步仰龍驤魏書陳琳曰今將軍龍驤鞅有千尋竦精聞百鍊

鋼鋼堅鐵也文選誰知茂功期舜禹哉懋與茂同高韻伏羲黃又作拱足逸詩書囿鋒搖翰墨場雅歌

張仲德詩侯誰在矣頌祝魯侯昌魯頌四篇皆頌僖公也其闕宮云俾憲府初騰價貞元中憑爲監神州

轉耀鉞神州謂右言盈簡策起居舍人一日右史即禮記所謂言則右史書之者也唐制起居郎掌錄天

冬以授史官此言憑唐制左丞掌管諸司糾正省內通判都省事左司員外郎也左響切

嘗爲起居舍人也左轄備條綱丞所管諸司事者也故亦稱左轄此謂憑營爲左司員外郎也響切

河東先生集 五 古今詩

一百一十一

謂朔之饒羊二句皆以卿材優柱石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公器擅巖廊見漢書晉灼曰峻節臨衡

嶠真元十八年九月憲自太常少和風滿豫章西觀使治洪州人歸父母育郡得股肱

良漢肱君故特召君爾細故誰留念煩言肯過防左傾言壁非真盜客亡史記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

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儀金有誤持郎主覺亡意不疑為耶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

掠等數百不服釋之金有誤持郎主覺亡意不疑為耶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

多怨之及歷二鎮尤事奢修龜虎休前寄龜印也衛宏漢舊儀列侯丞相將軍皆黃金印龜中二千石

謂憑解江貂蟬冠舊行句謂憑元和初解江西觀察使召還為左散騎常侍也二訓刑方命呂謂憑自散

侍耶也周書呂命程王訓夏贖刑作呂刑理劇復推張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入守者皆以罪過罷唯趙廣漢

及敏為直用明銷惡還將道勝剛敬逾齊國社其家記漢石慶為立石相齊國墓恩比召南棠被其德故思其

人而愛希怨猶逢怒雖論語怨是用希詩蓬彼之怒謂憑多容競忤彊火炎侵琬琰琬瑛圭名也鷹擊認鸞

鳳尚書李邕大理卿趙昌即臺參訊貶臨賀尉先是夷簡自御史出官在巡屬憑頗疎縱不顧接之夷簡

切齒及憑歸朝修第於永寧里功作併興又廣畜妓妾於永樂里之別宅謗頗譁刻木終難對漢書路

故夷簡舉劾將欲殺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夷簡特之益急上聞之且貶焉焚芝未改芳抱朴

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尚不入對鮮也實焚芝未改芳抱朴

慮巫山之失火遠遷逾桂嶺賀州隸廣南道桂嶺賀州山名中徙滯餘杭也杭州為餘杭郡長史顧士雖

懷趙史記廉頗一為筵將無功曰我知天詎畏匡喪斯文也匡其人其如予何論嫌齊物誕齊物篤騷愛遠

遊傷楚詞有麗澤周羣品易麗澤兌註麗猶重明照萬方易重明以麗乎正篇首題云三歲復為三歲蓋
歲立途王宥為皇太子肆教故此又有重明照萬方之句斗間收紫氣晉書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豫
果得雙劍臺上掛清光青光福為深仁集妖從盛德禳秦民啼吠畝謂秦民周士舞康莊康莊大道爾雅
達謂之康六采綬還垂艾晉灼註漢書豎綬盤草名出瑯琊二千石官白艾綬也華簪更截肪魏文帝曰
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高居遷鼎邑左氏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遙傅好書王史記賈誼為梁懷王太子
謂以玉為簪也○肪音方漢書景帝子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
愛而好書故令賈誼傳之又淮南王安亦好書二句謂悉自杭州召選選諸王傅居洛陽也集有蔡愬文
其真故得書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二句謂悉自杭州召選選諸王傅居洛陽也集有蔡愬文
聲入傳王國嘉碧樹環金谷晉書石崇有別館丹霞映上陽宮名留歡唱容與要醉對清涼謂愬為王傅
之為故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淵龍過許劭冰鯉弔王祥舍人自註云許侍郎尹河南許司業分司東郡王
好也故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淵龍過許劭冰鯉弔王祥舍人自註云許侍郎尹河南許司業分司東郡王
汝南平輿人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此喻許孟容及許司業也晉書王祥性至孝後漢許都王
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以歸此以謂王仲舒也
漏天門靜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云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銅駝御路荒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向高
九尺洛陽謂之銅駝陌又據筆潤瀟秋激灑書我乃卜潤水東漣水西嵩少暮微茫戴延之西征記曰
墨問餘云此對妙同於老杜矣潤瀟秋激灑書我乃卜潤水東漣水西嵩少暮微茫戴延之西征記曰
西謂少室嵩其總名遵渚徒云樂凡處東都之邑鴻大鳥不宜與鷺之屬飛而遵渚以謂周公今與
即中岳也在洛州界遵渚徒云樂凡處東都之邑鴻大鳥不宜與鷺之屬飛而遵渚以謂周公今與
冲天自不遑淳于髡說齊威王曰國中有一飛冲天降神終入輔詩維嶽降神種德會明敷書卓陶邁
揭明揭側陋獨棄僧人國見前詩難窺夫子墻之牆數仞通家殊孔李後漢孔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

士勅外非通家不得白融造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譬見之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曰先君孔子與公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舊好卽潘楊潘岳懷舊賦曰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世議排張摯之史記張摯字長公釋以不能取容當以姻好楊君名肇以女妻岳公娶憑弟凝之女故及之不言縲紲枉論語雖在縲世故終身不仕時情棄仲翔吳志虞翻字仲翔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諍不爲縲紲

罪徒恨纏牽長一纏率長出戰國策賈賦愁單闕賈誼貶長沙作鵬賦曰單闕之巖切鄒書怯大梁事梁也

孝王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炯心那自是昭世懶佯狂史記箕子乃鳴玉機全息玉怒下陽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梁王立出之

佩懷沙事不忘之賦屈原既逐乃作懷沙梁王立出之炯心那自是昭世懶佯狂史記箕子乃鳴玉機全息玉

醜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一首并序裴韶州名字未詳題云曹長溫字化光元和三年十月自御史知雜貶均州刺史再貶道州刺史公此詩永州作筆墨間錄云醜韶州裴使君二十韻尤見奇險之功蓋山字不比還字之多也

韶州幸以詩見及往復奇麗邈不可慕用韻尤爲高絕余因拾其餘韻酬焉凡爲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聲律言數如之

金馬嘗齊入漢武時有東門京者善相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銅魚亦共頌唐志云高祖入長安罷隋竹詔立於魯班門外因號曰金馬門賢才待詔於此

魚符易守令則給之共頌疑山看積翠疑山謂九疑澗水想澄澗在今韶州界澗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漆標音溫典裴同出爲刺史也

榜同驚俗後漢書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勝猶相稱揚也清明兩照姦乘輶參孔僅書食貨志孔僅南陽大治武帝時鄭當

潘孟陽爲度支鹽鐵副使以裴爲屬孔僅以喻孟陽也按節服侯柵公自註云道州昔使絕域遂無猾夏

八尺以髦牛尾爲髡三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漢書匈奴傳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犇號呼韓邪賈傅辭
寧切賈誼爲長沙王太傅虞童髮未鬣虞童虞翻也翻年十二客有候其兄不過翻秉心方的騰口任
嘖嘖韓子云其鬪嘖嘖聖理高懸象易懸象著明爰書降罰史記張湯掘獄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註云爰援也謂以文書代
換其口詞書其罰百鍰註云六兩曰鍰德風流海外和氣滿人寰禦魅恩猶貸左傳投之四裔以禦魑魅
鍰黃鐵也一曰錢也謂溫得罪貶斥鍰猶貸公自言雖被竄謫猶未至死是思賢淚自潛思賢謂思裴呂也詩潛然在亡均寂寞零落間惇鰥惇獨也惇孟云老而無妻曰鰥
爲寬貸也猶未至死是思賢淚自潛思賢謂思裴呂也詩潛然在亡均寂寞零落間惇鰥惇獨也惇孟云老而無妻曰鰥
夙志隨憂盡殘飢觸瘡痛瘡痛切痺也月光搖淺瀨月一日風韻碎枯管也海俗衣猶卉海島夷卉服註南
南方布名山夷髻不鬢鬢謂曲髮泥沙潛虺蟻詩爲虺爲蝮榛莽鬪豺獾獾屬似狸循省誠知懼安排祗自痲
云憫偷也○痲音閑食貧甘莽鹵詩自我徂爾被褐謝爛熳言侏離是也○爛通閑切熳離閑切遠物裁青鬪○鬪
切織毛爲之時珍饌白鵠長捐楚客珮見前未賜大夫環說文云環璧也內好若一謂之環宣二年殺梁傅註
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決則絕○古者異政徒云仰高蹤不可攀空勞慰鶴鶴妍唱劇妖嬈妖嬈謂閑雅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婁秀才圖南也侍中師德之後集有送其之淮南序二詩與序當時作

遠棄甘幽獨公自言得誰言值故人好音憐鍛羽詩載好其音又懷我好音鍛殘也選鍛翻由時至濡沫
慰窮鱗莊子魚相與處於陸困志情惟舊作同相知樂更新楚辭九歌樂莫浪遊輕費日醉舞詎傷春風

月歡寧間。星霜分益親。已將名是患。還用道為鄰。機事齊飄瓦。莊子有機事者必有機心不怨飄瓦嫌猜比拾塵語孔子窮於陳蔡之間。顏回得米而饜之。孔子望見回攬甌中飯而食之。飯熟進孔子。孔子曰。今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向者英煤入甌中。弃食不祥。因攬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持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持矣。煤煙塵也。高冠余肯賦。楚詞高余冠之岌岌長銖子忘貧。史記馮諼聞孟嘗君好士。臨爨而因拾煙塵。孔子疑惑也。長銖子忘貧。史記馮諼聞孟嘗君好士。臨爨而歸之。孟嘗置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為。長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刺綵晚晚驚移律。晚晚日晷。孟嘗置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為。長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刺綵晚晚驚移律。晚晚日晷。孟嘗置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為。長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刺綵晚晚驚移律。晚晚日晷。孟嘗置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為。長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刺綵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

客有故園思。客謂秀才瀟湘生夜愁。瀟湘二水名。在永州界。病依居士室。維摩居士室。夢繞羽人丘。楚詞遠遊云。仍羽人之

舊鄉。注云山海經曰。有羽人之國。不死之味。道生羽毛也。丹丘晝夜常明。味道憐知止。老子知不足不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曙音同。門

掩候蟲秋。張文潛嘗論公此聯為集中第一。洪駒父謬委雙金重。文選擬四愁曰。美人遺我難徵雜珮。酬

詩之子之好之雜珮以報之。碧霄無枉路。枉一作往。孫曰。徒此助離憂。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美人謂吳武陵。一夕生秋風。積霧杳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席

莫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絀枯桐。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朱絃謂以朱絲為絃也。楚詞清商激西顛。

泛澗凌長空。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闕大樸。老子大音希聲。雙俗何由聽。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詩眼云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在前真源了

外此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連勝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日出霧露餘青松如

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遣經而得道於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西人以其葉寫經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

可冥道一作遺繕性何由熟莊子繕性於俗道人庭宇靜道人即苔色連深竹筆墨問綠云山谷學徒筆此詩

而苔色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詩豈無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江華道州縣名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道州即涘流此投跡古春陵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掛壁一飯不願餘跣趺

便終夕風臆疎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巽上人重巽也時居永州龍興寺此詩公在永州作

芳叢翳湘竹芳叢茶樹也零露凝清華復此雪山客晨朝掇靈芽○掇丁活切探也蒸煙俯石瀨○瀨音賴水瀉石

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圭璧無纖瑕璧一作玉呼兒爨金鼎餘馥延幽遐滌慮發真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露

飯佛事薰毗耶維摩詰經時化菩薩以滿鉢飯與維摩詰飯香普薰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維摩

咄此蓬瀛侶蓬萊方丈瀛洲海中神山蓬瀛侶謂仙人也無乃貴流霞流霞事見前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吳武陵公前有詩贈之矣集又有小丘記云李深源元克已同游深源克已李卿元侍御也時在元和四年九月此詩有朔雲窮秋

之語意亦
是時作矣

理世固輕士棄捐湘之湄陽光竟四溟陽光謂日竟海也○竟一作競敲石安所施敲石擊石出火也選潘安仁詩敲如

音標鍛羽集枯榦低昂互鳴悲朔雲吐風寒寂歷窮秋時君子尙容與小人守兢危慘悽日相視離憂坐自

滋樽酒聊可酌放歌諒徒爲惜無協律者窈眇絃吾詩窈眇琴聲

界圍巖水簾公自永州召選經巖下作筆墨問錄云此詩奇麗工壯始音水簾之狀但發二語云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簡而工矣

界圍匯湘曲又上聲回也青壁環澄流選琴賦丹巖嶮巖青壁萬尋懸泉粲成簾羅注無時休韻磬叩疑碧鏘鏘徹巖

幽丹霞冠其巔想像凌虛游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言水簾之狀如冕旒之垂楚臣昔南

逐有意仍丹丘楚詞屈原遠遊章仍羽人於丹丘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縲囚元和十年詔追公等赴上都采真誠眷戀莊子古者謂是采真之遊許

國無淹留再來寄幽夢遺貯催行舟

古東門行鮑明遠樂府詩嘗有東門行東門謂長安城門也觀詩意蓋以諷當時盜殺武元衡事元衡爲相宅在京師靜安里元和十年六月將朝出里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

者散走遂遇
害詳本篇註

漢家三十六將軍漢景帝三年七國反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東方靄動橫陣雲史記天官書陣雲如立垣先

討之會溜青虛龍數表請殺元衡故以此詩首引七國事謂元衡之變亦起於削地也雞鳴函

谷客如霧史記孟嘗君夜半至函谷關法雞鳴而函谷秦關也貌同心異不可數赤丸夜語飛電光前

尹賞傳長安中姦猾浸多闕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贓報仇相徵巡司隸眠如羊漢百官表中尉掌徵巡校

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呼曰滅燭射殺元衡以羊將狼蓋弱不能以敵

尉掌察三輔激巡司隸不舉職而眠如羊故不知有變四皓謂太子將兵無異以羊將蓋弱不能以敵

強況又眠耶此謂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殺元衡以羊將蓋弱不能以敵

也○眠一作眼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匕首已陷其胸中矣如淳云馮敬無擇子名忠直爲御史

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通俗文曰匕首劍屬此謂兇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吐口魏王臥內藏兵符

賊始一呼而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也兇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吐口魏王臥內藏兵符

史記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王弟信陵君無忌之客侯生曰蘇聞晉鄙之兵符

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

却秦此五伯之伐也臣客朱亥力子西掩袂真無辜左傳哀十六年白公殺子西子朝而劫惠王子

士可與俱晉鄙不聽可使擊殺之陸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軼材敵國舟中非所擬曰君不修德

羌胡殺下一朝起之獸駭不存之地是胡越起於殺下而羌夷接軼也敵國舟中非所擬曰君不修德

舟中之人盡安陵誰辨削礪功安陵袁門外梁孝王世家太史公曰王使人殺盜刺之刺者置其劍刺著

爲敵國也安陵誰辨削礪功安陵袁門外梁孝王世家太史公曰王使人殺盜刺之刺者置其劍刺著

身視其劍新治間長安中削礪之功當作工韓國詎明深井里史記刺客與韓相俠累有郤請

政爲之報仇政殺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居出腸取尸暴於市而問莫知誰子其姊嬰聞而往哭之

曰是軼深井里政殺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居出腸取尸暴於市而問莫知誰子其姊嬰聞而往哭之

錢衡爲賊所殺初不知主名吏卒不敢窮捕後下詔積絕臚斷骨那下補一作暇○臚音穢或作臚臚唐

頊作咽萬金寵贈不如土寄韋珩珩正卿之子集有答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迴眸炫晃別羣玉羣玉羣也獨赴異域穿蓬蒿炎煙六月咽口鼻胸鳴

肩舉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灘水關石麻蘭高灘水水名出陽海山即桂江也蘭麻山名在桂州理定縣今本麻蘭恐誤○灘音離陰森野葛

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葡萄到官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飢行夜坐設方略籠銅枹鼓手所操籠銅鼓聲

擊枹音膚奇瘡釘骨狀如箭奇一作劍鬼手脫命爭纖毫今年噬毒得霍疾謂霍亂支心攪腹戟與刀邇來氣少

筋骨露蒼白瀟汨盈顛毛瀟汨水貌國語曰班序顛毛以為民統紀君今矻矻又竄逐矻矻口骨切爾雅固

也石辭賦已復窮詩騷神兵廟略頻破虜時用兵討淮蔡故云四溟不日清風濤聖恩儻忽念行輩十年踐踏久已

勞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註云幸因解網入鳥獸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

亂行畢命江海終遊遨願言未果身益老起望東北心滔滔東北指所適處

奉和楊尙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尙書名於陵字達夫元和十一年四月白戶部

侍郎判度支貶郴州刺史坐供軍有闕也先是貞元中李吉甫為郴州刺史有北樓詩十韻至是於陵和之公亦和焉○郴州音琛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選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南金良金也境以道情得人期幽夢尋層軒隔炎暑迥野恣窺

臨鳳去徹音續徹美也芝焚芳意深芝焚見上獻弘農公詩註所謂鳳也游鱗出陷浦唳鶴繞仙岑風起三湘

浪雲上萬里陰宏規齊德宇麗藻競詞林靜契分憂術閑同遲客心遲除吏也驂臨當遠步鷓鴣莫相侵

離騷曰恐鷓鴣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鷓鴣一作鷓鴣一曰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張平子思玄賦云恃巴知而華予兮題鷓鴣鳴而不芳謂恃己之芳華冀時知我而題鷓鴣之鳴使衆草不芳尤

譏邪所蔽不得進也。○題今日登高處。還聞梁父吟。陸士衡雜擬詩齊僮梁父吟註梁父吟樂府曲名也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

楊尙書寄柳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推使盡其功輒獻長句

截玉銛雖作妙形。玉者銛音纖利也貯雲含霧到南溟。尙書舊用裁天詔。本註漢以尙書郎作詔文漢官儀曰尙書郎主作文

書起草夜更直五。內史新將寫道經。晉書王羲之爲會稽內史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意甚悅固

曲藝豈能裨損益。曲藝小藝也微辭祗欲播芳馨。芳馨謂楊尙書治行桂陽卿月光輝徧毫末應傳願免靈何德死則

又育厥利維何而願免在腹言月中有兔居月之腹願望也詩意謂此筆當是願免之毫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江字一作注

聖代提封盡海燔。漢書食貨志提封萬井李奇註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海燔者海邊地○燔而緣切狼荒猶得紀山川。遠之境華夷圖上應初

錄風土記中殊未傳。晉書周處有風土記十卷椎髻老人難借問。前漢書西南夷傳自滇以北此皆椎髻謂髻如椎之形也○椎直追切黃茆深峒敢留

連柳州之民多有居巖峒間者。峒山穴也下有柳州峒峒詩蓋南宮有意求遺俗。南宮南試檢周書王會篇周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

家周書第五十九篇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浩初潭州人龍安海禪師弟子自臨賀至柳州謁浩初又有浩初上人欲登仙山詩及送浩初序

海畔尖山似劍鋸。秋水處處割愁腸。東坡曰退之詩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子厚詩海畔尖山似劍鋸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計會好做成一屬對子瞻

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真若劍鋸。翻子厚詩知海山多奇峯也。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

發春念長遠。中夏欣再覩。公元和十年春正月自永召還。過巖下。故云發春念長。是時植物秀。杳若臨玄。

圍東方朔十洲記崑崙有三角一角正西。歛陽訝垂冰。○歛許驕切。熱氣出貌。白日驚雷雨。笙簧潭際起。鶴鶴雲間

舞。詩鶴鳴于埤。鶴鶴水鳥。皆見。古苔凝青枝。陰草濕翠羽。蔽空素彩列。激浪寒光聚。的皪沉珠淵。的皪孟

山聖東都賦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鏘鳴捐珮浦。楚詞捐余珮兮澧浦幽巖畫屏倚。新月玉鈎吐。夜涼星滿川。忽疑眠

洞府。一本作恍惚迷洞府。

詔追赴都迴寄零陵親故。自此篇下至灞亭上詩。皆元和十年北還道中作。

每憶纖鱗遊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霄。岸傍古堠應無數。次第行看別路遙。

過衡山見花開却寄弟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大庚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前迴鴈時。衡山有五峯。紫

廩祝融等。孔安國尚書註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曰木落南翔。冰泮北徂。

汨羅遇風。說文云長沙汨羅淵。屈平所沉之水。○汨莫歷切。

南來不作楚臣悲。屈原投汨羅而死。公方。重入脩門自有期。楚詞招魂曰魂兮來歸。入。爲報春風汨羅道。

莫將波浪枉明時。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竇常字中行元和七年冬自水部員外郎爲朗州刺史先是劉禹錫與公同貶今例召至

京師常有此寄公因酬贈呂本有因以奉呈四字

投荒垂一紀公自永貞元年謫永州司馬至是元和中十年爲十一年故云垂一紀新詔下荆扉疑比莊周夢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則籊籊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周與情如蘇武歸蘇武使匈奴留十九年乃得歸賜環留逸響賜環見上酬五馬助征騂墨客揮犀云世謂太守爲五馬或云詩曰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或曰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增一馬見漢官儀也又古今風俗通曰王逸少出守永嘉庭列五馬綉鞍金勒出則控之故永嘉有五馬坊古樂府使君從南來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五馬立脚踟五馬言常也駟騂旁馬也助征騂卽謂促其行騎○音非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

無限居人送獨醒楚詞屈原曰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庾子山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五里荆州不

遇高陽侶漢書酈食其曰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一夜春寒滿下廳下廳猶下舍也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漢陽在唐屬鄧州

驅車方向闕迴首一臨川多壘非余恥禮記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無謀終自憐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惆悵樵漁

事今還又落然

題淳于髡墓

生爲齊贅壻死作楚先賢應以客卿葬故臨官道邊寓言本多興放意能合權我有一石酒置君墳樹

劉禹錫

前。

善謔驛和劉夢得醉淳于先生驛在襄州之南。即淳于髡所託為善謔驛。

水上鶴已去。史記齊王使淳于髡獻鶴于楚。出邑門道飛其鶴。徒揭空籠。造詐成詞。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鶴。過水上。不忍鶴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而死。恐人譏。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亭中鳥又鳴。史記又曰。齊威王喜隱。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楚王曰。齊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鶴在也。亭中鳥又鳴。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髡說之。以隱。曰。國中鳥何也。王曰。不飛則已。一飛則已。一飛。辭因使楚重。見上。名為救齊成。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髡之。趙請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飛。辭因使楚重。見上。名為救齊成。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髡之。趙請引兵荒埔。遽千古。羽觴難再傾。宋玉招魂。瑤漿醑酌。實羽觴。劉伶今日意。譬萬錫。異代是同聲。相應。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灞水在京城之左。此將又京時作也。○灞音霸。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石。元和八年正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夷簡為西川節度使。薦藉也。

遠師騶忌鼓鳴琴。史記田敬仲世家。騶忌去和南風。愜舜心。而歌南風。釣者云。噫。非今日事也。其有虞氏之心乎。從此他山千古重。殷勤曾是奉徽音。徽音美音也。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元和六年九月。衡州刺史呂溫卒。元侍御名稱。是元二侍御。即前李深源。元克己也。

衡岳新摧天柱峯。衡山。南岳也。天柱。乃衡山諸峯之一。公意借以喻衡州也。士林顛頽泣相逢。祗令文字傳青簡。上古以竹簡寫書。後漢吳祐傳。祐父恢。欲

衡岳新摧天柱峯。衡山。南岳也。天柱。乃衡山諸峯之一。公意借以喻衡州也。士林顛頽泣相逢。祗令文字傳青簡。上古以竹簡寫書。後漢吳祐傳。祐父恢。欲

衡岳新摧天柱峯。衡山。南岳也。天柱。乃衡山諸峯之一。公意借以喻衡州也。士林顛頽泣相逢。祗令文字傳青簡。上古以竹簡寫書。後漢吳祐傳。祐父恢。欲

衡岳新摧天柱峯。衡山。南岳也。天柱。乃衡山諸峯之一。公意借以喻衡州也。士林顛頽泣相逢。祗令文字傳青簡。上古以竹簡寫書。後漢吳祐傳。祐父恢。欲

衡岳新摧天柱峯。衡山。南岳也。天柱。乃衡山諸峯之一。公意借以喻衡州也。士林顛頽泣相逢。祗令文字傳青簡。上古以竹簡寫書。後漢吳祐傳。祐父恢。欲

衡岳新摧天柱峯。衡山。南岳也。天柱。乃衡山諸峯之一。公意借以喻衡州也。士林顛頽泣相逢。祗令文字傳青簡。上古以竹簡寫書。後漢吳祐傳。祐父恢。欲

殺青簡寫經書註云殺青簡者以火炙簡令汗不使功名上景鍾周禮堯氏爲鍾鍾帶謂之景景鍾大鍾也襄十九年左
蓋取其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之汗簡左傳齊侯九原猶寄若堂封禮記檀弓文子曰武也
傳季武子作林鍾而銘魯功是也三畝空留懸馨室謂展喜曰室如懸馨九原猶寄若堂封禮記檀弓文子曰武也
大夫之墓地在九原又夫子曰吾見封之有遙想荆州人物論幾迴中夜惜元龍魏志陳登字元龍爲廣
若堂者矣註封築土爲堂形四方而高遙想荆州人物論幾迴中夜惜元龍魏志陳登字元龍爲廣
許汜劉備並在荆州牧劉表坐表與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
曰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此也時李元二侍御皆在江陵故用此事

劉二十八詩

一夜霜風凋玉芝蒼生望絕士林悲空懷濟世安人略不見男婚女嫁時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墳三尺
近要離朔方徒歲行將滿欲爲君刊第二碑

奉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來諸賓二首楊侍郎名於陵

貞一來時送彩牋彩牋卽楊侍郎戲贈之什也一行歸鴈慰驚弦一行歸鴈以况南來諸賓驚弦言初自還譎而歸翰林寂寞誰爲主潘岳詩翰林鳥雙飛一朝隻鳴鳳應須早上天鳴鳳以喻楊侍郎言早翰林鳥棲之林上天爲翰林衆鳥之主

六言

一生判却歸休謂著南冠到頭左傳有南冠而縶者誰歟南冠楚冠也坡翁嘗用此治長雖解縲紲論語子謂公治長可妻也無由
得見東周見猶至也東周洛陽也言不得至洛陽也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爲明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公赴柳州道中作蓋有自况之意

擬音爰
籬也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為明所誤。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劉夢得集有重至衡陽傷柳儀曹詩引云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別處而君歿於南中因賦詩以投用詩云憶昔與故人湘江岸頭別我馬映林嘶君帆轉山滅馬嘶循故道帆滅如流電千里江離春故人今不見元和乙未即十年也

十年顛顛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元和十年二月公召至京伏波故道風煙在，漢武帝紀南越相呂嘉所經乃伏波故道後漢伏波將軍馬援南征交趾翁仲遺墟草樹平魏志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水兩石翁仲南北相對此言翁仲謂墓前石人也直以慵疎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孟子滄清兮可以濯我纓

再受連州至衡陽酬贈別公前有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詩此夢得所以酬之劉夢得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臨事異黃丞相，漢書黃霸為潁川太守徵守京兆尹坐發民治馳道乏軍興有詔歸潁川太守官夢得初貶連州今又出刺連三黜名慚柳士師。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禹錫初貶連州刺歸目併隨迴鴈盡愁腸州故曰重臨

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運山下。桂江即漢時號灘水在柳州城外連山即連州相望長吟有所思，選詩有君子有所思篤

重別夢得此公再與夢得別詩

二十年來萬事同，貞元九年公與禹錫同舉進士其後出處略同至是二十三年矣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隣舍

翁。

答此夢得答
公前詩

劉夢得

弱冠同懷長者憂。臨岐回想盡悠悠。耦耕若便遺身世。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並耕也黃髮相看萬事休。

三贈劉員外此公復
贈夢得

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岐別。一作臨
湘別何年待汝歸。

答此夢得答
公前詩

年方伯玉早。適緩字伯玉。莊子曰。適伯
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恨比四愁多。張衡出為河間相。鬱鬱不
得志為四愁詩。詩見文選。會待休車騎。文選謝朓
休沐東還。

道中詩曰。還印歌
賦似休汝車騎非。相隨出尉羅。禮記月令。鳩化為鷹。然
後設尉羅。註尉羅小網。

再上湘江湘水出零陵陽海
山至巴丘入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迴。

青水驛叢竹。天水趙呂本云
作公。余手種一十二莖。別本此詩次
善謫驛後。

簷下疎篔簹。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襄陽從事。卽
謂天水趙也。祗應更使伶倫見。寫盡雌雄雙鳳鳴。漢書律曆志。黃帝
使伶倫取竹。嶰谷

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
雄鳴為六。其雌鳴亦六。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公自註云。昔與
德公別於此。

河東先生集 五 古今詩

海鶴一為別海鶴以存亡三十秋貞元初今來數行淚獨上驛南樓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逕至釣磯留待徐容州舊史元和十年以長安令徐俊為容管經略使公是年三月出為柳州而徐之除在公後故公先至

桂州留詩

幽徑為誰開美人城北來美人謂徐容州王程儻餘暇王程王一上子陵臺後漢嚴光字子陵隱於釣臺今嚴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永貞元年公與韓泰韓晞劉禹錫陳諫凌準程異章執誼皆以附

年與公皆例召至京師又皆出為刺史公為柳州泰為漳州華為汀州禹錫為連州諫為封州公六月到柳州此詩是年夏所寄也

城上高樓接大荒山海經有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芙蓉荷花密雨斜侵薜荔牆楚辭貫

落蘂注云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薜蒲計切荔郎計切嶺樹重遮千里月一作目江流曲似九回腸未如執是

共來百越文身地莊子越人斷髮文身越世家猶自音書滯一鄉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越絕孤城千萬峯越絕書名言空齋不語坐高春淮南子曰經于泉隅是謂高春損于連石是謂小春高

謂高春註淵隅地名高春時加戌民確春時也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留呂本梅嶺寒煙藏翡翠梅嶺今大桂江秋

水露鱗鱗楚詞大招曰鱗鱗短狐王虺鱗只說文云狀丈人本自忘機事莊子漢陰丈人曰有為想年來

憔悴容

登柳州峨山峨山山名見公柳州山水諸記一本作岷山非是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臨蒸衡州縣名後改為衡陽為報秋來鴈幾行林邑東迴山似戟林邑漢象林縣馬援鑄銅柱處梓柯南下水如湯

梓柯係船棹也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隨伐夜郎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椽船梓柯處乃改其名曰梓柯史記云梓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兼葭浙瀝舍秋霧

詩兼葭蒼蒼白露為霜陸機橘柚玲瓏透夕陽非是白蘋洲畔客南史柳惲為吳興太守嘗為江南還將草木疏云兼水草葭蘆葦

遠意問瀟湘

答劉連州邦字連州刺史劉禹錫

連壁本難雙潘岳夏侯湛號為分符刺小邦崩雲下灘水灘水出零陵劈箭上潯江柳州州治在潯江北負弩啼寒狄漢司

馬相如傳縣令負弩矢先驅狄獸鳴枹驚夜猿枹擊鼓杖說文云猿犬多毛也○枹音膚猿音尻遙憐郡山好謝守但臨窗

嶺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博物志江南有射工蟲長

一二寸有弩形氣射人不治則殺人毛詩為鬼為蜮陸機疏云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颺母偏驚旅客船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濕然後入又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疏云含沙射人影也

嶺表志云南海秋風雲物有暈如虹者謂之颺母必有颺風嶺南錄異記云嶺嶠夏秋從此憂來非一事雄風曰颺發日午至夜半止作屋匾樹屋瓦若飛蝶累年一發或一歲再三○颺音具

豈容華髮待流年

柳州峒氓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楚人謂竹皮曰箬，可以切。綠荷包飯趁虛人，嶺南

市為虛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故謂之虛。出青箬紀錄。鵝毛禦臘，縫山罽，嶺管溪洞不產絲繡，民多以木綿，芴花

與轟積以禦寒。雞骨占年，拜水神始。李奇曰：持雞骨如鼠卜。此愁向公庭問重譯，前漢紀：越裳氏重譯欲

○屬居例切。投章甫作文身，禮記：儒行，孔子居魯，冠章甫之冠，莊子：宋人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卽事見寄，徐中丞卽前望秦驛詩云：徐容州者也。按地理志：容州普

丞，考之史，不載。虛館對芳塘，芳一落日明朱檻，繁花照羽觴，羽觴見

鵝鴻念舊行，鵝鴻公自喻。虛館對芳塘，芳一落日明朱檻，繁花照羽觴，羽觴見

俱爲累，相期在故鄉。泉歸滄海近，樹入楚山長。榮賤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郡內，謂柳州也。

芳朽自爲別，朽枯也。別異也。無心乃玄功，玄功，天功。天天日放花，詩：桃之

苗，鬱鬱。潤底松，擢蒔茲庭中。○時時吏積雪表明秀，寒花助蒼龍。蒼龍，翠色。貞幽夙有慕，易：幽人貞吉。文選：顏

未暮謝幽真，謂幽靜。貞吉之道也。夙，素也。持以延清風。

無能常閉閣。偶以靜見名。奇姿來遠山。奇姿謂所栽松忽似人家生。勁色不改舊。芳心與誰榮。喧卑豈所安。任物非我情。清韻動竿瑟。諧此風中聲。

種柳戲題

柳州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爲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定九年左傳思其人猶愛其樹慚無惠化傳。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藝苑雌黃云。閩廣有木名榕。子厚集有柳州二月榕葉落盡詩云。榕葉其木大而多陰。可蔽百牛。故字考有寬庇廣容之說。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嶺物錄異。榕樹葉如冬青。秋冬不凋。根鬚繚繞。枝幹屈盤。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仙人山在柳州。

珠樹玲瓏隔翠微。珠樹亦言樹木之美耳。病來方外事多違。方外謂遊方之外。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賈山人即前賈鵬也。此山在柳州。

寒江夜雨聲潺潺。組山切。流水聲。曉雲遮盡仙人山。遙知玄豹在深處。列女傳。陶答子妻曰。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不下食。下笑羈絆泥塗間。

別舍弟宗一。公之從兄弟見於集。一者有宗一宗玄宗直。

零落殘魂倍黯黯。江淹賦曰黯黯然銷魂唯別而已。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自永貞元年乙酉至元和十一年丙申也。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煙。荆郢宗一將遊之處。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書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

郴州侍郎楊於陵也。韶州即周二十二丈。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駢馬行。夢喜三刀近。晉書王濬為廣漢太守。夢懸三刀於其屋梁上。驚覺。書嫌五

載達。凝情江月落。屬思嶺雲飛。會入司徒府。還邀周掾歸。徒漢袁安為掾。後周榮為掾。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公自註云。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庚翼題云。王會稽六紙。將軍會稽內史。庚翼為安西將軍。○因話錄云。柳柳州書。後生多師效。就中尤長於章草。為時所

寶。湖湘以南童稚悉學其書。頗有能者。以此觀之。蓋有之矣。公與夢得。問最數。殷賢戲題其書。後。故舉。庚翼事為寄。蓋劉家子弟。當有學其書者。孟崙二童。必夢得之子。殷賢雖不能詳。亦必夢得家子弟也。

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王羲之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

必後之也。王僧虔論書云。庚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庚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曰。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叱之後。連亦嘗用此事作詩云。不解征西諸子弟。却憐野鴨厭家雞。

酬家雞之贈。此并得。酬公前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詩也。

日日臨池弄小雛。喻孟。還思寫論付官奴。褚遂良撰右軍書目正書五卷。第一樂毅論。四十四行。書賜

女。是時柳未有子。柳家新樣元和脚。柳公權元和間有書名。元和脚者。指公權也。補註復齋漫錄云。夢

故夢得以此戲之。柳家新樣元和脚。得此句。人竟不曉。高子勉舉以問山谷。山谷曰。取其字製之。新昔

元豐中晁無咎詩文極有聲陳無已戲之曰聞道新詞能入樓相州且盡薑芽斂手徒

重贈二首此篇公答萬錫前所酬詩也

聞道將雛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漢書劉向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歎以為左丘明觀見夫

向向不能非問也如今試遣隈牆問已道世人那得知晉史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

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莊子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富人見之閉門而不出○勝扶真切緊氣也若道

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班固西都賦有西都實問於東都主人

答前篇此夢得答公前詩也

劉夢得

小兒弄筆不能噴澆壁書牕且賞勳義之為會稽內史子敬七八歲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歎曰此兒
汁書方丈二字觀者如清聞彼夢熊猶未兆詩維熊維罴女中誰是衛夫人尤善右軍少師之在書法
澆壁事本此○澆烏臥切
入妙品按公墓誌云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蓋生於元和十一年此詩作於周六未生時柳未有子故夢得又戲之以衛夫人也

答後篇

劉夢得

昔日慵工記姓名項藉少時學書不成季父梁怒遠勞辛苦寫西京謂寫班固西都賦也近來漸有臨池興臨池

上為報元常欲抗行王右軍云吾書比之鍾繇當抗行比張芝猶厲行也蘇字元常

疊前也公又答夢得前所答二詩

小學新翻墨沼波。羨君瓊樹散枝柯。瓊樹枝柯。意以瓊樹得子弟。在家弄土唯嬌女。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嬌女，皎皎白晷，握筆刊形管，篆刻未期益。

壘後

事業無成恥藝成。禮記：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南宮起草舊連名。公與夢得嘗同郎。勸君火急添功用，趁取當時二妙聲。

衛瓘為尚書令，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壘二妙。○時字一本作初。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公自註云：嶺南支郡無綱官考典，帳典等悉附都府至京。柳州作。

行盡關山萬里餘。到時閭井是荒墟。附庸唯有銅魚使。禮記：王制註：附庸，小城也。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唐武德初，改太守為刺史，加號為使，持節而實。

無節，但頌銅魚而已。此後無因寄遠書。

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絕

韓漳州名泰，靈徹字澄源，會稽人。貞元中遊京師，名振聲下。緇流疾之，造飛語，因得罪貶汀州。會赦歸東越。吳楚間諸侯多資。

禮招延之

早歲京華聽越吟。越吟事始見上註。劉夢得書為靈徹文集序，紀其行曰：好篇什，從越客維學為詩。聞君江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

僧支遁林。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道林支遁字也。蘭亭在會稽山陰縣。蘭亭修禊，遁與焉。故後人寫修禊圖，

通亦在其列。

頻把瓊書出袖中。選詩：置之懷袖，不減。獨吟遺句立秋風。遺句謂靈徹詩。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何時到甬東。甬東地名，在會

稽句章縣
東海州中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手種黃甘二百株。春來新葉徧城隅。新一本方同楚客憐皇樹。楚詞屈原橘頌后皇嘉樹橘來服兮受命

美橘樹異於衆木。來服習南土。便其性也。屈原喻材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不學荊州利木奴。襄陽李衡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

吳末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幾歲開花開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聞徹上人亡寄侍郎楊丈徹上人靈徹也見上韓漳州報徹

東越高僧還姓湯。文選惠休上人姓湯今靈幾時瓊珮觸鳴璫。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英與侍郎。休上人贈

鮑昭侍郎詩曰。瓊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不入金玉杯。低采還自榮。想君不相艷。酒上視塵生。當今芳意重。無使盛年傾。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呂衡州名溫集有呂衡州誄云元和六年八月卒段九秀才弘古也呂衡州集亦有贈段九秀才詩公集又有祭段弘古文及

墓誌亦云與呂溫游○一本止題作段秀才云云

交侶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行字。選詩置之懷袖拭淚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

林邑山聯瘴海秋。泮柯水向郡前流。林邑泮柯並見上註勞君遠問龍城地。龍城柳州郡名正北三千到錦州。錦州屬江南

三千五百里

種木榭花

上苑年年種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祇應長作龍城守，剩種庭前木榭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同處。韓呂謝本時在已下。下並作小字註寫。

海上朱櫻贈所思。古樂府有君子有所思篇。樓居况是望仙時。史記封禪書是呂作植。蓬萊羽客如相訪。蓬萊方丈瀛洲海中三山。

仙人不是偷桃一小兒。漢武帝內傳帝好長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宮有頃。素桃七枚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與三來偷香桃者。

着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言仙人若訪元朱二士見此櫻桃固非如東方朔偷桃者也。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象縣柳州縣名。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柳惲詩汀洲採白蘋。

河東先生集

卷第四十三

古今詩

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四亭記云寺居永州地最高

拘情病幽鬱。曠志寄高爽。願言懷名緇。東峯旦夕仰。始欣雲雨霽。尤悅草木長。道同有愛弟。愛弟公披拂

恣心賞。松溪竚篠入。篠篠深遠貌詩作竚篠石棧寅緣上。蘿葛綿層蔓。蘿女蘿今兔絲是也○蔓膜耕切

莓苔侵標榜。密林互對聳。絕壁儼雙敞。壑峭出蒙籠。墟嶮臨澗瀆。嶮高峻貌澗澆水貌○嶮為檢切稍疑

地脈斷。悠若天梯往。結構罩羣崖。迴環驅萬象。小劫不逾瞬。維摩經或有衆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

劫曰莊嚴佛壽二十小劫大千若在掌。維摩經又云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之外體空得化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蟻

蠛。蟻蠛小虫也○蟻音茂蟻母總切跼躄疲翹翹。翹音罔寸進諒何營。尋直非所枉。孟子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探奇極遙矚。窮妙閱

清響。理會方在今。神開庶殊曩。茲游苟不嗣。浩氣竟誰養。道異誠所希。名賓匪余仗。超摭藉外獎。俛默有

內朗。鑑爾揖古風。鑑一作鏡終焉乃吾黨。潛軀委韁鎖。班固自敘曰貫仁義之羈絆繫利名之韁鎖○韁音薑馬羈也高步謝塵坱。坱亦塵也

蓄志徒爲勞。追蹤將焉做。淹留值頽暮。眷戀睇遐壤。映日鴈聯軒。翻雲波泱泱。泱泱大水貌○泱泱亦風紛

九疑濬傾奔九疑山名在永州界臨源委縈迴臨源嶺名九疑臨海瀟湘所出會合屬空曠會合謂合流於湘口館也泓澄停風雷高館軒霞表

危樓臨山隈與澄清也絨雲盡襄開與澄同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境勝

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疾音汎舟絕泓洄

登蒲洲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香零山在永州

隱憂倦永夜凌露臨江津猿鳴稍已疎登石娛清淪日出洲渚靜澄明晶無垠晶精光也浮暉翻高禽沈景照

文鱗雙江匯西奔詭恠潛坤珍孤山乃北時孤山謂香零山森爽棲靈神洄潭或動容島嶼疑搖振陶埴

茲擇土埴謂土黏可作瓦器蒲魚相與鄰信美非所安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羈心屢逡巡糾結良可解紆鬱亦

已伸已一作以高歌返故室自謂非所欣音網

南澗中題公永州諸記自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袁家渴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石渠既窮

天工在與崔策登西山詩上奇語故也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詩河水清且淪漪註云小風水成文轉如輪其狀漪然也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祗自

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東坡嘗題此詩後云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徐大率類此又云柳儀曹南

墟儀曹南憂之深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在永州作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漢光武紀詔百寮並上封事註云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志復笑昇天行古樂府能昇天行謂學仙也

竄逐宜湘浦搖心劇懸旌史記蘇秦傳心搖搖然如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憂慄慵疎寡將迎追遊疑所

愛疑一作款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烏遂遐征磴迴茂樹斷○磴丁郢切磴道也景晏寒川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

鶴鳴詩鶴鳴于埭註風篁冒水遠一作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間益知身世輕為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

喬木餘故國餘一作望孟子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中為大樂丞桂冠歸田葛中

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見呂才東臯子集序釋志一本作澤志

與崔策登西山策字子符集有送崔九序即此人也序云廢居八年穎子幸來觀余詩蓋是時作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

迴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頽波遙風遞寒篠音小竹名可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

莊子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壽等彭鏗天彭祖姓籙名鏗壽八百歲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疎誰使心神悄偶茲道

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云余時謫為永州司馬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宜之祿秩以為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疎頑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

命童恣披翦。蒼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昇雲間。遠岫攢衆頂。○攢。徂丸切。聚也。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照。一作。棲鳥當我還。茵菑溢嘉色。質管遺清班。質管。竹名。異物志曰。質管生於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質音云。一作漢。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棄逐久枯槁。迨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間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閑。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山澤凝暑氣。星漢湛光輝。火晶燥露滋。野靜停風威。探湯汲陰井。論語見不湯。善如探湯。竈開重扉。莊子。場者。避竈。憑欄久徬徨。流汗不可揮。莫辨亭毒意。仰訴璿與璣。筆墨間錄曰。此以刺當時之故也。諒非姑射子。靜勝安能希。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火山焦而不熱。希也。列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射音亦。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左傳。盧蒲嬰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種種髮短也。○種種音踵。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莊子曰。曳尾而歌。商頌。擊滿天地。若出金石。

遊南亭夜還敍志七十韻

詩云。岷兎既云捕。元和元年。擒西川劉闢也。又云。吳虛亦已鑿。二年秋。浙西李錡也。浙西平在十二月。而此詩有秋月高明之語。其三年秋歟。

夙抱丘壑尙率性恣遊遨中爲吏役牽十祀空情勞○情音淵又音緝忿也憂悒也外曲徇塵轍私心寄英髦進乏廊廟

器退非鄉曲豪天命斯不易鬼責將安逃屯難果見凌剝喪宜所遭神明固浩浩衆口徒嗷嗷投跡山水

地謂永州也放情詠離騷屈原離騷也憂勤曰騷遣憂而作是辭再懷曩歲期容與馳輕舸音刀小舟也虛館背山郭前軒面

江阜重疊間浦溆浦溆出楚辭○瀕迓驅巖菴音敷山多積翠浮澹豔始疑負靈鼈楚辭天問鼈戴山并何以安之叢林

留衝飈石礫迎飛濤曠朗天景霽樵蘇遠相號構取薪也蘇取草也漢書蘇樵後豐師不宿飽左太冲魏都賦樵蘇往而無忌澄潭湧沉鷗半壁

跳懸狻奴刀切鹿鳴驗食野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魚樂知觀濠莊子曰鯪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孤賞誠所悼暫欣

良足褒留連俯櫺檻櫺窗櫺檻闌也注我壺中醪朶頤進芰實易觀我朶頤朶頤爵也擢手持蟹螯晉書畢卓傳左手

持酒炊稻視饔鼎鱠鮮聞操刀一作閔野蔬盈頃筐詩采芣卷耳不盈頃筐頗雜池沼芣左氏澗溪沼沚之

毛又緬慕鼓柷翁嘯咏哺其糟楚辭漁父章屈原曰衆人皆醉惟我獨醒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

去聲緬慕鼓柷翁嘯咏哺其糟而飲其醪屈原曰云云漁父莞爾而笑鼓柷而去鼓柷者叩船鳴也柷音

也○柷音曳退想於陵子三咽資李膾孟子過半矣簡芻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膾音食實

斯道難爲借沉憂安所輶曲渚怨鴻鵠怨謂哀鳴也環洲彫蘭草音高葛之白花也暮景迴西岑北流逝滔滔徘徊遂

昏黑遠火明連艘音騷船之總名也木落寒山靜江空秋月高斂袂戒還徒善游矜所操列子曰吾嘗濟乎陂深

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善游者數能趣淺戢長柂也乘深屏輕篙曠望援深竿哀歌叩鳴槽才勞切中川恣超忽漫若翔

且翔淹泊遂所止野風自颺颺蘇曹切澗急驚鱗奔蹊荒飢獸嗥入門守拘繫悽戚憎鬱陶慕士情未忘懷

人首徒搔內顧乃無有德翰甚鴻毛詩德翰如毛輕也名竊久自欺食浮固云叨坊記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問

牛悲覺鍾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說苑驚臨牢惡死吾將三月蒙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即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說音稅永遁刀筆吏曹參傳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

寧期簿書曹中與途羣物裂壤分韃囊左傳右屬韃囊韃囊盛弓矢岷凶既云捕岷蜀山名謂元和

虜亦已慶謂二年十月李錡伏誅霍去病傳合短兵鏖鬪扞御盛方虎方叔召虎周謨明富伊咎

○皆與披山窮木禾山海經云崑崙山上有木禾穀類者也駕海逾蟠桃史記東至于海大桃樹蟠

風三重來越裳雉周成王時越裳氏獻再返西旅焚書西旅左右抗槐棘周禮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三公縱橫羅鴈羔周禮卿執羔大夫執鴈三辟咸肆宥左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衆生均覆燾徒刀切安得奉皇靈在宥解天殺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又歸誠慰松梓陳力開蓬

蒿十室有鄠杜漢宣帝尤樂杜鄠之間杜名田占澧澆澆水出鄠南澆水出鄠北公與許孟容書云先

磻溪近餘基磻溪在鄠界阿城連故濠一作螟蛉願親燎詩去其螟蛉及其蠹賊無害茶菑甘自薶詩周原

餽茶菑草名除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繰及胛足為溫寧戚歌曰短布單衣纒至胛滿腹寧復饕莊子

飲河不過滿腹饕安將蒯及菅左傳云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誰慕梁與膏戈林歐雀鷄漁澤從鱸鮒

飲而不食鱸親象嘉素履易履卦素履往無咎陳詩謝于旄詩于旄美方託麋鹿羣敢同騏驥槽處賤無潤濁固

音因削音刀

窮匪淫惰唐無卽惰淫惰慢也跟鎗辭束縛悅懌換煎熬登年徒負版語式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興役勢伐馨周禮以警

也長丈五尺目眩絕渾渾耳喧息嘈嘈音曹廣雅云嘈音聲也茲焉畢餘命富貴非吾曹長沙哀糾纏賈誼為長

與福何異糾纏漢陰嗤桔槔莊子南遊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哇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灑子

曰吾非不知苟伸擊壤情逸士傳曰堯時有壤父擊於康衢王充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機事息秋

差而不為也莊子漢陰丈人曰有海霧多翁鬱越風饒腥臊寔唯迫魍魎所懼齊焄蕪本註蕪與蒿同禮記焄蒿懷

切蠶知營懷褚中左氏傳知營在楚鄭賈人有欲置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智鶩范叔戀綈袍史記范雎字

秦為相魏須買使秦唯敝衣見買取一綈袍賜之及見唯數其罪王伊人不可期伊人謂褚綈袍者慷慨徒切

切詩無思遠人勞心切切切切憂心貌

韋道安公嘗為韋道安傳集載其題而亡其文今觀此詩則公所以為之傳者亦必指是事無疑也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劍名二十遊太行暮聞號哭聲疾驅前致問有叟垂華纓說文云纓冠系也言我故刺史失

職還西京偶為羣盜得毫縷無餘贏貨財足非恡二女皆娉婷娉娉並平聲蒼見皇驅逐誰識死與生便當此

殞命休復事晨征一聞激高義背裂肝膽橫挂弓問所往趨捷超崢嶸趨善走崢嶸山峻貌一作趨見盜寒礪陰

羅列方忿爭一矢斃酋帥餘黨號且驚麾令遞束縛纏索相拄撐纏索黑索彼姝久褫魄詩彼姝者子謂二女

也氣襞嵬嵬襞嵬也○襞音雄刃下俟誅刑却立不親授孟子男女授受不親禮也諭以從父行摺收自擔肩轉道趨前程夜發敲石火

也氣襞嵬嵬襞嵬也○襞音雄刃下俟誅刑却立不親授孟子男女授受不親禮也諭以從父行摺收自擔肩轉道趨前程夜發敲石火

也氣襞嵬嵬襞嵬也○襞音雄刃下俟誅刑却立不親授孟子男女授受不親禮也諭以從父行摺收自擔肩轉道趨前程夜發敲石火

山林如畫明。父子更抱持。涕血紛交零。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甥于貳室是也。孟帝節道安奮衣去。義重利

固輕。師婚古所病。威六年左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及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合姓非用

兵。竭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十一作千。慷慨張徐州使張建封。度朱邱揚前旌。選朱邱方。投軀獲所願。前

馬出王城。貞元十三年十月建封來朝道安從之。轅門立奇士。項籍傳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

秋風生。君侯既卽世。十六年六月建封卒。麾下相欽傾。項籍傳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立孤

抗王命。鐘鼓四野鳴。橫潰非所壅。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顧義誰顧形。是月軍中立建封子倍為兵馬

為留後而烈士不忘死。忘一作妄。所死在忠貞。咄嗟徇權子。翕習猶趨榮。我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

癸連州凌員外司馬。凌準字宗一。杭州富陽人。永貞元年十一月。謫連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元和三年卒。註詳於誌矣。

廢逐人所棄。遂為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子曰。才難。卒與大患期。凌人古受氏。周官凌人為掌冰。吳世夸雄

妾。吳志凌統字公績。事孫。寂寞富春水。寂寞謂統後無其人也。富春英氣方在斯。在斯。一作何。凋衰也。方在

學誠一貫。六藝也。精義窮發揮。又曰。發揮於剛柔。以致生也。著書逾十年。幽蹟靡不推。噴深也。誌云。著後漢

著六經解。天庭挾高文。萬字若波馳。準年三十。以書千丞相。丞相以聞。試記室征西府。宏謀耀其奇。建中

以金吾兵曹為節。寧節度書掌。涇原之。輜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輜軒。輕車。邠寧府。輿。準罷職為浙東觀

亂。以謀畫佐節度使。韓遊瓌。嘗有大功。輜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察判官。撫循疲人。按驗汗吏。吏人敬愛。

河東先生集 六 古今詩

命由陳辭貞元二十三年正月德宗崩遜臣議祕五日乃下遺詔準獨徒隸肅曹官曹一作都征賦參有司準

翰林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利裏止出守烏江滸永貞元年九月準坐王叔文黨出為老遷湟水湄準由和州降連州司馬

高堂傾故國葬祭限囚羈仲叔繼幽淪狂叫唯童兒高堂北堂也準母卒于家準不得一門既無主焉用

徒生為舉聲但呼天孰知神者誰泣盡目無見準母死哭泣腎傷足不持溘死委炎荒切漉渴答臧獲守

靈帷平生負國譴貞一作攝骸骨非敢私蓋棺未塞責劉毅云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孤旆凝寒颼也選音搗

念昔始相遇腑腸為君知肅一作神進身齊選擇失路同瑕疵本期濟仁義今為衆所嗤滅名竟不試竟今本

世義安可支義一作議恬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顧余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誠自慟非獨為君悲

且攜謝山人至愚池愚溪詩序云溪有愚池即此也

新沐換輕幘楚詞漁父篇新沐者必彈冠曉池風露清自諧塵外意况與幽人行霞散衆山迴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

路莊子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孟子夫子當路於齊聊適義皇情陶淵明高臥北窗自號羲皇上人

獨覺

覺來牕牖空寥落雨聲曉良游怨遲暮末事驚紛擾為問經世心世一作濟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國語陽氣俱蒸土膏其動膏土潤也百蟄競所營莊子蟄虫始作綴景未及郊綴

作稽人先偶耕園林幽鳥嘯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荆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歎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迴首煙雲橫

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榜孔孟切逆船也一作榜池畔也蒲浪切一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觀公前後諸詩序溪居之勝可見矣公歿未幾而故址廢焉劉夢得集有傷愚溪詩三首其引云子厚之謫永州得勝地結茆樹蔬爲沼沚爲臺樹曰愚溪

子厚歿三年有僧遊零陵告余曰愚溪無復巖時矣一聞僧言悲不能自勝遂以所聞爲七言以寄恨今附於後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沈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傷愚溪三首

劉禹錫

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唯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
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鄰家唯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
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縱有鄰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入黃溪聞猿黃溪在永州下有從軍使君黃溪祈雨詩此篇豈亦其時作耶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時永州刺史韋中丞黃溪記云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苗畜易曰不耕獲不菑畬詩註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稍窮樵客路遙駐野

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疎史記吳廣之次近所傍叢祠中張晏云叢鬼所憑焉焚香秋霧濕奠玉曉光初肝蠻巫言報禮記出

肝思乙切又許訖切蠻音享又音向精誠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詩靈雨既零註曰靈善也後漢鄭弘為淮俟罪

非真吏賈誼謫長沙王太傅為賦甲風原其詞曰恭承嘉翻慚奉簡書詩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謂韋使君之召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野迴樵唱來庭空燒燼落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為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疎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州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疎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至一作達寂寞將

何言

零陵春望零陵水州郡名

平野春草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岫嶮岑。○岫古右切。嶮九后切。又音矩。縷衡山別名。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

情空景暮。萬里蒼梧陰。舜葬蒼梧之野。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中丞崔公永州刺史也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難嬰每自珍。選世網。嬰我身。蒔藥閑庭延國老。本草。甘草名國老。謂其於諸藥中為君也。開樽虛室值賢人。

魏志。徐邈傳。鮮于輔云。醉客謂酒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泉迴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間綠筠。聞道偏為五禽戲。後漢華佗言。吾有一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風。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以當導引。出門鷗鳥更相親。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從鷗鳥游。鷗鳥之至者往而不止。

夏晝偶作

南州海暑醉如酒。隱机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渡頭水落村逕成。撩亂浮槎在高樹。○槎。鉏加切。水中浮木。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洪駒父詩話云。東坡曰。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村學中詩也。子厚云。孤舟簑笠翁。

獨釣寒江雪。信有格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

冉溪冉溪即愚溪也元和五年公易其名爲愚溪

少時陳力希公侯論語陳力就列許國不復爲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跌徒結切失足也壯心瓦解空縲囚漢書徐樂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

在瓦解不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後漢樊重字君雲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

於土崩不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重封壽張侯證曰敬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得酒字○集有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此其詩也序見二十四卷

祇樹夕陽亭祇樹取諸經中祇樹給孤獨園者也共傾三昧酒霧暗水連塔月明花覆牖筆墨間錄云平野青草綠曉鶯啼

云蒿菴溢嘉色質篔遺清班又霧暗水連塔月明花覆牖其句律全似謝臨川莫厭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前有法華寺石門精室詩又法華寺西亭記云有僧曰覺照豈即此長老耶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旃檀香名坐來念念非昔人萬徧蓮花爲誰用誦妙法蓮華經也如今七十自忘

機貪愛都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野望花開日出雉皆飛古樂府有雉朝飛操吳兢古題解云牧犢子所作也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野見雉雄雌相隨

因授琴而歌以自傷長老亦年七十公豈以是戲之耶

茆簷下始栽竹

療茆茸爲宇溽暑恆侵肌適有重脰疾感六年左傳有沈溺重脰之疾○脰直類切足腫也蒸鬱寧所宜東鄰幸導我樹竹邀涼颺

欣然愜吾志荷鋪西巖垂楚壤多恠石墾鑿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與曳還相追蕭瑟汎極浦旖旎附幽墀

旖旎旌旗從風貌。○貞根期永固。期一作既貽爾寒泉滋。夜窗遂不掩。羽扇寧復持。諸葛亮乘素輿持白羽扇清冷集濃

露。枕簟淒已知。網蟲依密葉。選沈休文詩網虫垂戶織曉禽棲迴枝。豈伊紛囂間。重以心慮怡。嘉爾亭亭

質。嘉一作喜自遠棄幽期。契一作契不見野蔓草。詩野有蔓草蒼蔚有華姿。諒無凌寒色。一作雲氣豈與青山辭。

種仙靈吐。藥名本草所謂淫羊靈者是也。

窮陋闕自養。瘴氣劇囂煩。痼謂疾疫隆冬乏霜霰。先見切日夕南風溫。杖藜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野田吏。

呂作。慰我飄零魂。及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湘西原永州地服之不盈旬。盤躡皆騰鶩。盤躡跛也。既文云。旋行貌。字出莊子云。盤躡為仁騰。

靈和理內藏。攻疾貴自源。壅覆逃積霧。伸舒委餘暄。奇功苟可徵。寧復資蘭蓀。音孫。香草也。亦作荃。我聞畸人術。莊子

子貢問孔子曰。政問畸人。曰。畸人者。略於人而詳於天。一氣中夜存。孟子。梏之反覆。則能以存。能令深深息。呼吸

還歸跟。莊子。其息深深。又曰。真人之息。踵放固難效。且以藥餌論。痿者不忘起。韓王信傳。如痿者不忘起。

病也。窮者寧復言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種木

種木

守閑事服餌。採朮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茶煩經過。茶乃戒徒斲靈根。斲陟玉切。斲也。封植闕天和。達爾澗

底石。徹我庭中莎。土膏滋玄液。國語。土膏其動。膏潤澤之氣。松露墜繁柯。南東自成畝。詩。南東其畝。繚繞紛相羅。晨步佳色

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爨竹茹芳葉。寧慮療與瘥。瘥。瘥病也。○瘥。側界切。瘥。才何切。留連樹蕙辭。楚詞。離騷。經。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婉婉採薇歌。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悟拙甘自足。激清愧同波。莊子。與單豹。且理內。高門復如何。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單音善。

種白藺荷白藺荷。藺草也。春初生。葉似甘魚。根似薑。而肥。其根。莖。堪為菹。治蟲毒。○藺。人羊切。

皿蟲化為癘。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蟲為蠱。註。夷俗多所神。銜猜每腊毒。國語。嗜味厚。腊毒。腊乾肉。謀富不為仁。孟子。陽

富不仁矣。為蔬果自遠至。孟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真。華潔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

漢書。食貨志。王莽造大錢。并契刀。錯刀。飢至益遠。巡竄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庶氏有嘉草。氏一作民。誤。錢名為刀。以其利於民也。○賈音古。

圖經。引周禮。庶氏。以嘉草除蠱毒。宗懷以嘉草攻禴事。久泯。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攻說禴之嘉草。攻之。即藺荷是也。本草。性好陰。在木下。生者尤美。

山西望。炎帝垂靈編。今本草也。按本草。白藺荷。主中蠱。註云。中泯澤。蟲者。服其汁。并臥其葉。即呼蠱主姓名。言此殊足珍。崎嶇乃有得。託以全余身。紛

敷碧樹陰。眄心所親。○眄音覲。洛代切。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蓬萊瀛洲。海中山名。此海。月中寒空。堦曙。幽夢綵雲生。糞壤擢珠樹。列子。渤海之

其中有五山。珠玕之樹叢生。莓苔插瓊英。詩。尚之以瓊英乎。而註云。瓊英。石似玉者。此言瓊英。則瓊玉之英華也。芳根闕顏色。徂歲為誰榮。

戲題堦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欲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窗藹芳氣，幽臥知相親。
願致溱洧贈，詩溱與洧方渙渙兮維士與女伊其相諱贈之以芍藥○洧榮美切悠悠南國人。

始見白髮題所植梅石榴樹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豔朱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春事，看成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

漢書孔光平帝時為太師賜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合杖制不須削治

白華鑿寒水，怡我適野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蹇連易衰朽，易往蹇來連○方剛謝經營詩旅力方聊且移孤莖。叢藁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對生。

循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翦伐，詩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持用資徒行。論語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零陵所住精舍精舍謂永州龍興寺也公至永時即居此寺後四五年則居愚溪矣

謫官去南裔，裔邊也官一作宜清湘繞靈岳。靈岳謂衡山也晨登兼葭岸，霜景霽紛濁。離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火耕因

煙燼，火耕即畝田也漢武帝紀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薪採久摧剝。道旁且不願，岑

嶺况悠逸。傾筐壅故壤，棲息期鸞鷲。鸞與鷲也鸞與鷲也路遠清涼宮，路遠一作悟兩月中一雨悟無學。兩悟一作悟兩月中

涼宮指月而言也謂月中有仙桂而清涼此桂樹南人始珍重，始一作喜微我誰先覺。芳意不可傳，丹心徒自

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菱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此詩所謂木芙蓉，則今之拒霜花，生於岸際，非楚詞所謂芙蓉也。故云菱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繁霜滋曉白。欲為萬里贈，贈字本陸凱詩江南杳杳山水隔。寒英

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南中榮橘柚

謝玄暉詩云：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楚詞：屈原橘頌。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曰：南國，謂江南也。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為枳。永州在唐屬江南道，故云。

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殊風限清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熊與湘二山名。

紅蕉

廣志曰：芭蕉一曰芭蕉，或曰甘蕉。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陽一窈窕凌清霜。遠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回暉眺林際，戚戚無

遺芳。戚戚一作戚戚。

巽公院五詠

巽公，重巽也。居永州龍興寺。集有送巽上人序，補註筆墨問錄云：退之贛州三堂二詠，子厚巽公院五詠，取韻各精切，非復縱肆而作隨其照觀之。其工可知也。

淨土堂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

淪溺一作論極

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堂開淨域。

華堂一作龍華

圖像煥且繁。清冷焚衆

香。微妙歌法言。稽首媿導師。超遙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爲設。高士方在斯。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卽空假。名相誰與期。

一作離與願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

禪堂

發地結菁茆。

書包圃菁茆此云結菁茆謂以菁茆茨屋

團團抱虛白。

莊子虛室生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

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

○皆音杏深也

心境本同如。

境一作鏡

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溽彩寒露濃。瀟洒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

多心經云

造物誰

爲工。留連秋月晏。

月一作日

迢遞來山鐘。

苦竹橋

危橋屬幽徑。

橋一作梁

繚繞穿疎林。

疎一作空

迸籜分苦節。輕筠抱虛心。俯瞰涓涓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煙日。嘲

嚙鳴山禽○嘲陟交切嗜陟諒無要津用棲息有餘陰

梅雨四時纂要云梅熱而雨曰梅雨江東呼為黃梅雨筆墨間錄云此詩不減老杜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莊子越雞不能伏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

盡化非為帝京塵陸士衡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謝朓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慙慙入故園

田家三首○邵武本作春懷故園筆墨間錄云田家詩雞鳴村巷白云云又里胥夜經過云云絕有淵明風味

摩食徇所務左氏秣馬摩食摩食長炊○摩音辱驅牛向東阡阡謂阡陌南北曰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未相聲飛飛

來烏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徭一作淫聊就空自眠自一作舍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踈麻方寂歷寂一作析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

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少一作日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經

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此一作今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古一作故蓼花被隄岸陂水寒更淥淥一作綠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踈霜

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饘諸延切

行路難三首○三詩意皆有所調。上篇謂志大如夸父者，竟不免渴死。反不若北方之短人，亦足之才。蓋言同輩諸公一時貶黜之意也。下篇謂物適其時，則無有不貴。及時異事遷，則貴者反賤。蓋言其前日居朝行而今日貶黜之意也。當是貶永州後作。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遂之於跳踉北海超崑崙○跳徒潤切披霄決漢

出沆漭○沆下黨切警裂左右遺星辰杜子美云千騎常須臾大盡道渴死○父渴欲飲走飲河渭河渭

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狐鼠蜂蟻爭噓吞○蜂一北方埽人長九寸○列子東北極有人名埽人長九寸

又音爭廣韻音停○切開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飲食滴與粒○啾一作生死亦足終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睢

虞衡斤斧羅千山○周禮虞衡作山澤之材註云虞衡掌山林之官掌山澤者謂之虞掌川工命採斫杙與

椽○杙音弋杙與一作殺為深林土翦十取一百牛連鞅摧雙轅○鞅牛萬圍千尋妨道路○圍繞東西蹶倒山火焚遺餘

毫末不見保蹢躅壟壑何當存○蹢音音羣材未成質已天突兀崿豁空巖巒○崿許交切諸韻無從山

高貌○宮殿栢梁天灾武庫火○漢武帝太初元年十一月桓梁臺災晉惠帝元康五年閏十匠石狼顧相愁窺

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材養育誰復論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雕玉房以雕蟠龍吐耀虎喙張熊蹲豹躑爭低昂○古者層炭和作獸

炭之形也○躑攢巒叢嶸射朱光○嶸五丹霞翠霧飄奇香美人四向迴明璫○璫耳雪山冰谷晞太陽星

音存躑直炙切○切

躩奔走不得止奄忽雙燕棲虹梁風臺露榭生光飾死灰棄置參與商莊子心若死灰韓安國曰死灰獨

參商相去之遠也揚子曰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王志長雜詩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參商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當當一作常集註東坡云

方乃謂桃枝竹篔也桃竹乃悟桃笙也出巴渝問杜子美有桃竹杖歌詩話云余按唐萬年尉段九折出桃枝之翠

忘此耶又左思太冲吳都賦亦曰行唐沈約奏彈欵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筩四十領何東坡

云蕙風香塵尾月露濡桃笙葵扇出晉謝安傳安鄉人有蒲

聞籍田有感元和五年十月憲宗詔來年正月十

天田不日降皇輿張衡東京賦云朝三推於天田修帝籍於留滯長沙歲又除公以誼況已也宣室無

由問釐事後歲餘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盤坐宣室上因感鬼周南何處託成書司馬遷自敘

十月憲宗詔來年正月十六日東郊籍田敕有司修撰儀注

跛烏詞一作跛鳥詞跛舉一足也此詞及下籠鷹放鷓鴣皆以自況跛音企山海

城上日出羣鳥飛鷓鴣爭赴朝陽枝彼朝陽朝陽日初出處刷毛伸翼和且樂爾獨落魄今何為落魄

也又不得志貌無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妬爾令爾疾五經通義春秋元命包無乃飢啼走路旁貪鮮攫

肉人所傷漢書黃霸為潁川太守嘗欲有所伺察擇長年翹肖獨足下叢薄莊子肖翹之物口銜低枝始

能躍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棟梁防鷲雀左右六翮利如刀揚子鷓鴣冲天踊身失勢不得高支離無趾

猶自免。莊子支離疏者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生又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見仲尼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努力低飛逃後患

籠鷹詞

淒風淅瀝飛嚴霜。秋風曰淒風。淅瀝風聲。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虹蜺斷。霹靂掣電捎平岡。傳玄蜀都賦曰。鷹飛光。○砒然勁翮剪荆棘。砒然羽翮之聲。莊子。書擊音微。○書呼鷗切。下攫狐兔騰蒼茫。爪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

炎風溽暑忽然至。月令孟夏之月上潤溽暑。羽翼脫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為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為假。

孟秋之月涼風至。則鷹乃祭鳥也。拔去萬累雲間翔。累一作里。

放鷓鴣詞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為鷓鴣。鷓鴣鳥名出南越。其鳴自呼南飛不北。徇媒得食不復慮。媒謂所以致鷓鴣者。機械潛發罹罟學。

○置音嗟。學音爭。網也。羽毛摧折觸籠籛。耦許切。煙火煽赫驚庖廚。鼎前芍藥調五味。司馬相如賦芍藥之和。膳夫攘

腕左右視。齊王不忍殺棘牛。孟子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將以饗鍾王曰吾不忍其觳觫。簡子亦放邯鄲鳩。列子邯鄲之民獻

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且放生。示有恩也。孔叢子曰。吾不忍其觳觫。簡子亦放邯鄲趙地。二子得意猶念此。君或又作二臣。況我萬里為元日有人獻鳩於簡子。簡子厚賞之而放其鳩。邯鄲趙地。二子得意猶念此。君或又作二臣。況我萬里為

孤囚。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筆墨間錄云。蓋以自

龜背戲。其製不可詳。觀詩意。乃亦博棋之類。爾狀如龜背。因以為名。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徧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錢。皎如文龜麗秋天。麗著也。易云日月麗乎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離齊上下。投變轉動玄機卑。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勢未已。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知勝負。劉毅家無儋石之儲。博蒲一擲百萬。脩門象棋不復貴。楚詞招兮歸來。入脩門些。又云。菟戲象棋。有六博些。註。脩門。郢城門。魏宮粧奩世所棄。世說。彈棋始自魏宮。內粧奩之戲。文帝於此技特妙。能用手中角拂之。豈如瑞質耀奇文。願持千歲壽吾君。史記。龜千年遊蓮葉之上。廟堂巾笥非余慕。莊子。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錢刀兒女徒紛紛。刀錢見上。白囊

荷詩註

聞黃鸝黃鸝一名搏黍也。即倉庚也。

倦聞子規朝暮聲。子規。即鷓鴣。句中不在多也。一本意生作草綠。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若溪詩話云。感物懷土。

目極千里無山河。一本目極作故園。麥芒際天搖碧波。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此時晴煙最深處。舍南巷北遙相語。翻日迴度昆明飛。昆明池名。凌風斜看細柳窺。章怒切。飛舉也。我今誤落千萬山。身

同僮人不思議。楚人別種。僮助耕切。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詩。維桑與梓。閉聲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榿行

當熟。說文。構。桑實也。詩。食我桑。構。懷我好音。○構。食在切。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白紵。古歌詞名。起於吳地。疑為吳曲。

翠帷雙卷出傾城。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城。再顧傾人國。龍劍破匣霜月明。龍泉太阿。皆劍名也。晉雷煥

得寶劍入水。化為龍而去。

朱

層掩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宮中生。笙有十三簧，象鳳之身。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拊石擊石，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下沈秋水激太清，天高地迥，疑日晶。羽觴蕩漾何事傾。宋玉招魂：瑤漿蜜勺，實羽觴也。

楊白花。南史：楊白花，武帝仇池人，少有勇才，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白花懼禍，會父大眼卒，白

斷楊白花，位至太子左衛率，許彥周詩話曰：子厚樂府：楊白花，音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長秋，皇哀歌未斷城鴉起。

漁翁。東坡云：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

漁翁夜傍西巖宿。集中有西山宴遊記：西山，即西山也。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山谷嘗書元

云：欸乃，好切，乃音蠶。湘中棹歌，欸乃曲。注云：欸音襖，乃音蠶。棹船之聲。洪駒父詩話：謂欸音蠶，乃音襖，遂

反其音，是不曾看次山集。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陶淵明：歸去來詞：雲無心而出岫。

飲酒。筆墨問錄曰：飲酒詩，絕似淵明。

今且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酌先酒。本註云：始為酒者也。為我驅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喧，連山

變幽晦。綠水函晏溫。藹藹南郭門。集有與楊誨之書云：吾待子郭南亭上，而此云南郭門，亦永州也。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

言，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晉楚富。孟子：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此道未必存。

讀書

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縹帙，正沼切。帛青白色。本

作禱帙。前後互相逾。前後一作瘡痂。瘡痂，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集有與楊京兆書云：往

各散後，前後互相逾。前後一作瘡痂。瘡痂，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時讀書自以不至底滯，

今皆頤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竟夕，誰與言。多誤作競，但與竹素俱。詩游思竹素

仲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即此所謂徹卷兀若無者。竟夕誰與言，禮記：君子欠吟咏心自愉，得意適

文言游思古人典籍也。倦極更倒臥，作便。熟寐乃一蘇。欠伸展肢體，禮記：君子欠吟咏心自愉，得意適

其適非願為世儒，道盡即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為我拙。智者為我愚，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

尺軀，勿為名所驅。

感遇二首
永州作

西陸動涼氣，昭四年左傳：日在北陸而藏。驚鳥號北林，栖息豈殊性。集枯安可任。晉語云：暖豫之吾吾，不

獨集於枯。鴻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吳越春秋：太伯逃之荆，徒嗟日沈。洎九鼓驚奇音。漢書：史丹傳：元帝

鼓殿下。天子自臨軒，盤上。賸銅丸以擲鼓聲中。嚴鼓之節。東海久搖蕩，南風已駸駸。七林切。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詩：嘒彼小星，衆

情嗜茲利，居貨捐千金。史記：呂不韋奇貨可居。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漢書：引易：喪其齊斧，齊

一作感物涕盈襟，微霜衆所踐。誰念歲寒心。

旭日照寒野，鸞斯起蒿萊。詩：弁彼鸞斯，歸飛提提。註云：鸞，卑居。啾啾有餘樂，飛舞西陵隈。迴風旦夕至。爾

迴風零葉委陳芟。音所棲不足恃，鷹隼縱橫來。

音所棲不足恃，鷹隼縱橫來。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為虜。燕太子丹謂其太傅鞠武曰。且燕秦不兩立。願太子千金奉短計。一本計 匕首荆

卿趨。荆軻曰。樊將軍秦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獻秦王。秦王必悅。臣乃得窮年徇所欲。兵勢

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荆軻將入秦。至易水之上。為歌曰。風

宿怨。獻田開版圖。荆軻斬樊於期之首。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以入于秦。炯然耀電光。掌握罔正夫。正一作匹。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趨起。

長虹吐白日。漢書鄒陽曰。荆軻慕燕丹。蒼卒反受誅。反一作乃。秦王見燕使者咸陽宮。發圖窮而匕首

自引起。軻逐秦王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按劍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軀。

荆軻秦王拔劍斬之。斷其右股。於是左右前斬軻。按劍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軀。

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大怒。詔王翦伐燕。代王嘉乃遣燕王書曰。秦所以追尤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誠夷城

芟七族。鄒陽又云。荆軻滿臺觀皆焚污。作一 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

曹子佩。曹沫事見實謂勇且愚。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且。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且。子

掩役夫張進骸。詩眼云。公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俊偉。哭凌員外詩。書盡凌準平生。掩役夫張進骸。既盡役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明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為役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續息定。喪大記屬。今

之新綿。易動搖。置之口鼻之上。以為候。枯朽無妍媸。生平勤皂櫪。剝秣不告疲。剝一作莖。詩。乘馬既死給櫛。櫪。高祖記。士卒

服度曰。音衛。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櫪。葬之山東基。奈何值崩湍。蕩析臨路垂。饒然暴百骸。○譎。古。堯切。骸。一

切余

體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余○從才。瞻之涓然悲。貓虎獲迎祭。禮記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也。犬馬有蓋帷。禮記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爲。舂鍤載埋瘞。於計切。亦埋也。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骸。○啓各百切。玆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一作聊且顧爾私。

省試觀慶雲圖詩

晏元獻家本有此詩。今附于此。公貞元五年舉進士登第。此詩九年所作也。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卿雲一曰慶雲。見西京雜記。九天開祕祉。百辟贊嘉謨。抱日依龍袞。非煙近御爐。史記天官書若煙非

煙若雲非雲。郁都紛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高標連汗漫。向望接虛無。裂素榮光發。舒華瑞色敷。恆將配

堯德。史記解堯曰。就之。又端應圖曰。非氣非煙。五色氣氤。謂之慶雲。垂慶代河圖。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曉。昭十七年左傳。鄭子曰。少昊之立。九扈爲九農正。說文曰。九扈。農桑候。扈民不淫者也。春扈。頌。夏扈。竊。秋扈。竊。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嗜。暗。宵。扈。噴。噴。桑。扈。竊。脂。老。扈。晏。晏。崔。豹。古。今。註。云。春。扈。氏。趣。民。耕。種。夏。扈。趣。民。耘。除。秋。扈。趣。民。收。斂。冬。扈。趣。民。蓋。藏。楚。鄉。農。事。春。悠。悠。故。池。水。。棘。扈。掌。民。百。藥。行。扈。晝。爲。民。驅。鳥。宵。扈。夜。爲。民。除。歌。桑。扈。趣。民。收。麥。扈。一。作。屬。楚。鄉。農。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園。人。秀。與。呂。安。灌。園。山。陽。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范。丹。學。通。三。經。嘗。自。貨。灌。園。

卷第四十四

非國語序集中有與呂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人名在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

難言於世俗今因其問也而書之又云伏而不出者累月方視足下書當元和三四年間公時在永州作其問載國語斷截不可考輒附益之庶其理易見焉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楊子參差不齊概諸聖註

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一作是不知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三十一篇

滅密此已下周語

恭王遊於涇上恭王諸本皆作昭王以國語諸本考之皆作恭王且周之世系恭王在穆王之後密康

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

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

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云云將何以求福用人王不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

戎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流于瑤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故虢文公諫之文王母弟虢仲虢叔始封于虢文公蓋其後也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爾一作吾猶耕乎云爾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爲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啓蟄也得其耕左傳啓蟄而郊註云啓蟄建寅之月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漢書江雖有惡種無不猥大猥盛也不實之堅好也得其穫詩既堅既好京庾得其貯高丘也京庾一作爾庚老幼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推進也禮記天子三推○推徒同切存乎亡乎皆可以爲國矣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爲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德一作福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之

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大夫也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

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

遷自天地之氣已下新附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釜鬲而爨者爾雅鼎款足者謂之鬲款足曲脚也○鬲音歷

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也。糜，爛也。哇汲而灌者，必衝盪潰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爲也。一本云：是特老婦也。

猶足動乎物，又况天地之無倪。倪，端倪也。陰陽之無窮，以瀕洞轆轉乎其中。○瀕，音承，諸韻皆胡洞切，並云水銀也，無別義。今獨孤及觀海詩，瀕洞吞百谷，杜子美詩，瀕洞不可攬，杜詩中用瀕洞不一。淮南子，瀕濼鴻洞，莫知其門，許慎註，瀕讀如項羽之項，鴻讀如子贛之贛，洞讀如同遊之同。今按唐人用瀕洞二字，若出於淮南子，音合依本處註，轆轉音

葛，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

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

川之爲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

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戎于藉，糝于農隙，耨獲

亦於藉，獮於既蒸，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

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嗣。一作：後嗣。王卒料之，及幽

王，乃廢滅。國語無廢字，料數也，自民不可料，至無以賦令，新附。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言一作：聞。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

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一作：不拒。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協，合也。不待料而具

而料之者，政之尨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爲哉？示少，示以寡也，惡事，職惡政事不能修之之意。况爲大妄以諉乎？後

嗣事以譏上。譏累也。○譏女。悲切。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者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于此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地。莘地。號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巡狩。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狸姓。丹朱之裔。謂神不欲非類。故帥以往。舊本止載有神降于莘。使帥狸姓以獻焉。兩句。今如前附益之。庶可見非之之意也。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徵乎。彼嗚乎莘者。以焄蒿悽愴。○焄音薰。香氣。焄。滿樓愴。見禮記。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也。莽。浪。無根源。並如字。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號。以臨周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今其胄見也。胄。後也。號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爲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自發幣於大夫至身不免及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皆新附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而准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王孫說周大夫也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懼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自簡王至來朝自魯叔孫來至後遣之皆新附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陵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與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陵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郟至郟乞逆切○

晉既克楚于郟使郟至告慶于周

告慶舊本作獻捷

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郟

至見郟桓公與之語郟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

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郟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云云在太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郟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

自晉克楚至可以樹

新附

非曰單子罪郟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爲姦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

郟公初告單襄公謂郟至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

能獲鄭伯而救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襄公曰且卻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

也義死國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佛姦禮爲蓋姦勇爲

賊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公謂三姦之說自卻至死難後人追合之也

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

晉語厲公六年郟之戰郟至以棘章之附注三逐楚共王卒見王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

也棘章之附注君子也屬見不殺而下無乃傷乎卻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

君之靈問蒙甲冑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爲使者故敢三聽之君子曰勇而知禮公謂左丘明前日既載其

三姦之事而於此所書 郟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

又如此固已自異也 淫暴讒嬖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

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阿陵地名

柯陵之會春秋魯成公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音善晉郤

見其語犯又音奇倚郤驪見其語迂周切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

郤驪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民

之大事也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晉侯爽二吾是以云視與步也今郤伯之語犯叔

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

招人過音翹怨之本也簡王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自魯侯曰至能忍之自

附新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

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

獨無謫邪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
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興也勇文之師也

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國語註。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

明。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舊本皆作天五地六。非是。數之常也。云云。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

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界驩

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晉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誰。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

頃公許諾。自晉孫談至適周。自將得晉國至文之材也。自成公之歸至許諾。皆新附。

穀洛鬪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鬪者。兩水激。有似於鬪也。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

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

大錢

讒譏者。又足記耶。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鬪。而徵之也。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

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爲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其爲書皆類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襄公曰不可。據國語乃單穆公。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內。諸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左傳昭十六年。子產曰。獄之放紛。而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又曰。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鍾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恆。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虧物也和平則久久固

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龍大姜之姪徒結切又直質切所憑神也歲

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斯為誣聖人亦大矣何州鳩曰我姬出自

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

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註天龍即玄楊

星齊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大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自天龍歲星在鶉火鶉火周之分

野也辰馬房心星也房星晨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經緯謂武王欲合是五

位歲時日星辰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野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太簇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百

姓吾知其來之自矣語又云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

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為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

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

而四伐盛威於中國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久立於綴皆大武之形也夷則黃鍾太簇無射大武之

律變也○憲按記讀為軒

城成周

劉文公與莨弘音長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諸侯衛彪侯見單穆公曰莨弘其不沒乎莨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莨弘及定王劉氏亡也在敬王十年劉文公王卿士莨弘周大夫莨叔也衛彪侯衛大夫也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

非曰彪侯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呂溫集有古其後牛思黯作頌忠一作忠莨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恆者之言也追為之耳吾友化光呂溫也溫字和叔一字化光思黯牛僧孺之字也化光古東周城銘井序云魯昭公三十

二年莨叔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彪侯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莨弘違天必受其咎異歲周人殺莨弘左氏明證以為世規俾持顛之人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訓也子經其地而作是銘銘曰文武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木正拓闢開祚盛則駿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之後時無義聲大夫莨弘言抗其傾坐古諸侯靡崇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召宜福而禍何師於明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徇與亡治亂在德非運罪之遼天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然遐憤勒名頤隅以勸大順

問戰此已下

長勺之役曹劌姑衛問所以戰於嚴公避莊諱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嚴公國語作莊公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闢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既問一作問一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問略一作闕略一作略之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且切

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子厚非魯公君臣不知治人而足以戰則未必然僕者怒於一笑而齊侯辱御者忿於一羹而華元敗敫食馬者足以出秦繆公道驛桑者足以敫趙宣子事以一端起則言亦因之使治獄者不由公道戰及非辜怨結士卒一戰取虜安知無如羊斟之類乎東萊呂伯恭曰子羔爲衛政則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則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道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親則子之足此乃人報我之時也何足逃我則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矜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子羔一有司耳有哀矜之意人猶報之若是况莊公君臨一國獄必以情人之思報豈子羔比耶宗元乃曰以斷獄爲戰之具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

躋僖公

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其葬也焚煙徹其上弗忌魯大夫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也烝祭也躋者升也弗忌欲升僖公於下惠以爲必有殃而其言近誣故公謂非所宜云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而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藏竊寶者爲

宥用宥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里革魯大夫克也。自明日以來新附。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紆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徒何切。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云。文子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季文子季孫行父也。相魯宣公成公。仲孫它孟獻子之子。服它也。布八十縷為升。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專乎已，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縷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贖羊音墳。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惡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圻犬出者有之矣。行志大興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豎陽地，中間犬子聲，尋而地圻。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于河，化為龍。

骨篇專車 楛矢

吳伐越，驟會稽驟國語作躓，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好來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

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

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音戶。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

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砮，石中矢，鐵也。自吳子已下，新附。○弩，乃乎切。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為魯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辯大

骨石砮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恥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齊語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

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音疲。縷，蒸以為奉。註云：奉，藉也。所以藉王之謙也。縷，以縷緞蒸，不用絲，取易共也。鹿皮四箇。國語作分，諸本皆作箇。諸侯

之使垂橐而入，稊載而歸。稊音苦，限切。橐也。天下至歸己也。新附。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

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己之人且不

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謂桓公之伯

不如是之弊也。謂一作爲威公之不王而伯惟其假仁義之名其實則爲利耳考管子之書若遇魚鹽若多具石鹽也欲下代之樂則貴買狐白也朝夕汲汲惟利爲謀其用厚禮以交諸侯蓋市四隣之懽心亦僞而不誠也子厚乃以爲公之仁義必無利交之事子厚固誠齊人乎

此已下
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歐陋民也非恆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恆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之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與前伐驪戎事相屬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口以紀三辰言以宣五行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若多則五也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聞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將黜之而立奚齊諸臣使圖之申生曰云云吾其止也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

獻公十八年太子申生也。獻公欲黜之，欲使爲此行而觀之。

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

不可。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名焉。果戰，敗翟于

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自公使太子至果戰新附。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己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覩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丕鄭曰：君爲我心，里克曰：中立。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中立，其免乎？詳見晉語。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號夢

號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云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諸其族曰：衆

謂號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適晉。

自公覺至知之新附。

非曰：號，小國也，而秦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謠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辰。云云。

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公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而

暇。晉是皇。公乃還。宰孔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洑澮以爲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

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上違。遠去也。其違。違道也。是歲。獻公卒。自景霍至懼之。新附。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麻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爲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晉獻公寵驪姬。既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秦。至是。獻公卒。里克欲殺奚齊而逆重耳。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

於我。我對以忠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

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自克既殺至卓子新附。

非曰。夫忠之爲言中也。貞之爲言正也。息之所以爲者。有是夫。問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

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爲忠貞也。歟。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然則爲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爲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耶？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春秋桓公二年，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至僖公十年，書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其法皆同。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隱忍焉耳。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氏云：許悼公癘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公集中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亦及春秋書荀息之事，云某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錄以往，卽此也。書意皆與此篇同。

卷第四十五

非國語下三十六篇

狐偃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屠岸夷，晉大夫也。舅犯曰不可。云秦穆公使公子絻弔重耳曰：

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云

非曰：狐偃之爲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爲多言，無足采者。且

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慄一作怯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偃偃焉，遊諸侯。○偃丑陰良切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偶然耳。偶一作禍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一有足字以為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下哉？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使告公子夷吾于梁。重耳以舅犯之，言不入夷吾以冀芮之言而入，是為惠公、惠公之惡，後篇可見矣。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得之而狂，音狂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丕死。○丕音丕

非曰：惠公里丕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

葬恭世子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梟達於外。梟與國人頌之曰：云云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一作無有徵者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安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人矣。若入必霸於諸侯，其耿光於民矣。恭世子申生也。翟公子重耳也。翟與狄同。耿猶照也。○耿古迥切與炯同。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

而爲之。未必偃能徵之也。况以是故發耶。是一作臭。

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鎮者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文公殺懷公子高梁。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晉惠公五年。秦帥師伐晉。獲晉侯以歸。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

公子繫曰。殺之利。○繫子立切。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繫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

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

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質。脂利切。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繫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

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

告於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

重耳咸告於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莫不一本周室雖卑。猶是王命。命穆公以爲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恥者亦大矣。一作至公而不知求。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是役也。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其舍大務小遠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初。秦使晉師潰。惠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去。卜。何我之載。君遂止于秦。秦既歸。惠公。惠公歸。故斬之。止獲也。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惠公未至。蛾督謂慶鄭曰。君之止。子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及惠公入。蛾督欲舍之。惠公不可。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五鹿。衛邑。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人國語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爲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涓人疇枕楚子以塊。吳語。楚靈王。徬徨於山林之中。乃見其涓人疇。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樂疇。枕王以塊而去之。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懷嬴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晉文公重耳過秦而秦歸之女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惠公夷吾子也。實於秦逃歸而立為懷公。故曰懷嬴。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尙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曰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圉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云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沈之說贅矣。大梁大火實沈皆星名也。

命官

晉籍狐箕欒郤桓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異姓之能掌

其遠官。遠官縣鄙也。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周襄王避貽叔之難居於鄭地汜晉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郊王賜公南陽陽樊温原州陘絺鉏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自周襄王至之田自君補以下新附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鄭人以瞻與晉瞻鄭卿叔詹伯也晉人將烹之瞻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遺親也云云晉文公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則觀狀是曹非鄭也而註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又從而爲之辭是以非之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是則是多爲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爲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救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鄭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實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匪之有而致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恆也恆固在久若爲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爲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

獻子諸本多誤作宣子

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

宣子趙衰之子宣孟盾也韓獻子韓厥也干行犯其軍列也趙孟卽宣子一作宣子執而戮之據國語獻子是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爲死曰雖就爲辱猶不可以爲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

舊本此篇賢可書乎之後有今左氏多爲文辭一節嘗怪其意不相屬以別本考乃脫祈死長魚矯二篇而左氏多爲文辭者乃公非長魚矯後辭也。益此二篇然後公六十七篇文方足矣。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力士也賊殺也。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麇退而歎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死。

非曰麇之死善矣。然而趙宣子爲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爲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爲賢。

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一有向字。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麇

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一本其下更有二十六字云今左氏多爲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矯知機者然則惑甚也。

祈死

及自鄆范文子請其宗祝曰。君驕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所死。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

自君驕而下新附。范文子范變也。鄆之役晉伐鄆。楚救之。大夫欲戰。文子不欲。武不聽。遂與戰。大勝之。此文子自鄆歸懼難而祈其死。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內爲宄，在外爲姦。御宄以德，御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竝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厲公殺自對曰至不忍俟也。新附三郤，卻至。卻錡、卻犇也。欒欒書中行，中行偃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欒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爲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

戮僕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自晉悼至司馬，新附揚干，悼公弟也。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一無冀字，一無公子貴三字，而作兩貫字，非是。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爲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止一作正，非是。當作止，止，執也。

叔魚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楊食我生。○食音異，我音俄。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逐欒盈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云云陽畢曰：君掄賢人之後也。掄，擇也。有常位於

國者而立之，亦掄違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去。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箕遺、黃淵

大夫欒盈之黨欒盈，鬻之子，書之孫也。欒書厲公十年弑厲公。即立悼公。故陽畢以盈為亂國者之後而去之。畢者，大夫也。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殺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且君將懼禍懲亂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况其胤之無罪乎。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射鷓○射食亦切。鷓於諫切。

平公射鷓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今君嗣吾先君，射鷓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于顏，乃趣舍之。自昔吾先君至殺之，新附。叔向羊舌肸也。○趣音娶。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論，胡乃反徵先君以恥

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己也。

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趙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曰：朝不及夕，誰能俟？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偷，苟也。非死逮之，必

有大咎。

自秦后子至五稔新附。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自平公至視之，自文子曰：君其幾何，已下新附。

非曰：和妄人也，非診視攻熨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脉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鮌殛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云云
非曰：鯀之爲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爲熊也。熊之說，好事者爲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恠夢，罔不爲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云云上大夫一卒之田，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奢奢侈。云云

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謂欒書殺厲公也。前之

言曰：欒書殺厲公，以厚其家。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欒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曰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中行穆子。中行穆子，荀吳也。帥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

而二心，茲之大者也。自以城來以下，新附鼓，白翟別邑。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麻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

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敖

范獻子聘於魯。范獻子，士鞅也。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為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名具，伯禽之曾孫，武

公名敖，獻公之子。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董安于

下邑之役。下邑，晉之邑也。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

趣而出，乃釋之。戰功曰多，安于，趙簡子家臣。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恥。受賞者恥，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讞焉，則滋不可。對杜罪

祝融已下
鄭語

史伯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

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為己姓於昆吾昆吾衛也夏衰昆

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義為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豕韋彭者也商衰二國相繼為商伯當周未有融之興者

其在芊姓乎。○芊音珥楚姓也史伯周太史也自黎為廣幸至功大矣自虞夏商周已下新附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左氏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註幕舜之先與國語不同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註虞

幕舜後虞思也協和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堯之時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

韋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必於弊者也。國語與坊本殆此共弊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

盈而近頑童窮固。云云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云云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彊。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

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申姜姓太子宜白之舅也緡姬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王幽王也自今王已下新附○繒慈陸切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童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以取其必弊焉

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是好恠者之為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芟已下楚語。○芟音技。芟也。一作艾。非是。

屈到嗜芟

○屈居勿切。

將死戒其宗老曰

家臣曰老宗老爲宗人者

苟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

屈建命去之。○去

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

陳庶侈夫子其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屈到楚卿屈建到之子自國君已下新附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芟之薦不爲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

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芟於籩是固不爲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

吾以爲逆也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著底則滯滯久

不振生乃不殖王楚昭王對楚平王之子子期之對也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

楚國自聘於晉至觀射父新附

非曰。圍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覲之妄者。女巫曰覲。又何以爲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吳音云。

伍員伏劍而死。魯哀十一年死。伍員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事吳王夫差。夫差起師以伐越。王勾踐勾踐起師逆之。夫差將許越成。申胥諫之。不聽。夫差乃大戒師伐齊。申胥又諫曰。昔天以越授吳。而王弗受。今伐齊。越人恐來襲我。不聽。遂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既勝。乃訊申胥。申胥釋劍而對曰。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其後越果滅吳。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孥累於人。而又入以卽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很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其語。其謬耶。謬耶一作何也。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

盡之。而反分爲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雜蓋字一本作反擊。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

恠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國語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論耳。子厚之

於時令斷刑貞符皆非是。予謂學者不可不知。

河東先生外集

卷上

賦文誌

披沙揀金賦

求寶之道同乎選才。劉慶儀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見鍾嶸文品公外集賦三首皆正元五年以後舉進士時作。

沙之爲物兮。視汗若浮。金之爲寶兮。恥居下流。沉其質兮。五才或闕。左氏天生五才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耀其光兮。六府以

修。書六府孔修。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爲儔。○滓壯。披

而擇之。斯焉見寶。盪浸淫而顧眊。指炫燁而探討。○炫熒絹切。燁。戶廣切。探音貪。動而愈出。幽以卽明。涅而不緇。論語不

涅而不緇。緇。黑也。既堅且好。詩既堅。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獲則取之。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熠。弋久

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左氏望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先迷後得。易先迷後。孰謂棄予如遺。詩將安將樂。其隱也。則雜昏

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其遇也。則散弈弈。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昧兮。

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棄。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出春秋左氏傳序。將爛爾而見素。不索何獲。昭二十七年左

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觀其振拔汗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直質而特殊。錐處囊而織光乍比。趙平

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劍拭土而異彩相符。雷煥得豐城劍。取南昌西山。下土拭之。送一劍。并土與張華。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土。報雷煥。青兼華陰土一斤。致煥煥。

將拭劍轉精明也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說乎豈獨媚旭日以晶熒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歧昌卽詠陸文可俾陸機事而昭明是選梁昭明太子集文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籥之學漢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籥不如教子一經汰之愈朗詎慙擲地之才晉孫綽字與公作天台山賦示范榮期詔曰此賦擲地必為金聲也客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三王禮用夏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而日

長也故賦謂寅方卯位以此焉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策著也寅方肇建俟啓蟄以展儀桓九年左傳凡祀啓蟄而郊啓蟄謂建寅之月卯位將初爰用牲

而協吉送烈烈之凝氣仲冬送烈烈導遲遲之陽律詩春日遲遲猶分可愛之輝文九使左傳買季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註云冬日可愛夏日

可式佇寅賓之質書寅賓出日註書寅敬賓導也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時論語行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相

禮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事傳小正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符上春以備

儀必修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迎時也淑景初延幽陽潛啓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探頤索

隱得郊祀之元辰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事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土圭

之影猶積周禮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泰壇既罷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玉漏之聲漸長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

在調和竝司南而爲急取車制如司南在衡若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

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陽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

後王式遵啓玄機以求舊運巧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味道之士眷茲木偶應異迷途之人齊步武而

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典聽希聲老子大音希聲克正于時巡雖道有環回地分險易固善應而

莫實諒知幾而有爲子僞切載考載擊所辨于長亭短亭庾子山江南賦十里長亭短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世說

魏武帝過曹娥碑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靈白楊脩便解觀其妙矣孰測其微細觀其微矣老子說

武行三十里方悟魏武歎曰我才不如卿有智無智較三十里觀其妙矣有欲以觀其妙常詎知其啓閉音不衰而得度響其鏜而有制鏜音湯詩擊鼓其鏜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旋異銅

渾之儀亦可敍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涉黃道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幾是研易曰夫易

極深而研幾也鄙繁音之坎坎坎坎鼓聲詩坎其擊鼓宛丘之下陋促節之闐闐妙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擊贊賞典于今茲

動惟其常契同文于古者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

聲明不慙于素音愆可舉而行宜乎聘墨妙呈筆精固敢先三雅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晷。雷孚上下。雷孚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被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前漢萬石君傳注。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有賢操。六到切。操也。自未嫁。固已惡羣戚之亂。尤羞與爲類。獨深居爲翦製。縷結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爲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七到切。至也。邀之邀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爲飭厲。一有小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爲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爲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爲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譴鬧。以飲食觀游。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

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聞男子歎者。○欬口漑河間驚跳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

衆戚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之歎者爲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

是何耶。羣戚聞且退。期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鹽陘州西浮圖兩間。○鹽篇韻無此字

開二切。江南人呼梯爲鹽。按集韻。沂祈二音。曲岸也。又魚開切。修長也。前漢相如傳。臨曲江之醴州。兮注。曲岸頭也。巨衣切。叩檻出魚鱉食之。河間爲一笑。衆乃歡。俄

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爲秦聲。倨坐觀之。

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

間竊顧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哂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

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旦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

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

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旣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忤忤。披耕切。心

急恆若危柱之絃。夫來。輒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爲

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爲。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

旣張具。音張。音帳。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答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

喜。不爲服。關門。召所與淫者。保遂爲荒淫。果力切。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

交於門。猶不慊。苦又爲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

者。美顏色者。善爲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憊憊以爲不足。○憊音蒙。又母

切。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爲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頰。皆不欲道也。○憊與登同。促也。

鼻頰也。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爲脩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爲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

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

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猜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君臣之際。

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箏郭師墓誌

郭師時之善箏者。故以是稱焉。公時在柳州。劉夢得集有與公書云。發書得箏。郭師墓誌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析愉。學無能知。

又云。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絃張柱美。枋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在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耶。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概耳。蓋觀郭師之事。觀公

之文而有感也。

郭師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阮瑤箏賦曰。箏長六尺。以應律。絃十有二。象

本秦聲也。制與瑟同。而絃少。案京房造五音。唯此瑟十三絃。此乃箏也。今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

雅樂。清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郭師所能者。蓋十三絃者也。五調切密。邃靡布爪。指運掌擊。於煥切。舊作緊。青山沈公謂當作擊。儀禮曰。鉤中

出。屈折愉釋。屈一作抑。學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卽棄去兄弟。自髡緇入

代清涼山代謂州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太宗子吳王恪恪子瑒瑒子或以

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扑蹈以為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黃老術薛道

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褻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為擊節教閣管謹視出入餌仄

柏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史謂神之依叢木者謂之叢祠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岫

嶼山嶼山名嶼力主反○求道錄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

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元和十二年秋也月闕其團於是始謂九月十六日

也心為浮圖形道士仁人我哀埋勿棄

趙秀才羣墓誌

嬰白死信孤乃立史記趙世家曰晉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趙朔妻

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後果生男屠岸賈索之嬰與杵白謀乃取他人子使杵白負而匿諸途索杵白殺

之程嬰與趙氏真孤俱匿山中至十五年景公疾下云大藥之後不途者為崇於是召趙孤及程嬰復與

趙田邑如故王侯世家天水邑羣字容成系是襲祖某父某仕相及一本止作祖仕嗟然秀才胡伋伋體貌之

恭藝始習娶于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遽遠集元和庚寅神永戢庚寅元問年二紀益以十年三十僕夫

返樞當啓左氏啓蟄而郊啓蟄建寅之月蓋正月也瀟湘之交瘞原隰稚妻號叫幼女泣和者悽欷行路悒追初憫天銘茲

什。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公集有與李睦州書名字皆不得而詳然公誌及其私必與公相厚者元

惠王其母高祖徵時外婦也顏師古曰謂與旁通者其云外婦本此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州楊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總既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睦州詆狂寇

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過而慕焉李為睦州朔元和二年納為外婦借竄南海上及移永州更大赦李州

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

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彫殞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澗謂湘靈也嗣靈音兮永終古湘靈鼓瑟

今淑之死能嗣其音也

卷下

表啓

為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公正集中有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又有為耆老請復尊號表

詳於正集之註今又有表六蓋在正集之表前作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司馬相如曰。歷選列辟以迄于今。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

揚耿光。書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耿光。光明也。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耀。後嗣何觀。左傳。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羣

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于地。禮記。博厚配天。高明配地。

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隲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

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正月。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其後雖逢阨運。與元元年正月。以朱泚之亂去尊號。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掃清。武惟

揚。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己之義。左傳。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明愛之之仁。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

掩全功。五年于茲。自興元元年甲子。至貞元四年戊辰。為五年矣。若墜冰谷。貞元五年十月。百寮請復尊號。不允。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陶謨。人

用咸和。書。用咸和。于萬民。俗惟丕變。陳師鞠旅。兵法。二千五百人為旅。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無犯塞之虞。畫界封疆。在畫界上。無專地之患。

四海寧一。萬類蕃滋。薄刑溢不寃之聲。漢書。子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表不宜妄自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況

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允答。豈宜固為菲薄。非薄。見孔明出師表。不宜妄自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況

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恩。恥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羣情。誠天

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悃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未遂懇誠。拳拳顛顛。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

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爲上儀。以至於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狹。卽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軼。徒。結切。而乃久爲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爲不私與已。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旣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耀而誣。質而不華。則朴略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昭十二年左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易。廣大配天地。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軌模。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庭。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旣無以光昭衆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恥於今。獲罪於後。實爲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下俯迴宸睠。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漢書。動寤萬乘。愚誠雖竭。天鑒未迴。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白虎通云。正五行。祝融績三皇。白虎通曰。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績也。言能屬績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之祝融也。人爲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泊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咸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

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謠。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

陛下思成湯之罪已。

左傳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念周宣之側身。

詩雲漢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

去徽號而不稱。垂烟戒而自儆。

古通切

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一。

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

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

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續一作續其不可二也。

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太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

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爲大謬。伏以常久之德。貞夫一

也。

易天下之道。貞夫一者也。

元始之義。善之長也。

易元者善之長也。

并包覆露。天之大道。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

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

却戎狄。翦暴逆。邊兵之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

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俸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

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屏營惓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惶

恐。頓首。

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貞元五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即前所上三表。請復上尊號。悃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觀文明。繼跡聖俊。聖賢。亦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爲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光膺聖神文武之號。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爲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爲懼。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於羣臣。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瘁而畢力。弼成神造。康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彊擾順。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爲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愆。必惟思而內省。皇情微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數見。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悅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明一作名。崇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尙懷不足以要天地祖宗。雖有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

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燧人神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迨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爲辭讓。以守謙冲。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辯。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爲燭誡。○燭古適切。一作鑑誡。以示敬恭。誠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竊所不取。輒敢徵之國典。酌於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冒萬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迴慮。俯徇羣情。然後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鑑至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詣闕。固請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頌等言。頌于頌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具一作表伏奉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冰炭交集。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爲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略禮。不如文明而化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直爲一王之法。固以遇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爲弘遠。陛下嗣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

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誠者滿，所向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爲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陷於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僞。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書左右攜僕攜僕者謂左右攜持器物之僕，或從扞牧圉傳二十八左傳寧武子曰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註牛曰牧馬曰圉，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蒼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不用，獄訟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的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爲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受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典，以違陛下之詔，謹昧冒萬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

一本以上六表在前集

臣頎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加辭讓愈固。臣等感謙冲於盛德，而私有舊典，廢廢之憂，懼煩瀆於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

以爲事貴舉其中立名惡浮於實。他本無爲立二字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爲恭。況於祖

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德博化光。辭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略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

帝曰。我漢家亦自有制度。見漢元帝紀諸葛孔明誠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

又以爲執小讓之賢。不起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

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

聖之姿。合至神之化。有戡禍亂。制夷狄之武。一無有字修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以來。俗

化斯厚。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梏桎不用。可謂人皆遷善。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寤也。況

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卽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徒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

平。何以知宗廟之興復。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之臣庶。跋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

國恥。亦欲摠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爲歡。儻陛下以自咎責

之心。尙或未弭。則羣臣不能匡輔之罪。匡一作莊亦當未除。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

猶含妬。臣以偷榮。羣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臣等懷此

數者。恨恨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脩無忝之

言。詩無忝爾祖。聿脩厥德。願屈已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徇羣心。因來月謁太清宮大廟郊祀上帝。貞元六年十月。臣僚請復尊號。

上曰。春夏亢旱。宿麥不登。朕情誠祈禱。獲降甘雨。既致豐穰。告謝郊廟。儻因禋祀而受尊號。是有爲爲之。勿煩固請。十一月庚午。祀南郊。遂以告祠。實臣等之至誠。實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及大會議戶部尙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後表

安衛州汲人貞元五年二月白戶部侍郎耶遜本部尙書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卻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帝。此是改第三表。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

貞元七年以韓洄爲國子祭酒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請。纔僊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滂霈思遠。思本作斯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疊凝彩而雪暉。蒼鳥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爲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懷光謀反貞元元年爲其部將牛名俊斬首以獻則公之表當是時作也然公時年十三不應有此文中丞者不詳其人矣文又闕不全云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逆賊李懷光與臺末人方言南楚凡庸賤曰臺奚虜遺醜懷光渤海棘人醜類也備聞兇險之行頗有

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符節盡委朔方之地建中元年七月以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猶分禁衛之兵二年五月詔懷光率神策及朔

方軍討李惟岳不感殊私乃懷異望間者饋貴不入王師問罪尋令舉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時李繼抱真同討魏城未拔朱滔王

武後連兵救田悅詔懷光統朔方兵一萬泊駕幸近郊建中四年十月丁未車駕至咸陽戊申幸奉天敕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

三千同討悅懷光勇而無謀爲滔等所敗洎駕幸近郊建中四年十月丁未車駕至咸陽戊申幸奉天因解奉天之圍十一月懷光引兵敗朱泚兵于醴泉泚聞之懼引兵歸或安由是奉天之圍解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

列爲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寇滑汭頓軍咸陽關

爲裴令公舉裴冕表大曆四年十二月戊戌裴冕卒八年公始生當無此表裴令公蓋裴遵慶也按冕傳云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驅馳靈武有社稷勳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罔海內冤之與此表合然此表當爲郭令公作其云爲裴令公非也又傳云時元載乘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踰月卒據元載之誅在大曆十二年而柳生於大曆八年是時方五歲而此差又當在載未誅之前時公未生或謂公集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恐此表乃其先人之作然亦不可得而考此決非公之文也明矣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吳任宰詔而伍胥誅夷吳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誣爲大宰常以報越爲志二年悉精兵以

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使大夫種因大宰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胥切楚任靳尙而屈平放逐風原名平事楚子胥諫不聽遂自殺吳王以鳩夷盛其尸投之於江○輕普鄙切楚任靳尙而屈平放逐懷王爲三閭大夫同列上官斬尙共毀譜之王乃疎遠惟前事孰不痛心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一作忠肅明允忠肅道高

夫同列上官斬尙共毀譜之王乃疎遠惟前事孰不痛心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一作忠肅明允忠肅道高

德厚匪躬無忌有蹇諤之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道佐先帝道一作首驅馳靈武贊雲雷之業成社稷之勳至德元載

至益昌遙詔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以冕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為之副是時冕為河東行軍司馬授御史中丞詔赴朝廷遇太子於平涼具陳事勢勸之朔方七月太子入靈武冕與杜鴻漸崔漪等勸進甲子

以定策功以冕為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構投謫荒裔天下稱冤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崩以冕為山陵中書侍郎平章事

表輔國親呢衛士中書舍人劉烜充山陵判官烜坐法免空懷醞正之悲莫雪增嫌之恥今姦邪屏退聖冕亦以議事與程元辰相違貶施州刺史移澧州刺史

政大明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百度惟貞諸本作大度誤四門以穆寰海之內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聞至化

願特令追冕列在唐朝俾之端揆庶寮平章百姓處詢謀之任當變理之權必能協和萬邦致君堯舜臣

位兼將相職忝股肱思進賢傑共熙帝載二年二月以冕為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臣無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武元衡字伯蒼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公時為監察御史乃其屬也正集有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此當次其後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降忽臨時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臣以無能謬司

邦憲大明首出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易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霑於草木況茲靈味成自

遐方照臨而甲拆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

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莊子曰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感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抃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元和十二年二月李師道誅東平盡平時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某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臣聞負恩千紀者鬼

得而誅莊子為不善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

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禘謀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惟

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

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觀升平

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大曆中以李正己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傳其子納師古納次子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漢高帝六年

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地方二千里特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

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百二者謂秦地險固二萬人足以當諸侯百萬人十二者謂二十萬人足當諸侯

百萬人言齊雖固不如誘臨淄三七之兵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月三男子三

秦二萬乃當百萬人史記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竊

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禹貢海岱為青州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也又云海岱及淮為

東海為師謂東封泰山累聖垂德曾未悛心書惟受罔有餘孽滔天果開折首嘉折

道所據也封祀之山隔成異域謂東封泰山累聖垂德曾未悛心書惟受罔有餘孽滔天果開折首嘉折

首獲匪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封亭亭皆泰山下小山也風俗通曰封泰山禪亭後漢志曰云云

其醜遼海無虞見石罍之已至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罍長尺有咫罍矢鐵也以石為之○罍音奴此是

書陛下神籌獨得籌一廟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威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必從克成不戰之功

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之功漢終軍當發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

覆孟之秦東方朔客難連四海之抹蹈歡慶倍萬恆情

賀赦表此謂頌宗時蓋當任用職在藩維此必代桂廣帥臣作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戴天履土。罔不欣抃。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耀。羣品資始。萬方文明。伏惟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溪洞。事冠千古。況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敷作解之澤。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熱。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移敍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歿。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項。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覩盛禮。感悅歡抃。倍萬恆情。

賀皇太子牋

皇太子乃元和七年所立遂王
宥既立更名恆憲宗第三子

宗元皇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帝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崔豹古今註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四歌贊德。其二曰。月重輪。少海之增瀾。山海經曰。無皋之山。南望幼涿。郭璞註曰。即少海也。昔天子比大海。太子爲少海。宗元忝守遐方。公時在柳州。其年十月卒于柳。獲聞盛禮。踴躍之至。倍萬恆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 裴桂州即前中丞公行立也。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在元和十三年間時。淮西已平。公前有為賀淮西平敕表。此豈敕後有所封贈。故公以啓賀之歟。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孔子曰。揚名於大孝所

尊。曾子以之垂訓。禮記。魯子曰。雨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於達人。左傳。昭七年。聖人有明德者。積善必徵於餘慶。易。積善之家。天下人子。羨慕無階。某特承恩眷。倍百恆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

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衛淮南次公也。以檢校工部尚書為淮南節度使。在元和十二年。淮蔡平後。絕。因終身不復鼓。而公此文在柳州作。則衛時。尚鼓琴也。使傳之載。過乎實矣。一作狀在前集。

疊石琴薦一。壁灘下。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旦之至德。蘊

牙曠之玄縱。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論語。子謂子貢。藝深。攪醴。史記。田完世家。鄒忌子曰。大折以清者。相也。攪之深。驛之愉者。將成玉燭之調。爾雅。四時和。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舜作五絃之琴。政令也。○攪。厥綏。切。聲音釋。舒也。謂之玉燭。和。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禮記。士無故不徹琴瑟。敢效彊堅之用。

答鄭員外賀啓 一作狀。在前集。

李師道三代受恩 代宗永泰元年七月。以李正己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德宗建中二年七月。卒。子納領軍務。貞元八年五月。卒。子師古。領留務。憲宗元和元年。閏六月。卒。弟師道。領留務。是為三

代受 四兇負德四兇即謂正已 聖朝含育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扞蠹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一本有伏惟同增慰慶六字

答諸州賀啓一作狀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孽魚列切本作孽更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抃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一本有勞致書間

補遺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井序○史表載虬後周中書侍郎美陽孝公與誌稍異

惟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景龍太歲也三月日前萬年縣丞柳君終於長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長子弘禮承家當位次曰傳禮幼曰好禮奉夫人洎仲父之命考時定制動合古道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禮記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日而葬士粵五月十九日甲子克開長安縣高陽原耐於先塋禮也先時撰辰酌禮撰擇稱義備物外姻畢至左氏傳云士逾月外姻至宗人來會從弟宗元受族屬之教泣涕濡翰書辭紀行曰君諱元方字某解人也系自周魯後得柳姓魯世家孝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為諱至展禽食菜於柳因為氏魯七代祖虬後魏中書令封美陽公虬字仲盤西魏大統之中為中書侍郎四葉至皇考惇皇朝散大夫資陽令祖延州司馬考頤宣州寧國

丞濟德克紹厥類藏聰晦明粹為淑和少孤季父建頤有三子長曰元方季撫字訓道通左氏春秋貫歷

代史旨畫羅列接在視聽嗜為文章辭富理精以門廕出身調補宣州漂水尉網簿貢賦入于天府特授

同州馮翊尉改京兆府雲陽主簿轉長安主簿遷萬年丞端靖守貞處劇不撓秩滿居養素食貧常好竺

乾之道自攝塵昏之外攝音展極也外一作表泊如也既而嬰被沉疾不克永壽姻戚動懷朋友道傷僉曰天之報

施善人何如哉君前娶河南獨孤氏左司郎中緬之女緬之子三人實寂密也無子早世繼室以裴夫人諫議大夫

虬之女虬河東人代宗時擢為諫議大夫陰教內則著於閨闈有女三人焉嗚呼銘誌之來古矣是不可闕遂勒玄石措

于陰堂陰堂謂壙中也銘曰

振振吾宗德之宅耶惟君之德至其頤耶德而不壽命既厄耶松柏蒼耶不朽石耶

處士段弘古墓誌

井序○御史中丞崔公能也時為永州刺史公元和九年尚在永州故薦弘古於崔迨其死崔猶為經紀其喪可謂賢矣公正集有祭弘古文當其喪過永州

時作誌亦作於是時也

段處士弘古讀縱橫書漢志有縱橫十二家蓋剛峭少合尤濩落灑灑意與濩落同不事產人或交之

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家言漢志有法家者流之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古

幹死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畫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頔之字曰允元

貞元十四年九月以頔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隴西李景儉景儉之字曰致用東平呂溫溫之字曰化光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懼

留門下。或一歲或半歲。與言不知日出。溫卒。溫卒于元景儉。元和三年十月。景儉貶。前右拾遺張宿。一作和六年。

道。與然諾。南見中山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徵其去。

微音遊。通述也。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寶羣。是時元和八年四月。以羣為容管經略使。途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為禮。君憤怒。發病不。

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為。埋道邊耳。

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為出涕。命特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為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黃。

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八月十六日。後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章。皆未冠。

銘曰。

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困者蓋謂已及劉禹錫之屬。皆窮困也。通者不以。以用也。言通達者不用也。不懲其躓。卒以元死。觀游非類。有。

賤非鄙。何以葬之。黃山南趾。

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誌云。正元二年七月十一葬。誌當是時作。

柳氏子某。為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于外。貞元二十一年。始葬于號之閭鄉窆也。說文。窆。葬下棺也。○窆。保驗切。後四世為宰相。自

貽書其族。尚書禮部員外郎宗元。使為其誌。且曰。吾之先自魏已來。為宰相者累世。慶為魏之侍中。自

高祖諱萬齒。為伊闕令。襲其先河間郡公會祖諱某。浙州刺史。咸有懿德。泊于兵曹府君諱某。勤身惠志。

好義能讓而同。故交者固直而敬。故親者睦。凡舉明經者四。皆獲美仕。初為陸渾主簿。次吳縣尉。次上黨。

丞。次潞州兵曹參軍。其勾稽摘發。毗贊關決。無不勝職。加朝散大夫。某年月日。終於官次。殯于州若千里。會世多難。家又貧窶。故不及夫事。嗚呼。我曾祖王父葬于潁陽。我伯祖叔祖洎伯父。皆葬園鄉。皇天原望。壽里。潁陽北臨間。其地陰狹。岸又數。大懼不克久安神居。是以從他兆于茲。卜用七月六日甲子。將以具于玄堂之下。固故有望乎爾也。於是刪其書爲文。置於郵中。俾移於石上。

永州司功參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

年月誌皆不載據題云永州公作永時作

毛氏夫人。父曰儀禹。豐州別駕。祖弘義。濟州戶曹。夫人歸譚氏。曰。損爲鄧州司倉參軍。損父昌。爲常州錄事參軍。祖曰元愛。爲左羽林大將軍。弘農男。惟譚洎毛氏。於周咸爲諸侯。譚入于莒。毛及魏爲后族。千歲復合。夫人生丈夫子。曰隨。隨謹愿好禮。始克於裴柳爲姻。隨娶裴氏。今中書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嫁柳氏。曰從肇。曰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教。聽夫人之德。且曰隨之所以能立。洎吾嫂之所以令。皆夫人之訓。則宜有以文其聲詩。刻而措諸墓。夫人諱某。壽若干。某年月日終。某日日耐于此。誌曰。周之列國。譚之毛伯。合是二姓。從其匹敵。夫人有訓。乃策厥族。惟時善良。不享豐福。懿厥子姓。追號憲德。內言不出。孰表貞節。願垂休銘。永誌幽谷。

附錄卷上

勅賜靈文廟額牒

尙書省牒柳州靈文廟禮部狀准都省批下廣南西路轉運司奏據柳州申詩本州鄉民父老嚴後等狀陳伏覩唐柳州刺史元和年立廟於羅池至今三百來年廟享不絕州境凡有水旱疾疫之災及公私祈禱無不感應乞加封爵或廟額柳州本司保明委是詣實尋符太常寺依條看詳據太常寺狀勘會唐柳州刺史立廟於羅池係前代名賢轉運及州司保明立廟至今三百來年廟享不絕凡有水旱疾疫祈禱感應自熙寧二年八月已後至去年六月計十餘次祈禱感應伏候指揮牒奉勅宜賜靈文之廟爲額牒至准勅故牒元祐七年六月三日牒

初封文惠侯告詞

勅文章在冊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爲不朽生而昭爽後且不亡惠我一方是宜崇顯柳州靈文廟唐刺史柳公仕于唐室卓有才名厲志精顯記覽浩博貫穿經史溢爲詞華覽其遺編灼見志學龍城雖遠不鄙其民爰出教條動以禮法家富有業經學有師風行護成田里悅喜自言將死館我羅池今數百年英靈猶在祈禱禱祀如響應聲水旱疾憂咸有歸賴啓封侯爵因民之情尙其知歆永庇南土可特封文惠侯崇寧三年七月七日中書舍人臣薛昂行

加封文惠昭靈侯告詞

勅柳州靈文廟文惠侯。生傳道學。文章百世之師。沒以神靈。福祐一方之庇。是有功德於人者。其於爵號何愛焉。惟神望冠河東。名高唐室。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出守柳城。終享廟食。君蒿之際。盼鑾必通。屬者春夏之交。雨暘愆候。禱焉卽應。歲以是豐。故郡人願請諸朝。而使者遂上其事。朕嘉神孚惠。爰益褒封。尙赫光靈。保有常享。可特封文惠昭靈侯。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中書舍人臣王剛中行。

柳先生楊子新注

學行篇

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先生云。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

脩身篇

熒魂曠枯。糟莩曠沈。

先生云。熒。明也。熒魂。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爲精。莩。如葭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

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先生云。糟當爲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於是以杖攜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

孝至篇

勤勞則過於阿衡

先生云。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先生云。楊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

羣公書贊題跋碑記

答柳子厚書

劉賓客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疊疊。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大。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轡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腹。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穀而中。微存乎他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俚言蕪而不治。臨書。軋軋不具。禹錫白。

又與柳子厚書

間發書得筭郭師墓志一篇。以爲其二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釋。學者無能知。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伴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楚宜反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號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概耳。不宜。禹錫白。

又謝柳子厚寄疊石硯

常時同硯席。寄此感離羣。清越鼓寒玉。參差疊碧雲。煙嵐餘斐疊。水墨兩氛氳。好與陶貞白。松窗寫紫文。

題羅池廟碑陰文

田錫

柳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強爲羅池之神。昌黎韓退之敍其事而銘之于碑矣。其有遺意。錫幸得而紀焉。古人或有其言而無其行。或有其質而無其文。故周勃持重而詞則寡焉。子夏美才而行或缺焉。猶能安漢皇之祚。游仲尼之門。惟公之文。緯地經天。惟公之行。希聖齊賢。彬彬然若黼黻之華袞。鏘鏘然若咸韶之在懸。古人或有其才而無其時。必避害以巽。令人以隨。顏子之賢。當周德之衰微。孟軻之仁。值王道之陵遲。亦能服膺於聖人之道。偃蹇爲霸者之師。惟公策名於貞元之間。通籍於元和之時。闊步高視。飛聲流輝。謂佐王之才。得以施。謂當朝大臣不我遺。古人或雖得其時而無知已。設有知已一人而已。故國

僑出涕。以子皮之死。夷吾之慟。以鮑君亡矣。唯公有劉公禹錫之交。有韓侯退之在朝。有呂衡州以僞儻與公爲游處。有皇甫湜以文章與公相遊遨。而公位不過爲南宮外郎。命不過爲柳州之牧。以譎而出。至死不服。如明堂之材。朽於谿谷。如千里之馬。輒於輦轂。時耶命耶。以是知爲仁者未必獲祐。修德者或虧多福。予聞四瀆視諸侯。五嶽視三公。爲靈神甚貴。在祀典尤崇。所職者以明以晦。所主者爲雷爲風。助天以總萬靈。助國以濟三農。所以籩豆有加。蘋蘩用豐。其疏爵也。有袞冕劍舄。其用樂也。有蕭笳笙鏞。安得公之生也。惠惟及於一州。公之亡也。神猶介於遐陬。唯裔夷感慕。而靈祠潔脩。迓神之威。有莖橈兮桂舟。饋神之奠。有椒漿兮蘭羞。無金策追封之贈。無袞衣加寵之優。使公與沈湘之魂爲偶。而配濤之神作儔。以公之齊聖廣淵。聰明正直。宏深之量。昭明之識。而不爲星爲辰。幹運陰陽。拱於北辰。不爲嶽爲瀆。含吐風雲。康於黎民。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羅池之神。是知天命難諶。兮命靡常。因紀爲碑陰之文。

題萬石亭詩

寄永守王願

歐陽公

天於生子厚。景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盛輒傷摧。苦其危慮心。嘗使名聲衰。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浚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頽。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翦薙發幽蒼。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爲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咍。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爲我銘山峩。

又集古錄羅池廟碑跋

右羅池廟碑。尙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尙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三年。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摸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載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爲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

又般舟和尙碑跋

右柳子厚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旣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

讀柳子厚傳

王荊公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

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又金陵語錄評論

柳開不及柳子厚。陸修亦常儒耳。張景道勝柳開。如太元準易論好。餘文論亦多好。

附錄卷下

評柳子厚詩

蘇東坡

詩須要有爲而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而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也。又論柳子厚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吾言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又記書柳子厚詩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僂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

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又書柳文瓶賦後

漢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眉，井邊也。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纒徽。一旦重上絹反。礙，爲甕丁反，所輻音身提。徒計反。黃泉骨肉爲泥，纒徽，井索也。甕，井以甕爲甕者也。輻，擊也。言瓶所懸礙，不得下，而爲甕所擊，則破碎也。提，擲入也。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韋囊以盛酒也。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見前漢陳遵傳，遵字孟公嗜酒大喜之。或曰：柳子厚瓶賦，拾酒箴而作，非也。子雲本以諷諫設問，以見意見，當復有答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蓋補亡耳。然子雲論屈原，伍子胥，晁錯之流，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爲智，幾於信道知命者，子雲不及也。子雲臨憂患，顛倒失據，當有媿於斯文也耶。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海南爲甚。客至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在舟，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餘牛，死者亦不減。幸而不死，卽歸德於牛，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

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余莫之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少衰乎。

又書李赤詩後

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不類太白。逸云：聞之王安國，此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亦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太白，則其人心疾已久，非特廁鬼之罪也。

又書黃子思詩集後

余嘗評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

又跋大鑿禪師碑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

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乃具石請余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摠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溪謚號。固非桂管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為正。

又引說先友記

昔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子厚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袁高恕已子唐傳第四十五卷

姜公輔七十七

齊映七十五

嚴郢七十

穆贊寧子弟賢八十八

裴樞六十五

杜黃裳九十四

楊憑弟凝八十五

李鄘七十一

梁肅文藝傳中一百二十七

韓愈一百一

許孟容八十七

袁滋七十六

盧羣七十二

鄭餘慶九十

奚陟八十九

盧景亮八十九

楊於陵八十八

高郢九十

柳登芳子弟累五十七

又讀柳子厚三戒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欲蓋而彰者。游吳得二事於水濱之人亦似之作二說。非有意乎續子厚者也。亦聊以自警。

河豚魚說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遠去。怒其柱之觸己也。則張頰植鬣。怒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游而不知止。因游而觸物。不知罪己。妄肆其忿。至以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烏賊魚說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响水而水烏。戲于岸間。懼物之窺己也。則响水以自蔽。海烏視之而疑。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爲窺者之所窺。哀哉。

又跋晁無咎畫馬

晁無咎所藏野馬八。出沒山谷間。意象慘淡。如柳子厚所云風鬣霧鬣。千里相角。然筆法稍疎。當是有遠韻人而不甚工者。元祐三年。宋遐叔張文潛同觀。

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黃山谷

余友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

破萬卷。觀古人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模。時所摠攬籠絡。但知玩其火龍黼黻成章後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柳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又跋陰符經後

陰符經出於唐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作此言。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

發明周御史論

張唐英

柳子厚作御史周君碣曰。有唐正臣周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所。云天寶中有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逐。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然不言周君名字。及諂諛爲相者誰。及賢臣放逐者何人。今以唐史質之。周君必子諒也。諂諛必牛仙客也。賢臣必張九齡也。林甫薦仙客爲宰相。九齡言其不可。上不悅。罷九齡相位。時子諒爲御史。白於大夫李適之曰。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公何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之。上怒。決配子諒於瀼州。至藍田。賜死。以九齡所薦子諒非其人。左遷荊州都督。嗟乎。九齡以子諒能抗言朝廷之失。是不負其職。而九齡爲能知人爾。而明皇悅邪佞之臣。反以九齡所薦非其人而逐之。如此。則後之大臣薦臺諫官者。當薦依阿取容。啗啗如秋蟬。泛泛如浮萍。則無患矣。何以爲朝廷之耳目哉。夫植木而欲其茂也。必時溉之。溉而惡大。反自伐之。必衰之理也。明皇之惡子諒。乃自求衰之謂乎。西幸之禍。有所

召爾。

古今詩話

劉夢得曰。柳八駿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滄右粥。何如我平淮雅云。仰父俯子。柳云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伐叛矣。劉曰。韓碑柳雅。各有所長。予爲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愬入蔡賊無覺者。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言十二載。以見平淮西之年。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于株柳拂天。後南中丞至黔南。人嘲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閒向南亭畔。南風變俗談。

歸叟詩話

鄭谷雪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村學堂中語也。如柳子厚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信有格也哉。作詩者當以此爲標準。

冷齋夜話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款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評詩云。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之。此詩有奇趣。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款乃三老相呼聲也。

石林詩話

東方朔作答客難。雖楊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太元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公。釋譏應諛。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摠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屋下架屋之病。如進學解。卽答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古作者之意。古今文章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子厚晉問天對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察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晴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重修羅池廟記

唐元和十年。州刺史柳侯至。以聖人所常行之道善其民。四年不幸而平時決人胸中者已深。人將釋之。而不得追其嘗與部將魏忠輩驛亭酒間語。乃祠于羅池。自歐陽翼之夢李儀之死。人尤神之。以憂患乞憐者。每每獲報。如所庶幾。三百餘年。英靈猶存。皇朝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惠侯。從斯民之欲也。廟閱日深。仰見星斗。蝟封蠹蝕。幾莫能支。而承糝踐籩。袂猶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

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然一歲之間。給公而外。所存無幾。雖欲改作。將焉能爲。柳陵朱公。以政和二年十一月視守事。三日。具禮謁款。見其所託。大不足以稱侯。四顧躊躇。隱然于中者久之。退而考其故事。得廟利歲時移用之狀。語諸僚佐曰。侯生死皆有功德於斯民。而祠宇敝陋如此。吾曹當思有以崇大之。奈何。卒其利以事封廢乎。侯無譴。寧獨不愧於吾心。燕衍可寢也。豆觴可裁也。土木之役。上求則費。公下斂則耗。衆曷若歸其利於廟。織毫籍之久。自可舉。咸曰。然。未幾。籍以羨告。州監兵陳莘者。開敏有幹局。俾掌其事。購材募能。取足於籍。堂室門序。卑高如儀。煥然一新。觀者嗟異。又撫其餘材。構亭于羅池之北。因以名之。亭與廟異區而同名者。不特謂江山之勝作也。嗚呼。澗酌可以祀皇天。噫嘻。可以祈上帝。未有誠而不能動者也。心者靈之府。而誠出於其中。神人殊方。靈未始異。以其出於未始異者。合之於冥冥之間。神能違之乎。世俗膺仕。情隨泰遷。燕衍自娛。豆觴自奉。凡可以適己者。無所不爲。公則不爾。惟崇大於俠。是思。卒使俠祠。旣壯而麗。則其誠可謂至矣。千里而郡。非獨其守。任民之責。神與有焉。年無饑饉。氣無乖厲。此民之所望於神者。民之所望。公之所祈也。致其誠於神。以祈民福。公豈可與世俗者同日而語哉。政和三年十月望日。承事郎通判融州軍州事丘崇記。

柳文序

嚴有翼

唐之文章。無虛三變。武德以來。沿江左餘風。則以絺章繪句爲尙。開元好經術。則以崇雅黜浮爲工。至於

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周漢。渾然爲一王法者。獨推大曆正元間。是時雖曰美才輩出。其能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者。不過韓退之而止耳。柳子厚而止耳。退之之文。史臣謂其與孟軻楊雄相表裏。故後之學者。不復敢置議論。子厚不幸。其進於朝。適當王叔文用事之時。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迨其踐祚。方欲有所施爲。然與文珍韋皋等相忤。內外讒譖。交口詆誣。一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八司馬之號。紛紛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第以一時成敗論人。故黨人之名。不可湔洗。嗚呼。子厚亦可謂重不幸矣。尙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之。劉關其意非忠乎。皋銜之。會順宗病篤。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皋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嗚呼。如文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死者有知。子厚豈不伸眉於地下。余嘗嗜子厚之文。苦其難讀。旣稽之史傳。以校其譌謬。又攷之字書。以證其音釋。編成一帙。名曰柳文切正。雖懸金於市。曾無呂氏之精。然置筆于藩。姑效左思之篤。後之君子。無或誚焉。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春三月十一日。建安嚴有翼序。

韓柳音釋序

張敦頤

唐初文章。尙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間。始粹然返於正者。韓柳之力也。兩家之文。所傳寔久。舛剝殆甚。韓文屢經校正。往往鑿以私意。多失其真。余前任邵武教官。日會爲讎勘。頗備悉。并考正音釋。刻於正文之下。惟柳文簡古。不易校。其用字奧僻。或難曉。給事沈公晦嘗用穆伯長劉夢得曾丞相晏元獻四家本參考互證。凡漫乙是正二千餘處。往往所至稱善。今四明所刊四十五卷者是也。惟音釋夫有傳焉。余再分教延平。用此本篇次撰集。凡二千五百餘字。其有不用本音而假借佗音者。悉原其來處。或不知來處。而諸韻玉篇說文類篇亦所不載者。則闕之。尙慮膚淺。弗辨南北語音之訛。其間不無謬誤。賴同志者正之。紹興丙子十月。新安張敦頤書。

柳文後跋

錢重

重讀柳文。至吏商篇首句曰。吏而商也。汚吏之爲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爲吏也博。常疑其造端無含蓄。必有脫句。後得善本。乃云。吏非商也。吏而商。汚吏之爲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於是欣然笑曰。此子厚之所以爲文也。且使子厚不首言吏非商也四字。則不足以見此文之作。出於不得已。欲誘爲利而仕者之意。故古文或有脫字及訛舛處。能使一篇文意不貫。精神索然者。信矣。子厚居愚溪幾十年。間中捨尋遊山水外。往往沈酣於文字中。故其文至永尤高妙。爲後世學士大夫所宗師。重冒昧分教此邦。意爲

柳文必有佳本。及取觀之。脫繆訛誤特甚。而又墨板歲久漫滅大半。今史君趙公。天族英傑。平生酷好古文。所謂落筆妙天下者也。一日命重爲之。是正。且俾盡易其板之朽弊者。然重吳興人也。來永幾五十程。柳文善本在鄉中。士夫家頗多。而永反難得。所可校勘者。止得三兩本。他無從得之。其所是正。豈無遺恨。尙賴後之君子。博求而精校之。庶子厚妙思寓於一字一句中者。悉呈露。爲益不淺矣。紹熙辛亥仲秋一日。迪功郎永州州學教授錢重謹書。

全前

趙善愷

前輩謂子厚在中朝時所爲文。尙有六朝規矩。至永州始以三代爲師。下筆高妙。直一日千里。退之亦云。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而子厚自謂貶官來無事。乃得馳騁文章。此殆子厚天資素高。學力超詣。又有佳山水爲之助。相與感發。而至然耶。子厚居永最久。作文最多。遣言措意最古。衡湘以南士之經師。承講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意其故家遺俗。得之親授。本必精良。與它所殊。及到官。首取閱之。乃大不然。訛脫特甚。推原其故。豈非以子厚嘗居是邦。姑刻是集。傳疑承誤。初弗精校歟。抑永之士子。當時傳寫藏去。久而廢散。不復可考歟。因委廣文錢君。多求善本訂正。且併易其漫滅者。視舊善矣。雖然。安知不猶有舛而未真。遺而未盡者乎。後之君子。好古博雅。當有以是正盡善云。紹熙二年八月旦。零陵郡守郇國趙善愷跋。

集傳

唐書本傳

宋景文公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閒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柳。行胡浪切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刈與艾同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吝作賦自做。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

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旣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司馬遷崔駰旣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昔昌黎韓退之作公墓誌。洎奠公而有祭文。宜錄之以重公者。特緣韓柳二集並行當世。故不復載云。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弧稟。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改迴蟲濫。王風凜凜。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萇。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衰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歛密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計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未言歸轉。輔音茜。載柩車。從耐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計。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尙終。當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

于伊人。安平宣英。韓泰字安平，鄭曄字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具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顧余負釁，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禮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天死。皇天厚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柰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輟復中止。誓使周六。子厚同於己子，魂兮來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尙饗。

重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旣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爲。炯炯之氣，戢于一米。形與人等，今旣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爲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言成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乃相知耳。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便。桂林舊府，感激生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幻穉甬上，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崔擘字敦詩，韓愈字退之。安平來贈禮成而歸，其它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爲已矣，余爲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畏日，庶我哀誠。嗚呼痛哉。尙饗。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禹錫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傳音轉以軒冕爲儻來。達於理者。未嘗惑此。昔余與君。論之詳熟。孔子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潛紳之倫。孰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傳。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驚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轂。旬服載葦。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內闈。出處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離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卽路。遠持郡符。柳水之壖。居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貺屢傳。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楊差肩。鍾隸索靖善書。班固揚雄善文。賈誼賦鵬。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邇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蚤謝。穉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旆。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旣及岳陽。出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奠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生密懷。願君遺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己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尙饗。

祭柳侯文

曹輔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朝奉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飛騎尉借紫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于柳侯子厚靈文之祀。惟三元之默運兮。初

渾淪而網緼。惟萬生之並驚兮。悉坯陶乎一鈞。物有大小之不齊兮。人亦智愚之莫倫。何夫子之毓質兮。獨爽邁秀發而不羣。其學也囊括今古而該百氏兮。或參之駁雜而取之粹純。若大田之揀歛兮。莫知其千倉與萬困。其文也若秋濤之鼓雷風兮。洶湧澎湃而無垠。若八駿之騁通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挾輪。老韓駭汗以縮手兮。翺湜喪氣而噤唇。韓愈李翱皇甫湜夫何天命之不畀兮。亶遇蹇而罹屯。三湘一斥之十年兮。悵遠符之再分。意冥具以卽夜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祿以夸耀於一時之人兮。皆泯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既兮。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以清泚兮。鵝山奇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於此千祀兮。民至今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足以追逸軌而襲游塵。刺嶺嶠之荒服兮。吊蒼梧之愁雲。奠桂酒之旨潔兮。薦蘭肴之苾芬。物雖至薄兮。吾誠甚勤。嗚呼其來享兮。靈文尙饗。

祭柳侯文

黃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蹴張。韓愈張籍雄深雅健。實比子長。司馬遷字子長民思無斃。政事循良。惟公之政。祖龔述黃。龔遂黃霸深仁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有唐。天才俊偉。議論慨慷。交口薦譽。名聲益彰。要路立登。臺省翺翔。擢列御史。拜尙書郎。時將大用。器博難量。譬如八駿。奔逸康莊。追風掣電。萬里騰驥。亦如利器。鑢錙于將。直視無前。其鋒孰當。不慎交友。玷于韋玉。韋執誼王叔文羣飛刺天。讒口如簧。一斥不復。困于三湘。譬如鸞鳳。不巢高岡。棲之枳棘。六翮摧傷。亦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善刀

以藏一廛出守惠此南方龍城雖遠龍城柳州也毋敢怠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無負租私有積倉居處有屋濟川有航黃柑綠柳至今滿鄉修夫子廟次治城隍農歌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弦誦洋洋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旱潦祈禳四百餘年血食不忘翰幼學公文久服餘芳遺風善政凜若冰霜日想英靈如其傍桂酒清旨肴蔬雜香拜獻蕪詞公其來饗

祭柳侯文

許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斂此大惠施于一方終焉廟食如古桐鄉前漢循吏朱邑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桐鄉民立祠祀祭至今不絕雖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顧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循良莅事之始奠酒一觴神兮歸來鑒茲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爲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薤榛蕪蕪他計切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爲臺榭目曰愚溪而刻

入愚詩於谿石之上。其謂之鈞鉅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谿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

音蕪

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爲先生杖屨徜徉之地。唯黃谿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

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安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

數所角切

紹興十四年。予來零

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鈞鉅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

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入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爲峒獠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

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

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

末。而至於劉向楊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

穎士李邕燕許之徒。

燕公張說許公蘇頌

固不爲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

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所以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

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

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

集中。凡環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

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

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右文九篇。皆四十三卷本後所載者。茲刊四十五卷本後。舊雖無此文。余五參閱弗忍舍置。迺錄附之。

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峯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峯。音沒切。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孚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賣韓以自隨。賣。或作齋。賤。西切。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旣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眞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劇滅。劇。音磨。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眞耳。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上。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旣而飶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

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元年秋九月河南穆修伯長後序。

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爲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爲讐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爲紬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爲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擊。珣當作玃。鮑勛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疥瘡宜爲疥瘡。狼倖宜爲狼悻。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曄時猶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讐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贏。又釐革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

省試慶雲圖詩總六百七十四篇。鋟木流行。購逸拾遺。猶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序。

柳州舊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柳侯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豔。爲萬世法。是猶景星慶雲之在天。無不欽而仰之。粵惟柳州。迺侯舊治。其如生爲利澤。歿爲福壽。以遺此土之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自唐迄今。垂四百年。此邦寂未有以侯文刊而爲集者。殆非欽侯英靈而慰侯惠愛。覬其顰笑降鑒。而廟食于柳人也。紹興載歲。殿院常公子正。被命守邦。至謁祠下。退而訪侯遺文。則茫然無有。獨得石刻三四。存於州治。自餘雖詩章記事。所以藻飾柳邦者。亦蔑如爾。又安得所謂全文備集者哉。因喟嘆久之。出舊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鳩良工。創刊此集。其編次首尾。門類後先。文理差舛。字畫訛謬。無不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事。未克就。促召公對。眷眷相囑焉。褻雖不才。實獲躡蹤繼軌於公之後塵。而喜公樂善之心。付託之語。乃督餘工。助成一篲。豈惟不墜侯之偉文。抑亦成公之雅志焉。紹興四年三月初一日。右朝奉郎特差權發遣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李褱序。

河東先生集題後

石所得柳文凡四本。其一得之於鄉人蕭憲甫。云京師閻氏本。其一得之於范衷甫。云晏氏本。其一得之於臨安富氏子。云連州本。其一得之於范才叔之家。傳舊本。閻氏本最善。爲好事者竊去。晏氏本蓋衷甫

手校以授其兄偃刊之。今蜀本是也。才叔家本似未經校正篇次。大不類富氏連州本。樸野尤甚。今合三本校之以取正焉。如劉賓客序云有退之之誌并祭文附于第一通之末。蓋以退之重子厚紱之意云爾也。蜀本往往只作并祭文。其他有率意改竄字句以害義理者尚多。此類或作字一作字衍字去字。此三本之相爲用也。然亦未敢以爲全書。尙異復得如閻氏本者而取正焉。方舟李石書。

河東先生集記後

世所傳昌黎文公文雖屢經名儒手。余昔校以家集。其舛誤尙多有之。用爲之訓詁。柳柳州文。胥山沈公謂其參考互證是正漫乙若無遺者。余紬繹旣久。稽之史籍。蓋亦有所未盡。南嶽律和尙碑。以廣德先乾元。御史周君礪。以開元爲天寶。則時日差矣。竇羣除左拾遺。而表賀爲右拾遺。連山復乳穴。而記題爲零陵郡。則名稱差矣。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蓋未生。賀冊尊號表。時已刺柳。而云禮部作。其他舛誤類是不一。用各疏於篇。視文公集益詳。諸本所餘。復編爲一卷。附於外集之末。如胥山之識云。淳熙丁酉秋八月中瀚臨邛韓醇記。